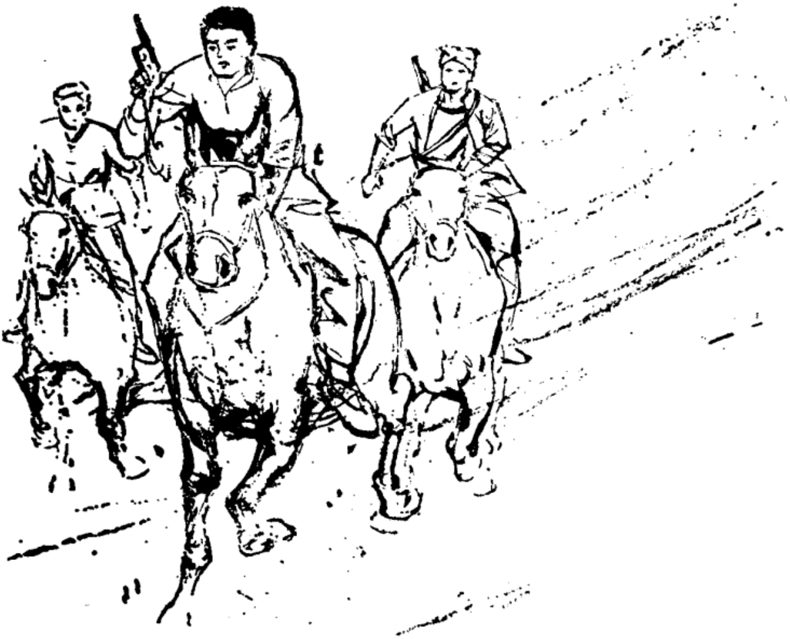
劉志丹

李建彤



劉志丹

第三卷

李建彤

文化藝術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第三卷，也是全书的高潮。主要描写发生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事件。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1935年秋，革命发展到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一方面，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不间断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在革命内部加剧了复杂的路线斗争，斗争是交织在战斗的过程中进行的。这是一场残酷和复杂的斗争。他们非要搞出一个以刘志丹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不可。

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团结战斗，众志成城，与狱外广大革命群众遥相呼应，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为保卫陕甘这块根据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和高度的党性原则精神。在千钧一发之际，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终于赶到了陕北，及时果断地处理了这个由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膨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事件，使革命转危为安。从而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到达陕北落了脚。

刘志丹同志出狱后，虽然在率军东征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鼓舞人们前进！

刘 志 丹

第三卷

李 建 彤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9 字数364,000插页 1
1985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41,000 册
书号 10228·123 定价 2.60 元

目 次

第 一 章 痛击阎锡山……………………………………3
第 二 章 谁是"布尔什维克"？……………………………18
第 三 章 迎亲人……………………………………………35
第 四 章 夺权………………………………………………53
第 五 章 劳山之役…………………………………………71
第 六 章 肃反………………………………………………92
第 七 章 连环计……………………………………………110
第 八 章 偷运………………………………………………124
第 九 章 第二十九个………………………………………137
第 十 章 疯子………………………………………………146
第十一章 囚徒之歌…………………………………………163
第十二章 口供………………………………………………183
第十三章 老少一齐审………………………………………197
第十四章 糊涂帐……………………………………………211
第十五章 李可夫夜游莫斯科………………………………226
第十六章 审"机关枪"……………………………………243
第十七章 密审………………………………………………260
第十八章 私访………………………………………………275

第十九章　狱中会 ……………………………………289
第二十章　张武轩哭军 ……………………………………303
第二十一章　旧事重提 ……………………………………315
第二十二章　王纪爬堂 ……………………………………331
第二十三章　谁不打红旗？……………………………………344
第二十四章　自首 ……………………………………358
第二十五章　应变 ……………………………………372
第二十六章　吴旗镇会师 ……………………………………389
第二十七章　亲不亲思路分 ……………………………………405
第二十八章　新中央 ……………………………………418
第二十九章　马罗武当主席 ……………………………………428
第三十章　新宴 ……………………………………444
第三十一章　叙旧 ……………………………………460
第三十二章　师生之间 ……………………………………476
第三十三章　抚慰 ……………………………………490
第三十四章　英雄惜英雄 ……………………………………507
第三十五章　犬牙交错 ……………………………………519
第三十六章　东征 ……………………………………529
第三十七章　打通神府，开辟葭县 ……………………………………543
第三十八章　在神府苏区 ……………………………………559
第三十九章　激战三交 ……………………………………575
第四十章　老刘没有死 ……………………………………591

（一九三五年七月至
一九三六年四月）

第一章　痛击阎锡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与反动派的较量，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蒋介石的中央军高桂滋，陕北军阀井岳秀，都吃了红军的亏，就是陕、甘、宁三省的军阀，不管是杨虎城、还是马鸿逵、杨子恒，在这一年中，哪个没有损兵折将、遭到重大打击？红军的干部、战士，尔刻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下一步如何打法？

那个被冯蕙琼释放，到西安绥靖公署任职的褚纪安，利用亲属关系，已经爬上科长职位，可是他的心，还没有变成铁，记着蕙琼的不杀之恩。那天，他突然穿着便服，背个褡裢，出现在甘泉县城外，向围城部队的哨兵打问："这里可有负责人？"哨兵反问："你从哪里来？要找谁？"

"我从关中来，有人托我捎封信，写信人说：不见负责人不能交。"

"你等一等！"

正好遇上换哨，旧哨兵对新哨兵说："这位老乡要找领导，叫他等一等，我去叫一下。"

不多会儿，陕甘第一路游击队副队长郑长拴，提着枪跑

来，把褚纪安打量一阵，似见过，又象没见过。便问："老乡，你找谁?"

褚纪安从内衣掏出个小布包，上边写的是"惠玉清亲收"。长拴一看："惠玉清?是男的女的?我们这达没这个人。"褚纪安说："惠玉清是个女的，我在南梁见过，你千万交给她，不敢交错了，这是她的亲戚带来的，如果找不上这个人，一定交给老刘。"说完，调头走了。

郑长拴好不纳闷："哪来个惠玉清?这信又是咋回事?"他不敢待慢，马上派骑兵送给王兆平。

兆平把蕙琼叫来。蕙琼打开布包一看，皱起眉头："兆平，快！情报，褚纪安送来的，很重要！"兆平看着，来了脾气："龟孙子！蒋光头出马了。你把它抄下来，咱们留一份，给志丹送一份。这边也得准备，还要通知关中。"

一九三五年的阳历七月底，红军打罢老君殿，做完总结，撤到清涧县境休息。

阳历八月初，气候正热。陕北有个好处，外边虽热，窑里却很阴凉，坐在窑里办公，可以不出汗。刘志丹坐在炕上，正在翻阅缴来的敌人报纸，他发现：中央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又向西北方向行动。这说明，中央红军已经长征了近十个月。还看到鄂豫皖的红四十三军，也由陕南翻过终南山，绕甘肃行动。志丹暗想，南方的红军，都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向北转移，这其中有许多问题使人不解，需要认真研究。

志丹正在沉思，警卫员孙全生进来报告："于炳焕同志

来了。”志丹撂下报纸：“快请他进来！”

焕焕进来，一把抱住志丹：“老刘！可见上你了！”志丹忙问：“来了多少人？你来干啥？”又对全生说：“给他们弄水弄饭！”

焕焕答道：“三个人，不用弄饭！”就递上小布包：“我和小盛同志回陕甘军委汇报工作，刚汇报完，就遇上这件事，我要求跑一趟，恐怕以后大打起来，和你见面就更少了。”

志丹边拆小布包，边说话：“你长壮了，个子又高了，真象个小指挥员！”再看那情报：“红军打了胜仗，蒋介石恐慌，决心很快踏平陕甘和陕北红区，使南方红军长途行军之后无立足之地。蒋介石调动兵力，积极追堵长途跋涉中的南方红军，同时对陕甘、陕北布署新的“围剿”。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急转西北，由南向北进攻，沿咸榆公路，迅速向延安推进；调嫡系部队汤恩伯的一个军配合行动；命令晋军西渡黄河，对陕甘、陕北实行南北夹击；陕、甘、宁、晋、绥五省的兵力，由毛戢的参谋团统一协调。分路向红区进攻。……”

焕焕正在喝水，听见“啪”一声，忙放下碗，仰脸望着志丹，原来志丹已经看完，把信往本子里一夹，拍了一下：“好嘛！来头越来越大，咱们走着看吧！焕焕，你能住几天？”

焕焕到底成了大人，越发严肃认真，他规规矩矩站着：“兆平同志说，见到你就立刻返回去，有什么指示，叫我带上。”

志丹沉默好久，才说：“好吧！你带人去吃饭，我给徐一知、杨伟林、王兆平他们写封信，你带上走。”

焕焕转身出去，拿块干粮啃着，进来见志丹正写信，他又悄悄坐在长凳上。志丹抬头递过信："不等吃饭啦？"

"没时间了，我们带的有干粮。"

志丹边思索边向焕焕交待："可能要打更大的仗，你告诉王兆平和阎小盛，我们先打阎锡山，回头就南下，去打张学良。请一知、兆平作好准备，下一步交战的地点，可能在甘泉一带。你和小盛坚守在庆阳边境，一方面打击甘肃、宁夏的敌人，一方面注意侦察，看南方的红军是否到甘肃来，如有消息，随时向我和兆平报告，同时，设法减轻敌人对红军的压力。现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可能都在行军途中，出发快一年了。……"

焕焕听罢这些话，总觉不是滋味，含着泪水，把信装好，突然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志丹轻声说："还没十分弄清，以后再告诉你。"焕焕离开志丹一年多了，有多少话要说，竟然没说出来，只用手背抹一下脸，敬个礼，扭头走了。

焕焕走后，志丹又坐下，研究敌情。对照苏新搞来的情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部"，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开入潼关，又调动了陕、甘、宁、晋、绥，十来万人。分了五路，向陕甘和陕北进攻。阎锡山已调马延寿、孟宪吉、陶振武、方克猷、陈昌捷五个旅，在山西离石县集结。孙楚是前敌总指挥。孙楚、李生达两个军的先遣部队，已过了黄河，向吴堡进犯。这里成了重要的战略要点。……

志丹又回头想敌情：陕北第一次"围剿"，敌人是以连、营为单位，第二次"围剿"，是以营、团为单位行动。现在，已

经以旅、师为单位行动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这对陕甘来说，已经是第八次“围剿”了。

志丹下了决心，对阎锡山来个迎头痛击，决不让他喘气，决不让他立足！一边派人通知王之西，让他带神府红三团，打击另一股过河敌人，我们这边马上就开拔。

部队开始向吴堡县运动。白天休息，夜里快速前进，要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

这天，白天正休息，常达江的亲戚送来些羊肉臊子杂面条，大家刚端起碗，李可夫从后方赶到，一进门就说：“有重要消息：北方代表又派来个代表，名叫曾光，可给咱们‘增光’了，咱们要受到特殊照顾。”

志丹慢悠悠地说：“敌情这么紧，中央领导机关嘛，当然要照顾一下，这里马上就开锅了！”顺手递给可夫一碗杂面。

李可夫端起碗，吃了一口：“我们当然欢迎中央代表机关派人来，越多越好，可是这个人，又和老申差不多。”志丹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李可夫放下碗说：“不是我主观，和他一交谈，全身上下直发冷！”志丹一愣，听可夫说下去：“他是经过关中，从陕甘过来的，到了下寺湾，和徐一知、杨伟林、王兆平都见过面，他对这些人都不满意，最满意的只有董洪海。提起陕甘的情况，他就直摇头。他说，洪海就是能干，有人叫他‘黑害’，这不公平。”

力坚问：“他对你如何？”可夫说：“我么，他把我当成了争取对象。一见我，他就说：‘你是从苏联回来的，读过马列

主义，跟我们一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吧！’”

力坚把大腿一拍：“好呀！老李，你可以青云直上了！”李可夫呵呵一笑：“哼！当时我就答道：正因为我读过马列主义，知道马列主义的灵魂就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了解这里的实际，可以向你提供真实的情况：这里没有右倾机会主义。”

志丹笑起来：“你胆子不小！他带的还有什么新指示？”可夫把脸一绷，掏出张纸，递给志丹：“你们看看！”志丹一看，题目是“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的决议”，再看内容，长出口气，递给达江：“你看看，上级的指示。”力坚站在达江背后，伸着头，和达江同时看。越看越没有笑容。

李可夫把眼镜擦了擦，大声说：“看看那题目，就有点浮夸！”力坚说：“这人神经不正常，有点半疯子！”

志丹皱起眉头：“这是上级的指示，不执行，就是抗上，执行起来可真难！阎锡山的马老虎一个旅，已经过了黄河，窜入绥德、吴堡两县，占领了慕家园、蝗蝻峪、宋家川、义合镇。这决议中却叫咱把军队分成两路，一路向北打神府，一路向南撤。兵力一分散，就糟了！咱们一向南撤，阎锡山的人过来横行无阻，咱们东边这块根据地就全部丢光，到那时，后悔可就晚了。前门进狼，后门进虎，怎能把前门的狼先放进来，又去打虎？结果是虎狼同时攻来，使我们前后挨打。前个时候已讨论过，先打阎锡山，后打张学良，如今这命令是放弃阎锡山。大家说，这个决议怎么执行？敌人就在

眼皮下，是消灭它？还是向南撤？”

李可夫从炕上站起来，急得满头冒汗："我说句难听话，这人有点象杜康，又要瞎指挥了。难道他们连古人都不如？'孙子兵法'上说过，'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所谓三者，就是：皇帝不懂军队可不可以进，硬叫他前进；不懂得军队可不可以后退，硬叫他后退；不懂得军队的内部事务，却硬加干涉。这就叫做扰乱军心！自找失败！从前那些'儿皇帝'瞎指挥，吃过多少亏，如今再不能听他们的，要以革命利益为重！”

志丹笑道："老李，这几年你算没白吃苦，能把古今的知识，和我们的实际结合起来了。我同意你的意见。就是丢了脑袋，也要打罢阎锡山再撤！”

达江说："顶不住错误的指示，也是党性不纯。不能听瞎指挥，我们搞了这么长时间，比他们了解情况。”

霍力坚早憋着气，把筷子一扔："咱们先打阎锡山，再叫他批评，提着敌人的脑袋和咱们的脑袋一块去请罪，唱一出好戏！到那个劲头上，他们就和阎锡山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志丹虽然心中有数，到底得掌握个分寸，他说："新来的同志，不能给人家扣帽子，还没见面嘛！说不定这人和可夫是孪生兄弟，可夫刚来陕甘游击队那阵子，光会背书本、背文件，书呆子么！”

大家笑了一阵，志丹说："闲言少叙，说正经的：咱们这个作战计划是西北工委通过的，不能随便撤销，坚决执行，今天夜里就行动！可夫，你替指挥部写封信，报告工委：打罢

阎锡山再回去。”

天黑下来，队伍向南绕个弯，给敌人闪开条路，又转回向北运动。一路走，一路封锁消息。不走大路，专走羊肠小道。到了吴堡县，决定先围个寨子，引诱阎锡山的援兵，在运动中狠揍敌人。

志丹选中了慕家园。吴堡，是靠黄河的一个小县，面积宽，不过四十里，长，不过九十里，人口只有三、四万。这里可是老游击区，也有小块苏区。是陕北苏区的东大门。

阎锡山的孟宪吉旅进入吴堡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先占了慕家园，扎下一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慕家园这个大村周围，还有一些小村，往南三十里，通宋家川，往西南，可通绥德、清涧。孟宪吉在这里修下密集工事，可和螅蜊峪、宋家川、义合镇之敌，构成“钳”形之势。

刘志丹呢，偏要砸开这个“钳”形的中心联结点，使敌人两翼不能相顾，促其全线崩溃。刘志丹命令罗炎带老三团、何鹏带红一团包围慕家园，把阎锡山的人吸引过来，老杨剑带曹满囤的红二团到宋家川的路上，伏击过了河的援兵，白贵赤带红二团打“岔上”的援兵。郭保权带义勇军后备。

慕家园寨子，周围是山，寨子外面有条战壕，军队要上，到不了跟前，一连包围了三天，敌人的援兵也没有动静。大家都急红了眼，志丹把大家叫到一块商量。罗炎说：“打不成援兵，就拿下寨子，真的拿下寨子，援兵也就来了。”

志丹本不打算真打寨子，如今出现了新情况，大家都憋在劲头上，一哇声叫着：“打寨子！”志丹皱着眉当机立断：从

各团抽调一部分人，组成爬城队，指定罗炎带队，迅速爬城。

罗炎选了一条水沟，就搭云梯，刚搭好，就被敌人发现，撩下一堆手榴弹，云梯被打断了。后边马上送来云梯，再架，敌人守着山寨再打。从清早架到过午，云梯也没搭上，刘志丹急了，向前一跨："到前沿去！"李可夫、常达江，都拦他不住，也一起跟了去。

三个人匍匐前进，绕到前沿指挥所，这里是块白菜地，跟敌人的碉堡只隔一条壕沟。战士们看见刘志丹上来，空气骤变，都悄声说："老刘来了！""老刘到最前边来了！"罗炎头上一轰，着急、难过，搅在一起：几个月没上战场，难道脚手笨了？如果早爬上城，咋会把他引来？爱护他，信任他，总怕他出点差错，可是我，把他引到最前边来了。罗炎掉下几滴泪珠儿。

志丹问了前边的情况，又聚精会神望着寨墙，凝视一阵，随手指着说："这里有个空子，从这里突突看。"罗炎连忙打个手势，机枪手对准敌人的要害处打了一阵机枪，迫击炮也对着碉堡轰了几下，打得敌人不敢抬头。志丹向前跳上一步，命令道："快架云梯！"爬城队说时迟那时快，火速架上云梯，象火箭一样，蹭蹭蹭蹿了上去。

罗炎攀着云梯，抢先往上爬，战士们见团长爬得快，都跟了上来。梯子搭得不稳，战士们就在下边用肩膀扛着，顶着，扶着，上边的人，就象当年打合水县城一样，用刺刀插在城墙上，一面扔手榴弹，一面踏着刺刀往上爬。志丹直挺挺地站在沟沿上，双眼盯着罗炎的动作，又是担心，又

是焦急，不由得嘴里冒出："小心！小心！罗炎小心！"因为罗炎的伤刚好，不得已，才把他调来的，志丹的心，全揪在罗炎身上，眼里淌着水。

忽然力坚大喊一声："趴下！"志丹一回头，脚边落下颗炸弹，正冒着烟，力坚不等志丹转身、把志丹劈腰抱住，滚进壕沟里。

志丹炸了一身土，忙站起来，再看罗炎，云梯也被浓烟罩住。在紧急关头，义勇军已经冲上去，郭保权腋下夹着罗炎，冲出烟雾。罗炎个子虽大，可是郭保权夹起来，毫不费力，三脚两步就跳出火力圈。志丹跑来急问："伤着哪里？"保权说："不要紧，伤了腿。"

志丹来不及细问，叫声："全生，催医疗队包扎！担架队送走！"志丹一转身，又要往前跑，保权把他推开，飞步跑到寨子跟前，用肩膀顶住云梯，呐喊一声："冲！"义勇军战士蜂拥而上，迎着硝烟，上了寨子。

打开慕家园，高桂滋的援兵真的赶来，不想走到半路，便被老杨剑、曹满囤截住，打得烟消云散。

这高桂滋，自从在老君殿吃了大亏，原是要走的，紧接着上边又下来命令，还要"围剿"，他只得下了老本儿再赌一场。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听说红军打慕家园，却暂时按兵不动。先让高桂滋替他挨一顿。

驻慕家园的敌人，真把老百姓遭害苦了。战斗一结束，百姓们象刚从牢笼里放出来似的，成群结队跑出来，找红军诉苦。不约而同地送来些吃食，什么猪肉、鸡蛋、蒸馍、米

汤："好好吃！补补精神！叫咱们的人壮着！"

百姓还要看刘志丹，围上了指挥部。一个白胡子老汉，由孙子扶着，扑向志丹，嘴里叫着："老刘么，好老刘！咱们的救命恩人！"好象满肚子话不知说什么才好。刘志丹双手搀扶着老人："老干大，快歇歇！可不能叫'救命恩人'，革命是大家的事，没有百姓，红军也打不了胜仗，你没见那云梯，全是百姓给扎的、送的……"

要钓的大鱼没有上钩，刘志丹又下了饵子，大天白日，撤出慕家园，放出风说："北进葭县！"

宣传队提着白粉，到处刷口号："北进葭县！""通向神府！"

部队走出不远，忽然传下命令："调头向南，开往清涧！"

夜里，大队人马起程，悄悄绕到定仙坞，隐蔽起来，放出山头哨。派游击队去引诱敌人。

住在吴堡枣林坪一带的阎锡山部队，得到情报："红军打葭县去了，往定仙坞去的路上，只有个小游击队。"

阎锡山的旅长马延寿，外号叫个"马老虎"，完全放心大胆，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

定仙坞是进入苏区的大门。从枣林坪到定仙坞，要经过个"金不烂沟"，这条沟，总有几十里长，两面悬崖陡壁，树木丛生，走完这条沟，上山不远，就是定仙坞。红军在这条路上，整整埋伏了一天。可把老杨剑忙坏了，来回跑着观察。第二天大早，老杨剑发现敌人已由枣林坪出发，向定仙坞前进。老杨剑摸摸小胡子："看，上钩了！"

老杨剑指挥着清涧、吴堡、绥德几县的游击队，边打边退。

马老虎骑着高头大马，挥着鞭子，带领一旅人，边打边追。眼看追到跟前，红军又不见了。急得马老虎满头是汗，脱掉军衣，穿着衬衣，拍马前奔，催着先头部队，爬上山岭，如饥饿的野兽，急要扑食。何鹏带红一团从山后突然冲出来，迎头截住，给敌人来个下马威。

赵文启、郭保权，带着老三团、义勇军，从两边夹击过来，全开了火。白贵赤带红二团堵了敌人的退路，使敌人进退不得。马老虎见中了埋伏，便下了死命令："突围！赶快突围！"

马老虎急中生智，想从定仙坞打出个缺口，令各团用手枪督战，迫使一股子人死命往外突，恰好碰上红军指挥部的手枪队。一个猛浪出去，压得敌人透不过气，死伤大半，余者狼狈逃命。

何鹏带红一团，向敌人猛攻，郭保权和赵文启带人，把敌人的后续部队切成几段，谁也顾不上谁。敌人还在顽抗，曹满囤带二十六军红二团冲进壕沟，看见敌人的机枪手，正端着机枪向外扫射，满囤手疾眼快，从侧面连发三枪，把敌人的机枪手打倒，夺过机枪，调转枪口，向敌人扫射。不一时，各团都夺下了机关枪、追击炮。

敌人一阵混乱，滚沟溜坬，都想找条活路，红军又发起猛攻，机关枪、追击炮、手榴弹，把个金不烂沟变成了火海。敌人被装进口袋，前后都逃不脱，只得赶快缴枪。

游击队员三五成群、把皮带往地上一放："缴枪！"敌人只得乖乖的把枪放下，游击队员把枪一捆，撩在一边，又去收枪。

刘志丹站在山坡上，望见游击队员都成捆的背着枪，他笑道："这下可发了洋财，咱们又装备起来了。"

霍力坚跑来向志丹报告："阎锡山这个旅，有两三千人，没有跑脱几个，不是被俘，就是被打死。打扫战场时，发现乱石堆中有个大胖子，穿的是白绸衬衣，有人说，那是旅长马老虎，有个俘虏说，马老虎化装成伙夫逃跑了，这是个团长。"

缴获成堆，俘虏成群。就在战场上，刘志丹、李可夫、常达江，霍力坚开了个碰头会，决定：红军中的班长，都换上冲锋枪，每团成立个冲锋枪连、迫击炮连。每排成立机枪班，每班八人，两挺机枪。派常达江去和俘虏谈话，先争取机枪手、迫击炮手参加红军。

这边刚作了安排，老杨剑风尘仆仆赶到，向志丹报告："在这边消灭马老虎的同时，游击队打下了九龙寨。连续这几仗，吴堡和清涧又红了一大片。"

突然，一架敌机赶到，嗡嗡在山顶盘旋，刘志丹仰头一看："送丧来了，把它打掉！"曹满囤带一排人上了山，冲锋枪、长枪对空连发，那飞机狂吼一阵，坠落下来。

吴堡县的百姓可跑得欢，赶着押俘虏，捡枪枝，送茶饭，看飞机，打扫战场，抬伤员，顺口就编起民歌。

陕北人善于编歌，长于对歌，这架山上一唱，那架山就应上来。当红军转移时，到处能听到歌声：

阎锡山个龟子孙，开过兵来打红军，
汽车开上一溜风，赶快到了枣林坪。
枣林坪的老百姓，急急忙忙把信送，
敌人来到王家咀，都象些个凶煞神。

见人就绑定，猪羊杀个净，
鸡飞狗跳墙，村里闹嚷嚷。
农民着了慌，跑着送信忙，
调咱红军刘志丹，保护咱们老百姓。

老刘下命令，人人有精神，
一团往下攻，二团截后营，
三团把它包围定，义勇军来打冲锋。

红军说一声，士兵都来听。
红军不打受苦人，交枪来投诚。
只要来投诚，给你发饷银，
拿上饷银快回家，探你老母亲。

打开九龙寨，人人脑筋开，
抓些地主高利贷，杀了一圪堵反动派。

革命成了功，坏蛋要断种，
人人自由又平等，能过好光景。

次日夜，红军宿营在陈家湾。刘志丹把吴堡、绥德、米脂、清涧的游击队头头、县委书记找来，开个告别会。他先布置任务：阎锡山挨了一顿打，眼下是不敢来了。但是，绝不能放松警惕，要加紧侦察，动员群众，随时防止阎锡山偷渡黄河。大红军要南进，这一带的防务，由新成立的红四团和各县游击队负责。

几个县的人又提出些问题，志丹一一作答。志丹说："除战斗布署外，我再提醒几句：第一，游击队的枪上不要拴些红绿绸子，那样子难看得很！不是正经队伍的装扮。第二，以后红军路过哪个县，任何干部，不许借口向群众搞募捐收款之类的事。咱们不需要这些！更不许组织什么妇女'扇子队'，这哪是慰问？这是扰乱军心！有个县委书记，就是邪门歪道多！再要这样，定受处分！"

几个游击队长，当场就把手枪的红绿绸子扯了。临出门，纷纷议论：

"老刘要求真严！"

"不严怎么行？我早对那个县委书记有意见。老刘说到我心上了。"

第二章　谁是“布尔什维克”？

文安驿，在永坪到延川的路上，是个背靠山脚、沿着小河的热闹小镇。镇上有条小街，住着店铺和手工业工人。

红军指挥部刚在靠山的村子扎下营，群众就撵着要看刘志丹。一路走一路念叨：“要不是老刘率领红军打开延长城，咱延川城的敌人能吓跑？”“老刘会神机妙算，打下延长城，不光吓开了延川城，还吓开了永平镇、甘谷驿，那瓦窑堡，迟早也得不打自开，谁不怕老刘的兵？”

街上开饭铺的老汉说：“我这铺面一开，眼观四方，耳听八面，啥事不往我耳朵里钻？听说打开靖边城，把保安城、永宁山的白军都吓跑了。连沙窝地的宁条梁、张家畔的白狗子，都吓得蹿没了影。兵败如山倒，打开延长吓跑了高桂滋，打开靖边吓跑了井岳秀。”

有个铁炉匠，正在饭铺门口修铁锅，也答着河南腔：“高桂滋是棵没根草，本来就经不起陕北的大风。就说井岳秀吧！我二十年前从河南逃到陕北，走州过县修铁锅，就没听说谁能挤掉井岳秀，陕北王嘛！”铁炉匠把嘴一咂，头一摇又说：“如今，打得他上顾不了头，下顾不了脚。他应扳着指头算算，光他带兵的干儿子打死多少个了？”

老汉和铁炉匠正拉话，群众也围着议论。忽然过来两个背枪的人，叫着："闪开闪开！上边来人啦！"

群众往路边一挤，铁炉匠说了话："这些人，来镇上好多天了，前边那个小个儿姓申，是个官儿。后边那个瘦高个儿姓曾，也是个官儿，在街上转游几天了。"铁炉匠又向饭铺努努嘴："嫌咱这老汉挣钱多，不许开饭铺了。唉！一个将军一个令！"

群众听着奇怪，直望着姓申的和姓曾的往红军指挥部走。

申超人陪着曾光，穿过小街，拐上山坡，来看刘志丹。一进窑门，申超人就向志丹介绍说："志丹同志，这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代表，曾光同志。"

刘志丹正和百姓拉话，见有客人，百姓们告辞，志丹转身和曾光握手，互相道着辛苦，让坐让水。志丹细看这人，象个白面书生，穿着学生服，约摸不到三十岁，个子比申超人高点儿，宽点儿，一脸尊贵气，象是喝过洋墨水。总的印象，倒真象李可夫初来时的模样。但这人的本质，一时还很难看透。彼此寒暄几句，便谈起正题。

曾光说："依我想，你们早该到了，想不到，还是打了阎锡山，战斗还顺利？"

刘志丹很客气："接到后方的指示，我们研究过，觉得，如果放着阎锡山不打，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索性打了再回。况且，原来那个作战计划，是西北工委讨论过的，红军东进，消灭阎匪，然后南下，比较稳妥。"

曾光的脸，白里泛红，微微一笑："我一来，就和超人同志作了研究。觉得那个作战计划不太实际，不过，已经打了阎锡山，也就算了。"

志丹微扬长眉，认为有些可笑：打了阎锡山就算了？不算又怎么办？真是和当年的可夫相似，比杜康稍好一些，口气还不那么霸道。

曾光见志丹谦逊、稳重，不致和他针锋相对，便试探着摆自己的观点："原来那个作战计划，我仔细想了想，有些分散主义，部队不该集中在东线，要么集中向北线，打通神府苏区，进入内蒙，和外蒙取得联系，再进军苏联，和苏联的红军会师。要么就南进，可不是打张学良，而是打进陕南，和四川的红军会合。"

听到这里，志丹一愣，心想："太幼稚！难道他们的消息那么闭塞？连四川红军的撤出也一无所闻？"但是志丹不好当面说破，怕对方"丢底"。

曾光却未发觉自己在说梦话，还在信口开河："……新旧决议完全不同，新的决议指出，我们应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路线，而分散主义在本质上……"

刚要说出那"本质"，申超人"阿嚏"一声，打了个喷嚏，使志丹和曾光的话暂时停住，扭头望他，他从袖筒掏出白手巾，擦擦鼻子，掸掸身上，他的意思，是不让曾光说得太露骨，怕万一僵了，自己夹在中间，不好做人。谁知曾光未解其意，还是扬了扬手说："这分散主义，本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

志丹轻轻笑起来。他指着李可夫说："老李，你可有了

伴儿。你们两个可以搞个‘二重唱’，三年前，你是这个调调，如今曾光同志和你差不多。”

志丹的几声笑，几句话，使曾光面红耳赤。志丹又忙补了几句：“曾光同志，我不是笑你，人的认识非常曲折，走弯路也很难免。可夫本身就有经验。”

李可夫也笑起来：“这一套我熟得很，我有深切的体会，那时我唱得比你还响亮、还动听。一背文件就是一大串，也会给人家扣帽子、出难题。在红军里搞了一年之后，我在实践中才摸出点门道，心里才有了个准头：不管看左看右，得先看效果，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苏区是发展了，还是缩小了？这就是我的标准。”

李可夫停下，从上衣兜里掏出个本子，看了一下，又放回去：“老兄，我给你介绍点情况：从一九三三年冬到现在，陕甘、关中、陕北，几路红军抗击了十几万敌人，接连不断的打胜仗，苏区发展到三十来个县。你调查一下，中国有几块这样大的苏区？依我看，这里是做对了，这里没有右倾。老兄，恐怕是你有点子‘左’了，‘左’得和我一样，转个圈儿，再回到原地。”

曾光脸上直发烧，由白变红，由红变青，只得说：“好吧！今天不扯这些，这么大的事，总得开个会嘛！老李，咱们是先后同学，希望你要撑住点劲儿，不敢当投降派哟！”李可夫抹了一把脸：“我早把面子一扔，投降了！向真理投降么，有什么不好？”

刘志丹脑子里出现个大问号：曾光为什么急忙跑来？为

啥重弹老调？从表面看，他是个书生，没在红军里工作过，没在哪里创建过苏区，也许在苏联念过些书，在城市里把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背得滚瓜烂熟，把“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当作“传家宝”、敲门砖。但是刘志丹还没看透那背后隐藏着的东西。

李可夫和曾光初次见面，曾有一段对话：曾光把李可夫当作自己人，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里搞错了，组织也不纯。”李可夫说：“不要主观臆断！”曾光说：“我掌握的有材料，你认为我们坐在北平都是看京戏的？”

曾光自以为手里有材料，有申超人“给北方代表的报告”。那报告中明明写着：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党政军干部，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取消主义”，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成分不纯”……因此，“布尔什维克”路线贯彻不下去，只有他申超人来陕北之后，陕北才有点“布尔什维克”化，他到陕甘走了一趟，才传达了“布尔什维克”路线。他派去了董洪海，才开始传播“布尔什维克”思想。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取消主义”人多势众，顽强抗拒，他自己孤掌难鸣，已经受过几次批评，请求上级速派人来，否则，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将会化为乌有。

北方代表接到一看，感到问题严重，十万火急，便派曾光来当“消防队长”。曾光就抱着牺牲一切的决心，急急忙忙往陕北跑，他要拯救党，拯救红军，拯救受难的“阶级兄弟”，亲爱的申超人同志。

曾光来陕北，是从北平转西安，经过关中和陕甘边界来的。一到陕甘边的下寺弯，神经特别紧张，窥测着一切，小心翼翼地对人处事。每走一步，都要瞻前顾后，总怕碰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取消主义"者，一则怕受害，二则怕沾包。在下寺弯住了几天，只有闭门看书，不敢轻易和人交谈。徐一知、杨伟林出于礼貌，尽主人之意，登门看望，曾光才试探着问了几句土地情况。徐一知说："两头小中间大嘛！要保护中农利益。"曾光便低下头。感到"草木皆兵"。

有一天，曾光独自出门散步，走到河边，恰巧碰上王思学。一九三〇年王思学在北方局军委工作时，两人见过面，故人相逢，喜出望外，就攀谈起来。曾光问："你也在这里？"思学说："我在关中，来找特委、军委研究工作。你也调到了这里？"曾光只是笑："这里对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贯彻得如何？"思学酌量着说："那些精神在领导机关里讲讲，似乎顺理成章，轻易而举，拿到实际中一用，好比用擀面杖吹笛儿，一满不通气。那东西在这里都成了'古经'，大家一听就生厌，提起就头痛。我们上过当，那是唱着高调整人的，拆台的。要不是那些动人的口号、文件，'陕甘游击队'还不致于打了一年，建立不起一个县的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也不会跑到终南山……"

曾光打断思学的话："你很聪明，怎么也糊涂了？"思学说："我一点不糊涂！为那个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瞎贯彻，我和杜康吵过几次架。干革命不是黑夜掏雀，逮住啥是个啥。走哪架山唱哪段歌么，要闹红军，要打江山，就得用了解情

况，有思想，有水平，能实干的人，四中全会提拔些刚出窝的念书娃娃，坐在领导机关瞎折腾，跑下来瞎指挥，不失败才怪哩！”

曾光象挨了一闷棍，几乎晕倒。他从未听过这么刺耳的言论，而且是对准中央的决议。果然是“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无空不入！他提醒王思学：“你说话可要有分寸，若不是老熟人，我决不会问你。四中全会提拔的，全是能执行中央路线的人，这是新精神！”

思学把头一仰：“什么新精神？我看是老古董！历代皇帝，谁上台都得先用自己能驾驭的人，听自己话的人，给自己拍马屁的人。他们听不得不同意见，一有不同意见，就要问罪，开刀！”

曾光头上直冒汗，可又无言对答。王思学是有名的“机关枪”，说起话来三天三夜不重样。曾光可不是他的对手。思学要以理服人，他又说：“我的岗位在关中，天天打仗，缴到敌人不少报纸，我翻来覆去看，名堂不少！我问你：中央红军为什么撤出中央苏区？刘志丹常说：‘井冈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榜样！坚决学习井冈山！’我们是把中央苏区当成老家的。究竟是谁搞的鬼？使中央红军离开井冈山？”

曾光被问得哑口无言，憋了半天，狠狠地说了句：“你的思想很危险！”转身就走了。

曾光回到窑洞，越想越可怕！看来，王思学也是跟刘志丹跑的。正在上愁，董洪海突然来访：“你是北平来的？一定认识申超人，我是他派的特派员。”曾光到底有些涵养，没

敢多露声色："坐吧，聊一聊！"两人说了半天，第二天起床，要条毛驴，急速赶往陕北。

曾光跑到陕北，先找到申超人，进窑还没说话，两人先抱了起来，申超人流下眼泪："我的同志，我的救星！我正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受难呢！叫人整得好苦，成立了西北工委，我还是光杆子，我这个代表，人家也不承认。……"

曾光也很激动，安慰着申超人："你是好同志，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宝贵财富！当初不了解情况，介绍信上就没有把你当成代表，现在好啦，我有权证明，有权批准，你是正式代表！"

申超人坐在炕上，把眼一闭，仰天叹口气："总算盼到了今天！只要上级了解我，为咱们的路线拼了命，也死而无怨！"

申超人拿出瓶酒，两人对饮，曾光呷了口酒："我在陕甘可真看见了'右倾机会主义'，那个王思学，很典型！没有一句话不反动。你赶快通知，叫他来参加会。还有你报告中提的那个杨冲，都叫来！"

申超人连夜发出通知，四处调人。当刘志丹他们从东线回到文安驿时，迪伯仁、张武轩、杨冲、王思学，都已赶到。

在文安驿镇的戏楼上，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申超人以北方代表的代表名义，宣布开会的时候，人已挤满戏楼。中间放张条桌，几条长凳。刘志丹、迪伯仁、张武轩、杨剑、杨冲、常达江、李可夫、霍力坚，都坐在凳子上，其余坐在台板上。可是谁也猜不透开的什么会。

曾光一出场，人声嗡嗡："他是什么人？什么人？还穿着西服，跟着警卫。"申超人往桌边一站，大声介绍说："这是北方代表派的又一位代表，曾光同志！今天请他作报告！"一阵掌声之后，人们静下来。曾光往桌前走了一步，端立着，拿出讲稿，扬起头，捋一下背头长发，讲开了："同志们！我以中央代表的名义………"

第一句就使人不解：张武轩用肩膀碰碰常达江："怎么？北方代表的代表又成了'中央代表'？"只听曾光接着说："我号召一切忠实的布尔什维克，要为'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现在，苏区已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苏区人口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因此可以说，红白斗争是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我们在军事上的任务，就是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白点，解放延安、清涧、瓦窑堡几个县城。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已经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消灭甘泉、鄜县等地的白点。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

人们悄悄笑起来，以为曾光在说笑话。细看表情，一本正经。武轩对迪伯仁说："这人连地理还没弄清，就信口开河。米东、庆北、华池，早收回来了。打甘泉、鄜县是以后的事，不能一口吞！"

工委书记迪伯仁也纳闷，抬头纹越皱越深："洛川在南边，在延安和西安之间。陇东在西边，定边在北边，靠着长城，上下八九百里，怎么能以洛川为中心，向陇东、定边发展呢？牛头咋能安在马嘴上？"

有些人觉得乏味，想站起走，又怕说不遵守纪律，谁也没敢走，又勉强坐下。只听曾光又讲："……要巩固陕甘苏区，创造新的苏区，开辟新游击区，联系陕南苏区，和四川苏区打成一片，向新疆进军，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去。……"

报告还没完，会场叽叽喳喳。老杨剑忍耐不住，站起说："同志，从咱们这达到新疆去，要走五千多里呢！咱们的力量够吗？"何鹏把大嘴一咧："哼！要打通国际路线？没有百儿八十万红军，能到苏联？"又出个鬼脸，小声说："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坐着说话不腿痛，咱们可不能卖狗皮膏药！"

王思学站起提出问题："曾光老兄！你说苏区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一，苏区人口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这是指的中央红军转移以前，还是转移以后？从敌人报纸上看，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都已离开原地，正在转移途中，在路上跋涉，是不是把红军路过的地方都算苏区？那些地方的人口都算是苏区的人口？假若不能这样算，光指我们陕甘、陕北、关中、神府这块苏区说，可得要打几十倍折扣！"

申超人见曾光对答不上，赶忙给曾光帮腔。用白手巾摇着："咻咻！思学同志，你别唬人么，谁说红军转移了？都在原地作战，打得蒋介石没处跑！"

大家一阵哄笑。王思学说："准确的说法叫'长征'！红军已经长征。老申同志，你也是个知识分子，难道不会看报？不要自欺欺人嘛！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底了，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份就离开了中央苏区，难道中央驻北方的代表们，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老'皇历'？老曾，

咱们是老熟人，我可不是给你拆台。你啥时离开的平津？不管怎么绕路，最多超不过一个月，难道北方代表们是塞耳捂眼过日子？既不知道党内的事，也不看敌人的报纸，怎么做领导工作呢？不要日弄人么！不要以为我们在山沟沟里，没有见过上海的'大世界'，我的五官和大脑一点不差，谁也懵不了我们！"

申超人急得直敲桌子："老王！你真是个名符其实的'机关枪'！"

很长时间，刘志丹沉默着，思前想后，心里别扭，几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教训太多，损失太大，这些胡言乱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及时识破，都有抵抗能力，包括个别的团级干部。他站了起来，戏楼上的目光象聚光灯，在志丹脸上照定，只见他沉稳平静，把曾光和申超人看了一阵，看得两个人低下头，他才慢慢开了腔："对敌我力量的估计，要切合实际，这叫'知己知彼'。如果尽编幻想小说，把我们说成天兵天将，把敌人说成草包一堆，定会自找苦吃。我们不是孙猴王，拔一撮猴儿毛，就是雄兵百万，翻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

满台笑起来，笑得曾光和申超人把脸背过去。志丹接着说："南方各地的红军，现在究竟有多少，咱们还说不清。就咱们这点兵力说，还不到一万人，加上游击队，也不到两万人。用这么一点人，往新疆打，往苏联跑，岂不更成了'逃跑主义'？"

"请苏联开来几架飞机空运不更好么！"又是一阵哄笑，

大家一看，是苏新。霍力坚叫道："大家好好听！请静下来。"志丹接着说："笑话还真有：敌人报纸上说，我们这里有三十万红军，那是阎锡山在太原'纪念周会'上讲话时说的，他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的人比我们多，反而吃了败仗，怕蒋介石不答应，他就得胡编瞎造，夸大我们的力量，为自己遮羞。我们可得心中有数，不可冒估自己的力量。"申超人插了一句："阎锡山也会写小说，能编故事？"力坚又给了一炮："你们不是老乡么！都会编故事。"

志丹把手一按，又静下来，志丹说："至于曾光同志说的那些城镇，那些白点，能打的，我们都打了，能消灭的，也消灭了，比如庆北、华池。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办不到的，要放后一步。比如，我们打了延长城，延川就不打自开。至于瓦窑堡、延安城，迟早也会不打自开，只看我们如何用兵。"

听到这里，老杨剑捻捻小胡子，笑眯眯的，点着头。只听志丹又说："刚才曾光同志说的，'到陕南苏区，和四川苏区打成一片'，那些苏区还存在吗？据我所知，他们早已撤出。我们上过杜康的当，他说陕南有红二十九军，有游击队，强迫我们下去。实际上，那里的军队早已不在了，害得我们空奔一场，败得稀里哗啦，弄了个真正的'夜走麦城'。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决不再轻易上当。每个人都要独立思考。再上级的上级，如果言过其实，也不可信。我们不是奴隶主义，要为革命负责。我郑重表示，不同意曾光同志这个报告。如果我同意了，就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背叛"二字很有刺激，曾光气得站了起来，想杀回去：

"这是右倾取消主义，这是反动！"但是，他敲敲脑袋，又坐下了。

曾光坐下，常达江又站起来："曾光同志说，我们把兵力集中在东线作战，是分散主义。可是照你说的，南拉到四川，西拉到新疆，岂不更分散？"

曾光叫道："这不叫分散主义，这叫'四面开花，全面出击'！"

会上，展开了辩论，你一言，我一语，都顶上来。

霍力坚说："老曾是'纸上谈兵，一窍不通！'"李可夫说："这是头上戴靴，脚上穿帽，弄不清头脚，连东西南北也不分了。我们这点点军队，能打到四川，打到蒙古，打到新疆，跑到苏联？真是寡妇做梦，抱住泥蛋蛋当真人。"

白贵赤说了句清涧话："这叫'吊 死 鬼 养 汉，鬼 迷 心 窍'！"

杨冲拍案而起："早知是这老一套，我就不来了。关中那边敌情正紧，张学良、杨虎城正向关中推进，赵宝魁一个人顾不过来，我现在请假回去了。"王思学也要请假，曾光招架不住，申超人忙来救驾，一手拉住杨冲，一手拉住思学，扯起嗓门叫道："曾光同志，是中央代表的代表，有权决定任何问题，谁不服从，就是目无组织，就是反党！就是右倾取消主义！"

杨剑摸摸短下巴颏："帽子压不死人，霸道抬不高人，古代的皇帝还有请'谏官'的呢，既自称'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听不进大伙儿的意见？看看今天的会场，听听谁的意见对？

从前老李常说：大多数人叫'布尔什维克'，少数人叫'孟什维克'。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争论一上午，谁也不服谁，代表的那个代表，决不让步，大家更不妥协，申超人只得宣布："散会！"

人们正起身，曾光叫了一声："暂时停止争论，继续打仗。我提议：红军北进，打通神府！"

志丹趁势宣布："工委早已决定，派老三团南下，摸张学良的情况。"迪伯仁作了最后补充："我同意志丹的意见，派老三团南下甘泉。"申超人说："咱们折中一下，其余军队去打横山！"

对于打横山，志丹并不反对，因为他可以刺激一下井岳秀，给神府红三团减轻些压力。

部队急行军赶到横山那边，刚扫清外围据点，天就下起瓢泼大雨。

何鹏带红一团，由西北架梯登城，白贵赤带二团由东架梯登城，郭保权的义勇军攻占南山制高点，游击队攻占城西娘娘庙，曹满囤的二团开到"斩贼关"占领阵地筑工事，向波罗镇、榆林方向警戒侦察、准备阻击来援之敌。

不料，雨天影响动作，云梯又短了一截，虽然打得很艰苦，但未攻入城。然而这一行动，却也调动了敌人，把包围神府苏区的敌人，调到了横山和镇川堡一带，减轻了神府的压力。

红军顺便转到绥德西川、南沟岔、三皇峁、周家崄一带，把敌人的地方武装又扫了一下。随后返回安定县的魏家岔、

玉家湾、路家寺一带休整。

这一来，申超人又忙活起来，赶快跑去找曾光："你猜，咻横山为啥没打下来？"曾光因为文安驿会议败下阵来，情绪一落千丈。怕将来落个"孟什维克"。已不愿多管闲事。往炕头一坐，叹口气："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申超人怕曾光撒手不管，自己落个两头不是人，忙把窑门关上，压低声音说："其中有鬼！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动派有勾结。"

申超人一给曾光泼油、点火，曾光混身就烧起来，直着眼问："怎么勾结？快说！"

申超人给曾光点上一枝烟，送到嘴边："听我慢慢说：这个刘志丹，能量大得很，一呼百应。他可是个地主出身。"曾光忙问："他家出租多少土地？"申超人一时答不上来，想了想说："不出租土地也是地主。不是地主，他能念那么多书？"

曾光到底比申超人知识多些，他说："咱们都是念书人，难道都是地主？我家开'当铺'，你家卖'百货'，谁家没有一些地？你查人家，人家就不会查咱？"

申超人说："那又不同，他老子干过杂牌军，刘志丹当过白军军官，还当过土匪，社会关系很复杂。宜君县小石崖，有个出名的团总罗礼臣，原来是红军的对头，刘志丹一封信，叫他干啥他干啥。刘志丹当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时，跟杨虎城的警备团长张汉民有勾结，张汉民给他送过子弹，养过伤员。你再看看陕甘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里边有个马大爷，是

哥老会的'龙头大爷'，这是刘志丹拉过来的。那个义勇军总指挥郭保权，是黄龙山的土匪头目，本来投了国民党，又是刘志丹拉过来的。还有从西安来的杨伟林，是个奸细，一阵跑到张家口，在抗日同盟军混几天；一阵又到杨虎城部队当个官儿，北平、上海来回跑。现在是陕甘边的财经委员长。细想想，党权、政权、军权，都不在咱们手里，怕不怕人？这些人，肯定跟西安的反动当局，跟帝国主义，都有勾结……"

一番话，说得曾光坐立不安，急走几步，若有所思："现在看起来，你那份报告反映的情况属实，判断正确。我很欣赏你那几句话：'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取消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

申超人更正道："你记错了，我写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取消主义，不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而且是他们的同盟军、应声虫、走狗！'再看陕甘的十几个游击队，没有一个纯而又纯的。李可夫、徐一知、王兆平、杨剑、杨冲，哪有一个好的？比如阎小盛，就是个土匪，方自强把他开除了，刘志丹又收回来。他们能闹革命？"

曾光不住地擦汗："别说了！已经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右倾机会主义'在陕甘和红二十六军中占着领导地位，得赶快肃反！"

申超人长出口气："肃反，肃反！我就是要求你来肃反的。这些人迟早得消灭。现在有个难处，军权在他们手里！没有军队，咱们寸步难行。要肃反，就得用枪杆子说话。"

两人有点泄气。申超人把凳子一踢，喝了口酒："咱们先夺党权，再夺军权！"

有人敲门，申超人一惊，把酒瓶子收起来，开门一看，是通信员送来急信。打发走通信员，申超人又把门关上，急忙拆开一看："红四十三军到了下寺湾！"

曾光有点惊慌："红二十六军的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个四十三军，如果他们串通一气，更难办了。"申超人说："不至于吧！也许那里边也有咱们的人。"

一句话提醒了曾光，忙说："对对！张国焘在那里待过，我看见过他的'肃反'报告。很有水平。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不断往各地派人，全国撒遍咱们的人。不但中央苏区有，川北、洪湖都有，难道四十三军就没有？你这个人，脑子转得很快！"

申超人听曾光一夸奖，更神气了："事到眼前，只有看人下菜，见机行事。条件一旦成熟，就搞流血斗争！"

曾光想着笑起来："北方代表，已把你的报告转送上海。上海还会派人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先派人四处探探，看刘志丹他们有啥活动。要不然，他们会赶到咱们前边。"

第三章 迎亲人

阳历八月底，气候还有余热，老三团到了甘泉、鄜县一带，去摸张学良的情况。

陕甘军委主席王兆平，跑到鄜县的阳泉塬，会见了老三团政委赵文启，骑兵团长赵宝魁，四十二师师长杨冲。几个部队会了师，叙别情，开联欢，畅谈一天，研究两天，就又分了手。部队分兵去摸敌情，王兆平负责全面准备，迎接大军南下。

王兆平回到下寺湾的屈沟坪，坐下来，摊开本子，计算日程，计算敌我力量，战争所需之一切供应，自己能抽出多少部队……然后，又跑去找徐一知、杨伟林商量。因为他估计，下一步的战争，要打，规模小不了，自己这个地区，又成了中心。重任在身，他紧张熬了几个日日夜夜，特委、政府、部队、地方，都要跑遍，把工作布置得尽量周到。提前布置，要给人以时间。王兆平做事，向来细心，不让有一丝漏洞，连医院能接收多少伤员，再做多少被褥都谋虑好了。

跑了几天之后，兆平又回到屈沟坪，想躺下休息一阵，刚闭上眼，脑子又活动起来；自从他接收保安城、永宁山回

来之后，蕙琼就去西边巡视，如今二十来天了，还不见回来，到了哪里？连个信也没有。他思念，又担心。他对蕙琼太好，蕙琼对他太真，但是一工作起来，连说话的时间也没有了。

一抬手抓起那件旧夹袄，拉过来盖在胸上，心想："小蕙，这是你亲手做好，在走马梁给我披上的。虽然人家笑话你，说针角象麦穗，可我喜欢它，这件夹袄，就是你的心。小蕙，我对你关心太少了，不该同意你跑那么远……"

兆平抱着夹袄刚入睡，有人"通通"敲门，兆平翻身下炕，一开门，是赤卫军送来了"鸡毛信"。兆平一看笔迹：蕙琼写的，心里直发颤，急忙打开，一目双行往下看："兆平！我很好，你放心。我现在东华池，这里来了一股军队，是红是白，尚难断定。我正了解情况。请你和徐、杨商量，速派人来。蕙。"

兆平当即写了回信："小蕙：我马上就来，望你万分小心，不要暴露身分。平。"

赤卫军走后，兆平就去找徐一知。

保安城被王兆平、马罗武接管后，赤安县委书记庄凡也赶到。庄凡接上手，兆平和罗武才返回下寺湾。特委又把冯蕙琼派出，一路巡视，搜集情况，要向西北工委写个报告。

蕙琼早想进保安城了，从前听志丹说过，保安城虽然有点名气，就是太小。世态混乱，旧社会的县太爷，坐不了多久，就吓跑了。因此县政府才搬到永宁山。

蕙琼进了保安城，在街上走了一趟，铺子、饭馆，倒是有几家，可惜只有一条街，她顺街往西走，没有多远，就是清朗朗的河水、绿油油的草山。那河水清得诱人，她沿岸而下，走到没人处，洗把脸，涮涮脚，上来又返回街上。在这条街上，她最感兴趣的是那些靠山石窑。石窑可真大，是真正的大石洞。每个都有一间房子大，有的还连起来，有里外间，也不知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凿开的。

庄凡就在石窑里办公。蕙琼来接头，一进石窑，觉得清爽阴凉，略带潮气，庄凡说："赶快披上衣服，凉！窑里窑外两个季节。"

庄凡哈哈笑道："你留下工作吧！给你一孔石窑。这石窑和延安清凉山的石窑差不多，冬暖夏凉，窑上有窑，还有枪眼，易守难攻，还能防飞机大炮。原来敌人的团部就住在这里。"蕙琼说："我真想留下来，这里既是城市，又是农村，清静方便。你把我留下吧！"庄凡说："我可不敢，特委该说我本位主义了。"

蕙琼在保安住了三天，向庄凡询问了政权建设、群众组织情况，又把山上山下串个遍。到了山背后，发现个长期隐藏的妇女，名叫王桂枝，仔细一问，男人在外地坐牢，赶快向庄凡报告，庄凡说："我们刚查清，男人是咱们的人，多年没消息。她怕白军，也怕咱们，可以告诉她，男人没问题。"蕙琼去动员了王桂枝，让她出来组织妇女会。

别了庄凡，蕙琼往永宁山走，背着挂包，拄根木棍，一天赶了八十里，才到永宁山脚下。抬头一望："好险！真是奇峰！

难怪兆平说永宁山难打，没有路么！如今民团起义，县长逃跑，这山寨就成了咱们的。她坐在洛河边歇脚，揉着疲劳的双腿，突然脑子一闪，咏出诗来："洛水滔滔，村烟缭绕，永宁奇峰，静立山腰。我欲攀登，石磴吊桥，山有古庙，品字摆好。"

她听兆平说过，山上有三个小庙，摆成一个品字，故而咏上口边，一抖精神，拔腿登山。走到半山，有个老汉下来迎接，原来是李宜如的岳丈："冯同志，早听说你要来，我在山上照看好几天了，我和兆平是忘年之交。"

老汉把蕙琼引进永宁山小学旧址，介绍说："这就是志丹和宜如的母校。"蕙琼正看得出神，"吱"一声，门后蹿出个人来，蕙琼吓了一跳，定神一看，骂道："疯丫头，你也在这里！"

杨郁文嘎嘎笑起来："徐一知派我来恢复永宁山小学。"把老汉撇开，拉着蕙琼就跑："快吃饭去！我自己做的。"蕙琼说："早知你在这儿，我就不来了。这地方工作太费时间，走路比工作的时间多。我离开下寺湾一二十天了。"郁文逗着蕙琼："怕兆平不放心？"

郁文住的，正是李宜如当年住的石窑，两人吃罢饭，去看李宜如的岳丈，老汉热情招待，捧着水说："兆平给我透了话，宜如也快回来了。他坐了几年牢，全家几乎把山望穿成窟窿。"说着落下泪来："他能出狱，还是凭的志丹，榆林城有个姓崔的，当年在保安当过县长。红军一东进，志丹给姓崔的捎了封信，要他设法救宜如，人家还真帮忙，如今宜如

在崔家养病，有盼头了。”

蕙琼早听志丹说过宜如，也特别关心：“老干大！宜如的家属都好着吧？”老汉说：“那几年，志丹在关中，这里困苦了几年，自从志丹到了南梁，兆平带上队伍，家里吃的用的都不缺了。不是志丹送，就是兆平送，老人娃娃都有吃穿了。这就是因为有了咱的红军共产党么！”

蕙琼问：“老干大！你有啥困难？我说给兆平，叫他解决。”老汉说：“我没啥困难，兆平如能给想个法儿，把宜如接回来，就啥都有了。听说那边还是白区？路难走？”蕙琼点着头：“咱们也有白区工作，宜如会回来的，要不了很久了。叫家里放心吧！”

回到杨郁文窑里，蕙琼说：“我明天就走，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呢！有你在这里，我就放了心。永宁山的土豪劣绅衙役县长都跑了，剩下的，全是咱的人，从前有个陈老师，是志丹、宜如他们的老师，听说家属还在山上，你去照看照看。”

郁文象接受上级指示一样：“放心！我明天就去陈家。”又说：“一知来信说，永宁山的人口太少，道路崎岖，娃娃们上学不方便，叫我把小学搬到鹞子川，那里村大人多，区政府也在那里，可以多收学生，娃娃们也方便。我也给他回了信，打算过一阵再考虑，现在有个影响问题，当年出名的‘永宁山小学’嘛！”蕙琼笑说：“你想的也有道理。不过，一知可真细心，关心群众，也关心你。”

郁文把辫子一甩：“哪有兆平细心哟，连你吃多少饭他都观察着，总怕你饿瘦了。我也偷偷看着哩！那次李大姐拿

出一块钱，买了五只鸡，给大家解馋，大姐喜欢兆平，给他捡了半老碗鸡腿儿鸡胸脯，兆平合着眼，连人也不看，又捡到你碗里，自己去找了些鸡爪鸡头吃。大姐偷偷笑着给志丹使眼色，志丹摇摇手，不让大家看你们，伟林同志笑得撑不住劲，端起碗到院子走了一圈儿才回来。”

蕙琼笑着往炕上一躺："兆平就是犟脾气。我常提醒他：不怕人笑话？他说：'有啥笑头？又不是偷的摸的！是我的人，我就要负责！一辈子不就这么一回么？难道我没有权利爱？既爱，就爱到心尖儿上。要是我的肚子能打开，就把你装到我肚子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伤不着碰不着的。'”

郁文笑得躺在炕上直打滚儿："难怪呢！他也太疼你过分了。那次收麦子，你把手磨破了，兆平急得直跺脚，双手抓住用嘴舐起来！”

蕙琼笑说："唉！那倒是你少见多怪了，这是当地的习惯，有点小伤就用嘴嘬嘬，包两天就好了，人家说，这叫'土消毒'！”

郁文一撇嘴："我的手也伤了，他咋不给我治？”

“傻丫头！你不是有人治么？一知没用'三七'叶给你包？哪次行军宿营一知不把大衣给你盖上，自己钻到麦草窝去睡？”

“兆平更严重！一遇行军下雨，他就前后找你，不是把棉袄给你当雨衣使，就是把你往他大衣里一搂，拉着你的手走，象照看娃娃，既怕你淋着，又怕你摔着。你呢，心安理得地往他胳肢窝里一钻，象只小麻雀！”

说得蕙琼脸上发烧，摸个红枣往郁文嘴里一塞："再胡说我可打你了！"

两人搂着笑了一阵，躺下一觉大天亮。

蕙琼下了永宁山，到鹞子川区政府了解些情况，又绕到合水县，找到县苏维埃主席李叶，李叶是个学生派头儿，虽有些文雅，如今也忙得衣着不修了。听说蕙琼找他，忙出来接待。见蕙琼两脚泥土，知道是下来了解情况，只捡扼要的说："现在有张学良一股队伍，正绕着白区往西开，可能是去堵击中央红军。阎小盛还在庆阳守边防，堵击张学良。"

蕙琼问："合水怎么样？上次敌人'围剿'没受损失？南梁的群众都回去了？"

"合水没事！我们有力量反击，不但保护了合水，也保护了南梁来的群众。前几天都送回去了。"

"小盛同志的婆姨住在哪儿？"

"还住在城外，生了个男娃，半岁了。"

李叶派人把蕙琼送到阎小盛家，见婆姨正坐在炕上喂奶，蕙琼叫道："阎嫂子，我是王兆平派来看你的。"

小盛婆姨忙把娃娃放下，下炕迎接："你是蕙琼同志吧？小盛常夸你哩！"赶快扫炕倒水："走了远路，我给弄点水洗洗脚。女人家，干工作可不容易，和男人一样地到处跑！脚腿哪受得了？老刘、兆平都好着哩？"

蕙琼也学当地人的样子，两脚磕磕上了炕："老刘还在东边打仗，兆平在下寺湾忙哩！"从挂包取出块花布："这是兆平叫我捎来的，叫你给娃娃缝件衣服。"小盛婆姨道着

谢："这娃娃也是小红军么，我把小盛的旧军衣一拆洗，都给娃娃缝了衣服。"

蕙琼把娃娃抱起，亲了亲脸蛋儿："真是小红军，全身穿的绿军衣，只有小帽子是红的，也是旧袖章缝的，上边还有'中国工农红军'哩！"

小盛婆姨笑着问："蕙琼同志，你看娃娃象不象小盛？"

"象得很！那小脸，就象从小盛脸上扒下来的，他爹的脸就端正，娃娃比他爹更端正！还有个高鼻子，这是妈妈的。"

两人说着话，小盛婆姨就端上黄米酒，炒鸡蛋。小盛婆姨把娃娃放好，陪着蕙琼吃着说话："听说东边情况不好？"蕙琼问："你听谁说的？"

"东路来了人，说上边又下来个什么代表，和三二年那些人差不多。小盛忙得顾不上家，我也没个人商量。你说，坏人再闹起来我往哪达走？"

蕙琼明白，她是被陈宏、赖随那些人吓惊了，有点风吹草动就害怕。她安慰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不要怕！"

"你是不是急着走？在这里住一夜吧！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男人们都忙着打仗，连个影影也捉不住。"

蕙琼懂得阎嫂子的心，便答应留下。

蕙琼脱下绿军衣，只穿红毛背心，蓝衬衣。小盛婆姨还是穿的河南土花布，是结婚时娘家给做的，穿了四五年，袖口都磨烂了。两人洗洗涮涮，吃碗面条，一早就躺下来。

娃娃放在炕头，蕙琼和娃他妈，一人枕一个长枕头，面对面拉话。小盛婆姨说："我们家不同，从前陈宏、赖随，都

说小盛是土匪，要打他杀他的，要是那号人再来，又该当土匪办他了，这两天我直揪心。”

“不会！小盛同志比有些人好几倍。土匪革命能那么坚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投降国民党？弄得一身伤，还要当红军？打仗那么勇敢？不要说赖随他们，就象从前西安那个头子杜康，也没小盛表现好。对咱们每个人，社会自有公论。你可懂我的话？就是人人心中有数。”

“他们会不讲理，要讲理，老刘也不受窝心气了。到不讲理的时候，我往哪里去？小盛是个孤丁，没有家。我娘家是难民，住在南梁老林里开荒。”她指指炕上的包袱：“这两天一听传说，我就把破东烂西收拾收拾，想走了。”

“你先不要动，再听听消息，若真有情况，你就去南梁，那里有你娘家，有咱的群众，有大森林，有些地方是古森林，敌人‘围剿’时，大部群众是钻了森林，敌人一时没法找，也不敢进森林，怕碰上游击队。将来要是自己‘窝里烂’，家属都可钻森林。说实话，我本想明天就返回下寺湾。经你这一说，我得再往西走走，一方面听听群众对张学良的兵有啥说法，一方面把这些事给咱的人通通气。紧急时候，派人来接你。你可认得赵羔子？”

“在南梁见过，那人实诚得很！”

“没有情况，你就别动，情况一坏，叫赵羔子来接你。”

“你可不要笑我胆小，我怕那些人伤了娃娃。小盛就这一条根，拼了命，我也得为他保下来。”蕙琼说：“我懂！娃娃是革命的后代。”

小盛婆姨给蕙琼说了些打阎锡山的消息，文安驿的消息，打横山的消息，申超人和曾光的消息，都是担架队、运输队传过来的。蕙琼说："真象古人说的，'要知朝中事，去问乡下人'，乡下人比城里消息灵。我离开下寺湾早了，这些事我还不知道。"

"骑兵上消息多，他们骑上马，一天一二百里，啥事都知道。还有，人的嘴厉害，文安驿开会，是在戏楼上，百姓都听见了。今天在延川说的话，赶黑就能传到甘泉，第二天又不知飞到哪个县了。"

"所以，你不必心急，啥事儿都来得及！"

天亮，蕙琼还是顺葫芦河往西走，到林锦庙区政府，正巧碰上赵羔子来检查工作。蕙琼问过战后群众的生活情况，有没有困难，便把小盛婆姨说的话，转告给羔子。羔子非常镇静："敌人那么翻来覆去的'围剿'，我们都对付得了，那些渣渣子更没啥可怕。到时候真有必要，我派人去，把咱们的家属都接出来。群众象高山长河，他们到哪找去？你今天来得好！我心里有个底，可以随时派人侦察，不用谁多说，都办了。"

"不要忘记，下寺湾还有两个孕妇：李静大姐和折碧莲。"

羔子一拍胸脯："全包在我身上！"

蕙琼正要问，南梁的群众要不要公家补助？高生华婆姨来了。一见蕙琼，忙说："想不到碰上个你！比碰上区委书记还顶用哩！快坐下，我给你说个话。"

蕙琼上下打量生华婆姨：穿得破破烂烂，脸上抹着锅底灰，头上蒙块破蓝布，象个五十岁的穷老太婆，去年那股子俏劲儿全没有了："高嫂子，敌人来'围剿'，把你家破坏穷了？"

生华婆姨把蓝布一揭，"呱呱"笑起来："南梁群众没大损失，我家和从前一样，不用你操心。"又小声说："生华说：东华池来了一股队伍，不红不白的，不知是啥人。他去调游击队，叫我来送信，要区委派人了解情况。我不得不化装。"

"那些人咋能越过咱们边境？"

"从板桥山上过来的，山上的边哨问了，他们说是红军，要找刘志丹，因为没手续，边哨就打了信号。生华说，游击队来了也不好打，只能先搞侦察。"

生华婆姨说着，蕙琼心中就盘算："是不是南方红军哟？难道是张学良的队伍？"她顺手把头发挽了个髻，捡根小树枝别上，把区政府的抹桌布往头上一顶，到院里揪把蒿草，揉烂，往脸上一抹："高嫂子：你看，我象不象饥民，讨吃的？"

高嫂子捂着嘴笑："这个蕙琼，真会化装，那脸象张黄纸，几年没吃饱饭了。你是得了黄胆病？是个好侦察员！快把前院大妈的破布衫要来，往外一套，走吧！"

蕙琼把挂包扔在区政府，拿根棍子，跟高嫂子走了。

东华池，是林锦庙的一个乡，也在葫芦河岸，是唐朝修的小古城。城内有一对宝塔，蕙琼听说过，在中国，有一对宝塔的城还不多见。那是森林地区的一个古迹。在大风川口上。

冯蕙琼和高嫂子，两人挽着臂膀，跌跌撞撞，象两个讨饭的病人。走到大风川口，见一群群军人在河边洗衣服，穿的黑军衣，头戴五星帽，蕙琼赶快给兆平写了封信，插根鸡毛，交给游击队的侦察员送走了。

蕙琼和高嫂子坐在岸边啃干粮，搭讪着和当兵的拉话："老总！你们可是河北人？我们从河北讨到这里，回不去了。"

这股军队自进了苏区，找不见一个百姓，因为群众不知红白，都钻山穿林走了。如今见了百姓，象发现了宝贝，热情地答道："老乡，我们是湖北人，没有河北人。"

"有河南人么？把我送到河南也中。那里有亲戚。"蕙琼会说多种方言。

那军人一扬手："侉子！"有个河南兵跑来了，操着罗山县口音："你雪雪（说说），亲戚在河南哪一带？"

"在沈邱，离安徽近，你们里边可有安徽人？"河南人叫了声："安徽佬，来一个，有老乡问话。"

安徽兵过来："我是泗县人，你也是安徽人？"蕙琼说："我是河北人，亲戚在河南沈邱，那边的路通么？你们可怜可怜穷人，给几个路费，我们好回家。"

安徽兵叫道："报告连长！把这两个难民带到连部，先给吃顿饭再说。"连长答道："带到灶上吃去！"

蕙琼心想：三个省的口音都有，对百姓也和气。要是红四十三军就好了。又想：会不会冒充呢？要是红军，可真是亲人到了。

蕙琼和高嫂子，跟着安徽兵，到了大灶上，见锅里蒸的

大米饭。是了!南方带来的。可是不多,他们缺粮食。

安徽兵端来两碗饭，让两个难民吃。蕙琼端起扒了一口说:“老总!我嫂子耳聋,不能和你们说话。老总，给我指指路吧,我们要回家。”

安徽兵说:“不要叫老总,我们不是国民党，是红军!”

“红军?啥子叫红军哟?你们不是这里的军队?”

连长在旁用河南信阳话答道:“我们是红军，打国民党的,是鄂豫皖的四十三军。”

蕙琼手一抖,把碗掉在地上:“鄂豫皖?听说是张学良的兵!”

连长说:“张学良是追赶我们的,是来打我们的,我们也会打他。不要怕,你是穷人，我们保护你。你跟着我们走,找到地方政府,我们替你想办法。”

吃完饭,军队又要起程。蕙琼听见个湖北人说:下午要翻过老虎岭。蕙琼断定，百分之八十是红军。她装得走不动了,拖在后边,和军队拉开了距离,一闪身，跑进山沟里，给兆平又写一封信:“那股军队,已翻过老虎岭,很快就到白砂川。”交给了侦察员。

打发人把信送走后,她就和高嫂子分了手:“你回去吧!这多半是红军。白军没有这么规矩。”

蕙琼又回到林锦店。洗罢脸,换了原装,背上挂包，借了条毛驴,一气跑到永宁山,等兆平去了。

王兆平在两天内,已经接到两封信,第三封是从永宁山

送来的。上面写着："兆平，可以断定，是红四十三军了，随信送来一张布告。蕙。"

兆平打开布告：上面盖颗大圆印，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第四十三军"，另有签名："代军长兼政委余胜。"

兆平马上一振：阶级兄弟来了，亲人来了，咱们更加人多势众了！三步并成两步，跑到阎家湾找徐一知，商量快去迎接。两人骑着马，各带一个警卫人员，跑到距永宁山二十里的石畔村。停下以后，他们又冷静下来。心眼儿一活，想再研究一下，到底是真红军，还是冒充的红军？因为事先未通气，根据不足。领章，帽徽、布告，谁都可以伪造。虽然在报纸上看到过四十三军，可从来没听说来陕甘边的消息。

两个人正在商量，冯蕙琼和杨郁文赶来。她们正在盼消息，王兆平、徐一知果然到了。冯蕙琼说："我调查了，是红军！他们向百姓买东西很和气，公买公卖。都是南方人，说话百姓不懂，可是纪律很好。到河里洗澡，都是找没人的地方，怕百姓不高兴。"

杨郁文说："百姓在河沟里捡了顶斗笠，拿来给我看了，上边写着：'工农红军'。我又打发百姓送回去。叫百姓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苏维埃政府'，可以写信联系。"

徐一知思量说："象是红军，咱们去吧！"兆平说："这么办，你先回政府，等接他们的信，做好迎接工作。我一个人先去看看，有个万一，就我这一条命，好办！免得两个都被人弄了去，划不着。郁文和蕙琼到沿路作准备，做些吃喝，各村镇沿路欢迎。搞得热热闹闹，迎亲人么！"

徐一知同意后，骑马返回下寺湾。

王兆平别了蕙琼和郁文，骑马跑到白砂川。这川也有几个村子，四十三军的军部，就住在鹞子川村，兆平不进鹞子川，先在附近村里下了马，换上便服，以备万一。他徒步走到鹞子川口，向哨兵招呼道："找你们的军长和政委，我是陕甘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兆平。"

哨兵向里传了话，有人出来迎接兆平。进门见个胖大军人，那军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余胜！"热情接待兆平。兆平表示歉意："事先没有联系，我们没有远迎，抱歉！现在陕甘特委派我来，欢迎你们到陕甘苏区休息，欢迎到陕北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

余胜忙说："我们也写了信，怕是走的路不对，迟了点子！"兆平说："没关系，陕甘苏维埃主席正在家等消息。"

一片热情交谈中，彼此都问了情况。一块吃饭，在饭桌上，余胜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参谋长兼保卫局长岳威同志。"兆平一抬眼皮，觉得岳威是个典型的湖北人：短粗个子，腰长腿短，生着小胡子，半截眉，黑圆眼，那眼似动非动，似灵非灵，眼神充满着询问。兆平伸出一只手，热情招呼："欢迎！欢迎！"

岳威也满腔热情："听说你和刘志丹同志沾点儿亲？"兆平"嘀嘀"一笑："世俗之谈！不过，我很佩服你的侦察工作！"大家哈哈一笑。

饭后，余胜把兆平带进隔壁窑洞，又介绍一位伤员："这是中央派到我们军的代表：贺仲同志，他有病，又受了伤。"

贺仲是个瘦长个子，印象是平静、稳重。他从担架上折起身、伸出双手："感谢你的欢迎！"兆平说："到了咱苏区，可以住医院了，这里条件虽不理想，也可以派个专门护士，开个单间病房！"贺仲拱着手："感谢！感谢！到底是自己人！"

这天晚上，兆平就和贺仲睡一个窑，畅谈半夜。在畅谈中，兆平得知：余胜是湖北人，在本地闹革命起来的。基本是工农出身，很能打仗，就是文化差点儿。岳威也是湖北人，知识分子，念过高中，还是个笔杆子。贺仲是河南人，也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早，听说话，有些政治水平。给兆平印象最深的，就是贺仲没有背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宣传那个"小册子"。他就想：并不是所有的"代表"都是一个类型。他对贺仲产生了特殊感情。

第二天起身，往下寺湾走，王兆平和余胜，一人骑一匹马，走在前边。贺仲坐担架和众人走在后边。一路上，凡到个村子，都有群众欢迎，沿路摆的茶水、米汤、蒸馍、煮蛋、热包谷棒、西瓜小瓜，应有尽有，全是当地出产。大的村镇，都贴有标语："欢迎红四十三军！""向四十三军学习！""四十三军和陕甘红军是亲兄弟！"

到了下寺湾的屈沟坪，这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驻地。欢迎的阵势更大。除了到处是标语、红旗、吃喝之外，苏维埃政府主席徐一知也赶来迎接。带着群众，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排成个欢迎长队。

这边正热闹，汤伟林和李静，带着妇女宣传队来了。徐一知把伟林推到前边："这是我们的财经委员长，有啥困难

我他！”伟林很老练。忙说：“先给大家发一双‘迎军鞋’，表示陕甘群众的心意。”四十三军中一阵掌声。

兆平又推出李静：“这是我们的妇女主任李静大姐！”李静握着余胜的手说：“余军长！我听说过你！你们有没有女同志，和我们的宣传队联个欢！”余胜把手一摊：“莫得一个女的！”大家哄声大笑：“和尚队！”

徐一知等别人都见过面，便走向担架，大家都围上来。兆平向余胜、贺仲、岳威作着介绍，徐一知一一握手，哈哈笑着：“我刚接到你们的信，有失远迎，原谅，原谅！”

贺仲紧握一知的手：“战争环境，情况特殊，突然闯进来，这是我们失礼！陕甘边区的百姓真好，有礼有节，热呼呼的，我们很感动！”

猪肉羊肉，都抬过来，给各团分发。

王兆平留下全部人马，在这里休息两天，然后再上路。就在这时，他已派人送出急信，通知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西北工委书记迪伯仁。申超人和曾光收到的信，就是迪伯仁看后转去的。

下寺湾各镇子，住满了红四十三军，因为语言不通，和群众拉上话的不多。特委、政府、军委，联合设宴招待余胜、贺仲、岳威等人。酒席间，余胜问道：“特委书记贵姓？莫得见面！”兆平笑道：“我们说你们是红军，他说是假的，吓得跑了。”大家又笑一阵：“小心无大差嘛！”一知说：“我们的组织部长老吴找他去了。很快就回来。”

有个老汉在旁插了话：“董洪海，现在是陕甘特委的书

记，这是上面来的曾光到陕北后的决定。把矿工老吴换成组织部长，算是帮董洪海弄个‘小夺权’。”客人没听懂。

陕甘的头面人物，陪着四十三军的领导人，游串下寺湾，山上山下走着，说着。岳威拉着徐一知：“你好年轻！听说你和刘志丹同志是老朋友？”徐一知哈哈一笑：“二八年认识的，老战友了。又一块开辟了这块苏区，不过，他比我强，遇见大事，都要他拿主意。”

岳威和徐一知特别亲热：“我们在陕南就听说了。知道你们这里有些能将。”徐一知“唉”了一声：“敌人天天在报纸上骂我们嘛！”岳威骂了句：“娘卖皮！骂也把老子骂不垮！”

董洪海被找回来了，他以特委书记的身分，到处走访。访了余胜、贺仲、岳威。每到一处，都哑着嗓子高谈阔论：“我们这里有两个北方来的代表，全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三个人只是笑，不答言。

四十三军要去陕北，王兆平骑马送行，把弟兄们送到高桥。到了高桥镇，安塞县委书记李实，带领群众开了欢迎会。留下休息两天，又派王占海带游击队，把南方的战友送到永坪镇，因为那是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第四章　夺　权

刘志丹一接到王兆平的信，马上在玉家湾找干部们商谈。如何造成欢迎、团结的声势，而且要深入人心。

几个月前，志丹在敌人报纸上看到过，鄂豫皖的四十三军已经离开大别山，以后又在汉中一带盘旋，究竟要到哪里，还估计不透，他真希望都到这里集结。合成一个拳头，就能对付敌人的千军万马。力量，我们极需要力量，需要革命的力量！没想到、眼下就要会师了。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向大家宣布："同志们！特大喜讯！红四十三军到了！"

话一出口，人们的情绪象洪水决口，堵不住了，吆喝蹦跳起来，因为志丹早向大家说过四十三军转移的消息。

领导人们开会时情绪激动。这激动情绪，象风一般，吹了出去。战士们也跑来探听消息："他们有多少人？有没有炮？穿的啥衣服？说话好不好懂？"弄得会也开不成。刘志丹只得领着干部们，跑到河沟里，躲着众人开会。

心里有喜事，谁也憋不住，坐在河沟里，也是说说笑笑。李可夫说："要开欢迎会，规模越大越好！"

志丹的喜悦之情感染大家，大家的喜悦之情又感染着

志丹，汇成了一股喜悦之情的激流。志丹大声讲道："首先是联欢！联欢！二十六、二十七军，要分片和四十三军弟兄们联欢，在联欢中受教育！各连队先开座谈会，教育战士，要特别注意团结，尊重兄弟部队，学习他们的长处，和他们交朋友！"

达江说："我讲点军事！我们在狂喜中要保持冷静。中央红军长征了，南方苏区的红军都转移出来，我们这里成了主要目标，敌人会调动更大的兵力来'围剿'。蒋介石把'围剿'大别山的东北军，全部调来，连围剿的指挥官上官云相都跟到了西北。张学良的七个师正往这边行动，这个举动，决不可轻视。象老刘前几天说的，要准备打大仗！"

何鹏大嘴一咧，笑道："先打东北军？"志丹"嗯"了一声："可能很快就打，这仗不打则已，要打就狠狠地打，使它左右全局。老办法：敌人力量大了切开吃，小了一口吞。这也是'老孙家的兵法'哟！"

力坚今天特别精神，把在文安驿憋的那肚子气早消了。他说："各团一面联欢，一面准备打仗。老三团早下去了！"

志丹还是要抓当前的要点，反复说："这次红四十三军来，给咱们增加了力量，这是有利条件。我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兄弟部队的休息，他们长途转战，一定很疲劳。也可能有些消耗，各单位都要准备给他们补充！"

"没问题！""散会！"

志丹由于太兴奋，越想越休息不下，想了干部想战士，总怕对兄弟部队照顾不周，晚上他又跑连队，在战士面前反

复讲：特别提醒大家，欢迎要热烈，四十三军，是咱们的亲骨肉，亲兄弟！不要以为，我们是本地人，我们是主人，把兄弟部队当成外来人，当成客人！不！他们是亲人，千辛万苦回到了家。既是家里人，就要好好待承他们，使他们感到家庭的温暖。四十三军是老红军，比二十六军成立还早几个月，他们是老大哥。他们的经验比咱们多。要好好学习、谦逊谨慎，丝毫不能骄傲。

全生觉得志丹太劳累，给他送上一碗水，志丹喝了一口，还要讲：

“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老传统，团结友爱的老传统！忠诚老实的作风。有好饭，要让给大哥吃，有好房，让给大哥住；要什么，只要我们有就给，看见他们缺什么，就主动送去。不要讲价钱，不要分你我。打仗要主动配合，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缴获的战利品，要主动让出去。总之，谁也不能有本位主义、地域观念。……”

志丹一离开，战士们就象开了锅的水，议论起来：“老刘说的话，就是我们心里想的话。”

“这就是咱陕北人的本质，红军战士的本质，咱们的风格！”

一时，大家象疯了一样，跑到河滩里，扭着秧歌唱起来：

“欢迎欢迎真欢迎，四十三军是弟兄。
你不认路我来领，你缺吃穿我来送。
打起仗来并肩行，陕北人心老实诚。

霍力坚刚躺下，听见外面闹嚷，又穿衣起床，跑到河滩里叫道："人还没来哩！快回去休息！"

当刘志丹在王家湾给干部、战士做工作，要大家搞好团结的同时，在延川县的永坪镇，却发生着使人震惊的怪事：

九月十二日，一九三三年陕西省的那个省委书记杜康，从上海突然跑到永坪镇，直奔曾光和申超人而来。同类相见，分外亲热。因为杜康从前常跑北方局，给北方局写过"万言书"，是个有名的"杜万言"，也算是个头面人物。和曾光也有过交情，杜康在北平逛天桥，跑戏园子，都和曾光结伴。所不同的，是杜康会唱戏、会拉胡琴、敲板鼓，曾光只会听戏、摇笔杆子。

曾光在中间一介绍，申超人也一见如故。对于杜康的突然来临、几乎喊出"万岁"来。申超人比曾光、杜康土些，没那么洒脱，"土少爷"的作风很浓，常要用漂白手巾掸身掸脚的，特别是用白手巾捂起嘴来，能使曾光发笑。可是他心眼儿也灵动，眼珠子一转一个主意，见了生人先闻味儿。现在他正观察杜康，在杜康身上找和自己的差距，内心在比较。

曾光则很随便："老杜！你怎么来的？"

杜康把长脸笑圆，擦擦眼镜，就脱风衣、解西服领带，两腿一叉，往方凳上一坐，摆起"龙门阵"："上海接到北方转去的'超人报告'，就催我来，要帮助你们搞'肃反'嘛！因为我

在陕西也算是'地头蛇'、'磨动天'，知道那窝子里的底细。可我没敢从西安走，是化装从山西过来的。我们这些人么，关系多，上下左右，四通八达。弄了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证件，通行无阻！哈哈！”

曾光为杜康捏了把汗："好险！那证件到了苏区还顶用？”杜康从兜里又掏出一张纸，往桌上一摔："你看，这是上海在临时机关弄的介绍信！有了这信，还没人把我送到你门口？”

曾光拍着杜康的肩膀："老兄比我老练，一个兜里装着国民党，一个兜里装着共产党，'双保险'！”申超人插话道："老兄名声在外，很有两手。你既然来了，就用不着我再多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比我还熟悉。”三人哈哈一笑。

杜康绝没想到，他去找曾光时，被迪伯仁从山上看见。一九三三年省委破坏时，迪伯仁潜入西安探过消息，据张汉民部队得知，杜康只被捕两小时，和国民党的省党部挂上勾，就偷偷跑到上海去了。是人是鬼，迪伯仁一直怀疑。可他始终没向外传。伯仁想："嗯！他们又增加一个力量！”

九月十三日，红四十三军到了永坪镇。

这个镇，在延安去延川的岔路上，镇上有条短街，周围村庄稠密，红四十三军三个团，分驻在各村。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办公地点，就在石油沟，上下离得不远。

西北工委的书记迪伯仁、组织部长张武轩、陕北苏维埃主席冯文方，都尽主人之谊，对兄弟部队进行了访问

交谈。

迪伯仁等刚走，申超人、曾光、杜康赶到。申超人抢先开口："我们都是北方代表的代表，盼你们几天了。你们从陕甘来，印象如何？"

问得余胜、贺仲、岳威，不知从何答起。岳威说："贺仲同志也是中央代表，请他谈谈吧！"生人见面，贺仲不便多说，慢慢从担架上坐起，才说："既然诸位都是北方代表，就请先谈谈情况。"

申超人心眼儿多，自己先压住阵脚，借曾光的嘴说。他只旁敲侧击："时间不等人，这里问题严重，得快刀斩乱麻，先请曾光同志说说。"

曾光说："我们酝酿过，应当先成立个'中央代表团'，有了权力机关，才好办事。"贺仲脸色沉静："恐怕得中央批准吧？"杜康大包大揽："用不着瞻前顾后，往哪儿找中央去？我就可以批准！既然上级给了咱们'上方宝剑'，就得会用。我们商量过，我们三个，加上贺仲同志，四个人，组成'中央代表团'，今后的工作，一切通过'中央代表团'。"

申超人忽然想起来说："还有个张庆孚，也是上海来的代表，能否参加？"曾光摇摇头："他不行，思想有问题，我在下寺湾碰见他，头一句，他就说：'你是叛徒，跑到这里干啥？'我的意见，这人应当除外。"

贺仲说："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只有遵命！"余胜笑说："莫得我们的事了！一切服从'中央代表团'！"杜康忙说："不，不！开小会，用'中央代表团'，扩大一点，就成立'六人

小组'。这六个人，包括中央代表和余胜、岳威同志。咋样？"

余胜、贺仲、岳威，互相望望，只有默认。

"中央代表团"和"六人小组"开联席会议，一连开了两天，交换材料，统一口径。

曾光从口袋里掏出一堆材料："先声明一句：这些材料的主要来源，是申超人同志提供的，他虽不是陕北人，也算是本地干部，从前在这里念过书。一九三四年春又到这里，在陕北工作，也去过陕甘。根据我的观察，他的材料可信。"

岳威催着："念给大家听听么！"

曾光念道："超人同志给北方的信上说：陕甘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还有右倾取消主义。这些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的；实质上，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之，必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坚决和国民党的走狗们进行斗争！"

听到这里，大家很吃惊。余胜说："这么严重！我还莫得看出来。念！念！"

曾光念道："超人的报告还说：现在，陕甘边混进来杨伟林、王思学两个右派，陕甘边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又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

杜康拍手叫好："超人比我厉害！帽子戴得恰当，有胆识！有魄力！"曾光又继续说："北方代表，根据超人的报告，

派我来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斗争，在斗争中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镇压他们！根据超人的报告，北方代表还印发了'鄂豫皖肃反的经验'，其中包括张国焘同志写的文章。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典范，坚定了信心。"

岳威插话说："你不提这个，我不敢发言，你一提，咱们就合了拍！张国焘同志总结的经验，就是在他领导下，我们亲手做出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宰了一大堆，管他什么大官，只要看他不对头，我们都敢宰！现在看来，咱们执行的是一条共同的路线！"

杜康说："惭愧！当初我也右倾保守了。一九三三年，我在陕西没敢多杀人，我不懂军事，怕他们轰我，就留下了后患。"

曾光说："为了让大家了解全面情况，我再补充一些：超人报告中还说：陕甘边特委的政策，是联合富农和小地主，勾结上层；刘志丹是大地主的儿子，当过白军旅长，打仗怕死，一贯右倾。他的表弟，名叫王兆平，也很坏。李可夫，虽是苏联回来的，已经投降。轻点说，都是些'党棍'。杨冲是第三党①，现在和第三党还有联系。"

杜康说："这是个新材料，杨冲我认识，还没查出他是第三党。超人比我弄得深！"

听到赞扬，申超人坐得更端，眼皮向下一耷拉，要看自

---

① 所谓"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有些人对国民党不满，对共产党也不满，要走第三条道路，成立第三党。这个党没什么力量，早已自生自灭。

己的鼻子。他听老人传说：凡是大人物，都能看上自己的鼻子。凡是自己能看见自己鼻子的人，定会交“皇帝运”。所以，凡遇得意之事，他总要自己试试，能否看见鼻子？估量估量，能否当上皇帝之类的人物？

曾光继续说：“超人报告：迪伯仁、张武轩、矿工老吴，都是刘志丹的傀儡；陕甘党和西安面貌不清的一个什么党有关系。西安派了许多人来陕甘边，还有几个军人，是杨伟林带进来的。刘志丹打仗，捉住敌人的军官也放走，完全是军官路线。徐一知很跋扈，群众要分中农的东西，他就骂群众是流氓，骂超人派去的董洪海不懂革命。事情多得很！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全是超人冒着风险搞到的。”

岳威叫了声：“好险！那个王兆平、徐一知、杨伟林，我们都见过，印象还不坏。原来是这样！以后得多听超人同志的。”

申超人越听越精神，也开了腔：“我向大家汇报一下陕北和陕甘的工作……”一开口杜康就听不入耳：“陕北、陕甘的工作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太过分吧。眼里还有我没有？”他肚子里嘀咕，却不好说，只得认真听。申超人说：“一九三四年我来到陕北，这地方是一片荒原，我以‘拓荒’者的精神，用三条枪，搞起个二十七军。冯文方那些都是饭桶，正搞富农路线，我把他们踢开，重新创建了陕北党。刘志丹一贯右倾，下终南山，把二十六军搞垮了。……”

杜康忙插话：“这问题我可以作证，当时我是省委书记，是政委，我不主张南下，他硬要去！终南山还能站得住？逃

跑主义嘛！”

余胜问："当时他是啥子职务？权那么大？"杜康说："他啥都不是，我根本不用他。当时有些群盲拥护他。团参谋长牺牲后，他顶了个缺。这个人，嘴里不说肚里说，叫他往西他往东，难摆弄得很！"岳威脑子里划个问号。但是，他口头还是说："看起来，越有人拥护，危害性越大！无所作为的人倒好办。'枪打出头鸟'，先拔尖子！"

申超人眼珠子滚几下，他从前听说过，是杜康逼迫二十六军南下的，如今杜康搞了个反咬，未免有点……唉！杜康也是"文过饰非"之人，不过，我们总算目标一致，求同存异，先搞掉刘志丹，走一步看一步。将来我的对头可能是杜康……

申超人接着说："要不是我，二十六军早垮了。我把二十六军调到陕北，在我的领导下，二十六军才发展起来。陕北老百姓就不知道个刘志丹，只知道我老申……可是，我没有枪杆子，他们欺负我，排挤我，我想当个红军的政委，他们都不给。……"

岳威对申超人深表同情："老申同志，你是陕北的真正领袖！这回咱们可有了枪杆子。我是四十三军的参谋长，我和余胜同志支持你！用我们的枪杆子，把他们的枪杆子拿过来！"说完，看看余胜"怎么样？"余胜哈哈一笑："我听大家的，支持左派么！"申超人拱拱手："阿弥陀佛！我的神神！"

杜康倒有点不是滋味，心想：你想当陕北领袖，将来把

我放在哪个位位？便说："好我的超人同志，革命成功后论功评奖！"

岳威也在翻笔记本："你们不说，我也不好开口，因为我们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既然超人提到西安的问题，我也提供点材料，供大家参考：我们在陕南的'九间房'，消灭了杨虎城的独立二旅，旅长名叫张汉民，这家伙很狡猾，被俘以后，竟自称共产党员，还和刘志丹有联系。我们军团部研究后认为：共产党员不可能当白军旅长，和刘志丹的联系也不正常，先把他宰了。"

余胜又插话："事情还真麻烦，从上海又跑来个人，说上海的特科派他来救张汉民，还拿着上海特科的信。我们怀疑这是个内奸，一审讯，他和刘志丹也认识，我们只好把他拉到陕北，来对口供。对于刘志丹嘛，现在也不好下结论，审查后再说吧！"

杜康听罢，一则一喜，一则一惧。喜的是，张汉民终于被杀了，要不然，自己的问题可能暴露。张汉民在陕西能量很大，和地方上、军队上都有关系，杨虎城军里消息灵通，万一捅了底，全盘皆输。惧的是，拉来这个人，又是谁？对我有无不利？岳威是何许人？也不托底。还有余胜、贺仲，究竟属于哪一边，暂时都是猜不透的谜。

材料凑得差不多了，下一步咋办？杜康说："今天先休会，给个想的时间，明天再搞一天。"

当晚，申超人和曾光商量：一定先夺党权，把党权拿到手，再改组军队，弄个名正言顺。两人去找岳威，岳威一拍

手"妙！我们可以用鄂豫皖省委名义，和你们的西北工委开联席会，决定成立新的党组织。"

曾光有些顾虑："如果有人质问：难道你们军队走时还带上个省委？军队能代表省委？没听说这个规矩。你们又不是中央，搬到哪里都行。"申超人说："这样吧，你去请示一下，只要余胜、贺仲敢代表鄂豫皖省委，这事马到成功。"

三人捏咕的这个点子还真顶用。第二天就在永坪镇开了西北工委和鄂豫皖省委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指定曾光为省委书记，副书记申超人。不过，这个会议，西北工委的迪伯仁和张武轩都一无所知。

杜康喜之不尽："这一招还真高！下一步可以改组军队了。咱们要把党权、军权一起拿！把刘志丹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拿下马，由曾光兼上。把四十三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成混合军团，军团长余胜，给刘志丹个副军团长，这仅仅是利用一下而已。过去我对他就是暂时利用。"

曾光说："我对军事一窍不通，连枪都没放过，还是请杜康同志任军委主席吧！你是上海派的代表，我们应当听你的。"杜康拒不接受，他怕打了败仗自己负责。

室外站着警卫人员，背的鬼头大刀，刀柄拴着红绿绸子。他们也在互相嘀咕："这些家伙，象强盗分赃一样，每人分得一分高职！"

“不信这里的指挥员就那么坏，坏人还能建立根据地？对咱们这么好？”

会后，曾光等人心里也不踏实，又去找贺仲商量，贺仲说：“从前听说过刘志丹，他可能比我的资格还老。你们这些材料又没核实，不可轻举妄动。刘志丹在这里搞了那么多年，开辟这么大一块苏区，军委主席、混合军团长都应由刘志丹担任，别人只可任个副职，要不，别人会骂我们喧宾夺主，有失人心。”

曾光和申超人听到这些议论，心里毛了：“决不能再让刘志丹掌军权，他是个危险人物！”申超人的鼻子都气歪了：“这是多虑！群众没问题，我们是主人。没人认识刘志丹，只要有我在，一切都有了，谁不知道我老申？现在，非夺权不可了！”

九月十三日，刘志丹带着红军，从安定出发，十四日到达永坪镇以西，准备和四十三军会师。十六日，曾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互相见了面，听曾光做报告。又是从国际形势，讲到社会政策。他在台上大声讲，人们在台下小声驳。他说：“国民党统治区域日益缩小。”

有个湖北人说：“我们的大别山苏区又丢给了人家。”曾光说：“目前不仅是阶级决战，而且是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

有个河南人说：“帝国主义离得太远。我们从大别山出发，一路都是和国民党作战，还没打上日本鬼。”曾光说：“我

们要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成一片。”

张武轩小声说：“青海至今还没有 共 产 党 员呢！”曾光说：“我们要深入阶级斗争，进行查田运动，肃清富农路线的影响。把地主富农从肉体上消灭，中农也要打击。”

李可夫伸个懒腰，打个呵欠：“放屁！别的国家没听说这么办的，中央苏区也不如此。”曾光说：“有些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都要清除出去。要加强陕甘的工人运动，要把工人提拔到领导机关，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

下面听着，人人摇头叹气。常达江说：“满口的马列主义名词，就是不联系实际。这里不是上海，没有工厂，咋开展工人运动？要清理，得先把你清理出去！你是工人吗？你是贫雇农吗？现在的领导权在谁手里？”曾光还继续说：“从今后，我们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迪伯仁小声和四十三军的同志拉话：“这里的农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谁家也没块表，连我们的机关、部队，都没块表，打杨家园子缴来块怀表，坏了也没处修。平时都是捉只公鸡，放在窑里报时。苏区三十来个县，全县农民，到哪去看‘八小时’？部队打起仗来日夜行军，连个礼拜天也没有，这‘八小时’是空炮！”那个安徽干部直点头：“听他瞎咋呼，我们那个山区也是一个样子！”

曾光把话头一转，批判起“右倾机会主义”来，他说：“象南梁那样的地方，就不能建立根据地！有些人，在敌人面前悲观失望，不敢勇往直前，不敢进攻城市，不能全线击破敌

人，老在山沟里打来打去。……”

这段话，说得人人冒火：张武轩霍地站起来说：“这是胡咬！南梁为啥不能建立根据地？你是怎么来的？没有南梁，你能来陕北？就是因为有了南梁苏区，才扩大了红军，才能到陕北集中消灭敌人。我们这里的军事路线、社会政策，基本都正确。粉碎了围剿，扩大了苏区，这就是证明。没有这些，你能到这里作报告？你为啥不去北平、上海建立一块苏区？”

会场一阵嚷嚷：“这就是我们的马列主义！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申超人拉着岳威说：“你看看，这些人多嚣张！”杜康把西服扣子一解，双手叉腰喝道：“这是啥意思？”张武轩把头一扬：“我是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你不要霸道！按党的原则办事！”

杜康把鸭舌帽往长凳上一扔：“张武轩，你可认得我？我劝你不要站在右派立场上，跟着人家钻梢山！”张武轩把杜康瞟了一眼：“哼！扒了皮，我也认得你，谁做坏事谁知道！”这句话，使杜康心里一惊：“他知道了什么？”

会场的人纷纷站起，乱成一片，会又开不下去了。在混乱中，曾光掏出个名单，大声叫道：“请安静些！现在宣布调整领导机关的名单。这是‘中央代表团’的决定：撤销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陕甘晋省委，省委书记曾光，副书记申超人；撤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陕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主席由曾光兼；把四十三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

合编为'混合军团'，军团长余胜，副军团长刘志丹兼参谋长。……"

曾光一停顿，霍力坚就站起来；冷冷撩了几句："这是谁出的点子？你们不怕人家骂喧宾夺主？讲不讲策略？这样做，战士会怎么想？百姓会怎么想？"

刘志丹前两天在热情欢迎四十三军问题上所表现的一片赤诚之心，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共鸣，今天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场阴风恶雨。他经历这种场面太多了！他毫不在乎，非常沉着冷静。他从来没有地位权利观念，总考虑以大局为重，正是因为这样，在党内路线斗争问题上他吃过多次亏，由于野心家阴谋家总是抢在他前面，卡他的脖子，这也许就是他的缺点，所以常常失误？究竟什么是党性？谁也说不清楚。当初，这里只来了个申超人，还翻不起大浪，接着又来了个曾光，特别是杜康的重新出现，看来热闹还在后边。从今天的事态看，险滩、暗礁，已经露出水面。凭他的斗争经验，在复杂的形势面前，还是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凭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办事……

散会后，霍力坚气冲冲的来找刘志丹，把领扣解开，冲着志丹叫道："他们这是干什么？合伙儿摆圈套嘛！把咱们的权都夺光了，你不觉得难过？你讲党性，他们讲党性吗？"

志丹轻轻地说："别发'大炮'脾气！他们新来乍到，再观察观察嘛！人心重要？还是权重要？他们这么一搞，就会失掉人心。人心的背向，是取胜的关键。对敌斗争如此，

党内斗争也如此。我们不能和他们争权，一定要让步，让到最后。否则就会发生磨擦，不可收拾。……”

“你只管超脱，人家只管拿实权，谁知他们要搞什么鬼？”

“现在只能观察，不能对着干，你去问问咱们的红军战士，看他们怎么想的？我们讲团结，他们另搞一套，谁心里没有一杆秤？要大处着眼！”

力坚没有好气，拉条毯子蒙上头，睡了。

“九一八”那天，在永坪镇广场上，布置了空前热闹的会场，既是纪念“九一八”大会，又是庆祝两支红军的会师大会。虽然红二十六军的骑兵团、红一团、独立营、老三团、神府红三团，都无法赶来，但是仅仅在陕北作战的部队，就有五个团，约五六千人。四十三军也有三个团，一两千人。两军全是兵强马壮，精神百倍。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游击队、赤卫军。会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歌声不断……

曾光昂扬自得，大摇大摆走到台前，大叫一声：“同志们！”接着就向全体战士宣布了已经宣布过的领导机关名单。然后请余胜讲了话，又请刘志丹讲话。

刘志丹非常沉着，在讲话中，还是再三强调：“热烈欢迎四十三军！向四十三军学习！四十三军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台下小声议论纷纷，有个湖北口音的战士说：“看来，刘志丹是个大气魄，人家讲得对么！”有个陕北口音战士说：“我们的老刘，到底是我们的老刘，和别人不同！”

忽然，余胜写了个纸条，递给曾光，曾光又照样写了一张，递给刘志丹，刘志丹拿起一看，要调西北红军的机关枪。志丹考虑：不给不好，暗给也不好，不如当众给了好。这是大家用血汗换来的。便走到台前，大声念道："'中央代表团'曾光同志决定，调给四十三军六十挺机关枪！"又解释说："咱们的兄弟部队，缺机关枪，咱们送上六十挺，要讲阶级友爱，要大力帮助，大家说好不好？"下边齐声叫道："好！无私援助！"

散了会，都往外走，部队是整队行动。陕北红军走在后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手比个圈儿，表示团结，又用手比了个六十，再一摆头，表示六十挺机枪跑了。可是谁也不敢多一句嘴，怕老刘批评。

李可夫走在志丹后边，埋怨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战士们都同意么？那是用鲜血换来的，是割咱们的肉！你看不出今天的气氛？"

其实，志丹早已查觉他们的意图，这是想削弱西北红军的战斗力，但是他不在乎，反而批评李可夫："你是政治委员，咋能说这种话？要照顾大局！有没有机关枪都能打胜仗，咱们从前有几挺机关枪？我想的和你不一样，和他们也不一样，我要的是团结！机关枪少了，战士们的战斗性会更高，再向敌人夺么！这又不是偷着给的，咱们光明磊落！"

可夫说："这六十挺机枪，可是在战士肚里冒烟儿哩！也好！我们争取了主动。"

第五章　劳山之役

永坪会师的次日，混合军团部就召集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反“围剿”。

在四十三军未到之前，刘志丹已派老三团到鄜县、甘泉一带，了解东北军的情况。根据赵文启、王兆平的报告：随着四十三军的到达，蒋介石派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的三个师，正由洛川、鄜县、甘泉、延安一带向陕北进犯。王以哲的军部和何立中的一一〇师、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一一〇师的一个营进驻甘泉。东北军的另一路，由董英斌率四个师，到达甘肃境内，一部分由东向西，一部分在甘肃活动。敌情如此，如何打法，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首脑人物全到了：混合军团长余胜、副军团长刘志丹、陕甘晋省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光、省委副书记申超人、中央代表杜康、贺仲、四十三军参谋长岳威、陕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冲、政委李可夫、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何鹏、政委常达江、混合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张武轩、副参谋长霍力坚。……刘志丹把情况摊开，让大家讨论。

常言说，哑巴爱说话，聋子爱打岔。曾光不懂军事，偏要逞个能，军委主席么！有了军职，就穿上了绿军服。不

过，他穿军服，可能是平生第一次，总觉不自然，不相称，他拉拉袖子，整整领子，扭扭脖子，在方桌前来回走着，好象很深沉，有智谋，文质彬彬地说："我考虑几天了，主张打延安，重点击破！"申超人说："老兄，依我看，不如先打甘泉，甘泉敌人少！老刘不是主张以多胜少么！"说完，很得意，觉得比从前懂得多了。

杨冲眼里放不进沙子，把曾、申上下打量几眼，然后给了个脊背："死啃？都不是办法。"杜康敞着咖啡色西服，在桌边敲了几下："我还是老主张，该死啃的就死啃！陕甘游击队啃过山河镇，没啃下，那是指挥员无能！"余胜笑说："中央代表主张死啃。志丹同志！你的意见如何？"

对于杜康那一套，刘志丹十分熟悉，不值一驳。他把烟灰磕掉，和大家商量："我们是否考虑，在甘泉和延安之间，消灭他一个师？"

余胜虽是老红军，对陕北的情况，他可不熟，他深明白，打仗不是开玩笑，不听本地人的意见，就要吃亏，他说："我对老刘的说法感兴趣，请再讲讲意图，让我们开个脑筋！"

志丹没有再讲，只把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战斗力，过去打过些什么仗，装备如何，略略摆了一下。然后又向余胜询问，四十三军一路的战例。余胜当场也摆了个大概。

刘志丹心中有了底，才说："打！我们还是围城打援，围上甘泉，把敌人引到劳山，吃掉他一个师！"杜康、曾光、申超人互相望着，谁也无法反驳。

余胜见志丹决心下得快，下得稳，不是心血来潮，冲口而出，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的主意，他很快表了态："我同意老刘的意见。打蛇先打头，这是我们湖北人的经验。"余胜越说兴致越高。湖北口音越浓："把东北军的主力一下子搞掉个把师，吓他下子，陕北战局就会有变，要得！要得！"

曾光、杜康、申超人，本来就不懂打仗，见余胜对刘志丹的主张发生兴趣，也就不敢多嘴，因为按他们的打算，要依靠余胜撑腰。

本来，成立混合军团后，各部队都变了番号，人员也有互相调配。不管怎么变动，人们老习惯难改，平常说话，还是用最熟悉的番号：红四十三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

总的方针既定，余胜和刘志丹一块去查看地形。同时命令各军，连夜向陕甘苏区下寺湾的高家哨一带集结。

临动身前，刘志丹把四十二师师长杨冲，新提拔起来的八十四师师长何鹏，叫到跟前说："二十六军打敌人的正面和左翼，二十七军打右翼。抽一个团，配合甘泉、延安、安塞游击队，围甘泉城。甘泉城外全是红区，但也要行动隐蔽，封锁消息。"何鹏问："四十三军打哪里？"志丹说："截击敌人的后路。余胜同志自有安排。"

一遇打仗，志丹心细得象打发姑娘上轿。总怕忽略一件事，忘掉一句话，还向两个师长安顿说："你们把武器、弹药、干粮、饮水，在战前都准备好。还要做战前的政治动员，保

证一定把仗打好。可以提出些口号，如：‘用打胜仗庆祝混合军团的成立！’‘用打胜仗向四十三军学习！’‘用打胜仗给陕甘、陕北红军增光！’要启发人的正气！”

刘志丹和余胜同行，翻沟登山，跑到劳山周围，上下左右，察看了四十多里，绘了地图，然后又赶往高家哨。

余胜刚到陕甘边时，曾经见过洛河，现在又走近洛河，东北军又在这一带驻扎，要在洛河两岸摆战场，但他对于洛河，还没摸透。便向志丹打问。志丹又向他作了介绍：洛河的水，有时混，有时清，它发源于安边县的白玉山，经过铁边城、吴旗镇、金佛坪、金汤镇、金鼎山、旦八寨、永宁山、桥富峪、下寺湾、王家坪、高家哨，一直到甘泉、鄜县、稻草铺、洛川、白水、澄县、朝邑，进入黄河。洛河沿岸，我们进行过不少战斗。余胜笑道：“你莫笑我，我是个老粗，莫念过啥子书。只听得人说：各山有各山的歌，原来各山也有各山的河哟！”

两人一路说笑，赶到高家哨。高家哨前后左右的镇子、山村，都住上了军队。穿绿军服的，是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穿黑色军服的，是四十三军。擦枪、练武、开会、侦察，人来人往，一片战争气息。陕甘边的百姓，穿着叮当响的布鞋，头拢羊肚手巾，跑得满脸汗水。赶毛驴，挑担子，背口袋，给军队送粮草，运担架……络绎不绝。余胜见这情景，有些感慨：“陕甘边的百姓真不错！”话刚出口，心里咯噔一下：“大别山的百姓，原来也是这么好，可是后来……”他没敢再想，也不敢出口。

混合军团司令部，就扎在高家哨镇上。这镇子，离甘泉城只有二十里，镇上照例有条小街，几十户人家。不同的，是全部石窑。刘志丹和余胜、杜康，同住在靠山石窑里。军事会议、吃饭、睡觉，全用这孔石窑。

照例的战前会议，早已开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兆平，刚打发走庆阳、关中的干部，急忙赶到会场。见炕上炕下满是人，插不进脚，刘志丹指了指，兆平便轻轻挤在炕边，静悄悄坐下，望着志丹。

刘志丹指着墙上的地形图："这次是'围城打援'，二十六军在西山，二十七军在东山，红四十三军在后路。……参加围甘泉县城的部队，二十七军抽出一个团，二十六军骑兵团抽出一部分。加上陕甘的三个游击队。……"说到这里，他转脸问王兆平："三个游击队到齐没有？"兆平答："早到齐了！"

刘志丹指着地图继续说："我们的埋伏，设在甘泉以北的白土岗子一带。兆平同志要把延安游击队放在延安七里铺到二十里铺的山头上，穿便服，以便隐蔽。骑兵团抽一个连，一个排驻二十里铺，和游击队紧密配合。游击队发现敌情，通知骑兵，骑兵抄小路送到指挥部。要随时地、不断地送情报：敌人来了多少，什么时候，要说清楚。这一仗的开始，就要靠你们的情报了。还有个任务，就是把敌人诱出来。游击队要把敌人诱到山沟口，正规军以打机关枪作信号，再开始战斗。"

刘志丹又对王兆平说："这次你们的任务很重，又要参

加作战，又要搞后勤。首先是粮食问题，参战人员和民工、约一万多人吃饭，你打算咋办？‘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哟！”兆平说：“感谢‘前总’给我们留下的马罗武！”志丹问：“马罗武怎么样？”兆平说：“有马罗武这把手，粮食没问题。我们有流动仓库，要多少有多少，随要随到。各村各镇都放有公家的粮食。”

志丹要抓一抓后勤，还是问王兆平：“医院准备得怎样？”兆平报告：现在这里有两个医院，除了我们原有的之外，又从延长搬来一个，下寺湾小学、王家坪小学，都暂时变成战时医院，教员、学生，都变成护理人员，由老医生、护士带徒弟。杨伟林搞来些布匹、棉花，新做了几百床被褥。担架队也准备好了，由郑万银带队。赤卫军运粮，总负责人是赵羔子。医院的伙食，由胡子老秦管，猪肉、羊肉、鸡、蛋，全准备上了。

志丹又提出个问题：“鞋子，打完仗，每个战士要发一双新鞋，加上参战的游击队，得一万多双，有没有办法？”兆平说：“宣传动员，具体验收、运送，都交给了李大姐和冯蕙琼、杨郁文、折碧莲。明天就运到。”志丹眉头一皱：“李静大姐和折碧莲还能跑吗？”兆平忙说：“她俩虽是孕妇，还是不肯休息。她们跑近处，蕙琼、郁文跑远处。”

志丹想了想又问：“你们还能调来多少游击队？”兆平说：“红二团参加主力之后，这里又成立了三个路的游击队。除了三路在关中，二路在赤安、定边、靖边、庆阳、安塞外，第一路就在附近。这一路中有几个县的游击队，现在围城去

了三个，还可抽出三个。”志丹才点了头。

王兆平出来，看见志丹的大菊花青马，被警卫员全生拉着，正在啃青草。但是门口还站着两个人，背的驳壳枪。听说话口音，全是安徽人。兆平暗想：四十三军真不错！还给志丹加派了两个警卫员。也许，这是他们的制度，余胜、贺仲、岳威，都是一群警卫员，陕甘、陕北红军制度不同，每个指挥员只一个警卫员。

战斗就要打响，刘志丹又到各部队查看情况。到了杨冲那里，碰上杜康背着手，在周围转游，志丹走近一打招呼，战士们就把志丹围上了：“老刘！老刘！”志丹捏着战士的膀子：“要吃好，睡好，作好思想准备，保证把仗打好！你们有些啥想法？”有个连长说：“把我们的机关枪抽走一半，怕要受影响！”志丹拍拍连长的肩膀：“你是想不开吧？战争是靠集体力量，机关枪拿在谁手里，不是打的敌人？”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

杜康把烟头一扔，回转身，满脸不自在。自他来到军队，从没露过笑容，战士看不惯他的派头，他看不惯战士们对别人热情。战士们不认“中央代表”的大牌子，只看你指挥打仗灵不灵，他讨厌战士们的“游击习气”，什么“老刘、老杨、老王”？总之，他和战士们之间是两张皮。今天听见有人提出机关枪，他突然来了兴趣：“你的思想倒挺活便！叫什么名字？”那个连长说：“我叫王小龙！”杜康掏出笔记本，记上名字，微微一笑，转身走了。

战斗，已按预定计划开始：围困甘泉城的第二天，刘志丹和余胜，带领部队，进入伏击区。刘志丹在白土岗近山指挥。到第三天中午，敌人分四路纵队，耀武扬威，越过劳山。

劳山，距延安四十里，距甘泉城也是四十里。敌人刚到白土岗旁小川道里，刘志丹的指挥枪一响，赵宝魁带骑兵猛冲过去。敌人见中埋伏、忙往后缩、乱了一阵。赵宝魁是有名的战将，个儿大力气强，马鞭一扬，紧踩马镫，弯腰伸颈，带队钻进敌群，敌人又四下一合，把骑兵挤成几段，压住打起机关枪。赵宝魁绕到后边，又去冲机关枪。

刘志丹身体轻便，跑到前面，伏在谷子地里指挥。命令："义勇军快上去！"郭保权冲到敌人侧面，专打敌人的炮手。二十七军的交通员"冲锋老阎"刚跑过来，志丹命他去给何鹏传令："一定把对面山包拿下来！"

敌人正抢占山头，"冲锋老阎"快跑几步，赶到何鹏跟前。一颗流弹飞来，打断了腿。躺下高声大叫："老刘命令：一定把对面山包拿下来！"担架队上去抱他，他又把人推开。

敌人从后面爬上山头，机关枪、追击炮，响得连珠一般，把麻叶子打得光不塌塌。刘志丹举着望远镜，见义勇军个个手使双枪，绕着弯儿冲。连冲几次，敌人也反击几次。

刘志丹正要调集部队，杨冲跑过来。志丹急问："怎么一个人？部队呢？"杨冲说："在后边！"志丹说："快带上来，

支援何鹏，拿下那个山包，部队好前进！”杨冲把上衣一脱，扭转身，挥着手枪：“跟我来！”跑到沟边不见了。战士们也都猴子似的，噌噌跳下山沟。

敌人狗急跳墙，钻进谷子地里挖工事，和何鹏的指挥阵地，相距只有五十公尺。何鹏命令，投出一排手榴弹，开了花，敌人丢下机关枪就跑。杨冲带突击队上来：“二百五！老刘命令快拿下山包。上！”

两人穿过谷地，一看地形。杨冲说：“二百五！听我指挥，我攻正面，你攻侧面。”他决心大，不犹豫，一杆插到底。何鹏心里清楚，他这个“二百五”，比不上“杨大胆”。二话不说：“打侧面就打侧面，比一下！”把衣服扔光，只穿条裤叉，带上冲锋连就往上冲。魏子荣口里不响，腿可更快，带着红一团，箭一般射出去了。

杨冲带着老三团，攻得更扎实，逼得敌人步步后退。敌人的督战队强迫前进，黑压压的又爬过来。赵文启命打机关枪，敌人倒下一片。赵文启一声不响，突然溜到敌人工事旁边，扔出一排手榴弹，敌人丢下阵地又跑。曹满囤指挥，向敌人开起迫击炮。

冲锋号一响。二十六军这面，赵文启带老三团，曹满囤带红二团，郭保权带义勇军，赵宝魁带着骑兵。二十七军在侧：魏子荣带红一团，白贵赤带红二团。在号声中，六个团同时动作，左右前后，齐冲上来，趁势夺了山头。一阵冲杀，打得谷穗子乱飞。敌人援兵赶上来，又被曹满囤的迫击炮轰回去。

敌人被装进口袋里挨打，象用火焖了蜂窝，拼命挣扎，见缝就飞。红军战士喊着："交枪不杀！""优 待 俘虏！"许多敌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少数还在顽抗，正要抢路后逃。余胜带四十三军也冲过来，把敌人堵上，打得敌人四处乱滚。

各路红军反复冲杀，衣服撕挂得稀巴烂。

天黑结束战斗，消灭敌人一个整师，打死和俘虏三千七百多人。敌人一一〇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新，都被击毙。缴获的武器堆成小山。

说也奇怪，敌人还真灵性，投降时还把枪搭成架，象等人检阅一样。在劳山战场上，除武器之外，衣物丢得满地，竟没一个人去捡，只等没收委员会领人打扫战场。

集合时，常达江只穿件裤叉。衣服也不知何时扔的。陕北的十月，夜晚冷飕飕的，身上直出鸡皮疙瘩，上下牙齿哒哒响。刘志丹走来，见达江抱着膀子跑步，忙拉下自己的夹衣，给达江披上："怎么都把衣服丢了？杨冲、何鹏、力坚、可夫、保权，都只穿条裤叉，兆平刚给送来衣服。谁知这里还有个你？地上扔那么乱七八糟的衣服，你就不会捡一件？"

达江笑说："这是军纪么，不经过批准，谁敢捡一条线？"志丹也笑了："老实圪垯！不要发死么，穿上后再办手续不行？"

正如所料，劳山战役取胜，改变了陕北的形势。北线的高桂滋残部，再不敢守瓦窑堡，弃城逃跑了。陕甘晋省委等

后方机关，都搬进了瓦窑堡。

当晚，军队仍撤到高家哨一带休息。

刘志丹刚回高家哨，王兆平就送来情报。是阎小盛派游击队送来的。情报说：中央红军到了陇西。对陕甘进行第九次“围剿”的马鸿宾部，已向西撤，目的是堵击中央红军。

刘志丹拿到这个情报，异常兴奋，忙命参谋章明取来劳山缴获的机要文件，细翻查对。志丹的眉心忽展忽皱，他从敌人情报中看出了名堂。敌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电令上说：“空军航悉：赤匪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带五千余人，已到甘肃通渭、静宁地区，企图窜入陕甘匪区。命令骑兵二军何柱国，五十七军于学忠，三十五师马鸿宾，三十七军毛炳文等，立即率部将毛、周、彭歼于通渭、静宁地区。命令五十七军董英斌，六十七军王以哲，正太护路军孙楚等部，立即率部聚歼刘志丹、余胜匪部。不准与毛、周、彭靠拢。”

刘志丹认为，前个时候孙楚过黄河，王以哲进延安，是蒋介石的一盘棋，都是为了阻止陕甘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再看看敌人的报纸，发现：中央红军确有到陕甘的意图。目前已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蒋介石调胡宗南的二十四师，东北军的骑兵师，董英斌师，何柱国师，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对中央红军阻击和尾追。

这时，杜康、余胜在隔壁看后方送来的密件。刘志丹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叫道：“中央代表和军团长：现在已经火

烧眉毛，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应抽调一部主力红军，出击庆阳、环县和镇原一带，牵制敌人的兵力，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迎接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甘苏区。”

余胜和杜康刚看过后方发下的“肃反”指示。“中央代表团”已有意拿刘志丹开刀，不想刘志丹竟提出这个问题。好象劈口塞进一把花椒，麻得张不得口。余胜到底是个工农军事干部，觉得肃反么，归肃反，打仗归打仗，迎接中央为什么不可？满口答应：“我同意！应当如此！”杜康又是一样；心想：“真要出击庆、环，刘志丹越走越远，到哪去找他？”但是他又不敢拦阻，因为这是迎接中央红军，万一中央真的来了，岂不落个冷淡中央？杜康还多一层顾虑：怕别人揪自己的尾巴。他说：“对迎接中央，我双手赞成。但是，咱们无权决定，必须请示‘中央代表团’和省委后再定。”刘志丹只得等待，扫兴而归。

早上，冯蕙琼和杨郁文带着妇女们来了。后边跟的是赤卫军，赶着一队毛驴，驮着些鞋筐，亲自到各连队劳军发鞋。

王兆平指挥着把缴获的洋面送到医院和各团。陕甘政府主席徐一知，带着地方干部，到各部队慰问，送些猪、羊、鸡、兔之类的礼物。完了事，都跑来看刘志丹。

杨伟林、李静、马罗武、胡子老秦、矿工老吴、蕙琼、郁文，都不约而同，要看志丹。志丹问：“玉红呢？”兆平说：“罗炎打蔡家园时受伤，她急得直哭，我们把她调到延长，看护罗炎去了。”

“碧莲呢？把她送给保权见见面，战争环境，见一次不容易。”

“战事一停火，罗武就派人拉毛驴驮去了。”

志丹又转脸对蕙琼、郁文：“等中央红军到了，时局一安定，你们都该成亲了。”两个姑娘面红耳赤的，没说出话。

杜康在旁笑着插嘴：“成亲？有对象吗？”李静说：“你的消息总是迟到。郁文的对象是徐一知，蕙琼的对象是王兆平。”杜康一手插在西服袋里，一手摸着下巴，哈哈一笑：“愿有情人皆成眷属！”然后把眼镜一拉，冷眼看着蕙琼和郁文。

在下寺湾开群众大会。由徐一知主持，请余胜、杜康、刘志丹讲了话，表示祝捷。

接着，就是公审特务。徐一知讲了那个特务如何从延安城逃出，被游击队俘获。他名义是一一〇师的政工人员，实际是蒋介石派来监视东北军的特务。徐一知故意挑明：蒋介石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他们的蒋司令，却不放心张副司令的东北军，到处派遣特务。东北军有什么可怕？无非是有些抗日情绪。怕那点情绪和红军沾上关系。徐一知讲得真切，群众听得痛恨。要求枪毙特务。

正因为这个原因，刘志丹也多个心眼儿，为了以后和东北军搞大联合，同意把特务处死，以除后患。这件事，徐一知和刘志丹商量过。

杜康总是不合拍，杀特务时，他扭三扭四不同意。徐一知说："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应当听群众的正当意见，众人皆曰可杀者，杀！"游击队员都是练出来的老战士，当场拉出去崩了。

事后杜康一变脸，要杀俘虏。刘志丹提出了抗议："东北军是可以争取的，他们的家乡沦丧，有抗日情绪。把俘虏工作做好，将来可以联合抗日。要把眼光放远！"

杜康似怒非怒，似笑非笑："我的副军团长！佩服你的眼光和谋略！从前你想联合杨虎城，结果还是打了多年仗。现在又想联合张学良，怕又是事与愿违！过去，别人对你不理解，甚至有些谣言，说你右得不能再右了。希望你深思熟虑，为自己的处境想想。我是肺腑之言，不要误解！"

就在那几天，为了借用军权，杜康和余胜商量后，偷偷杀起俘虏。

王兆平急忙跑来找刘志丹。问道："为啥要杀俘虏？"志丹低声说："这是见不得人的事，背着人干的。他们不但杀俘虏，还要杀自己人呢！"兆平一惊："为什么？"

志丹沉默一阵，很为难。觉得兆平年纪轻，阅历浅。说是不说？不说，他太单纯，将来遇上风浪，怕迷失方向，或者手足无措。决定还是说几句："现在后方已经开始肃反，不是'肃'敌人，是'肃'自己人。这是从鄂豫皖学来的，是张国焘的办法。他们在张国焘手下干了多年。杜康在照金就暗杀过人。比如杀曾楚川。申超人在陕北也杀过县的宣传部长。有这些人，咱们这里也会乱一阵。遇见这种情况，千万

要沉住气，按原则办事，不迷失方向，坚持真理！”

兆平点点头，心里有点乱。志丹说：“放心，乱也乱不了多久，中央红军快到了。里边有个周恩来同志，我认识他，这人很正派。”

兆平指指外边：“他们给你派了两个警卫员？是什么人？你自己审查过？”志丹说：“你不要问，我一切都明白！”兆平说：“二十六军的几个领导人，每人后边都跟了两个，又都不是原来的警卫员。”志丹说：“你不用操心，谁也不是傻子！”

正说着，杨冲来了。进门就问：“有袜子没有？给我一双。”志丹见杨冲光着脚丫，笑说：“战场上丢了袜子，到现在也没再找一双？还是个师长哩。你们供给部是干啥活的？”杨冲说：“好我的老刘！你还蒙在鼓里。就在这一两天，人都换了。我叫警卫员去领袜子。警卫员回来说供给部叫请示政委。新调来的师政委是四十三军来的，名叫张之先。警卫员去找他，他说：要‘中央代表’批准。这象话么？我一气，去他妈的！中央代表还管袜子？我不领了，来乞讨吧！”志丹忍着气，在衣包里找出双旧袜子，递给杨冲。杨冲往脚上一蹬，“唉”了一声：“我们用血打下的窝儿，眼看成了流浪儿！”

一叶知秋，从杨冲的袜子，使他想到许多同志都在受气。心上象爬着蚂蚁，几乎呕出来，辗转翻腾半夜。早晨志丹正在草坪上散步，马罗武来找志丹：“要坏事！杜康在弄鬼！找‘黑害’调查郁文和蕙琼的历史干啥？”志丹说：“怕什么？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两个女孩儿的历史找不出

渣儿。郁文是沈梦云的娘家侄女儿，在西安闹学潮，敌人抓她，才进苏区的。她本姓沈，到苏区才改为杨。蕙琼是老党员，父母都是为革命牺牲的。董洪海能说清楚？'

罗武的长眉皱成倒八字："我总不放心，怕坏人害她们。"志丹长出口气："就怕不讲理，要害人，什么借口都可编造。你要设法保护他们。"

罗武和志丹走着，心里也在盘算："郁文怕保不住，昨天杜康的老婆安秋来了，说申超人派她到关中去，路过这里，要郁文陪她同走。理由是：郁文是关中人，人熟地熟，又是个女的，好帮她了解情况。"志丹把眼一瞪："安秋刚来，她去关中干什么？是不是步董洪海的后尘？"罗武愁得直摸脑门。

罗武还不得要领，不知其中的奥妙。这是申超人和杜康的一笔交易：杜康到前方之前，和申超人谈判过几次。表示对申超人无限佩服！无限信任！说申超人提供的材料，是解决陕甘问题的钥匙。明知申超人爱听奉承，想当领袖，他就再三再四地说："有了你老申，就不愁陕北没'领袖'。这次你立了特等功。应当得到陈绍禹同志的勋章。"

申超人喜得抓耳挠腮。也阿谀回敬："你是老上级，当省委书记多年了。比我有经验。我有个想法，不知合不合适？"杜康也在揣摸对方的心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尽管说！"申超人笑着，用白手巾擦擦嘴："我想把安秋派到关中去。那里问题成堆，是王思学的老窝儿。王思学又和刘志丹是一条线……"

杜康把申超人的肩膀一拍："看得远！有智谋！真是知

音，心息相通！我早有这个想法。我是光杆子，物色不到人。你提出安秋，我就不好说了。我的老婆嘛！”

申超人摆出领导派头：“安秋跟我在太原同过学。如今成了你的新配，她南北奔走多年，也该提拔提拔了。把她提成关中特委书记，有‘上方宝剑’在手，就有生杀予夺之权。我再给她配个年轻男副手，多跑跑腿。派个警卫连护送她去。”

杜康暗想：申超人够厉害的，总往我心窝里钻。把小安派到关中是再好不过了。她虽不是关中人，可她有眼光。凡是对我们不利的人，她都可抬手落刀。相当有魄力！但他还不放心：“你派谁送？”申超人说：“我和岳威谈妥，他派保卫队长朱用心带队。一色安徽、河南人，保证出不了问题。”杜康点点头。申超人又补充说：“我给安秋调两匹马，叫朱用心陪着她，关中、陕甘两边跑，和董洪海紧密配合，那两个地方，都是‘老右’窝子。搞他个百分之八九十！”杜康连说：“好好好！我那小安的眼光可是锐得象匕首。哪个是反革命，一看就准。”说完，两人抱起，哈哈笑跳一阵，几乎把窑里的方桌撞翻。

杜康突然收住笑：“曾光意见如何？”申超人说：“他是个书呆子！只要把话说得‘逼真’，他就相信。把理说出‘道道’，他就同意。他么……”申超人把手上下翻几翻，然后手掌向上一握：“在咱手里攥着哩！我说啥，他听啥。哈哈哈哈！”杜康又问：“那两位呢？”申超人明知他指的是余胜和贺仲。他没正面回答。只把双手一握：“不合作行吗？他需要

咱们提供情况，咱们需要他的枪杆子！”杜康笑得把烟屁股往窑顶一扔：“妙！”

马罗武闲了一阵，便向志丹告辞。志丹回去伏桌写东西。徐一知却进了门：“好忙呀！你又写什么？”志丹说：“中央代表团交来的任务，叫我写一份‘红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苏区的总结’交来两天了。”

一知四处看看：“杜康、余胜哪里去了？”志丹说：“都开会去了。已经开了两天。”一知一愣：觉得不对劲，他们去开会，给志丹交个“任务”，拴在窑里，其中必定有鬼！但他不便多说。只告诉志丹：“董洪海开出个‘肃反’名单，要我们签字抓人。说是省委定下的。我和兆平把他顶了回去：没有证据，不许抓人！”

志丹放下笔说：“你们顶得对！对于抓人的事，不能当儿戏。不要上他们的‘连环计’。要你们签字，是借刀杀人。将来一追责任，又借别人的刀来杀你们。毒得很！”

正说着，杜康一路哼着京戏“杀妻”进了门。徐一知说了声“好票友！”扬长而去。杜康拿着一封信，对志丹说：“这是后方的来信，不同意出击庆、环。这不仅是曾光和申超人的意见，也是贺仲的意见。他们说：‘中央红军到了哪里？咱们不清楚。大红军一走，谁保护咱们的领导机关？’”

志丹生了气：“就这么轻易？曾光和申超人是省委书记，曾光还兼着军委主席，为什么不看资料？不研究敌我情况？特别是这些‘中央代表’，咱们看的同样资料，为啥这么

消极？"

杜康怕被人抓住把柄，表白说："我也不反对中央红军来。我们的兵力有限嘛！红军主力出击庆、环，苏区咋办？"

志丹冷笑一声："八月份，四十三军还没来，曾光就要我们打到新疆去，现在人多了，反而寸步难行。现在我们有三个军，还有游击队，可以动员近两万人。抽出两个军，带上陕甘的二路游击队，可以用六、七千人出击庆、环，留下一个军，加上陕甘的一路游击队，陕北的游击队。还有七、八千人。完全可以保卫苏区。红军主力西行，也会给敌人造成被动。中央红军已经快到平凉一带。前边有东北军堵击，后边有马家兵尾追。我们只要出击庆、环，东北军就得调头对付咱们。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然后，我们调一个军插到庆北，就把中央红军接上了。蒋介石怕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靠拢，我们就不去靠拢？岂不是和敌人不谋而合？"

杜康哑口无言，可是他想得很多：就是不迎接，也构不成大罪。这又不是我的决定。你想立功呀？妄想！又解释说："我们在甘泉一带打仗，既能保卫苏区，又可支援中央红军。也是迎接！"志丹拍起桌子："这是强词夺理！我提出，再向后方请示。一定要迎接中央红军！"

杜康心里发虚，又说不过志丹，只得答应："我同意你的意见。再请示。"杜康也怕烧着烫着，确实又写了信，说前方都同意去迎接中央红军。请省委决定。信到了瓦窑堡，曾光把信往申超人面前一放："你是老陕北，你看怎么办？刘志丹坚决要去迎接中央红军，前方的人都同意。"

申超人把头一拧："这还不清楚？阴谋！想生事，啥借口找不出来？借这股风，行他的船。办不到！"曾光很为难："怎么办？"申超人说："红军出发，谁保卫中央代表团和省委？"顺手写了封信："刘志丹的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正严密注意，决不能让他出击庆、环。……要在甘(泉)、鄜(县)之间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调敌北移。……"往曾光面前一推："军委主席！签字吧！"曾光只得在上面签了字。这封信，是以省委的名义，对前方作的答复。

信很快送到前方。杜康拿着信，赶快找刘志丹谈判："后方又来了信，还是不同意，省委指示：'要在甘、鄜之间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调敌北移。'这样也是迎接中央红军。"

刘志丹头上冒火："这是变相拒绝，牛头对不上马嘴！甘泉和鄜县离中央来的边界还有上千里！应当调敌南移，不应调敌北移。中央是由甘肃向东北方向走的，是向我们的陕甘边界走的。他们把敌人由南调向'北移'，恰好移到咱们的苏区，移到中央来的路上。他们懂吗？甘泉、鄜县在咱们南边。咱们现在住的下寺湾，就在甘泉、鄜县的北边。他们这样干法，是什么意思？"

杜康被刘志丹一训斥，气得满脸发烧，一阵红，一阵青。嘴唇直哆嗦。但他，总能老练地控制自己。只说了一句："只要他们能来下寺湾，一见面就算迎接了！"不等志丹说话，又不紧不慢地，把一份刊物《西北斗争》摊在志丹面前："要认清形势！"

志丹拿起一翻，上面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曾光写的："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篇是申超人写的："右倾取消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志丹一看那题目，便说："你们对中央红军的态度，才是右倾取消主义！"又沉下心来，细看那两篇文章。

杜康迈着方步，到院里走了一圈。把那两个"警卫人员"叫到跟前，向窑洞里指指："对副军团长要加紧保卫，可不能出问题！"然后又到大门外看看，才慢慢走回窑洞。在志丹背后站了一阵。说："对这两篇文章，有何高见？"志丹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这就是说：'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取消主义'都是国民党，是帝国主义。是敌人！必须清除！如何清除？无非是要'肃反'，要杀人。究竟谁是右倾机会主义？谁是右倾取消主义？毫无标准。无的放矢！"

杜康笑着说："他们也没有点名嘛！这是理论问题。"志丹说："理论和政治没有联系？发表这种文章起什么作用？"

杜康的表情，空前友好。吊着毛驴脸，呲着大黄牙，对志丹说："现在后方机关都搬进了瓦窑堡，主力红军都在前方，怕后方不稳，省委要调你回后方。把后方的军事管起来。北边还有那么多游击队嘛！组织起来，保卫后方机关。前方有我和余胜就行了。都摆在前方，就会丢掉后方。你的意见如何？"志丹只说了一句话："服从组织决定！"

刘志丹早已明白。这伙人，迟早要把他撵出部队。从个人说，干什么都可以。要到后方，必须和曾光、申超人讲理，为什么对中央红军这么冷淡？

第六章　肃　反

为掩人耳目，在刘志丹离开部队那天，杜康和余胜，夜里把部队调去攻打堡子，以转移视线，使人顾不得注视刘志丹的去向。

刘志丹呢，已经决定回后方，就毫不犹豫；天不亮就起床，悄悄动身，以免惊动大家。太阳还没露头，他骑着大菊花青马，已走出二十多里。

他很喜欢那匹马，尖尖的耳朵、油亮的鬃毛，撒开蹄子，肚皮紧绷，跑得又快又稳。志丹心想：马呀马！你从前是为白军打红军服务的。在老君殿作战时，你一撩蹶子，把艾捷三摔掉，跑到红军里来了。在红军里，你是那么驯服。在劳山作战时，你又跑得那么飞快，难道你比有些人还通人性？刘志丹抚摸几下鬃毛，菊花青"踏踏"地向前走着。

天色渐阴，起了风，刘志丹紧紧大衣，把缰绳松了一下。那件破旧的黄色军呢大衣，是劳山战场的缴获品。没收委员会分给了兆平，兆平又转送给志丹，如今成了他铺、盖、坐、穿的全部行李。他扶正军帽，用大衣遮住山风，忽然想起，他的父母妻女现在哪里？也顾不得打问。可能兆平知

道，但兆平也顾不上说。家，谁还顾得上他们？

志丹的思想一转，叫了声："全生！"警卫员全生，拍马赶上，他又和全生拉起话："全生！我早就催你给家里写封信，写了没有？"全生说："刚到陕北写过一封，以后就没顾上，到瓦窑堡再说吧！"一会儿又说："听说瓦窑堡有耍猴子的，可是当真？"志丹说："真是个娃娃，光记得玩耍！到了后方，你可要钻空多看点书。"全生说："只要你有空 指 点，我 一 定学。"志丹说："我自然会帮助你。可是你得 有 股子钻劲儿，碰见人就问，随时捡时间，挤空子。将来局面一开展，你也要带兵打仗的，指挥员是从战士中来的。"

全生抿嘴一笑："跟你一年多了，我心里也透了气儿，什么也得学。从庆阳起身时，焕焕就对我说过，见啥学啥，艺不压身。现在我也学了点打仗。劳山战斗时，我看见李可夫同志那两个南方'警卫员'，用枪顶着老李的屁股。起初我发憨，后来我生了气：哪有这样打仗的？咱们陕甘红军就没这一套，什么'警卫员'？这是特务！我一气，也登着枪，顶上他俩的屁股。他们回头一看，我把眼一瞪，他们红着脸溜了。"说得志丹笑起来："小鬼，真学精了。"

其实，全生说的这种现象，志丹早已发现，他不愿在干部、战士中议论，怕影响团结。战士已经发现，他也不能把坏事解释成好事。因为此风不可长，收敛些好。

从甘泉到瓦窑堡，正路要经过延安，因为延安还驻着敌人，只得绕道北上。到了安塞旧城外，志丹要到河边饮马。刚下马，看见河边坐着个人，披个破棉袄，背个行军壶，嘴里

叼个树根烟斗。那人听见马蹄声，一扬脸，便叫道：“志丹同志！”志丹见是李实，也叫了声：“老李！好清闲！”可是细看那脸，瘦了不少，那眼神，也愁得出现黑圈儿。他们是打罢李家塌分的手，在劳山战场又见过面，那时还挺精神，突然变成这样，难道他有啥心事？

志丹把大衣扔在地上，靠近李实蹲下：“天气凉了，你坐在河边干什么？”李实叹口气说：“如今说不成了，把人愁得吃不下，睡不着，政策一日三变，朝令夕改。从前说，保护中农利益，如今派人下来‘查田’，又要分中农的地，把过去分给贫雇农的地，再收回来重分，群众思想不通，我这个县委书记也不通，心里烦乱，躲在河边清静一阵阵儿。眼不见，心不烦。也仔细想想，到底是上边的政策不对，还是我的思想不对？志丹！你说呢？”

志丹点上烟袋锅，笑说：“你这么个老干部！我相信你有判断能力。就是背书本也背得赢他们。他们搬两个小册子，你搬马列主义么！马列主义怎么讲的？中农、手工业者、小商贩，全是中等阶级的下层，是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紧靠无产阶级。再拿本地情况解剖一下，就清楚了。我相信你不会瞎眼，能看出，错误是暂时的。……”

两人正说着，全生已饮好马，催志丹到城里吃饭。李实才想起：“你喝口水吧！我这壶里还有水。喝口，咱们进城吃点东西。”把水壶取下，递给志丹。志丹抱起水壶，“咕咚咕咚”就喝，然后又让全生喝了。李实拉着志丹进城。志丹问：“街上还有卖吃的？”李实说：“饭馆都关了门，只有两个

公用窑，派了个公差，供来往行人吃住。”

安塞旧县城，已没有城墙，只有一片房子，几十户人家，一条小街，开些小店，百姓住在山坡上。如今，连小店也关了门，因为要割“富农路线”的尾巴。志丹随李实走了不远，来到公用窑。进了门，见炕上铺张席，炕下放两条长凳，一条长桌，便坐在长凳上，要了三碗开水，志丹拿出干粮，三人一起吃罢，全生蹓马去了。李实让志丹到县委住一夜。志丹说：“不能去了。今晚要赶到蟠龙，明天就到瓦窑堡。”

正说着，老杨剑和葛明山吆着毛驴赶到，把驴拴在窑外，就进了公窑。两人一见志丹，就同声叫道：“我的副军团长！你怎么在这里？”志丹笑说：“有事！要回瓦窑堡。你们到这里干啥？”老杨剑看一眼烧水老汉。李实会意。便说：“都是基本群众，不要紧！”老汉也很知趣，提个茶壶，出窑去了。

老杨剑才开了腔：“部队在永坪整编时，就把我编掉了。说另有任务。”志丹说：“为你的事，我和他们争过，曾光和申超人坚持，后边又有人支持，眼前谁也没办法。他们搞突然袭击，咱们又无准备，……”杨剑叹口气说：“其实，是把我清除部队，到地方上打杂，坐个冷板凳。老申说，天冷了，要做军衣，叫我到处收购羊毛、棉花，前个时候跑到黄河边，买了些棉花。现在又跑安塞，收羊毛来了。”

志丹皱皱眉，叹口气。不知如何解这圪垯。杨剑说：“志丹！你最了解我。当初，老方他们在‘十亩塬’收你的枪时，师介人吓得带上人跑了。我一看，你受那么大委屈，纹

丝不动，我也决心不动。我的人一个也没跑。你还夸我革命坚决。现在可好，老申他们说我干过'商贩队'，不可靠。到底我哪达做得不对？”

志丹怕杨剑想不开，气出病来，便理直气壮地说：“凡事都有个历史背景，反抗官府的税收，有什么不对？你那个侄子杨小箴，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为革命，和你一块打仗中牺牲的，难道他们没看见？叫他们去问戴鸿远，看他敢不敢证明？现在这样对待你，是少数人搅混水！总有一天会水清见底！”

志丹口里虽这么说，心里却很难过。杨剑和他一块征战了多少年，刀山火海都闯过，没有怯过阵。自从成立了“中央代表团”，整编部队时，曾光和申超人把杨剑踢到一边。志丹提过意见，他们一句也不听。那耳朵象黄蜡封着，进不得一点风。为这事，志丹和曾光拍过桌子。曾光的脑子象灌了糨糊，越说他越糊涂。志丹和杜康吵得更厉害，杜康只是冷笑。志丹又去找余胜，余胜把手一摊：“我不了解内情，莫得办法！”原来是他们打了“通通鼓”。但是这些话，如今也不必对杨剑说了。

志丹又问葛明山：“你呢？也是坐冷板凳？”明山的泪水簌簌直淌：“说我岳丈家是富农，要我脱下军衣，回家当老百姓。我能服吗？我就是不脱军衣！当初我革命时，也不是求他们批准的，是自动干的。我们搞成了根据地，他们来吃现成饭！真是'光脚的撵兔去，穿鞋的抢肉吃！'这是欺负人！我决不能饶他！杜康的出身好？大地主！曾光、申超人

的出身好？小地主兼资本家！还有那个岳威，他的出身好？湖北大地主，挂过‘千顷牌’。我都调查了。依我说，应该把他们都撵出去！我不是‘唯成分论’，是他们太恶劣！名曰清成份，实际排除异己。”

志丹边思索边询问：“你现在打算如何？”明山一抹泪，把手巾一扔：“我是本地人，到哪里不能吃碗饭？我见老杨太辛苦，帮他一块收购些羊毛和棉花。记帐、过秤，老杨一个人干不了。回到瓦窑堡，我就到各机关看看，碰见啥活干啥活。扫地、做饭，两手不闲。他们给我派了个‘尾巴’，整天吊在屁股上，侦察我，想抓我。我一想：不要轻看我们陕北人！你有千条计，我有妙主意。先和‘尾巴’交个朋友。把他争取过来。人心是肉长的，只要它不黑，摆事实，讲道理，就能服人。那个尾巴是湖北人，对我说了好多事。岳威的历史，就是他透的底。”

李实听出了兴趣：“有办法！那人叫个啥？”明山眨眨眼：“我叫他‘小王’，真名字现在别问，万一走了风，人家要受气。岳威凶得很！常打他耳光。苦人惜苦人，红军爱红军。他和咱们一条心。按小王的说法，四十三军中，大部分是好人。黑心的，只有几个头头，加上几条走狗。”大家都点头会意。

李实灵机一动，把志丹拉到一边，悄悄问：“你后边有‘尾巴’没有？”志丹点点头。李实说：“我在前方看见，他们给你派了两个背驳壳枪的，我就怀疑：我们陕甘、陕北有的是人，还用得上他们派？他们真的是保护你？”志丹没

说话。

李实说："我估计，'那东西'准还跟在你后边。我身边还有个小游击队，马上派出去，和'那东西'交个朋友。把他们'招待招待'，你好放心走路。得防一手。"说完转身就走。

志丹又回到坐处，老杨剑喝着水说："前天我遇上个亲戚，他说的事更怪：老申去检查工作，有人提出，'县苏维埃主席就是富农出身'。老申说：'提得对：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政府，不能用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是咱们的阶级路线！'说得很漂亮，可他把那人调到县委当了组织部长。别人又提出意见。他说：'党的机关没关系，又不和群众打交道。'原来这人又是老申女朋友的亲戚。"

明山把茶碗一蹾："那人'尔'得很！他还派个非党员到游击队当了党支部书记，也是他山西撵来的亲戚。他把党的工作，当成了他家开的铺子。没有一定之规。口头挂着'马列'，实际踩着'马列'。跟他说不清。"

杨剑插上来说："新鲜事儿多得说不完。那个县委书记李洪，也是个土老鼠，见窟窿就钻，把横山县团委书记小谢抓上用了刑。那刑还有个名堂，叫个'天崩子，地崩子'。就是把双手绑紧，吊在梁上，双脚捆定，坠上石头，'执法队'把小谢往上一拉，再往下一蹾，弄得人昏迷不醒，还贴出布告要杀他。"志丹直摇头："小谢不过十七、八，犯了什么罪？"杨剑说："骂了申超人，说老申糊弄人。李洪是个'勾子客'，就把小谢定了个'反革命'。"志丹说："这是什么标准？他们的

话就是'党纪国法'？碰不得？真见鬼！"

一个骑兵通讯员，从北边过来，下马进公窑打尖。见了志丹，忙敬个礼，亲热地叫声"老刘！"递过一封信。志丹看那信皮，写的是"混合军团部"收。自己是副军团长，有责任拆阅。一看内容，气得火冒三丈，手指发颤。原来是一份逮捕令。志丹又咬着牙，镇静下来，再看一遍。那上面明明写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取消主义分子，右派，反革命，都是阶级敌人，都要镇压。一连开了八十几个中级、高级干部的名字。头一个就是刘志丹。以下有：迪伯仁、徐一知、李可夫、矿工老吴、杨冲、张庆孚、杨剑、王兆平、郭保权、杨伟林、王思学、张武轩、冯蕙琼、赵宝魁、王思农……看完，志丹已气得说不出话。他强忍着。在上面批了几个字："荒唐！这简直是犯罪！"署名"刘志丹"。然后，用干粮蘸上水，研成糊糊，把信又封起来，交给通讯员说："把信送给余胜同志，就说我已看过，到瓦窑堡去了。"

通讯员见志丹脸色不对，也摸不清原因，他拿上信，敬个礼，叫了声："老刘同志！"出门上马走了。

志丹对谁也没透露一句。只叫声："全生！快走！"明山说："你忙什么？今晚不愁到蟠龙。你有没有话捎？我帮老杨收罢羊毛，再到赤安、下寺湾看看。"

志丹迟疑一下，然后说："遇见我家的人，叫他们到百姓家住去，就地为民，和百姓一块儿劳动吃饭。哪里也不要去。遇见兆平、伟林、一知他们，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见

了蕙琮，告诉她，如今社会混乱，不要往远处走，不要多说话，遇事要三思。”又紧握杨剑的手：“老杨同志，要保重身体。咱们还要一块打仗。要有信心！”说完上马走了。全生也骑马紧跟在后。

志丹的脑子象开了锅，翻滚沸腾：用力抽着“菊花青”，拼命向前狂奔。他在心里自己给自己说话：“他们真要抓人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央要来吗？前方已给后方送了两封信，要求迎接中央，你们往后缩。抓人，你们要抢先。为什么不等中央来后解决问题？想破坏这块根据地吗？趁中央来到之前把这些人杀光吗？没那么容易！”

志丹又给自己提出另一些问题：我去瓦窑堡吗？去呢，无非是一死！死有什么可怕？不去呢？谁能和他们讲理？我写信给游击队吗？保安一带还有两个营的正规军，几个县的游击队，拿出来和他们拼？不行！那样，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干部都会起来响应，和他们的军队对打。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是兄弟血肉关系。除神府红三团，关中红一团外，这边还有七个团，加上游击队，力量大于他们两倍，他们才有孤单单的三个团。把他们消灭吗？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万万不能！因为他们到底还是红军，是被歪人操纵的红军。他们若不是红军，为什么不投降蒋介石？跑到这里干什么？想钻到内部来破坏么？又象，又不象……

志丹又一转念：把曾光、杜康、岳威、申超人……这几个头头抓起来？也很容易。不管他们的职位再高，猪肉贴不在羊身上。群众和战士是我们的。群众会象踩蚂蚁一样把

他们踩死。但是也不能！他们似乎象“自己人”，又不象“自己人”。长的是阴阳脸，干的事见不得人，可历史还没查清。说是反革命，也还过早。按他们的行动，定个反革命，也不算冤枉，他们已经杀了一些好人。究竟杀了多少？还没对证。如果我一宣布：“他们是坏人！”双方马上开火，对打起来。虽然我们必定取胜，可四周的敌人也会趁机而入。我们这块用鲜血换来的根据地就完了。中央来了怎么办？既然中央朝这个方向走，就是觉得这里可以落脚。至少可以歇一歇，如今，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局，都会影响整个根据地的存亡，影响中央来后还有没有这块红区！他们可以不顾，我可不能不想。他们可以把中央甩开，我怎么能？

大风响起唿哨，志丹的大衣，吹得象张帆，他闭紧嘴，眯起眼，弯腰拍马狂奔。可那颗心，却是缩得绷紧。前思后想，好难呵！一个革命者，什么境况也要处，可没想到这么奇特的境遇。前走一步，不是，后退一步，也不是。最后还是决定：“去瓦窑堡！”一来，可以和他们据理力争，挽救同志们。二来，可以保住这块苏区。最理想的，还是说服他们出兵迎中央。不要坐家等中央。如果他们不改弦更张，危险就在眼前，我可能被他们杀掉，为了党中央和这块根据地，杀掉也在所不惜！从进入革命行列，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可丢！”

志丹马不停蹄，疾风速进。不知不觉，天黑已越过蟠龙，他没打算休息，夜里又跑了一百七十里，马蹄磨掉了掌，

才达目的地。中午赶到瓦窑堡，翻身下马，把马拍了几下，推给全生。

全生拉着两匹马，在草地上溜达。志丹坐在石头上发愣，稍一喘息，就叫全生拉上马进街。街上的铺面，都关着门。志丹心想：这又是他们搞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政策。要说他们是革命的，真给革命脸上抹黑！

志丹直奔省委，找曾光和申超人，全不在。一生气：“到保卫局去！”随手掏出手枪，把子弹退出来。全生看看他：“我这枪呢？”志丹说：“把子弹退出来，免得人家害怕。”全生照样办了，把马拴在门外石头上。

志丹迈着大步，走到大门口，给卫兵打个招呼，问了岳威的住处，就向里走。全生跟在后边。走进岳威的砖窑，志丹把枪和子弹往桌上一放：“你们的信，我全看了。自己来就捕，动手吧！”谁知曾光，申超人也在这里，志丹这个举动，把三人惊呆了：“怎么？你看到了信？自己还跑了来？”把三个人僵在那里。

申超人贼精，他先溜了出来。曾光见申超人溜走，也跟着出来：“怎么办？”申超人想了想说：“还是要捕！把警卫员撵出去！就说我担保，他不是反革命，打发回家算了！”曾光问：“你不保刘志丹？”申超人跺着脚，一摆头。曾光心想：“真得下手了！”

曾光来得晚，虽然是个“中央代表”，思想转不过申超人，只得听申超人指拨。跑去把岳威叫来说：“老申说了，警卫员留下是个害，放回老家为民。”

岳威回去，对全生摆摆手："出去！外边有人叫你！"全生看看志丹，志丹一摆头，全生含泪发愣，慢慢退出窑门。

全生出了门，在院里呆站着，只听叮咚哗啦，是给志丹铐手铐，砸脚镣。全生捂着嘴，几乎哭出声。瘫在墙角里，象个傻子。愣眼看着志丹被两支枪押着，送进单身牢房。全生爬起来，象个幽灵，沿墙慢慢走着，细看那牢房，就在大监狱里。岳威的办公室，就在后院。这监狱，是在瓦窑堡的街上。全生出了大门，回头仰望门脸，上边写着"汇川通"三字。原来这是个大店，院大、房多。不是曾光、申超人事先安排好，咋能这么快当？我的好老刘！你被人家害了！咱们太实诚，不该到这里来。

全生坐在门外哭起来。一个瘦小的湖北人，悄悄走来，把全生的肩膀一拍："同志，莫哭！这是人家早准备了的。老申说，要把刘志丹'软禁'，这是暗语。申超人嘴里的'软禁'，就是逮捕。如果他说'硬禁'，就是马上活埋或杀头了。"

全生拉住那人："好同志！你是谁？求你照顾一下老刘，我们陕北人心里都装着他。"那人没说话，手在腿上摇摇："快走！"

那天，全生离开监狱大门，心里好似油煎着，小方脸打起皱皱，圆眼也发直了。跑到城外，躲在庄稼地里，恸恸哭了一阵，坐下沉思：回家？还是回军团部？不行！他们不会收我。老刘怎么办？我去找迪伯仁、徐一知、王兆平，看他

们有啥办法？难道他们不会搭救老刘？全生擦干泪，决然要走。回头又望望瓦窑堡城，眼泪又流了出来。

全生不知饥渴，不知休息，日夜往下寺湾赶。那天，走到个山沟里，远处过来几个人，一晃，又被山嘴遮住。全生起了疑心。急走几步，闪到路旁，躲在大石后，再定睛看，都戴着黑布"纥筒帽"，看不见眉脸。几个人走近时，看那个儿头，走路架势，认出是李可夫、徐一知、杨冲、杨伟林……他想跳出来，说说老刘的事，又见他们背着手，象是捆着，背后还有人牵着，每人后边都跟着个端枪的，亮着明晃晃的刺刀，如临大敌。天哪！难道都被人家捕了？这不是天要塌，地要裂？"中央代表团"的人发了疯？省委的人造下孽？你们抓的人，都是真心闹革命的，我亲眼看见他们打敌人，打土豪，分田地。没有一点私心。我家的地，就是这些人领着分来的。他们有啥罪？你们为啥要捕他们？难道你们要替国民党反动派报仇？要替土豪劣绅报仇？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这达干啥？全生又气又急："我的老红军们呀！你们为啥不动手？把那些人干掉！那些面黄肌瘦的毛娃子，还能押住你们？一脚还不踢他个大马趴？一拳不打他个稀烂梨？你们为啥这么老实？吃这种哑巴亏？可是，杨冲、徐一知几个人，悄悄地被押过去了。全生气得甩出几块石头："操你妈的个狗腿子！"

全生再往安塞那边走。情况大变，几天不见，就路断人稀了。来到个村子，见人就问："县委书记李实同志在哪达？"都摇摇头。有个赤卫军跑了过来，问道："你认得他？"

全生点点头。把刚才看见的事，对那人说了。那人也说："我们的李实夜里不见了。说是开会，骗走的。如不是骗，他们抓不走，一吆喝我们就上了。现在我们正要设法救他。"全生指指他的红缨枪："就靠这个？"那人往腰里一拍："还有这个呢！"

全生细看，腰里别着驳壳枪。不用问，就知是劳山战场缴的。那人说："我们不但救李实，还要救老刘哩！我们是老百姓，一吆喝就都来了。吐口唾沫能淹死坏孙们！常言说：'官怕皇帝，皇帝怕百姓。'百姓可以一不缴粮，二要造反，能饿死皇帝，砸烂皇宫，还砸不烂个瓦窑堡？"全生心想：到底是咱陕甘苏区的人，谁也忘不了老刘。

全生心里稍一舒展，又往前走，到了安塞旧城，只见几个人往前跑，一群百姓在后追，手里拿着锄头、棍棒，边追边叫："打假红军！""打查田的！"全生心想：坏了！他们真把百姓逼反了。

全生只得翻山越岭抄小路紧跑。到了安塞和延安交界处，见村里百姓围着喊叫："打反动派何立中！打反动派何立中！"边喊边扔石头、土块。原来有一班带驳壳枪的人，押着个"要犯"，那犯人头上也戴着黑布"纥筒"。盖得严严实实，眼前只留两个能看路的小洞。全生更是疑心："东北军的师长何立中，早在劳山打死了，哪又出来个何立中？如果真是何立中，为啥怕百姓看见？应该在百姓面前示众，公审！为啥偷偷摸摸？我们在下寺湾枪毙特务就是公审的。"

全生正在猜疑，几个百姓上去把黑帽子抓下来。戴黑

帽子的人也趁势一拉："看吧！我是不是何立中？"群众惊呆了："原来是王兆平！"

这一带的群众都认得他，这是他带军队常活动的地区。群众霎时反了！围上来就打押解人。押解人掏出驳壳枪要打，赤卫军从后劈腰抱住，一把夺了枪，要拉去审问。王兆平着了慌："老乡们！把他们放了！"

百姓听兆平一喊，又把那些人押回来。兆平手上的绳子已被百姓割断，站起演讲开了："老乡们！咱们苏区的百姓要识大体，顾大局，现在出了些怪事，是有坏人钻进来捣乱。对下边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押解人，都是南方来的青年，他们只是执行命令，不了解真情，把他们放了，枪还给他们。要不然，他们回去要受大气。他们的领导打人很凶，说不定还要枪毙……"

群众骚动起来："你到哪达去？老刘在哪达？"兆平说："老刘在瓦窑堡，我也要去瓦窑堡！"群众问："都去瓦窑堡，叫人家抓起来？"又对那些押解人："谁派你们抓的？说！不说不放你们。"押解人中有个头目，哆哆嗦嗦地说："董洪海、杜康、贺仲，都说通知他去'开会'，其实，就是骗出来逮捕。执法队长派我们押解的。"群众骂道："这伙没良心的！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抓我们的人！执法队长叫个啥？"押解人说："执法队长就是保卫队长，名叫朱用心！"

这边还没说完，又有两个游击队员跑来，拿着个纸条，抖给大家看："你们大家看看，他们要杀咱们的人！这是前几天，那两个'警卫人员'交给我们的。上面写着：'押该犯

回后方，路上得便宜行事！'"大家喊起来："他们要杀谁？"游击队员说："杀刘志丹同志。那两个'警卫人员'在后边紧跟老刘，身上带的也是驳壳枪，还有这封信，是想在路上打死老刘后，拿这信到后方交差。他们前后方都通着哩！"

群众叫起来："兆平同志，你不能去！"兆平感动得淌着泪水："老乡们！我还是得去！第一，中央红军快来了。我们要等中央来。第二，老刘在瓦窑堡，我不去怎么行？"群众骚动了一阵，没了主意。游击队员大声说："这样吧，为了老刘，你可以去。我们送你。另外，我们要联合几个县的游击队和赤卫军，去包围瓦窑堡！和他们拼了命，也要救出老刘。我们不怕国民党，反而怕他们？难道他们有三头六臂？老刘打国民党；他们陷害老刘，他们到底是些啥东西？我们不放心！"兆平直摇手："老乡们！你们千万不要包围瓦窑堡！影响不好！"游击队员把枪一挥："兆平同志是咱们陕甘军委的主席。走！咱们护送他去瓦窑堡，免得路上被害。也给省委个眼色看！"

全生没多停留，跑到义勇军指挥部。消息快得象阵风，谁都知道刘志丹被捕了。刚给郭保权说几句话，"中央代表团"的执法队就进了院子。警卫们把枪一横，堵了门。义勇军的几个营长，听见响动，一齐拔出枪，喊声"打！"就往外冲。郭保权劈面拦住："把枪放下！红军不打红军！"随又解释说："老刘都自己去了，我咋能不去？为了陪老刘，我也得去住几天。不就是大牢吗？有啥可怕？老刘的行动，总有他的道理。我们照老刘的章法办！他们不是请我去'开会'

么？都到瓦窑堡监狱'开会'去！"然后，自己把枪卸掉，背着手走了。

全生站着还是不动，义勇军的战士气得直跺脚、捶胸："把人都气疯了！昨天有个战士自杀了。他听说老刘被捕，要求去打瓦窑堡，老郭不让去。他要去打杜康，老郭还是不让。他气得没法，自己跑到山沟里，把长枪对准自己的脑门，用脚趾头勾动扳机，把自己打死了。二十七军也有这种事。我们有个营长，被枪毙了。打劳山时，我们在前边冲，他们用枪顶我的脊背。坏透啦！"

全生气极了："他们为啥往咱们部队里派人？把团长、政委都换了。难道咱们不如他们？他们不在本地闹革命，跑到这里干啥？他们的脑子被狗吃了？不会想问题？他们没来我们怎么打的仗？那些敌人不是我们消灭的？根据地不是我们开辟的？欺负老实人！想抢我们的根据地？我操他们老先人！"

全生又撒腿跑了。一气跑到下寺湾的阎家湾，找到马罗武。进门趴倒哭了一场："老马同志，快救咱的人吧！"罗武赶快把他扶起来："悄悄！不敢大声哭，咱们慢慢想法子。"

全生抬起头问："他们不抓你？"罗武悄声说："按他们的规定，凡是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陕甘边区县以上的干部，统统要抓，我也在被抓之列，都写进了黑名单。他们现在还不敢动我。抓了我，他们就会饿肚子。我们这一带原有些流动仓库，一打劳山，部队大集中，吃光了。他们去向百姓

买粮，百姓都躲了，说他们乱抓人，乱杀人，是假红军，要把他们饿死，只有我去了，百姓才卖给粮食。”

全生半信半疑：“‘黑害’不能去动员粮食？”罗武说：“他现在当了特委书记，还夺了王兆平的军委主席。群众想揪断他的脑袋，还能听他的？”

马罗武也是气急了，想对全生多说几句，让孩子明白。又嫌全生太年轻，没经过大事，又不便多说。便问：“你还碰见了谁？”全生说：“除了那些被抓的人，我还看见了老杨剑和葛明山同志。老葛还说要到保安，也要来下寺湾。”罗武说：“我倒想见见他哩！”又想了想说：“你现在是个自由人，没人管。你歇一歇，再去关中跑一趟吧！”

全生睁大眼睛，望着罗武。意思是：“干什么？找谁？”罗武也明白，便说：“徐一知被抓走了，他的那个没过门的爱人杨郁文，是被杜康的老婆安秋带到关中去的，我很不放心。你到正宁县的十亩塬一带，找王思学的老婆沈梦云，她在那一带做妇女工作，就说是我派你去的，专门打问杨郁文的情况，她准说实话。探好情况，回来告诉我。”

全生第三天又走了。

第七章　连环计

王兆平走后，董洪海象“地保”似的，跟脚就通知冯蕙琼：“给你几天时间，把这两年陕甘特委的宣传工作写出个总结。哪些成功？哪些失败？都写出来，取得经验教训，再研究下一步工作。”

冯蕙琼认为，这种提法也无可挑剔，总结工作是常事。便开始苦思冥想。白天想，晚上也想，写个总结有什么难的？如果按照自己的思路写，两天就能写成。这样，董洪海定会挑剔、双方争论不休。思想差距太远，无论如何也合不拢。不如暂不动笔，息灯躺下，慢慢去想。在炕上翻腾好久，又坐起来，摸黑织起毛衣。

十月初的天气，陕北的窑里并不大冷，蕙琼只穿件黑毛衣，半躺着，拉过被子盖上腿，快速织起毛衣。陕北妇女中有句俗话：“心焦纳鞋底，心愁摘豆角。实在解不开，口上哼着歌。”确实，手里做上活，一可解烦闷，二可想心事。哼起歌，心里就松快。夜里，蕙琼当然不好哼歌，只听手上的竹针哒哒哒响，和自己的心情思绪合上拍，脑子里每个细胞都在活动，想着如何对付这一场斗争。写文章也是斗争：我有我的思路，你有你的思路，一定用我的思路，压倒你的思路，用我

的观点，驳倒你的观点……

蕙琼的另一个思路，却在兆平身上，眼看天冷了，兆平还没穿上毛衣。这件毛衣，原是她父亲留下的，她早已拆掉，洗净，要给兆平织件毛衣，让他穿上，也算他看见了岳父。父亲也算亲近了没见面的女婿。这是她的心事，也是她的安慰。兆平走的头一天，还没织上袖子，她就给兆平试过，很合身。兆平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穿亲人织的毛衣。蕙琼说："这是我头一回给男的织毛衣。"兆平拉上她的手，紧紧握着，要她到河边散步。

蕙琼记得：他们沿着洛河走呀走，走得很远，很远，兆平才告诉她，瓦窑堡正在抓人，可能要波及陕甘，万一遇上严重局面，你打算咋办？那时蕙琼还不以为然，觉得不会那么快，前方刚打完仗，敌人还在"围剿"，再蠢的人也不至于这时动手，不过，也得防个万一。她说："放心！再严重的局面，我也等着你、死活都是你的人！"兆平红着脸，从内衣里掏出一对金耳环，放在蕙琼手中："本打算结婚时，我亲手给你戴上。我母亲是独生女，这是她的陪嫁，死前留给了姑姑，说是给她儿媳妇留下的。姑母死前交给我堂嫂，堂嫂去年才给我缝在裤带上，要我随时带着，将来给……"

蕙琼满脸泛红："我也一定缝在身上！"蕙琼也递给兆平一只戒指："也是母亲留下的，你帮我保存着，万一长时间不见，偷偷看看它，摸摸它，也和见了人一样。万一有什么不幸……"

兆平马上说："不！我们不会死！中央快来了。他们来

不及杀这么多人，也不敢杀这么多人。中央来了他们怎么交待？”

就在这一天，她和兆平刚回到军委，董洪海跑来通知，关中来的安秋和黄本，约兆平有事，在张慕阳家等着哩！她陪兆平往张慕阳家走。兆平在前她在后，走到张慕阳门外，听见里边有哭叫声、皮鞭声。兆平停住步：“你回去吧！”

兆平大踏步进去，但是她没有回去，在墙外漫步，等候。想了想，她也径直进去，要看看抓的是什么人。

蕙琼进门，往窑里一照，心里打个寒战。原来窑顶木键上吊着个人。上身扒个精光，只穿一条单裤，鄂豫皖来的那个执法队长朱用心，拧着眉毛，提着皮鞭，嘴里吆喝着，指挥喽啰们轮翻抽打。打得那人在空中扭转，转到哪边，打到哪边，不管是脊背，是下身，是头是脸，都抽得血肉模糊，连哭叫的声音都嘶哑了。他是谁？一时看不清。他为啥不咬住牙？为什么哭叫？大概是故意告诉众人，他不能偷偷地被人打死。

炕上坐着两个人，象是新官，一男一女，一胖一瘦。那男的，穿的是学生服，留个分头。那女的，穿件天蓝色薄棉袍，脖儿上挂个红围巾，就是看不见脸型。

朱用心把吊着的人抽得半死不活，炕上的女人尖起嗓子叫道：“杨灏！你招不招？想死是想活？”

蕙琼心里一哆嗦：“原来是杨灏！他是打开延长城后，志丹把他调到陕甘军委来当秘书长的。是个知识分子，延长县的党员，能文能武的，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只听杨

灏少气无力地答道："没什么可招的。我在延长县的工作，你们可以向县委书记谭德调查！"

王兆平已忍无可忍。他说："我不同意这种干法！为什么要吊打人？调查去么！延长县又不是外国，两三天就到！"

炕上的男人转过脸，脸上吊着胖嘟嘟的肉："安秋同志！你把情况说给兆平同志。"女人的脸才转向兆平："兆平同志？这事与你无干。前方通知你，叫你到延安三十里铺开会，杜康、余胜、贺仲同志都在那里等你。"

兆平霍地从炕上站起："说完话再走！杨灏同志，是我领导下的干部，我要对他负责！他没有问题。你们如有怀疑，可以审查，但是不许吊打。吊人打人，不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

安秋说："黄本同志！你和兆平谈谈，催他快走吧！免得误了开会时间。"

蕙琼才明白，男的就是黄本，新提拔的关中特委副书记，女的就是安秋，外号"小安"，杜康在上海新娶的老婆，猛升为关中特委书记，面上看，安秋比黄本年龄还大，三十五岁也不止。鸭蛋脸上浮着青黄，象剥光的松花蛋，细眉吊眼，两片薄嘴唇，说起话来咯啦啦的，一口晋西北口音。她把蕙琼扫了一眼："你是个谁？"蕙琼绷着脸，也把她扫了一眼："冯蕙琼！"安秋咧嘴一笑："我早听说过你，进来吧！和我们一块审反革命！"

"反革命？证据确凿吗？"蕙琼趁机发表起意见，"反革

命这帽子，不能随便戴，咱们应当依法律，依党纪，不能随口扣上帽子就吊打。你以为如何？”

安秋又一咧嘴，轻轻一笑：“我和他无仇无冤。他的右派言论太多。谁也不能包庇！”蕙琼问：“这右派言论有标准吗？”安秋说：“当然有！中央代表团不是公布过吗？凡是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反对陈绍禹同志的，统统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取消主义！都是敌人……”

说到这里，只听杨灏叫道：“我没有反对中央的路线。但是，我也不盲从。对的，坚决执行！不对的，坚决抵抗！”

黄本正背对杨灏和王兆平谈话，猛回头，给了杨灏一耳光：“放毒！中央的决议有啥不对？”杨灏咬咬牙说：“搞武装斗争，开辟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这些纲领都是对的，符合‘六大’的决议，但是四中全会以后的作法，是破坏了这些纲领，损害了这些纲领，起了反作用……”

朱用心又抽一顿鞭子，杨灏昏了过去。安秋向朱用心努努嘴。朱用心叫道：“拿凉水泼！”

执法队员照杨灏脸上泼了几碗凉水。杨灏又睁开眼。黄本说：“你再说！中央哪达不对？”杨灏扭动身子，在吊绳上扭了个圈儿。咬咬牙说：“我还是要说！”安秋又向黄本眨眨眼。黄本说：“说吧！说清楚了放你！”

杨灏睁眼看着兆平，放声大哭：“兆平同志，你说，是咱们做得对，还是他们做得对？”

兆平愤然答道：“大家去问百姓！各地的领导人也好，中央的人也好，谁对谁错，只有百姓明白。百姓说：‘干部歪

歪嘴，百姓穷断腿。干部念正经，百姓好光景。'百姓还说：'真和尚取正经，假和尚害唐僧。'你们去问百姓。不管你是从西天来的，还是从东天来的，我不同意吊打杨灏！"

黄本说："兆平同志！快开会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哩！"兆平无法，正要出门，只听蕙琼说："这么打人，不怕夜里梦见窦婴和灌夫？"①

安秋不知蕙琼话中有话。便问："我怎么能逗着小孩梦鳏夫？我又不是寡妇！"蕙琼见她如牛听琴，只得催兆平说："走！开会去吧！"

两人出了门。蕙琼拉住兆平说："听说他们前几天打了小冯，故意当着徐一知和杨伟林的面打。徐一知当面拍了桌子，说他们吊打人是违法乱纪！是替敌人打共产党。杨伟林也说：'我在革命队伍里多年，白区红区都呆过，只见国民党给共产党用刑，没见过共产党给共产党用刑。'第二天，徐一知和杨伟林就不见了。也说是去开会，到现在也不见回来。是不是用的'连环计'哟？将来把杨灏、小冯都定成反革命，一处决，反过来又说咱们包庇反革命，作为逮捕的借口。"

兆平心里闷着气："也许是这样。如果我回不来，会托人捎话给你。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他们这些人，啥事也能干出来。已经没了人性！"

---

① 《前后汉故事》中讲：汉武帝时，丞相窦婴，大将军灌夫，被奸诈的国舅田蚡害死。田蚡突然患怪病，请方士诊断，方士说：是窦婴和灌夫的鬼魂用鞭子在抽打他。田蚡一害怕，滚到地下死了。

自分手后，已经过去六七天，兆平还没消息。蕙琼愁得没法，夜里赶快给兆平织毛衣，白天坐下写“宣传工作总结”。在总结中，她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意见，用真理反驳谬误。她记得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有这个精神：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不可死背教条。理论也是发展的，理论如不发展，就会枯竭。中国和外国不同，中国的上海、北平，和陕甘不同。陕甘边界有陕甘边界的特殊情况。根据陕甘的情况，解决陕甘的问题，就是合理。合理的东西，就包含着真理，我们的宣传工作，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宣传我们的政策……

总结写好后，她没有马上交出去。她十分清楚，交出去后，又会引起一场争论。虽然自知理在这边，当权利在暴虐者手中时，就无真理可言。他们会弄得人妖颠倒，是非颠倒，人头朝下，狼尾朝天，她可能遭到毒打、逮捕、枪毙，现在还不能冒险，要等兆平的消息，等杨伟林、徐一知的消息……

杨郁文是被安秋带走的，如今安秋、黄本又来下寺湾活动，郁文哪里去了？难道她会在关中平安无事？郁文是个倔性子、傻脾气。安秋难道能容她？蕙琼觉得，她还有许多事要做，李静大姐、折碧莲，都还没有送走。她要坚持到最后……

事态正在发展，大地震动前的暴光正在闪灼，蕙琼注视着一切。

下寺湾的名医张慕阳有个儿媳妇，是从永宁山娶来的。

和李宜如家沾点亲。还在永宁山念过几年小学。今年二十岁，名叫李小勤，这小勤脑子灵动，心地善良，长得又眉清目秀，又有些和蕙琼相似。自蕙琼到下寺湾后，两人十分要好，蕙琼教她唱《国际歌》，她教蕙琼唱陕北民歌。每当两人从村上走过，村里婆姨们总是笑说："看看这两个女子，长得象亲姊妹一样！"那天，她来找蕙琼，见蕙琼正在炕桌上看书，就大声嚷嚷说："老钻书，小心掉头发！快跟我喝米酒去！"

两人一路唱着"信天游"，就往山沟里走。不管是陕北的，还是陕甘的"信天游"，都可随口编唱，信口唱出心里话。小勤开口唱道："亲姐亲姐对你说，妈的眼泪流成河，儿子奔走为革命，谁知碰上虎狼窝。"

蕙琼一听，歌中有音。悄声问："谁？发生了什么事？"小勤说："军委那个杨灏，特委那个冯希禹，昨天夜里都被拉了出去。"

蕙琼沉住气问："拉到哪里？"

"后山沟里！"

"谁看见的？"

"我们隔壁那个老汉，夜里起来喂牲口，听见乱步声，悄悄拉开门缝一看，见杨灏和冯希禹，都被绳子捆着，朱用心的执法队，背着鬼头大刀，提着手枪，扛着铁锹，拉走了。老汉没敢睡觉，抱件破皮袄，往身上一裹，坐在大门里等着。天快亮，又听见乱步声。老汉扒门缝一看，还是朱用心，又带着执法队回来了。可是杨灏、冯希禹不见了。今早老汉端着饭碗去找我老公公，我公公昨夜去救个急病人，今早一进门，

听说这事，蹴在炕上再没起来。躺到下午，他打发我来对你说说……”

“你公公还说些啥？”

“我公公哭了一场。他说：‘这两个都是好人，常到家里替我算个药帐，讲个国家大事，我不明白的，都是问两个小伙子。就找不出一点碴儿么！人家是念书人，到了咱家，拿起条帚就扫地，抓起扁担就担水。我小阳不在家时，全凭了他们，谁来谁干……’他现在一闭眼，就看见这两条后生，今天老人咽不下一口饭。他说：‘照这样下去，能把我急得爬不起炕！’”

蕙琼擦着眼泪，说不出话，眼前一阵发黑。一会儿想起吊着的杨灏，一会儿想起小冯，瞪着眼和董洪海辩论。董洪海的哑嗓子，小冯的韩城口音，安秋的松花蛋脸、狐媚眼，黄本的肉丸子脸、大拳头，朱用心的皮鞭，都在眼前叠印。

小勤说：“我们隔壁老汉还说，他明天叫儿子进山打柴，找找尸体，要是能找到，给埋上，将来人家家里来找，好给指个地方。都是人生父母养，谁没个爹娘？自己人么，还能当旁人？”

“你婆婆知道吗？”

“我们不敢对婆婆说，怕她忍不住哭出来。尔刻我们院里不干净，还住着胖鬼、女妖精。”蕙琼脑子一转：“你那口子也不在家，要是他在，还能给咱探个消息。”小勤说：“快回来啦！我爹胃口疼，去永宁山给我爹看病去了。听说我爹也快好了。”

蕙琼忽然想起件事："听说你们家小张医生医道不错。从小跟他家老人学的，怕有十几年了？"小勤说："他在永宁山上小学时，就是放了假跟他爹学医，在延安中学时，还跟延安的老中医学过。内科、外科，杂七杂八的病都会看。他今年和兆平差不多大，也二十三四岁了。在咱们医院还顶点事。"蕙琼说："他回来时，你先给我个话，我有事托他。"小勤说："你托咐的事，他准照办，他最喜欢兆平同志。"

蕙琼想了想说："到时候我再对你说，现在你千万装个哑巴。"小勤点点头。

眼看日头西沉，两人不敢再往山里走，就返回来，各回各家。

蕙琼被杨灏、小冯的事震惊，象傻了一样，不吃不喝，又怕自己失眠，第二天无法支持，就炒了把酸枣仁，用洋瓷缸子煮了，喝下去。连衣服也没脱，躺在炕上，晕晕糊糊睡去。

天亮有人敲门，蕙琼翻身起来，把被子一揭，理理头发，披上夹大衣，就下了炕。问声："谁？"外边说："我是王占海！快开门！"

蕙琼心里直扑腾："占海在安塞，为什么突然跑来？"忙开了门，放占海进来。占海背着枪，满身泥土，绿军服都发了黄。二话没说，从腰里掏出封信，递给蕙琼。蕙琼见是兆平的笔迹，说了声"坐！"，给占海倒上碗水，就撕开信看起来。心都裂了。兆平写道："小蕙！不要怪我。因为志丹去了瓦窑堡，我不能不去。坐牢，并不可怕！怕的是失去斗志。坚持下去，等我回来。中央一来，我们就会释放，咱们

就结婚。愿你万分保重！我的情况，可问占海……”

蕙琼的泪，已滴得满纸。抬头望望占海：“你啥时候见他的？”

占海也擦着泪说：“在安塞……”把那天群众和赤卫军围观，保护兆平的情况说完，才补充说：“我照旧围着延安城。回安塞找县委书记李实，游击小组的人听见消息，就跑来找我。说王兆平那晚要到榆树峁，要我去送他。我赶上时，已经是游击小组和赤卫军护送。穿黑衣服的押解人，都耷拉着头溜边走。当晚到榆树峁，我把那些人安排到公窑住，我俩在百姓家住了一夜。我问他啥时被捕的。他说：‘到了延安三十里铺，见了贺仲，贺仲还请我一块儿吃饭，从贺仲脸上，看不出一丝恶意，我以为真的要开会。吃完饭，贺仲说：你去找杜康吧，他有事和你谈。我到杜康处，还没开口，就被推进黑窑。那窑连窗户都用砖堵死了。不见一点亮。我一脚踏在矿工老吴身上，老吴叫了一声，谁？我答道：王兆平。老吴说：你也来啦？拉我就地坐下。地下铺些谷草，睡得满地下不了脚。老吴说：他也是叫来开会的，咱们在这里开吧！门外执法队吼起来：不许交头接耳！那是临时监狱！’”

蕙琼的眼动了几下，长出口气：“我听说贺仲同志到了前方，还以为他是保护人哩！原来他是帮助抓人的，平常他的好名在外，待人也和气。谁知他是阴阳脸！”

占海喝口水说：“什么脸也有：面善心恶的，面恶心善的，阴阳脸的，透心坏的，黑肠黑肚的，啥东西都有。”

“面恶心善的？他们里边有么？”

“有！兆平说，当天夜里把他捆上押走了，押解他的是三个人。一个湖北人，一个安徽人，一个河南人，都拿的是驳壳枪，恶言恶语，咋咋呔呔的。遇上吃饭，上厕所，只剩一个人时，就和他拉话，问这问那。他一说情况，那些人都同情。但是三个人在一达，谁也不敢和兆平拉话。凡遇一个人，啥话都拉。有时把绳子解开，让他松快些。看来，下边的人，都通人性。兆平说：‘一个人是真红军，三人合起来，就成了假红军。’”

蕙琼擦擦泪说：“以后中央来了，问题解决后，咱们也不能错待人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是迷信。这是人心换人心。最好把人名字留下来，我把他们接到下寺湾会餐，为他们庆功！”

王占海脸色一沉：“我把兆平送到瓦窑堡，他算没受罪。可是进了保卫局，就上了脚镣手铐……”蕙琼忍不住哭起来：“他那个性子，哪受了这种侮辱？是不是那个岳威干的？”

“不光是岳威，‘贼无底线，寸步难行’。听说申超人对岳威不放心。说岳威骄傲，不顺手，就派了他的亲信车铁明当保卫局的正局长，岳威只是副局长。车铁明没有点铁石心肠，姓申的能这么重用？抓人他们不商量？不要看面上都象菩萨似的，肚里都有一包疙渣！”

“就是那个陕北的苏维埃副主席？到前方来慰问过军队？”

“就是他！姓申的把他塞进政府、就是要挤冯文方。这

也是永平会议后弄的。他们无空不入。我在瓦窑堡见了苏新，他是陕北的'地头蛇'，啥都知道。搞侦察工作的，侦察敌人，到了这时候，他也侦察内部。当初，部队整编时把他留在后方，现在倒有用了。"

"你没问志丹同志的情况？"

"当然要问。在单身牢房。不过，苏新说，叫大家都放心。他有办法侦察一切，保护志丹他们。我把游击小组留给了苏新。回来时，在路上碰见靖边县的游击队长，叫他们也派个小游击队去。加上靖边，安塞县的赤卫军，都到瓦窑堡城外活动，随时和苏新联系。苏新手里也有人。消息一转恶，他们就动手劫狱，你千万把心放开。都是能踢能打的，谁能束手待毙？"

王占海虽然是个游击队长，到底是当过副团长的，懂得多些，他又和兆平有过生死之交，因此，蕙琼很信任占海，便敞开了说："这里已经开刀。杨灏、小冯，都被他们杀了。安秋、黄本、南边北边来回跑，专门杀人来了，说是申趟人给他们的全权。"

王占海头一懵："这里已经杀人？你咋办？我把你送走吧！到了保安、南梁那边，咱们人熟地熟，山高沟深，梢稠林大，谁家山窑子里藏不下个你？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也把你找不到。听兆平说，只要咬牙熬上一两个月，中央就到了。"

蕙琼沉吟半晌说："我不能只顾自己。我走了，李静大姐、折碧莲他们咋办？她们都是孕妇，行动不便，万一出点事，孩子就保不住了。"转口又问："他们不会动你？"

"眼前看，他们还不敢动游击队。汪洋大海一样，他们是外来人，'老虎吃天，没法下口'。下一步，保不定会把游击队的主要人物抓起来。我现在正围延安城，一时半会不会动我，你有啥事，尽管说。我把地址留给你。"

蕙琼说："你有重任在身，也不可久留，我也不愿找你。我只托你一件事，打发人把赵羔子叫来，我有话对他说。"

王占海走后，冯琼蕙把兆平的信再看两遍，用针线缝进内衣，趴在被子上哭了一阵。突然觉得：不对！我不能象一盆豆腐渣。要立起来，顶破天，挑重担，有斗志。哪能用泪水洗面？黄连水淹心？

折起来，洗把脸，整好衣服，没事人一样，去找马罗武。

马罗武已经见过王占海，一切尽知。他见蕙琼微笑着，面不改色，只有眼皮稍微发红，料定她也心中有数。就不提那些伤心事。罗武还没开口，蕙琼就说："托你件事，请你设法通知老张医生，叫他的媳妇小勤来找我一趟，我托她纳双鞋底。"

罗武已经明白，张慕阳家住着那种人，兆平出事后，她不便再去。满口应承说："你回去等着，安秋托我买大米，刚买到，我正要送去。你的事一切照办。"

蕙琼犹豫一下，又说："我的心事你知道，我最揪心的是李静大姐和碧莲……"

罗武悄声说："我心里全亮堂，和你想到一处了。你先回去休息！"两人会心的一点头，蕙琼扭身走了。

第八章　偷　运

形势越来越紧迫，斗争越来越激烈。那边，是要趁中央到达之前，抢先抓一批，杀一批。这边，是要能保住一个，就想法保住一个。

王占海到下寺湾走了一趟，消息就传开了，那消息，只有知己人才清楚，不可靠的人，还是蒙在鼓里。当王占海去王家坪找赵宝魁时，赵宝魁已经接到通知，叫他到三十里铺接受任务，正在收拾起身。王占海劈手挡住："高低去不得！兆平就是到三十里铺后抓走的。"宝魁说："志丹、兆平都去了，我一定也得去，不去，对不起人！"

王占海气得跺脚："我的爷爷！你听我一句：不能叫人家一网打尽！志丹、一知、兆平，他们举足轻重，不能不去，他们是怕苏区乱了才去的，把自己豁出去了。你为啥不给他们留条后路？你可知赵文启是怎么抓起来的？贺仲找他谈话，说他是二十六军的老干部，老三团的政委，现在瓦窑堡办了个红军干部学校，叫他去当政委。他信以为真，骑上马就走。还没到安塞，就被杜康派的人截住捆上了。人家上下配合，设下圈套，要把咱的人搞光！"

宝魁气得举起拳头，把块大砖砸成两半："革命！革命

犯下啥罪?"占海说:"依我的想法,对志丹他们好,不是一块去送死,是要设法营救!咱们不能老实到任人宰割的程度!你到关中去一趟,通知王思农,叫他回三原午字区,再搞起一支武装。你到梢林里,把马鸿逵的人偷袭一下,再搞些骑兵。有一股骑兵,可以随时闯进瓦窑堡,对他们是个威胁。就是不动一枪一刀,对志丹他们也是支援。"

宝魁叹口气:"王思学呢?"占海说:"你真是憨厚有余。王思学早抓走了。关中抓得最早的是王思学。安秋一去,就设个骗局把他押走了。据说是在饭桌上捆的,思学还没放下碗,朱用心就下了手。下寺湾先抓的是政府秘书长张子发。都有曲里拐弯的名堂。"

"张子发?他刚来,在政府工作还不到三个月,怎么就抓了?"占海急得没法:"别噜嗦了!张子发在北方局待过,都有历史原因,还不知谁和谁有圪垯呢!老祖宗!你走吧!你先走,我到三十里铺跑一趟,向军团部汇报延安的敌情,把贺仲、余胜、杜康先绊住,拖到明天,他们到哪达找你?只要走出这块地方,千把里的山区,要找一个人,是海底捞针!何况百姓和他们不一心,没人透气。"

赵宝魁用鼻子哼了一声,骑上马走了。

刚点上灯,李小勤来找冯蕙琼,还带着她的女婿张小阳医生。蕙琼给他们倒了开水,拿些冰糖,招待客人。张小阳是个清瘦细高挑儿,白面书生,穿身学生服,象个从小钻医书的样子。蕙琼把他让在方凳上,自己拉小勤坐上炕沿,她

想探探对方的口气。笑着先对小勤说："你说话算话，真把小张医生带来了。谢谢你的好心！"

张小阳也不是笨人。忙说："我昨夜回来，听小勤一说情况，我就急了。我们陕甘的人是一条心。有啥吩咐，只管说，我尽力而为。"

蕙琼沉默了一下，张小阳又说："蕙琼同志！你还不知道我家和红军的历史关系。小勤他堂兄李宜如的事，你是知道的。你还不知我爹那条命，也是兆平同志救下的。前年，我们下寺湾还没有红，井岳秀的人要去'围剿'红军。有一股窜到了下寺湾，听说我爹是医生，要我爹去延安为他们的'官太太'治病。那时，我爹正害病，不能去。他们就说我爹'通匪'，捆起来拉上走，说要枪毙。走到路上，被兆平的游击队截住，把我爹救了下来。在南梁好吃好喝养了十来个月，直到下寺湾红了，才送回来。我爹总是念念不忘。近来，听说志丹、一知、兆平他们都被捕了，他悄悄对我说：他愿拿全家的性命把他们换回来。老人哭着说：我们这些人的命值个啥？人家是为千千万万的人卖命的……没有他们，咱们还活个啥？咱苏区还成个啥？……"

张小阳说着，李小勤在旁擦着泪。

蕙琼问："麻烦事已经到眼前，不知老张医生有啥想法？"小勤忙插嘴说："不用问。马罗武给我公公一捎话，他就明白，催着我快来，老人比我还急。他说，舍出他的老命，也要搭救咱的干部！"

明白了对方的态度，蕙琼才说："都是自己人，瞒着你

们，一事无成。龙儿寺医院里住着两个孕妇，一个是李静，一个是折碧莲。李静是大革命时的老干部，生头两胎，都在白区，几岁上夭亡。她快四十岁了，这是第三胎，如保不住，人心过不去。折碧莲，是郭保权的家属，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人家投身革命，安家立业，不能再使人家家破人亡。郭保权，也三十大几了，碧莲怀孕以后，保权说过，无论如何，要给他留下这条根，不管是男是女，都要保住。万一他牺牲了，把孩子交给党。现在，保权已经坐了牢……”说到这里，蕙琼欷歔起来。引得小勤、小张都伤心落泪。还是蕙琼先忍住说：“哭泣是软弱的表现。咱们怎么办？小张医生，你有啥想法？”

张小阳用指头敲敲脑门：“让我想想看！眼下，他们还没到医院里抓人，但是也得防个万一。最理想的是出院。可是出院又到哪里？到永宁山？谁去送她们？骑牲口不行。李静怀孕已七个月，折碧莲是五个月，骑牲口容易小产。反而坏事。要动，必须有担架，有医生跟着，有妥善的地方。这些，你想过没有？”

蕙琼脑子不停地转圈儿。又试探说：“如果有担架，有地方，用什么方法可以出院呢？”

小张也在动脑子，象是自言自语：“李静在山区没有家……折碧莲有家没有？”

这一提醒，蕙琼有了主意：“折碧莲有家！她姨家在南梁，姨母可以守月子。你看可以吧？”小张说：“那当然可以！用这种办法出院，没人说闲话。李大姐呢？”蕙琼说：“一块

去，那里有我的亲戚。”

“你的亲戚？”

蕙琼本想把李静送到志丹的二姐家，或者志丹的父母家。但是她不便明说，怕万一走了风，引出麻烦。就编了个话说：“我是耀县人，亲戚有搬到林锦庙的，守月子没问题。医生找谁呢？”

小勤说：“叫小张去。他年轻，能跑能扛的，差不多的病都能看。”小张说：“你想得简单！得有个借口，现在的人，眉心里都是眼子，动一动都有想法。”

蕙琼问：“万一找到正当理由，你愿不愿去？”小张说：“这还用问？我们全家是一条心。我爹虽然年迈，他可常说：救人之危，是大丈夫！趁人之危，是小毛虫。只要有个借口，我爹在医院里当家，把我抽出去就成。”

蕙琼见事成大半，便说：“感谢你们全家！”小勤说：“你是为的谁？还不是为革命打算？咱们是一家人。我宜如大哥，还不是凭老刘他们搭救着哩！肉连皮，皮连肉的，谁也离不了谁！”

蕙琼拿出封信，递给小勤：“你去一趟医院。把信交给李大姐，她一看就明白了。我暂时不去，免得惹眼。”小勤往怀里一揣：“我心里清楚。”

早晨，冯蕙琼在窑外扫地，心里正着急。赵羔子老远叫道：“蕙琼同志，生华嫂托我给你送杂面来了！”蕙琼也大声说：“谢谢她，还没把我忘了。我正想吃她的杂面哩！”

赵羔子的短快腿，蹭蹭就到了跟前。蕙琼忙把羔子领进窑，劈脸就说："到时候了。不宜再迟。快把李大姐、折碧莲接走，现在天天抓人。赶早不赶晚，最好今天下午就走！"

"我早准备上了：打劳山用的担架队我留下五副，都在王家坪住着没回去。老刘一走，我就把生华嫂叫来了。住在土地委员王玉松家，这杂面就是在王玉松家擀的。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得出院？"

蕙琼说："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能把医生请出去。人多嘴杂，一出漏洞就全功尽弃。你没看董洪海伸着鼻子到处闻味？王野牛到处窜？"

"王野牛那么大的罪，就放了？"

"徐一知刚走，董洪海就把他放出来，当了陕甘苏维埃主席，说是'中央代表团'批准的，因为王野牛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最坚决！"

"连我这个拦羊娃出身的都把他们看透了，一脚踏进门，就在干部中找反对派，在群众中捡渣滓！"

"你现在也有些文化了，将来看看古书就会明白，历代的奸臣都是如此！没什么新鲜。咱们快解决眼前问题：你去找马罗武，就说南梁的群众得了什么传染病、需要医生，叫龙儿寺医院去个中医。"

"有了！南梁人常害'出水病'，传染很快，一出水就要死人！"

"什么叫'出水病'？"

“就是外路人说的‘伤寒’。这种病在陕甘、陕北都流行，这两年少了，可是一说这种病，谁都信，谁都怕染上。”

“就这么办吧！快去找马罗武！”

赵羔子站起要走。蕙琼问：“运到哪里？”羔子说：“都运到南梁！我的婆姨也到了南梁，只要有医生照看，把娃娃顺顺当当生下来。生华婆姨、我的婆姨，一人守一个月婆娘，保证他们吃得好，休息好！”

马罗武窑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红鼻头董洪海，一个是敞怀解带的王野牛。两人都伸着脖子和马罗武争辩。董洪海说：“老马，这粮食，你一定得保证，军队还要打仗，地方干部也要吃。你不出头谁出头？”

马罗武为难地说：“前些日子还好办。这些日子越发难了。你们说，‘胡子老秦’是徐一知的同伙，拉走了。剩我一个人，哪跑得来？苏维埃主席王野牛是本地人，比我办法多。我是个外来人，又不是主席，谁听我的？”

王野牛满头流汗。他一上任就试验过：拿着陕甘苏维埃主席的牌子到处要粮食，群众一见他，溜溜就走了。有的群众说：“野牛主席么！你要粮、谁敢不给？不给就抢么！”还有人说：“你敢撬经济委员会的门，谁家的门你不敢撬？你能抢百姓的铺盖、井绳，还不敢抢粮食？”有的赤卫军说：“谁敢抢百姓的粮，我们把他捆上扔到洛河里！”王野牛红着脸就走了。

他明知自己在群众中“吃不开”，也只好求马罗武：“老

马哥！就算我来替大家求情，帮帮忙吧！没粮吃，不要说我们饿肚子，连军队也打不成仗了。真逼急了，'中央代表团'还不枪毙我？要不，我就给你老哥跪下了！”

马罗武只管抽烟不说话。董洪海和王野牛急得满地转。忽然，赵羔子急头绊脑跑进来：“老马，不得了！南梁的人害了'出水病'，天天都抬埋死人，传染快得很。一股风，几个村的人都躺倒了。快给我们派个医生！”

马罗武心中有数，故意说：“找特委书记，苏维埃主席么！人民生命攸关，他们应当亲自下去，带上医生治病。”

董洪海说：“出水病染得很快，路过一下就能染上，王野牛去看看吧！”王野牛说：“我？染上出水病，婆姨娃娃吃个啥？”赵羔子拉上王野牛就走：“你是主席，我是委员，咱们谁也别怕死，为群众牺牲么！”王野牛挣脱手就跑：“快找老中医张慕阳！”

赵羔子故意追着大声问：“王野牛！站住！你说清楚，找谁？”王野牛大声叫道：“找龙儿寺的老医生张慕阳！”

董洪海跑出来追赵羔子：“喂！老赵！你回来，我给你出个主意！”

赵羔子骂骂咧咧地返回来：“还当苏维埃主席哩！群众害了出水病，就吓跑了。要是叫你去打仗，你能尿一裤裆！”

董洪海怕张扬出去，连忙求赵羔子：“老赵！这么办吧，请老马给你写个条子，叫龙儿寺医院给你派个医生，你带到南梁治病去！赶快刹住，不敢叫往这边传染，死人一多，连芦葫河、洛河的水都染上了病。老马，求你快办！”

马罗武推辞说："我凭啥写信？将来出了麻达谁负责？"董洪海说："我负责！你写信，我签名！快！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罗武翻出张白纸。给龙儿寺医院写了封信："张慕阳同志，请你派个中医，到南梁给群众治出水病。"董洪海抓过来就签上字，递给赵羔子。赵羔子说："连我身上都藏了'出水病'，说不定哪天一发作，死了算！"

董洪海心中害怕："快走吧！最好今天就走！防止在下寺湾传染！"

赵羔子抓着信，往龙儿寺跑。

-

再说龙儿寺医院那边。小勤和小张分了两路。小勤去找李静和折碧莲，小张找他爹张慕阳。

小勤提了一篮挂面、鸡蛋，到了女病房，看见李静和折碧莲，喜啦啦地笑着说："我婆婆叫我来看你们。"李静和碧莲忙起身："谢谢你婆婆，我们都不算病人！"

小勤说："我公公说，孕妇到了这些月份，要经常走动走动，要不，就会难产。大姐、碧莲姐，我陪你们出去走走吧！"嘴里说着，使着眼色。

李静和碧莲随小勤出了病房，到大门外，转到窑后，小勤把蕙琼的信递给李静。李静看完，心里不是滋味儿，太感激小蕙的苦心。她对碧莲说："咱们都到南梁做月子吧！"

碧莲文化低，猛然还不明白，李静又不好对碧莲多说，小勤也有顾虑，李静说："你可认得高生华婆姨？"碧莲说：

"是熟人！去年在何家湾住院，她还去看过我。我们都是做妇女工作的。"

小勤说："她尔刻来接你了，叫你到她家做月子，怕你在医院没人洗尿片子。又怕得了'月间风'。她算了日子，你的娃娃可能生在腊月。滴水成冰的，你又没个家，保权同志在前方。生华嫂要为保权同志保护你们母子。"

关于"肃反"的事，杨伟林、郭保权被捕的事，小勤一概没提。她到底是医生家的媳妇，怕说多了，影响孕妇的心情，发生早产。

碧莲问李静："大姐，你也去吗？"李静笑着说："我当然去！到那里睡个暖窑热炕，吃喝洗涮都有人管。做月子么，就想有这个条件。在医院里，护士这么忙，咋好意思叫人家洗血裤子、尿片子的？满了月，咱俩一块回来！"

碧莲笑说："大姐！你到哪达，我就到哪达。"小勤忙说："你姨父也说来接你。谁要问你，就说到姨家就是了。"碧莲说："这还瞒着人？"李静说："还正打仗，咱们行动也得保密，小勤的主意对，就照她说的办吧！赶快回去收拾。"

李静和碧莲去收拾行李，小勤就去办出院手续。到了院部办公室，张小阳正在等着，出院手续早已办好。大家胡乱吃点东西，就准备上路。一出医院门，就碰见赵羔子带了两副担架，李静和碧莲没多问，上了担架，抬起就走。后边的行李，都上了毛驴，由羔子牵着。小勤和小张跟在后边。

到洛河边，生华婆姨也拉着毛驴等候。在匆忙中，谁也

不多话，坐扭架的，骑毛驴的，一伙人顺洛河走了。小勤回去向蕙琼报告消息。

当天夜里，走了二十里，找个村子住下，都是暖窑热炕，这是赵羔子沿路都安排好的。

碧莲见张小阳跟着。就问："小张医生，你也去做月子？"小张笑说："南梁有病人，医院派我去医治。咱们顺路就伴儿，大家都方便！"碧莲说："有医生跟着，我也不害怕了。"李静只是笑，不说话。

第二天又赶一天路，赵羔子说："高嫂子，这条路你熟，你们先走着，到林锦庙等我，我再去找个人。"

赵羔子没明没夜地赶。赶到合水，找上阎小盛的婆姨，谁知小盛的婆姨正在伤心落泪。她也听到不少消息：这个被抓了，那个被杀了，特别是合水县的苏维埃主席李叶，被绳捆锁绑拉走后，不几天，就听说活埋了。她心里揪成个石头蛋子。因为是熟人，常来看她。她一闭眼，就看见李叶来看娃娃："有困难就说话，小盛同志在前方打仗，不能叫你们母子受委屈……"如今再也看不见李叶，她几天水米不搭牙了。她愁，愁的是没人来接她。她盼着冯蕙琼说的话能兑现，赵羔子能来接她。正愁得不可开交，赵羔子突然进了门。她心里一喜，不知说哪句话好。羔子说："快收拾行李，走！外边有毛驴等着。"

小盛婆姨啥也没说。她把东西早收拾好了，抱起两个包袱，递给羔子。自己抱上孩子，把门一锁，就随羔子去上

毛驴。

羔子到底有经验，把驴鞍上一边捆了被褥，一边捆了衣物，中间铺个破棉袄。小盛婆姨一迈腿，上了毛驴，羔子再把娃娃送上，让妈妈抱在怀里，就起了程。

走饿了，就到村里吃点喝点，给娃娃喂喂奶，上毛驴又走。中间只休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就赶到林锦庙。

到了区政府，小盛婆姨看见两个孕妇，悄悄问羔子："都是谁家婆姨？"羔子摇摇手说："到了南梁再说。"

从林锦庙起身，区政府还派了些人，一直往南梁送。路上谁也不说话，空气显得紧张，谁心里也明白，这是偷运。只有碧莲有点恍惚。不是因为她笨，因为大家都瞒着她，怕她没经过世面，心里想不开。可她也有些感觉，为啥这么紧张？这么静悄悄的？她试着问赵羔子。赵羔子说："如今正打仗，怕坏人捣乱。到了南梁，做完月子，你就明白了。"

那天到了南梁，高生华来接她们。张罗着一家分一个窑洞，生华婆姨、羔子婆姨，都来和她们就伴儿。小张医生就住在隔壁。碧莲一看，这不是当初刘志丹的家属和我姨父郑万银他们住的窑么？他们哪达去了？她见人就问，谁都说："不知道，大概回楼子沟了吧！"

李静把羔子叫来问："刘、郑两家搬到了哪里？"羔子才说："在苍沟马大爷家。志丹同志捎来过话，叫他们和百姓住在一起，就地为民。劳动度日。因为他家的目标太大。郑家也没舍得离开。"

都住下后，羔子说："大家放心，咱们这里有警卫队、有

游击队、赤卫军，一有动静，咱们就钻梢林，梢林里也有百姓……”

小盛婆姨受的折磨多些，比碧莲想得更多。她抱起娃娃，把羔子叫到崄畔上问道：“那些人不会到这里抓我们？”羔子说：“不会！一则，这里太远。二则，他们听说这里有‘出水病’，怕传染。咱们四面都有情报，山高皇帝远，我们不听那一套！他们不会为几个婆姨娃娃开来一个团。如果开来一个连，就把他收拾了。谁怕谁？都是革命的，我们又不犯法！为啥不讲理？要是来抓婆姨娃娃，百姓也不答应！把百姓惹恼了，他们来一个军也站不住脚！”

第九章　第二十九个

几天来，下寺湾全镇都暗暗传说着："第二十八个！"

有的用指头比画着：伸出两个指头，再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一展。有的摇摇头，把右手的食指弯个勾儿。

究竟是二十八个，还是二十九个？人们喊喊喳喳。做着鬼脸，把嘴一努："该！"有人把眼一瞪："谁该？谁不该？"

"依我说，天地良心，都不该！都是些当兵的！"

前两天，冯蕙琼稍稍轻松一点，因为她终于把李静、折碧莲、小盛婆姨，张罗着鼓捣走了。保留下革命的后代，就是为革命留下了根。两天过去，她的心又压上石头，闷得出不来气。她没有心脏病，为啥这样堵得慌？

空气一天比一天紧，乌云压顶，阴风怪吼。象鬼叫狼嚎，又象离人哭泣。蕙琼顶着风，一个人坐在洛河岸上，头发随风吹乱，大衣让风刮掉，也无动于衷。她象木头人一样，呆望着洛水：那浪，翻腾过去，又一阵平静，载着落叶，一群群向东跑去。洛水将进入黄河，进入大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阻拦不住。黄河里有礁石，礁石有什么用？谁听说过礁石能挡住黄河流水？自然如此，社会何尝不是如此？有

几块礁石，难道能挡住大河奔流？赶浪头的几片落叶，能走多远？到不了黄河，就会变成泥沙，葬身河底。

黄河的礁石从何而来？上游冲下来的？天上掉下来的？这也是自然现象。它生来就是挡路的，虽然它挡不住路。可是，没有礁石，黄河、大海就缺少一景。礁石，除应景而外，它有何用？那狂风暴雨，雷轰电闪，都可把礁石劈开，推滚。但是，却劈不断流水、浪潮！潮流势不可挡。谁想拦住革命潮流，它将象礁石一样，被冲入大海，被推到岸边，成为众人的垫脚石，没有灵魂的烂石头！

蕙琼仰望对岸，想泅水而过，到洛河对岸看看。兆平临走时说过，那边的蓑子沟村，住着永宁山起义的民团。是兆平托永宁山的陈定邦老师，叫回来的。准备编入游击队。但是来不及和他们见面，就托付马罗武和她照看一下，有什么困难，都要尽量解决。

兆平走后，她也问过罗武，为什么这部分人现在才过来？罗武说：还是打开靖边城之后，保安旧城的敌人逃跑，永宁山的县长也趁乱窜了，民团起了分化。有个共产党员，带一部分人起义，参加了赤安游击队。另一部分人跑了。当兆平和罗武去永宁山接管时，碰上刘志丹的老师陈定邦，兆平对陈老师非常敬重，登门拜访，攀谈。了解到，逃跑的民团中有团总芦仲林，副团总路草岚。甚至连陈老师的儿子、侄子，陈保善、陈保学，教员高景山，也跟上走了。兆平感到很惋惜，因为芦仲林的哥哥，是当初跟上刘志丹打游击，在战争中牺牲的，一定把他弟弟挽救回来。对陈老师的两个孩

子，更不能让他们走上邪路。敌人有反动宣传，说红军里发生了两派斗争，从北平来的人，是专门打刘志丹的，他们被吓跑了。我们应当把事讲清楚，用正确的政策把应该争取的人争取过来。兆平的诚意，感动了陈老师，陈老师马上答应："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写封信，一定把他们叫回来。那些年轻人，忽天忽地的，没个准头。从前是谣言满耳，一会儿说，姓方的从北平回来，要整刘志丹，一会儿又说，姓申的暗中捣鬼，刘志丹迟早要受害，把我都吓糊涂了。今天见了你，我心里也亮堂，决不允许娃娃们走邪路！"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几句话哪能就办成？芦仲林他们既然走了，山高路远的，在别处又听了许多谣传。庄凡又帮助陈老师托人送信，往返商谈，搞了两三个月，才有了眉目。徐一知走的前几天，庄凡来汇报工作，说芦仲林他们快到了，一共二十八人，里边包括两个小学教员陈保善和陈保学。徐一知走时，芦仲林他们还没过来。当他们过来时，不但徐一知和庄凡不知去向，连兆平也来不及打个照面，而是董洪海去迎接的。把他们安置在洛河对岸的粪子沟。芦仲林和陈家兄弟提出要见王兆平。董洪海支支吾吾地说："一定能见！过几天他来看你们！"

哪里知道，他们想见的人，已渺无踪影。对于他们，这几天又传说很多。蕙琼碰见的人，都抡着指头比二十八，是不是指的他们？出了什么事？自从把李静大姐等人运走之后，她也特别谨慎，不好到处乱走，以免引起怀疑。甚至连小勤，这几天也闭门不出，想避避风。

蕙琮正在望水发呆，对面河岸有人下水，远远看去，是个穿绿军装的，卷着裤腿，手提着鞋，弯着腰，往这边蹚。是个大个子，可那水已没上膝盖。那人越走越近，才看清是马罗武。蕙琮心中暗喜，却没有答腔。罗武蹚到岸边，看见蕙琮，问道："大风天，坐在河边干啥？"

蕙琮说："听风吼哩！要不，能把人闷死！"罗武一边擦脚穿鞋，一边说："风向不对！还没到冬天，就刮起西北风，时节往前移了！"说着，也拉块石头蹲下。

蕙琮觉得罗武脸色不对。平常见了她，总是先笑后说话。自从徐一知、王兆平走了之后，他再没有笑过。今天更不同，满面怒气，两眼红肿，象奔过丧一样。就是平常人奔了丧，也还哭哭说说，念念叨叨。可是他，心里象火烧着，象灌了辣椒水，又象被强盗勒过脖子。好不容易才出口长气。那双竖眉长眼，眯起来，皱得象发面包子的圆嘴儿，嘬得没了缝。蕙琮象怕得罪了火神爷，不敢问话。罗武也不敢说话，他怕蕙琮经受不起。自从兆平走后，她就够糟心的，一个女孩子家，哪能承受那么多刺激？其实他的话，尽在不言中。蕙琮是个聪明人，揣猜洛河对岸定是发生了大事。

罗武掏出纸烟，用力划了根火柴，抽起烟来。他是借烟解恨，他恨，他怒，脑子里晃动着那些人影：

昨天夜里，王家坪有个赤卫队长来找他，只说有急事，要他当夜去一趟王家坪。罗武赶到王家坪，赤卫军指了指："这是芦仲林他们住的大窑！"罗武跑去一看，门敞着，灯暗着，进门叫几声，没人应。一脚踏进去，地下是乱草。罗武

心里一冷：他们住处竟换得这么糟！往炕上一摸，是空的，连个出气的也听不到。罗武慌了，打开手电一看，满地烂草。炕上连块破被子烂袄也找不见，象刚被强盗抢过。发生了什么事？他拉着赤卫军队长问，那赤卫队长说："几天前，动员百姓到王家坪后山挖了一天坑，第二天就把永宁山民团的人集中过来，锁在这个窑里，门口放了双哨。当天晚上就'烂包'了。"

罗武问："这两天都来了谁？"赤卫军说："董洪海来过，那个执法队长，朱用心来过。"罗武问："那女人安秋，和胖子黄本来过没有？"赤卫军说："没看见，我们这几天都在村上转游，听董洪海和朱用心拉话。说安秋和黄本要赶到关中审要犯。这边的事交给杜康和董洪海了。"

"听见审问起义民团没有？"

"董洪海命令我们帮助放游动哨，我们游来游去啥都听见了，看见了，数董洪海的匣喉咙高。他叫着：'芦仲林！老实坦白，你来干什么？'芦仲林说：'王兆平叫我们来参加红军！'从这里开始，就热闹了。"

董洪海问："你和王兆平啥关系？啥时候勾结上的？"芦仲林说："老早就认识，我哥跟他们打过游击，牺牲了。王兆平把我当成烈士的兄弟，劝我一定要当红军！"

"你为啥早不来？三个月以后才跑来？"

"我信过谣言，说陕北来了个什么人，专门整共产党，将来刘志丹、王兆平都要倒霉，尔刻去当红军是自投罗网。我就带上人跑了！"

“追谣！你听谁说的？”

“脚户们说的。他们去荔阳堡赶集，杨家峁的人说，陕北来的人对刘志丹很恶。我们跑出去后，东路的脚户又说，他们路过文安驿，在戏楼下歇脚，听见戏楼上大声小气的喊叫，批评刘志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刘志丹还和什么人辩论。百姓说那个满口主义的人是从上边来的，和陕北那个人勾着哩！将来会闹个鸡飞狗跳墙。过去想闹红的人都得吃亏！”

董洪海叫道：“反革命胚子！人家批评刘志丹，你就心疼？刘志丹是什么人？他是反革命！”

“算我们投错了门！不该到红军里来！”

赤卫军队长说：“芦仲林说到这里，董洪海‘叭’一耳光，芦仲林满口流血。朱用心的皮鞭就上去了。芦仲林到底是刚进来，不明白内情，央告说：‘念在我哥份上，留我一条命！’董洪海说：‘我不认得你哥！跟上刘志丹跑的，有啥好东西？’芦仲林一下瘫了，坐在地上哭起来：‘哥呀哥，你打国民党牺牲了，我还以为你光荣哩，谁知你也背了黑锅！’”

审罢芦仲林，又审陈保善、陈保学。董洪海说：“你们也是反动民团团丁？”陈保善说：“我们是榆林中学毕业，在永宁山教书，听说刘志丹垮台，我们跟上民团跑了。我爹又写信催着叫回来。要我跟上刘志丹当红军。”

“你爹和刘志丹啥关系？”

“刘志丹上小学时，我爹是他的校长。我爹很喜欢刘志丹！”朱用心把陈保善一脚踢倒，抽了几鞭：“都是反革命后

代！”陈保学分辩说："从前没听说刘志丹是反革命，尔刻突然变成反革命，我们咋能知道？我爹还认得王兆平、徐一知、庄凡，都是这边的人。”

董洪海把近视眼一瞪："都是反革命！你们说的，都不是我们的人！”陈保学说："你们是啥人？我们两眼墨黑！”

董洪海把袖子一捋："现在对你们明说，我们是上边派的，是真共产党，真红军！刘志丹他们是假共产党，假红军！我们要把他们消灭光！”

赤卫队长说："董洪海把话说到底，陈保学他们吓得满头出水。陈保学说：'原来这几年，陕北的白军、民团打了几年，打的是假红军！白费事！也白死了人！要是你们早些来，把刘志丹的人打光，蒋介石也不用费事了！天下竟有这么大的误会！'董洪海的哑喉咙又叫起来：'我们和蒋介石不是一回事！'陈保学问：'你们是黑衣军？'本来这是句实话，四十三军穿的都是黑军衣，朱用心的执法队穿的也是黑军衣。百姓也都叫他们'黑衣军'。可是就因为这句话，陈保学又挨了一顿鞭子、棍棒。同时多少人下手乱打，没有一个能躲开的。一时鬼叫狼嚎。满村百姓都听得一清二楚，真瘆人！百姓吓得躲在窑里不敢出来。娃娃一哭，大人把嘴一捂：'悄悄！不敢哭！小心黑衣军进来！'成了百姓心里的要命鬼。”

第二天没动静，到夜里，黑灯瞎火的，朱用心指挥着去拉人。拉出一个，数一句："一、二、三、四、五、六……”拉出去一个，用枪押走一个。到第二十八个，朱用心也不数了，

揪起拉上就走。朱用心提着驳壳枪，跟在后边，还吆喝着：“不许说话！谁说话，当场砍脑壳！”

赤卫队长惨然一停，说：“远处的枪声，整响了二十八响，朱用心又带人回来收拾现场。突然，黑影里有个人，提着裤子跑回来，往窑里钻，朱用心叫道：‘谁？’那人说：‘我是副团总！’朱用心急了：‘你怎么跑了？’那人说：‘我没跑，到茅厕大解去了。’朱用心二话不说，拉到山沟里就砍了。”

第三次又回来。朱用心把执法队集合起来训话：“杀错人没有？”谁也不敢吭声。他说：“执法队报数！”报完数，才发现少了一个。原来是他们的人，站岗站累了，偷偷挤在民团的大炕角睡死了。最后被提溜走的，正是他们自己人。朱用心只骂了一句“他娘的！”就算了。

后来就传开了：“要杀二十八个，结果杀了二十九个！”

马罗武到大窑里又翻了一回，想找点芦仲林、高景山、陈保学、陈保善的遗物，好向陈定邦老师交代。可是，什么也没翻到。他又请赤卫军队长带路，找到埋人的大坑，罗武捡了块长石，埋在坟头，又用铁锹铲了些草皮，扔在坟上，让它生根保土。他想：总有一天会弄出个黑白，平反昭雪。人家是来革命的，不是来送死的。罗武蹲下哭了一场，又跑到洛河对岸。

马罗武在粪子沟找上芦仲林住过的窑洞，进去坐了一阵。因为他在这里和大家见过面，叙过永宁山的旧情。人不在了，情怎能舍？在芦仲林睡过的炕上，坐了好大一阵，才趔趔趄趄地走回来，慢吞吞地过了洛河。

马罗武坐在洛河岸上，从头想到尾。一连抽了三支烟，总有一个小时，没说一句话。

蕙琼闷得把领扣解开："下场大雨也好，把人心冲涮冲涮，淋个落汤鸡，也舒服些！"

罗武不经心地吐了一句："还是不下雨好，下了雨，那些人的尸首就泡烂了，将来家里怎么好认？"

蕙琼一惊："谁又死了？芦仲林？"罗武说："不！二十八个，全毁了！加上误杀一个，一共二十九个！"

蕙琼气得搬块石头，往洛河里一扔："滚他妈的！草菅人命！就这样闹革命？"

第十章　疯　子

触景生情，内伤最疼。马罗武回到苏维埃政府，抬头看见徐一知、杨伟林住过的窑洞，心里象锥扎一样，疼痛难忍。可他是个男子汉，不能哭，不能叫，不能骂，只有装在心里。表面上，还要摆得平平展展。幸亏他从小受过苦，在旧社会滚打过。把人生、社会，看得一清二楚。谁是谁非，好人坏人，心里明镜一样。他相信，终有一天，风会止，雨会歇，天会亮。所以，他还能克制、忍耐。

他睡了一觉，又起来理粮食帐。计算着：这里还有多少军队，需要多少粮食，怎么去购买。虽然他对董洪海、王野牛这伙东西，要给点眼色看，硬说是买不到粮。实际，他还在千方百计给军队运粮食。在这些事上，不能闹意气，要对革命负责。再恶劣的环境，也要使军队吃饱肚子，能打仗，这是和蒋介石作战！

董洪海又来找马罗武。提出军队的被服咋办？他说：“军团部下了命令，赶快解决过冬问题。”这问题，确有难处。马罗武说：“整个陕甘地区种不成棉花，不能纺织，我从哪里解决？”董洪海问：“你们从前咋解决的？军队、百姓都穿得舒舒服服。尔刻就变了？”

罗武把帽子往炕上一扔，站了起来："你们把任华抓起来，严刑拷打，说他勾结外商，弄得谁也不敢再往这里运棉花、布匹，咋能有穿的？不信，你去问百姓！"马罗武指着门外，眼睛逼视董洪海。

董洪海坐下发起愣。其实，他心里何尝不清楚？在找马罗武之前，已派王野牛去百姓家搜过棉花、布匹。王野牛到了谁家，谁家的男人都说："管棉花、布匹的是婆姨，找她要去！"提着镢头就走了。婆姨们更不好惹。她们会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不，就指桑骂槐，打猪骂狗。有的婆姨把猪打得"嗞儿嗞儿"叫，满村跑。婆姨们骂着："我剥了你的皮！拔了你的毛！冻死你！"

有的婆姨把狗打得乱咬，往王野牛身上蹿。王野牛一急，就开枪打死一条："老子要你的命，也得弄条狗皮褥子！"

狗在山区是看家宝，家家户户都养狗，既防偷盗，又可和狼咬架。打死了狗，百姓就动怒，满村的婆姨叫着："杀我们的人，还打死我们的狗！你打吧！要打就打死光。我们到军团部告你去！什么地痞流氓贼娃子！"

那狗似乎通人性，听主人'嗖嗖'几声，汪着齐往王野牛身上蹿，有的抓脸，有的撕腿，有的咬裤裆。王野牛朝天放了一枪，撒腿就跑。一群狗在后边追着叫着，王野牛吆喝着跑着。他上坡，狗也上坡，他跳沟，狗也跳沟。王野牛摔个跟头，一群狗上来抢着撕他。王野牛把帽子、鞋袜，都扔给狗。有的狗去叼鞋、叼帽子，王野牛光着脚，急忙跑到董洪海窑里，赶快把门插上："快！一群狗追上来了！"

董洪海训斥道："真没出息！成啥样子？赤脚光头满身泥！几条狗就把你吓成这个样法，要是狼呢？"王野牛说："不信你去试试，狗成了群，也不得了！"董洪海自以为比王野牛英勇，把门闪条缝。只见几条狗正卧在门口，虎视眈眈，竖耳龇牙，十分可怕。他赶快把门关上，缩了回来："还是叫马罗武去吧！只要他肯出面，人不骂，狗不咬的，就把事办了。咱们还得利用他！"

老百姓到处骂街："和百姓作对，永没好下场！这达人刚翻过身，赶了一年多集，吃的穿的都方便，舒坦了几天，不知哪个驴日的黑了心，给踢踏了。""山货、药材出不去，棉花、布匹也别想进，穿他娘的个脚！今年就要龟孙子们的好看哩！""要是这么弄法，能把人困死！尔刻集上象死了人，除了风刮落叶，啥也没有了！""任华在时是个啥样子？要啥有啥，想买的买，想卖的卖，吃啥有啥。如今可好，吃风屙稀吧！""看那甘草、黄芪都堆成山，从前能换布、换钱，今年当柴烧吧！还要军衣军鞋哩，谁家有钱买？光着脚撵兔子吧！"

骂得更难听的还有："是蒋介石派来的人啦！""马鸿逵派的内奸呀！""阎锡山的侦探啦！"无奇不有，无话不骂。甚至把董洪海、王野牛当成了张廷芝的狗腿子。

董洪海不是聋子，这些骂声他都听见过，他有啥办法？就是申超人给他撑腰，也不能把百姓都杀光。杀光百姓，他们吃啥？穿啥？百姓还说：四十三军放着大米白面不吃，为啥跑到这达吞小米？怕是得罪百姓太多！董洪海只有装

聋作哑，去求马罗武。

马罗武说："前方不是正在榆林桥打仗么？还是用战争解决问题好。缴获了服装，就解决得差不多了。不够的，咱们慢慢补。我们本来还有个老焦，也会弄布弄棉花。你们把任华一抓，老焦吓跑了。"

董洪海耷拉着头，慢慢走出来，到各村镇转转，也没人理他。他抬头看看人脸，都是怒目相视。他只得到前方去找军团部。

马罗武坐下来，又计算孙全生走的日子：已经好多天了，也不见消息。关中的情况怎样？杨郁文是活着，还是死了？要是有个好歹，咋对得起徐一知？对得起王思学和沈梦云？

孙全生的脚板都磨疼了，打了泡，流着水，还是要跑。他胸中充满愤怒。愤怒，会产生力量，产生智慧，他准备豁出一条命，去完成任务，一定要把杨郁文的下落弄清。

到了十亩塬，找到个村子，名叫细嘴子。村上有二十多户人家，全住窑洞。找家百姓住下，烫了脚，吃了饭，晚上就和老乡拉话。打听陕甘南区特委住在哪里？这家的老汉很精明，先盘问全生："小伙子！你是哪个部队的？从哪达来？要找谁？"

在特殊情况下，人的神经极度敏锐。全生也探对方的口气："你听我的口音是哪达人？""陕北？"全生说："我是陕甘边界的，庆阳人。"老汉问："庆阳离保安很近么，你可认得

刘志丹？”

全生不正面回答，反问道：“你认得他？”老汉歪在炕上，吧嗒着烟锅，想了想说：“几年前，他到这里来过。”全生坐在老汉身边问道：“那人怎么样？”

“我们老百姓么，看着人家都好！”

全生问：“老大爷，你是不是看着红军都好？”老汉哼了一声，没答话，又问：“你是哪个军的？”

“二十六军的战士，刚参军一两年。”

老汉问：“是罗炎的老三团？还是赵宝魁的骑兵团？”全生说：“大爷！你对二十六军这么熟？他们在你这达住过？”

老汉还在观察全生：“你是不是执法队上的？”全生笑说：“大爷，我不是执法队，那里边没有本地人。”

“你到底找谁？”

“我找王思学家的，她和我家是表亲。”老汉把眼一瞪：“你没听说她家出了事？”

“我妈是个百姓，不懂外面的事，听说她有病，叫我来看她。”

老汉叹口气说：“小伙子，你既是王思学家亲戚，我劝你不要去找她，免得惹祸。”

全生假装吃惊的样子：“我妈说，他家是老革命，一定叫我看看他婆娘。既然她家出了事，我就回去了。”

老汉说：“如今世道不同，越是老革命，越有事，还不如个老百姓。”全生说：“我不信！革命越老越有功，哪能越有罪？”

老汉磕磕烟锅，又装上一袋，吧嗒几下说："憨娃娃！我见得多了：四年前，就在我们邻村的十亩塬，方自强要收刘志丹的枪。刘志丹这边还没听清话，方自强那边就开了火。打得满塬乱跑，血流成滩滩。百姓先是害怕，后是嚎哭，刘志丹吃了大亏。几年了，那达百姓提起来还哭鼻子哩！听说如今风声又不对了。你可看见过刘志丹？"

全生见老汉有些情谊，想实说了，又不敢实说，便转个弯："刘志丹是我们的总指挥，行军时常见他。那人指挥打仗能行着哩，对战士也好。"老汉说："这次回去，见了刘志丹，替我们问他好，就说十亩塬的百姓问他好！他就明白了。"

全生说："大爷，放心！我一定替你问候。大爷，你说我能不能看看王思学的婆娘？她是我表姑。"老汉说："实对你说，王思学早被捉拿，提到瓦窑堡去了。你表姑也押起多天，在十亩塬沟那边半山上。"

全生哭起来："大爷，求你帮个忙，我再见她一面，回去好给我妈说清楚。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老汉见全生哭得可怜，真拿了主意。他说："小伙子，不是你的亲戚，我就开不得口。既是你表姑，我给你出个主意。明天，你把我儿子的衣服换上，装成百姓，给南区特委送粮，混到那村里照照，可要小心！你表姑可是和她侄女杨郁文关在一个窑里，外边有哨兵。你如想多停几天，那村有我个侄子，名叫王成，在游击队上当小队长。你在他家住几天，啥情况都摸透了。"

全生穿了身蓝布棉袄棉裤，头拢羊肚毛巾，背了半口袋粮食，到了十亩塬后沟的半山，把粮给粮秣员倒下，要了收条，就把空口袋搭在肩上，靠墙蹲着啃干粮。这时只有心里想事，眼里做活，他特别注意哨兵把守的窑洞。一会儿，见几个人提着鞭子进去，后边跟着个胖男人，一个瘦女人。那些人进去不久，窑里就传出了声音。是女人的哭声，叫声，骂声。全生受不了这种刺激，站起跑了。去找当地游击队小队长王成。

全生见了王成，把粮袋和收条都交给他，一五一十说了缘由，王成说："都是陕甘苏区的人，既是你的表姑，就是一家人。不要紧，你在我家住几天，我一定设法叫你看见。其实，我们这达人都是一条心。谁不知道王思学？人家当初闹革命时救了多少饥民？领导的'交农'运动，把县长都包围了。全家都为革命奔跑，如今成了'反革命'，谁信那一套？"全生问："你们游击队里人心齐不齐？"

王成把全生拉到猪圈里，看着猪吃食，一边拉话。借猪声掩去人声。王成说："我们心齐着哩！他们执法队是外路人，谁和他们一条心？他们是无根草，咱们是坐地桩，谁能胳膊往外扭？咱可不是排挤外来人，是他们理不顺，作恶太多，不得人心。说实话，他们执法队，总人数不清，分到这里的只有几十人，不是纪律管着，我们早把他们收拾了。百姓恨得只想吃他们的肉！你是从陕甘来的，没听说刘志丹是啥意思？"全生说："听人传说，老刘以大局为重，很守纪律，不许自己人打自己人。"

王成叹口气："大人物，纪律性强得闷死人。只许人家杀我们，不许我们还手，能把人逼疯！"

"老刘是怕敌人趁机而入！不是想到这点，谁怕谁？"

王成说："我们关中抓起八、九十人，有的已经杀了，里边有老特委书记金里科，有县委书记杜挽，有王思农的女儿，刚进来的学生娃娃，才十九岁。还不知要抓多少，杀多少哩！人心都快气炸了！"

全生问："他们的执法队长叫个啥？今天进去的胖男人、瘦女人都是谁？"王成说："执法队长叫朱用心，来的时间长了。那个胖男人叫黄本，瘦女人叫安秋。那女人是个妖精，抓人时先给戴个黑筒帽，怕百姓认出人。黑筒帽是安秋亲手缝的。黄本是个荒淫无耻的家伙，杀人魔王。他和安秋一捏咕，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自从他俩来后，我们的书记张英良就不见了。有人说，已经送到瓦窑堡。"

提起瓦窑堡，全生就想起刘志丹，想起碰见的那些人。但是他没有说。只是问道："你们参不参加审问？"

王成说："不让我们参加。他们审时，叫我们放哨。主要是管着百姓，不让听，不让看。我们在门口可以听见、看见，不准进去。"

"你们游击队上的人，他们个个熟识？"

"熟他娘的稀巴子！我们正宁县游击队人多啦，是老游击队，今天这个班来，明天又换那个班。人脸不熟，言语不通，他能记得？"

问到这个程度。全生心里有了底。他说："好吧！明天

起，你给我条枪，我替你放哨！"王成说："不！在我的小队里调整个机会，咱俩一块去。你不是本地人，万一有个事，你答不上来。"

刚好这天是审问女犯人，王成和全生值班放哨，两人背着枪，站在窑外。全生看得清清楚楚，朱用心一手提着枪，一手提着皮鞭先进去，后边跟着三四个，都提着皮鞭，背着鬼头大刀。然后，黄本和安秋说说笑笑过来，到了窑门口，把脸一绷，才进去。两人往炕上一坐，安秋先开口："时间磨得不少了，你们想好没有？谁先坦白？"

全生把脖子上围的毛巾向上拉拉，只露出半截脸，往窑里一瞅：里边是前后炕，窑掌后炕坐着两个女人。他认得出，一个是杨郁文，完全变了样儿，虽然还是两条小辫，可头上毛挓挓的；圆胖脸已经不那么红；一双黑洞洞的眼，喷着仇恨；穿戴还平常，黑西服裤，蓝底儿白花棉袄，只是肩膀上扯了两个口子，象撕打过的。另一个，他估计，当然就是沈梦云。她穿件蓝布袄，怀里抱个娃娃，正搂在怀里吃奶。全生几乎骂出来："畜生！连吃奶的娃娃也抓进来坐牢！"

沈梦云连忙把娃娃嘴里的奶头揪出，掩上怀，对安秋说："安同志，我们已说过几次，王思学的活动，我没参加过，他有啥罪，去问他。我只在这里当个小学教员，跑跑妇女工作，大事没管过。我这个侄女儿，还是个学生娃娃，三二年闹罢学潮，才进来，上边的事不清楚。"

安秋冷冷一笑："各人说各人的，不用代劳！你先说自己的，刘志丹到你家来过几次？王思学和刘志丹是啥

关系？”

沈梦云哭起来：“说不清！你们把他们都定成反革命，咋能说清么！刘志丹到我家只来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三二年春，他到省委去告状。王思学陪他一块去的，一次是他带游击队打仗，路过午字区。以后再没来过。思学和刘志丹的关系，就是在游击队，在二十六军一达里工作。前后有三四年，直到现在，他们到处打仗，我又不跟着。”

黄本把炕桌一拍：“老奸巨猾！王思学走到哪达，把你带到哪达，难道你啥也不知道？”沈梦云说：“从前是在一达，自从‘灾民自救军’被打散，我们就离开家，到北平后，他被北方局派到山西，我在北平坐牢。又回到陕西，我在地方，他在军队。你问大家，哪一仗是我跟着打的？”

“你们和徐一知啥关系？”

沈梦云说：“徐一知和我们关系可长了。他在三原中学念书时，王思学到三原中学宣传马克思、列宁，组织学生运动，徐一知就参加了。”安秋又插断：“不是叫你表功，要你揭露罪恶！”

沈梦云说：“我家在三原午字区，县委就在我们村，谁都来，杜康来过，省委的人都来过。徐一知来了就没走，一直工作两三年，才去照金。”安秋又插话：“不要扯杜康！他和你们没关系！”

沈梦云说：“杜康和我们关系可大啦！他一来，就叫分地，命令攻三原城，弄得敌人三天两头来‘围剿’，那地就分不成，百姓都骂杜康是‘日弄主义’！”

安秋把大腿一拍："恶毒攻击！打！"

朱用心挥起鞭子，梦云和孩子一块挨打。孩子吓得哇哇哭，梦云双手护孩子，又一手迎鞭子，一手捂着孩子的脸："乖娃！不要怕！"

安秋骂道："狗崽狼儿子！哭得讨厌！"把松花蛋脸一转："杨郁文！看见没有？不老实交待你和徐一知的关系，就抽死你！不要以为你的脸蛋儿漂亮，我们把你抽成满脸大黑疤！"

杨郁文把眼一瞪："我和徐一知谈恋爱，难道犯法？"安秋说："你为啥找这种人？难道没有政治原因？"郁文说："有！因为他是共产党，他能干，他正派，他干净，他漂亮！"

安秋把嘴一撇："无耻！"郁文说："你有耻？为啥嫁给杜康？你不知他是杀人犯？"安秋气得脸发紫："谁说他是杀人犯？交代！"

郁文一句不让，她说："我在西安见过他从前的老婆，人家是真正的共产党！就是因为杜康随便杀人，她不要了。你捡个破烂货！得意个啥？无耻！"

安秋跳下炕，指着郁文："衣服扒掉打！"沈梦云听说要扒郁文的衣服，上前拦住："她是个姑娘！千万别扒衣服！"黄本露着狞笑："扒！"朱用心上去撕郁文的衣服。黄本叫道："光着身子跳舞，叫大家欣赏欣赏！"杨郁文搧了黄本一耳光："禽兽！"

梦云气得扔下娃娃，去抱郁文："我的姑娘！不许侮辱！"黄本说："什么你家的姑娘？她在这里是犯人！"

杨郁文立刻神经分裂：跳过去撕安秋的衣服，搧安秋的耳光："杀人犯的老婆！没有人性的妖精！把你的衣服脱光，叫黄本看看！"

朱用心叫声"打！"几个执法队员，用刀背砍郁文的脊背。郁文也不示弱，连踢带打："姑奶奶和你们拼了！你们家没有姐妹姑嫂？你们家的姑娘被人扒过衣服？"她大声喊起来："安秋！女妖精小安！小安！杜康的小老婆小安！老婊子，老破鞋！黄本！你去扒安秋的衣服！"

她盯着黄本的肉丸子脸："黄本！去吃你娘的奶！扒你娘的衣服！叫你的小安光身子跳舞！"

郁文真疯了。一头撞到窑门上，往院里跑："全村都来看：安秋扒衣服了！黄本扒安秋的衣服了！"

执法队员拦住，推搡。趁人不防，郁文夺了朱用心的皮鞭，照着安秋、黄本乱打："拼吧！拼个你死我活！有啥了不起？什么狗狼养的东西！"黄本一把将郁文抱上，夺过鞭子："疯子！你不要命啦？"

郁文越疯劲越大。挣脱黄本，一头撞到安秋怀里、把安秋顶个四脚朝天，撕着安秋的头发："你个臭婊子！还我的徐一知！他到哪里去了？为啥不来看我？"

朱用心照郁文背上抽了一鞭："打疯子！"黄本双手把郁文攥住："徐一知是反革命！疯子！谁还要你？"郁文把脚一跺："把你妹子嫁给他！把安秋嫁给他！你们是一群野兽！"

安秋丢了面子，松花蛋脸变成炸豆腐。头发乱蓬，眼神发呆。尖声叫道："撤！明天再审！原班人马。"郁文照安秋

脸上吐了一口血水："滚你娘的蛋！"

这一闹，安秋和黄本发生了矛盾。一路上不理黄本。黄本莫明其妙："你生啥气哩？也疯了？"安秋哭丧着脸："你今天怎么拉的架？难道你爱上了疯子？"

黄本急得赌咒发誓："我怎么能爱反革命！她是反革命的侄女，反革命的情人。我对你一片忠心。要不是尊重杜康同志，我情愿一辈子跟着你，至死不变！"

安秋擤着鼻涕："还不是看她年轻！我是人老珠黄不值钱了。你哪明白我的苦衷？我是不得已才嫁给老杜的。在上海，前个男人背叛了我。"

黄本无法答话，只得问："明天怎么审？你说咋办就咋办？"安秋说："明天不许扒衣服，免得你看见流口水。把沈梦云和她分开审，沈梦云和孩子哭天哇地的讨厌！"

当天晚上，王成也得到消息：明天再审时，游击队不许换哨。今天听见过的人，不许走露消息。谁露一点风，马上枪毙！同时动员百姓，到沟下挖坑！

王成问全生："怎么样？你还去不去？"全生哭得眼都肿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么惨！我受不了。这哪叫共产党？"王成说："杨郁文大半活不成，你再见她一面吧！回去好给徐一知捎个话。我们这达人，谁不认得徐一知？他在照金当过革命委员会主席。常给大家讲话。那是个难得的好人。"

全生哭着说："既是这样，你们就没有一点办法？眼看着把她整死？我们陕甘人太老实了。"王成说："我们背后议

论过，怕弄不成惹祸，他们在塬畔架着机关枪哩！又怕给押在瓦窑堡的人加罪。还要防着他们放的暗探，听说那个董洪海是陕北人，会不会和这里的渣滓勾结着，还很难说。”全生说：“你们不干我干，我这条命可以豁出去。”

王成是个细心人。全生来时，虽然有伯父的引见，可终归还是不知根底。没有正式证明，也不可能有正式证明。如今这么乱，谁能信过谁？他换了个口气：“关心他的人多哩！关中人不好惹。你是外来人，就不用管了。”

半夜，有人敲门。王成一开门，是他大伯，就是细嘴村那个王老汉。全生一咕碌爬起，抱住王大爷哭起来。王老汉说：“小伙子，别哭，我有话对你们说。天黑后，沈梦云移到我们村上关着，把杨郁文一个留在原地。杨郁文疯得不成样子，砸门、捣炕咚咚响，在里边叫徐一知哩！”说完，老汉擦着泪走了。

第二天午后，又开审。专审杨郁文。一打开门，大家都愣了。杨郁文穿了身黑长衫，前后心缝两片方块儿红布。头上梳个纂，满头插的扫把枝子，好象是金银簪子。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端端坐在炕上，手里拿根烧火棍。上下扬着：“走！快走！”

安秋皱着眉头：“你闹啥名堂？”郁文嘎嘎一笑：“我要结婚，徐一知接我来了！这毛驴走得太慢！”用火棍往炕上一打：“哒啾！快走！你们听，娶人的唢呐吹过来了！”

黄本叫着：“疯子！谁教你这么打扮的？”

"我生华嫂，早就教给我了。保安县结婚就是这个样子！我扮成了妖精，阎王不会来娶我。先当妖精，后当新媳妇。我是徐一知的新媳妇！"

安秋吼道："你头上插扫把枝干什么？"杨郁文用火棍向安秋打了一下："你是疯子，你是蠢货！不知我头上戴着金银首饰？老妖婆，你想嫁给徐一知么？不行！他不要你。我们约好了，中央红军一到，我们就结婚。昨天中央红军到了，今天他要来娶我！"

黄本说："妄想！中央红军根本不会来！"郁文骂道："你造谣！你反对中央红军，你是反动派！你是申超人的走狗！中央红军早到了瓦窑堡，到了下寺湾。徐一知娶我来了。你听！徐一知的马蹄声响了，那是来接我的！接我！"

说着，嘎嘎笑着，下炕扭起秧歌："正月里来，是新春，娶的新媳妇进了门。我穿妖衣你披红，拜过天地洞房行。"

安秋叫道："打疯子！"黄本向安秋打个手势："越打越疯，口供弄不出来了！"朱用心拿着驳壳枪，对杨郁文一晃："再疯！我枪毙你！"

郁文在炕上抓把土，往朱用心脸上一撒："新娘进了门，撒新媳妇啰！快！撒新媳妇啰！放鞭炮哟！你听，乒乒乓乓，徐一知来了。是来接我，不是来接你！"

执法队员也是人，他们又气，又好笑，又难受。朱用心恼羞成怒："你一辈子结不了婚！"杨郁文说："你才结不了婚呢！你是条狗腿子！徐一知不要你，他只要我。徐一知！你快来吧！我的毛驴走累了，毛驴正过河，你还不过来牵住？

--知！今天可到结婚日子了！”

安秋气得站起要走。郁文一把拉住："生华嫂！你不是说，到我结婚那天，你要陪我入洞房么？说话算话，你把我送入洞房！”她转向黄本："你是生华哥！快去摆酒席么！我和一知要喝交杯酒！”

黄本和安秋，气得满脸变色，一阵青一阵红的，夺门而出。郁文追上去："你们两口子别走！陪我喝酒！扶我拜堂！”

执法队员都怕骂到自己头上，抢路往外跑，郁文叫着："猪跑了？生华嫂！快逮猪！”

就在这天夜里，刚换了哨，一群穿黑衣的人，闯进郁文的窑洞，用黑布把郁文的脸一蒙，拉上走了。哨兵没有问，也没有撤，只是守着空窑。

王成跑到细嘴子找沈梦云。梦云已经病了。门口的岗哨已撤，可是她搂着孩子昏迷不醒。王老汉进去叫道："梦云同志，你醒醒！快去救郁文！”老汉给递碗开水，梦云喝了水，迷迷糊糊又躺下。老汉和王成守到天亮。梦云好一些，王成说："昨夜有个哨兵回来说，一群黑衣军把郁文拉走了。只远远听到一句话：'活埋！'可那腔调不象南方口音，你快去看看吧！”梦云忙下了炕，把孩子交给老汉："大爷！托付给你了。我去找郁文。”

王成带着梦云、全生，绕小路走。到十亩塬后山，找百姓打问。百姓说："在沟里埋了个大土坑，安秋和黄本、朱用心，都惊慌失措地连夜走了。”还有个百姓说："听见安秋给

黄本下命令：‘这里有人闹事，还不快撤？我可是个女人！’”又有人说：“听见夜里有人去砸安秋的门。”

梦云无心听别的，只少气无力地说：“老乡们！咋办？我扒不动呀！”百姓们说：“你不要动，我们扒！”

一后晌，就把坑挖开了，里边有几条尸体，都是男的，一个女的也没有。梦云坐下哭起来：“我的孩子哪去了？死了连个尸体也见不上呀！我们得罪过谁？”

梦云突然停住：“看，那不是郁文的毛衣！”大家抬头一望，可不是，山坡扔着一件红毛衣，是郁文的，那白绒线球是郁文自己做的。可是人呢？

王成可是个念书人，心眼儿满多。送梦云回来的路上，他仔细酌量百姓们的话？这话中可是有话呀！夜里谁闹了事？谁砸了安秋的门？还对我们保密？难道郁文是谁抢走的？是呀！关中“冷娃”嘛！谁敢惹？让步也是有限度的。这些，王成不便出口。

既然没有了郁文，全生也不忍再听，再看。只和王成握了手，偷偷跑了。到细嘴子，换上军衣，别了老汉，他不吃不喝，哭着跑着，心里骂着：“报仇！我要报仇！只要碰上那些人，我要掐死几个。活埋我们一个，我要掐死你们一个，一个换一个！要你们还债！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都是帐！我们太老实、太忠诚！人家利用我们的忠诚。老实人吃亏！忠诚人糟秧！老刘呀老刘！人家会不会活埋你？”

全生一连跑了五六天，到了下寺湾，看见马罗武，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

第十一章 囚徒之歌

葛明山终于来到下寺湾。他没直接去找马罗武，到龙儿寺医院找上张慕阳，打听了情况，才来找罗武，两人一见，泪流满面。又觉得在窑里说话不安全，怕有人闯进来。罗武约明山到山上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才说心里话。

葛明山一开口就说："咱们的损失太大，义勇军那个营长于振西，被杜康用火直烧死，还杀了几个连长！安塞县苏维埃主席白焕章，兴隆寨高小教员白光彩，一区的文书冯向雪，都拉去砍了！我沿路打听，二十七军和陕北的情况还不清楚，不会一个没死。听说他们把这里当成了'肃反'重点。"

罗武听了这些情况，又想想眼前的事，不由心中火烧火燎："关中和这里，死了不少，永宁山起义民团是二十八个，加上错杀一个他们自己的人，一共死了二十九个。要说他们只杀县、团以上干部，也不全是。要说他们仇恨知识分子？也不尽然。他们自己也是知识分子。贺仲、曾光、申超人、杜康、安秋、黄本，哪个不是知识分子？"

"你估计，杀这些人，都是谁出的主意？"

罗武说："都是申超人派人来杀的。不一定个个都经过'中央代表团'。那些一般干部，妨碍他们个啥？是申超人一

手操纵的！谁对他们有意见就杀谁。董洪海、黄本、安秋，都是申超人派的。保卫局那个岳威也不一定知道。车铁明可能知道一点内幕，那是个陕北人，是申超人的内线。现在的下寺湾、王家坪后沟那景象，唉！不能提了。”

明山问：“有没有救出来的？”

“有！他们总是夜里干活。他们往坑里扔，百姓偷着往外拉。只要是有口气儿的，都能拉出来。不知暗藏了多少。也不知都是谁得了救。百姓不说，咱们也不问。”罗武又叹口气：“百姓太好！又要保护受害者，又怕牵连咱们，我又不能出面过问，现在只有靠百姓了。百姓会对付他们。从前志丹常说，我们和百姓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了水，就活不成。这话一点儿不假。”

明山心里乱糟糟的，想把这事问清楚，在历史上留一笔帐。他问：“眼下，陕甘的领导人都换成了谁？”

罗武说：“都是些‘无功受禄’之徒。陕甘特委书记是董洪海，军委主席还是个董洪海。组织部长是他外甥，宣传部长是他侄子，都是上月才入党。苏维埃主席是王野牛，财经委员长还是王野牛。组织了个‘流氓内阁’。”

明山说：“我一路走一路想，怕是咱们忠厚过火了。我们为开辟这块根据地，牺牲了多少英雄好汉！白费了！”

“白费不了。咱们有纪律管着，可百姓不管那一套，谁作恶，他们就反对谁。从前是咱们组织百姓和白军斗。如今是百姓自己组织起来和那些不肖子孙斗了。这就是红军根据地的人民！”明山说：“我去看老中医张慕阳，那老人往

日很和善，如今他眼里象喷着火，说着话就想骂人。见了我，劈脸就问：'你们都不会搭救老刘吗？'我能说个啥？"

罗武问："见到志丹的家属没有？"明山说："见到了。在苍沟。马大爷这人很义气！他说，国民党把刘志丹家里祖坟都挖了，杀了他那么多亲属。现在这些人又来糟害。我们要把革命家属都保护起来！人，总要有点良心。刘志丹哪达对不起人？我们斗过国民党反动派，难道斗不过这些东西？他们打着'红军'的招牌杀红军，天地不容！"

罗武问："可听到李静他们的消息？"明山说："我见到赵羔子，他把那些婆姨娃娃运到'老场'那边去了。那些村子都在梢林里，没人敢进去。高生华婆姨，白文秀婆姨，赵羔子婆姨，都去了。尚占武的保卫队常去游击，安全着哩！"

罗武递给明山一支烟："如今没有一点好消息。只听说，赵宝魁带个小游击队，去袭击了长武城，又搞起一支骑兵，准备去迎接中央红军。"

葛明山吐着烟，又问："冯蕙琼在不在？"罗武说："杜康亲自带执法队来，专门抓冯蕙琼的。有人说，要把她解到瓦窑堡，杜康不同意，他要亲自审问，不知里边有啥名堂。审几天了。"

"押在哪达？咱们夜里去把她抢出来！"

罗武摇摇头："不行！在张慕阳院子里。朱用心带执法队天天守着。张慕阳的儿媳妇对我说：她们听见打了审，审了打的。可是蕙琼一声不哭，反而得空就唱，不知都唱些啥？想必她有她的主意，要和他们斗斗。你这个身分，不动

还能探点消息；动厉害了，人家就抓你。没有一个能活动的人，咱们更黑不通风了。”

“听没听到杨郁文的消息？”

“全生前几天回来了。他说的那情况，不明不白，到底是年轻阅历浅，深入不下去。我有很多疑问：是不是百姓又在和他们暗斗？现在咱们不便说，也不能问。”明山听着直敲脑门。

就在吊打过杨灏的那个窑里，关押着女犯人冯蕙琮。在另一个窑里，杜康、董洪海、朱用心，正在商量对策。摆上酒菜，边吃边说。

杜康那套西服，成了羊群里的驴，特别惹眼，他坐在中间，用火柴棒剔着大牙缝，高谈阔论：“对付这个女人，不能用对付杨郁文的办法。打成个疯子，什么底也摸不清了。对姓冯的这个女人，要攻心！要施计。叫她把‘机密’倒出来。只要抓上一两条，治她的罪，治刘志丹的罪，都有了证据。这叫‘师出有名’。以防将来有人对咱们反攻！”

董洪海有点犯愁，搔着头皮，打开哑嗓子：“这人难弄。你打她，她哈哈大笑。除非杀头。马上杀掉，啥口供也没弄出来。”朱用心的湖北话说得滴溜快：“我们张国焘同志的办法，就是用鞭子、大刀说话，哪有时间磨嘴皮？”

杜康比别人心情复杂，又不能全摊出来。他坚决主张用诱供、骗供的办法，而且要场场亲自提审，深怕口供落在别人手里。他指出：“这个人的重点，是西安、上海，和特务

机关有无勾结？进苏区以后的事，也要审，放在次要地位！”

董洪海顺着话音爬上来，又给杜康斟上酒说：“到底是中央代表，比我们看问题深，抓住了纲！是得看人下菜，看量斟酒。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这个冯蕙琼，要是钻进来的，就是个高级特务。她啥时候入党？啥时候叛变的？被捕过没有？”

杜康啃着鸡腿儿，又说出不同的意见：“被捕、叛变，这些字眼暂时不提，免得她瞎咬。先弄她在上海、西安的活动，顺藤摸葫芦，一个一个切。”

朱用心闷着头，专挑猪肝下酒，对杜康的话，莫明其妙：为啥提不得“被捕”、“叛变”？即令她没有，也可以问么！朱用心这个人，虽然打起人来很残酷，杀人象割韭菜。但他是错误路线的盲目执行者，不是出谋划策者。按照当地百姓的说法：“看家狗只往外咬，不往里咬。”他有话也不往外说，有怀疑也放在肚里。其实，有许多事他不甚明了，只要该打的打了，该杀的杀了，就算完成了他的任务。

董洪海到底是知识分子，有他的灵敏性，善于随机应变，他说：“被捕，不能说明有问题，只看有没有勾结。”就因为杜康和董洪海都被捕过，深怕审讯时对方缠住自己，才有意回避。

张慕阳的儿媳妇李小勤，每走到蕙琼窗下，总是放慢脚步，仔细倾听。冯蕙琼的细微歌声，透过窗纸，悠悠飘到窗外。但是，总听不清她唱些啥。有一次，不知啥原因，撤了

岗，落上锁。蕙琼被锁在窑里还是唱。小勤挥动条帚，轻轻扫着院子，一直扫到蕙琼窗口，故意掏墙缝的泥土，清窗台的灰尘。接近窗棂，她便听清了里边的声音。原来蕙琼在唱秦腔。那词儿可是她想说啥就说啥。只听她唱道：

阴天下雨走泥泞，蹚河涉江我都能。
闪电雷击算个啥？哪怕虎狼来逞凶！

群魔狂叫我发笑，眼里留下些怪影影。
从前红军战蒋贼，如今来了些阴阳兵。

自古鬼怪怕见红，太阳一出现原形。
中央到来破牢门，云天雾地一扫清。

小勤心想，蕙琼姐好厉害，她在骂妖魔鬼怪，便轻弹窗棂，咳了一声。蕙琼把最底层的窗纸揭个小缝，朝外看见小勤："快走！不要引火烧身！"

小勤嘴对窗纸："他们都开会去了，门锁着哩！有啥话，对我说吧！"蕙琼说："听见我骂你们家里人，你就来骂我，我扔啥，你就捡啥。走吧！"

小勤提着条帚刚离开，朱用心就赶来开锁，杜康和董洪海都跟在后边，进了窑，把门上了闩。小勤连忙端个盆，拿个小凳，坐在院里洗衣服。只听杜康操着半山东、半陕南的南腔北调："想好没有？要放明智，看清形势，大势已定，刘志丹、杨伟林、王兆平都已定案。你不必再为他们受罪！把

你看到、听到的都交代清楚，找条活路么！”

蕙琼的声音：“你们定了个啥案？公布出来！”杜康说：“迟早会公布。有人供了他们，我早对你说过，他们是右派，右倾取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要定死罪的。”

蕙琼冷冷一笑：“哼！哼！死罪！谁手上沾了人民的血，谁有死罪。自古至今，不管是皇帝，还是权臣，杀错了人，判错了案，都要得到恶报。不是神报，而是人报。”

杜康、董洪海、朱用心同时吼起来：“你不想活啦！不吃敬酒，吃罚酒。”杜康又说：“你可不要撒野！你在西安、上海来回跑，都和谁同路，找谁接的头？”蕙琼说：“都有人名地址。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杜康说：“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我是中央派来的。限你三天，必须写出来！放明白些，你自己也有罪。交代清楚，可以将功赎罪。你还年轻，又有才华，我们还是惜才如宝的。”蕙琼也将计就计：“好吧！我也限你们三天，不要打扰我，让我好好想想。”

听见开门声，三个人出来走了。一时，门上放了两个岗哨。小勤再听不见窑里的声音。蕙琼在干什么？想什么？她真的给人家写吗？写些什么？

刚才小勤看见朱用心开门，就想起那把锁。他们用的还是我家那把大铜锁。钥匙，也是我家的。是的，只有那把锁，锁起门来最牢靠。又长又方又厚实。听我公公说，那还是我公爷手里留下的。是从延安府带回来的。如今在下寺湾可买不到。小勤正拧着衣服，突然停下，把衣服往盆里一

扔，站起跑回屋，到处乱翻。正翻老箱底，婆婆说了话："你疯啦？翻箱倒柜的找啥？"小勤说："妈！我记得咱家还有一把铜锁上的钥匙，为啥不见了？"她婆婆说："尔刻乱糟糟的，你找它做啥？"小勤说："上次我回永宁山，我妈说，我们家铜锁上的钥匙丢了，想再配一把。前天我用手一量咱家的铜锁，和我家那把一样大小。我想拿咱家的钥匙样儿，叫我爹到外路再配一把。你说行吗？"

婆婆说："是你妈要用，你不早说。那把钥匙在你公公那老药箱底放着哩。他不让动。你要想使用，用完赶快拿回来，免得你公公着急。那钥匙也成了他的宝，是他爹留下的。"

其实，小勤也明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同样的锁也不能用同一把钥匙。但她还是要去揭那放药的小木箱，拿到那把钥匙。

蕙琼正在窑里动脑子。她要从头至尾，把这段事滤滤：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要理出个头绪：

渭华起义前，她在西安的住处，是个联络点，上通省委，下通几个重要党员，其中有刘志丹。渭华起义时，她去过渭华两次，最后一次，是她把刘志丹接回西安的。到西安后，志丹住在她家的后院，由她的父母照顾。省委派志丹去上海，找党中央，是她陪着去的。那次，他们是扮成假夫妻。

蕙琼在脑子里放起电影：

志丹穿的深灰色西服，黑领带，戴副眼镜，头戴洋草帽。蕙琼穿件黑丝绒旗袍，长发打了卷儿，半高跟黑皮鞋，脖子戴着黄项链。想起真有点害羞，那时她才十八岁，居然涂了

胭脂口红。临起身时，志丹笑说："小蕙！这次你可逞强不得了，入了世俗！"她气得一头扎在水盆里，完全洗掉。志丹又笑说："到底是小孩子脾气，经不得一激。"她又拿出镜子，照旧涂上。天刚擦黑儿，她和志丹坐马车出了城。

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俩坐着带篷的马车，沿着公路往东走。晓行夜宿，一连走了几天，每逢住店、登记，两人都写上是夫妻。到了没人注意的小站，才上了火车。那时因为经费困难，坐的是硬座，两人坐在火车上打瞌睡。蕙琼洁身自好，特别注意和志丹的距离。就是坐在火车上，她也紧靠窗户，给志丹留个空隙。但一睡熟，什么也不知道了。无意中靠上了志丹的肩膀。突然一醒，赶快离开，再往窗口靠靠。志丹把她一拦，对她耳朵悄声说："靠上我睡吧！要不，会引起怀疑。"她心里一惊，赶快靠上志丹，睡着了，真象个小孩子。

到了上海，坐黄包车到打浦桥，找到法政大学，和杨伟林、李静接上头。那时，他俩正在住秘密机关。李静很干练，对管事务的人说："有没有空房？给我弟弟两口子找个住处。"蕙琼脸一红："大姐，好久不见了，晚上我到你房里住。"那天晚上，蕙琼和李静同住，志丹和伟林同住。

躺在小房里，李静问蕙琼："小蕙，依我看，你不如和景桂结婚算了！"蕙琼没说话，李静又问："你妈喜欢景桂么？"蕙琼说："好人谁都喜欢。我爸、妈，对他好得不能提。可是我还小呢，哪能谈这些事。万一弄假成真，岂不糟糕！现在为工作跑、躲，还来不及哩！谁还顾上那些？再说，我妈经常提醒我，千万不能找个家里有包办的。"

李静说："你妈的思想不是很通达么？明知包办是中国的一大害，是普遍存在的东西，要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她为啥还提这问题？"蕙琼说："我妈在理论上，是通得很。到了我身上，她又很担心，她怕我将来有痛苦。她说："宁肯找个讨饭的，不能找个有包办的。"李静急得直摇头："我的天！这可把你俩亏了！社会真害人！"

隔一层木板，就是杨伟林和志丹的住房，说话两边都能听见。伟林也给志丹开玩笑："弄假成真算了，这事多得很。难道你不喜欢小蕙？"志丹翻了个身说："这话我不好回答，你自己观察吧。"伟林说："我看你们俩很合适，你比她大几岁，才貌都相当。你这个身分，离了这个助手，还真不好办！"

志丹坐了起来，认真地说："各人有本难念的经。你可问小蕙，我对得起她，一路上，就是住在一个房里，我都当妹妹对待她。正因为我喜欢她，才更爱惜她，尊重她，保护她。这里边有个原因：我可能被派回陕北，假如环境不允许我们结婚，或者我牺牲了，岂不把人家坑了？越喜欢她，越要保持她的洁白，要为她的前途着想。总之，我想的比一般人多，往长远看，她应当找个一身轻的人。我的环境复杂，我不能自私。"伟林说："奇迹！我思想不通。"

第二天，蕙琼和志丹，挽着膀子，按照李静指的地点，到永安公司找陈先生。陈先生穿的警官服；见了志丹，那股子亲热劲，使人不解。后来问志丹，原来是黄埔的同学。陈先生不问三七二十一，只把蕙琼称"弟妹"。志丹也不解释，就拉着蕙琼上了楼。到个很阔绰的房间，两人要谈话，蕙琼

装作有事，躲了出来，让他们谈得更随便。

当天晚上，陈先生就把他俩留在那个房间，真把他俩当成了夫妻。到后半夜，陈先生来找志丹，看见志丹睡在沙发上，他把志丹打了一拳："你咋个搞的？把人家撇开？"志丹还是不解释，只给蕙琼盖盖被子，摸摸她的头，跟上陈先生走了。

第三天，陈先生就把他们送上火车。

中央给陕西的经费，全是金条，都藏在蕙琼身上。在回来的火车上，志丹更加小心，不得不把蕙琼拦在怀里，以防有人碰着她，惹出意外麻烦。在火车奔驰中，蕙琼问了声："他是谁？"志丹拉起蕙琼的手，在她手心上画了两个字"陈赓"。又画道："上海通！打狗队！"

想到这里，蕙琼估计，杜康一定怕这个人。凡是叛徒、特务，陈先生都摸底，找上机会就打。蕙琼在交代上就写："和刘志丹去过上海，住在'先施公司'，接头人是陈赓。"她为啥不写"永安公司"？怕暴露接头地点。写上陈赓，是想吓唬一下杜康。

在"交代"上，她没有写在"法政大学"看见伟林和李静。也是怕破坏。但是她又不能不写和伟林、李静的交往。她写道："一九二七年，我就认识杨伟林和李静。他们到我家去过。我的家，就住在西安北大街。我家被破坏后，再见面，就在榆林会馆，在那里见过杜康，也见过杨伟林和李静。"她没有写杨伟林在渭南的老家，也没写王纪和她表哥。

写完这一段，她又仔细查看、考虑：陈赓的名字写不写？

先施公司写不写？万一陈赓没离开呢？万一杜康顺着"公司"二字去侦察呢？她又把"陈赓"二字，改成"打狗队的程先生"，把"先施公司"改成"大世界"。她要刺激一下杜康的神经。

蕙琼想了想，又写道："我去过上海很多次，都住在上海'助产学校'，那里有我的姑妈，她是个助产教员。接头人是个珠宝商，山东人，姓张。"蕙琼这样写的原因，是她听李可夫说过一些姓张的情况。姓张的就是康生，这人在苏联不象话。可能和杜康是一个路子。

到三天头上，杜康就带着人来取"交代"。杜康看一页，扔给董洪海一页。两个人看完，杜康说："交代了些问题，但是不彻底。那个姓程的打狗队，到底住在哪儿？叫啥名字？我们好核对。"蕙琼说："秘密环境，人家不露真姓名，我也不敢多问。就象你在西安，我就不知你叫个啥。只听说你叫'杜瞎子'。"

杜康把眼一勾，拉长了下巴，咬阵子嘴唇，在眼镜片里瞪着蕙琼："你还听说些啥谣言？对于我的！"蕙琼说："你的谣言谁都知道，是戏园子里传出来的。"杜康还想套蕙琼的话："你也去过戏园子？见过些啥人？"蕙琼给他绕圈子："看见过唱旦的，名叫玉兰花。还有敲锣打鼓的，你没给玉兰花敲过鼓？"杜康来个突然袭击："你可认得张汉民？"

蕙琼已猜透，杜康最想探听张汉民的消息。他的把柄，可能握在张汉民手里。因为他的老家在陕南，张汉民的部队，曾驻在陕南。蕙琼冷冷一笑："张汉民是反革命，已经死

了。”杜康急问：“是不是真死了？哪来的消息？”

“谅你早知道。难道你们‘中央代表团’没交换过意见？我听四十三军战士唱出来的。”

“他们唱些什么？”

“‘打下九间房，活捉张汉民！’……你问朱用心，他就唱过。”杜康扭头看看朱用心。朱用心说：“那是个真反革命，毙了！”杜康略露喜色：“我早看他是个反革命！”蕙琼也突然来个闪击：“张汉民没有死！百姓把他救出来了。”杜康一惊：“听谁说的？”蕙琼说：“老百姓！”杜康象霜打了的白薯叶，脸上打起皱皱。

董洪海又补上空子：“你和王兆平什么关系？搞过些啥活动？”蕙琼说：“我们是谈恋爱，你们和爱人怎么谈法，我们也怎么谈。没什么新鲜的！”

董洪海的话，又提醒了杜康。他又凶起来：“你写的那个‘陕甘特委宣传工作总结’全是右派言论。彻头彻尾的反对中央！”蕙琼说：“你们那些作法，彻头彻尾的违背马列主义！”

杜康叫道：“给她个眼色看！”朱用心又挥动鞭子。蕙琼扬手护脸，手也打破了。她一转念，骂起来：“你们不讲理，把百姓教唆的也不讲理。这院里住的什么人？那个小女人为啥在院里骂我？什么女妖精？和你们啥关系？”

杜康和董洪海见蕙琼骂起百姓，賜着门走了。告诉朱用心：“把张慕阳的儿媳妇叫来，让她们骂去，打去！叫她看看百姓对她的仇恨！”

朱用心发现冯蕙琼和李小勤有矛盾，更乐于找个女帮手，整这个女犯人。

蕙琼忽地站起来，把门敞开，高声大骂，指着李小勤的名字骂。小勤早听见了，放下针线，忙跳到院子，泼口骂起来："死反革命！你骂我干啥？你坐牢是自作自受！我院里住个反革命，把地皮都沾脏了！"

朱用心叫着："快来！整一整这个顽固分子！"小勤叉着腰就过来了："不要看你是个干部，还不如我们老百姓清楚！你再骂，我把你轰出去！"蕙琼也骂道："有胆量你进来骂！"

小勤跑到蕙琼跟前，抗了一肩膀："要打架么？动手吧！"蕙琼拿个包袱甩到小勤怀里："砸死你个小妖精！我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小勤把包袱一接："要砸都砸出来！这可不是我抢你的。既砸出来，就别想收回去！"小勤一摸腰，拿个线球砸过去："谁还怕你？"抱起包袱走了。

蕙琼还在那边骂，朱用心跟着小勤过来："打开包袱看看，里边有啥东西？"小勤一解，骂道："一件破毛衣！"朱用心提起抖了抖。小勤说："她既打了我，这东西就归我了。想要回去难上难？"

朱用心把李小勤当成了"可靠群众"，便安顿说："你要随时注意她的动静！"小勤说："放心！我能把她整得出不来气。犯在我手里，没她占的便宜！死反革命！"

过了一天，小勤在院里扫地，蕙琼又骂起来："小妖精！

你不知道我失眠？扫得人睡不着觉！溜勾子东西！”

小勤一句也不饶：“你不要以为是干部，还想睡舒服觉？起来，我要扫窑里！”用脚通通踢着门。执法队把门打开，让小勤进门扫地，碎报纸、烂纸屑，乱七八糟扫了一簸箕。在出门时还骂道：“还是干部哩，不知个脏净！当面说清，以后你自己天天扫地，把脏东西给我扫到门外。要不，我用条帚敲你。”

小勤把垃圾端回房里，挑挑捡捡，里边有个烂棉花蛋蛋，破线缠着。小勤一看，里边包一副金耳环。小勤想：里边一定有说词。再捡，有一捆乱毛线，也是缠个圪垯。撕开看，里边有个纸条，写着蝇头小字。是写给王兆平的。看那内容，上边写道：“兆平！看样子，这些家伙对我很凶，可能要下毒手。杜康把我视为眼中钉，我把他视为赖皮狗。他怕我揭他的老底，决不会容我。万一我出了危险，你千万保重。耳环，还交你带上，我们如能见面，结婚时，你再给我戴上。……毛衣织成了，也许成为我留给你的纪念。我虽在万分危险之中，但我很镇静，常常唱着你唱给我的歌：

…………

手捧珍珠怀里揣，回家埋在心台台。
但愿万年春常在，珍珠结出百花来。

水上鸳鸯天上雁，上天入水常相伴。
我接仙子从天降，牛郎寒窑更温暖。

兆平！我多么想和你上天入水常相伴，多么希望和你在寒窑渡到白发三千丈。我们虽然还没结婚，但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我的心，和你常相伴……”

小勤看着，哭着，心里默默念着：蕙琼姐，你太好，太忠心。我怎么能救你呢？我真想挖出他们的黑心。可是，我只能做这点小事。我是个百姓，我没有知识，尔刻我最知道你的心。你和兆平同志，是多好的一对对呀！那些恶人，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却要把你们拆开。多么坏良心呀！要是我能把这条命换给你该多好呀！小勤钻在被子里，呜呜哭起来。

蕙琼被锁在窑里，也在拆小勤扔来的白线蛋蛋。里边缠的也有一片纸。那纸上划着歪歪扭扭几个字：“蕙姐！陕北来了人，姓葛，他说老刘和兆平都关着，都活着。你放心。蕙姐，我对你提个要求：能不能送给我一套军衣、一个军帽、一双鞋子，要你穿过的，留个永久纪念。下次他们再锁门，我就去开门，我一开门，你就给我扔出来。”

蕙琼心想：多么好的小勤呀！她昂起头：“斗争！斗争到底！决不低头，决不投降！”她反而唱起来。唱着西华池百姓的“九杯酒”小调。词，也是她新编的：

头一杯酒，敬给亲爹娘，
你们前边行，小女后边跟，打的蒋家兵。
二一杯酒，赠给我兆平，
打开监牢门，一齐往外冲，咱们挽手行。
三一杯酒，敬给众乡亲，

百姓心里红，记住仇和恨，把它消灭净。

四一杯酒，敬朱毛红军，

盼您来陕甘，营救同志们，大家闹革命。

陕甘监牢窑，挖了埋人坑。

人头刀上滚，皮鞭打好人。

陕甘人民不投降，只有信念真。

朱用心进门叫着："开会。"哨兵把门上了锁，又撤了。他们前脚出门，小勤跟着就去用钥匙捅锁。小勤把门推开条缝，蕙琼就扔出一个包袱。小勤把包袱先扔到老远的墙角下，连忙把门锁上。拾起包袱就进了自己的套窑。打开一看，不但有草绿色的军衣军帽，还有一双黑布鞋。鞋里塞了个纸条："你穿上也当红军吧！"

就在这天晚上，来的人更多，除了杜康、董洪海、朱用心之外，还有一群执法队员。扑扑通通，都进了蕙琼的牢房。小勤一听声音，心里就哆嗦。她赶快溜出门，去找马罗武。马罗武正在装干粮，准备打发明山上路。小勤把情况一说，罗武看看明山："咋办？"明山问小勤："现在你们家好进吗？"小勤说："从后门进，先到羊圈，再到我爹窑里。"

马罗武和葛明山，随小勤到了张慕阳窑里。老医生已经准备下烟茶，熄了灯，摸黑坐着。听到左边窑里一喊叫，张慕阳就把门拉开缝，黑咕隆咚，看着院里的来往行人。隔着一层窗纸，能听清那边窑里说话，只听杜康问："想好没有？对你够宽了，审了这么多天，你还是执迷不悟！你写的

交代，全是废话！”

听见蕙琼说：“是你们执迷不悟！你们要什么材料？刘志丹没有右派活动，没有勾结敌人。什么勾结杨虎城？无稽之谈！你杜康是省委书记，难道你不了解情况？你和杨虎城部队没有关系？要勾结，首先是你！我怀疑你和陕西省党部有勾结！红二十六军南下后，你怎么被捉的？怎么出来的？和谁接的头？”

听口气，蕙琼要揭杜康的老底，来个调头审问，杀杀他的威风。明山悄声说：“揭得好！问得好！”杜康这种人，到了如此地步，什么也不顾了。要作最后一掷。把桌子一拍：“吊起来，打！”

皮鞭声，惨叫声，怒骂声，搅在一起。只听冯蕙琼骂道：“你们才是真正反革命！陕甘的干部，是革命干部。陕甘的人民，是革命人民！他们要创业，你们要破坏。他们是真心，你们是伪装！”

张慕阳悄声说：“骂得痛快！这蕙琼是个真英雄！”小勤蹭到她爹身边，嘴唇哆嗦着：“爹，我心里害怕。你们坐着，我到隔壁嫂子家去住。”老医生说：“天这么黑，不能出门。”小勤说：“爹，不怕，我嫂子在门口接我。咱们家太瘆人，我夜里会做恶梦的，小阳又不在家。我得找个伴儿。白天我和嫂子约好了。”说完，夹个包袱走了。

小勤走后，几个人聚精会神听着对面窑里的审问。

只听杜康象疯狗一样叫道：“拉出去喂狼！”

一阵扑扑通通，乱步急走，黑影里人头乱晃，冯蕙琼被

朱用心他们拉走了。

葛明山要追出去，罗武把他拉住："不是时候，不能再搭上一个。你现在是啥身分？"明山忍住气，几个人悄声嘟囔起来：

"这种世道，往哪达找理去？谁有权，谁就有理！"

"我们难道没有枪刀？我们的力量不比他们大？受这种窝囊气！我们死了多少人？"

罗武说："据我看，志丹为啥去坐牢？难道他不怕死？他就是怕内部烂包。宁肯自己吃亏，一心等待中央。不信，咱试试。今晚咱们集合游击队，把他们收拾了。咱们开个头，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就和他们干起来，明天早上就开战。两边一打，张学良渔翁得利，这块地区就完了。"

张老医生也是咂嘴、叹气："我活了六十多，没见过这号坏东西。这哪象红军么！简直是土匪！"老汉也擦起眼泪。

天刚麻亮，罗武、明山，从后门出去了。结果，在下寺湾的山沟里，找到了蕙琼的尸体。蕙琼穿着一身草绿军衣、黑布鞋，军帽盖着脸，躺得直挺挺的。明山要去揭军帽，罗武摇摇手："不要动她，叫她安静地睡着吧！"罗武到底是年纪大几岁，他要查看蕙琼的伤情，一拉蕙琼的右胳膊，胳肢窝下有渗血，再一摸，一把刀柄露在外边。罗武骂道："还怕她死不透？连刀也不拔出来。"明山说："真没想到这些坏家伙，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大概他们害怕群众劫法场，扎上刀就走了。……"

罗武和明山拿着刺刀，也哭起来："劳山战斗时，他们还

说中央来后结婚哩！如今这么可怜！谁家的姑娘能这么苦？”

明山一把夺过刺刀：“我要捅杜康的老婆，捅董洪海的老婆！朱用心的老婆在哪达？我都给捅了。死活一条命，咱们就拼吧！”罗武说：“如今别说气话！”

罗武和明山忍着痛，用手挖些土，把蕙琼掩埋上。又拾石头，围严、堵好。还留下个记号，将来好对兆平交代。

明山说：“我今天就回瓦窑堡，劫狱！欺人太甚！”哭着就走。罗武说：“别慌，把蕙琼留下的东西给兆平带上。都在小勤家放着。”

葛明山走后，罗武拿着那把刺刀，连血也不擦，用纸烟盒的锡纸包上，外边裹块布，悄悄塞到牲口圈内的草棚顶上。罗武以为万无一失。谁知就在罗武和明山找蕙琼尸体的那天早上，就有个赤卫军战士不即不离地跟着他们，象跟踪，象侦察。罗武藏刀时，那战士也一眼盯着。等晚上罗武睡定，那战士偷偷把刀取出来，就到村上串户去了。

战士是谁？是张慕陶的侄子，名叫张少立，他拿着刀到处给百姓看：“这是‘黑衣军’捅进冯蕙琼胳肢窝的刺刀！”

下寺湾的百姓反了。一大早就闹起来：“把他们轰出去！说不定哪天还要捅谁家的婆姨女子！”

一时，男女老少，都拿起家伙，要找他们算帐。罗武叫道：“老乡们！要忍住些，等老刘回来再说。”

老乡们气得火冒三丈：“从今天起，断他们的口粮！把他们饿死！”

第十二章　口　供

葛明山换了身百姓衣服，背上蕙琼留下的遗物，急往瓦窑堡赶，路过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驻地，也顺便看看，他发现，政治工作人员全换了，师长也换了。二十六军的团长们不见了。营长们失踪了。来的新人，听说话口音，全是湖北、安徽、河南人。用他们的营级干部，来顶我们的团级干部，用他们的团级干部，来顶我们的师级干部。他认得个姓韩的，来当我们老三团的团长。真是发了官财。特别是在永坪镇骂过人的赵恨波、张之先，竟来当了师政委！明山的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下这么大的毒手！难道你们能控制住这个军队？

仔细观察：战士们躲着新官走。不管你是中央代表，还是军团长、政委、主任，战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同志们见面，只是张张嘴，比比手势，皱皱眉头，肚子里憋着气，没处撒，有的就跑到山上叫骂，用大刀砍树，砍石头，砸砖头。百姓的火比军队更大，结成群，站在山上喊叫、唱骂，发泄他们的愤怒：

真的假的我们认，红的白的两离分。

黄鼠狼来给鸡拜年，不怀好意是黑心。

红眉绿眼是阎罗，黑老鸦钻进凤凰窝。
红缨矛子杆杆长，喊叫一声满山扬。

是人是鬼战场见，团团围定论长短。
翻身农民不怕天，是神是鬼都打完。

火山冒烟，人心动荡，根据地也在动荡，整个山川河流都在动荡。

葛明山离开部队时，心里象一团火。他愤怒，他担忧，这个局面怎么得了？被抓走的，诬为反革命，没抓走的，被怀疑是内奸。战士们计算着日子，担心狱中人的死活。干部们竖起耳朵，警惕着执法队的脚步声，谁也保不定何时被抓走。

葛明山赶到瓦窑堡，把包袱存在百姓家里，就去省委招待所，他在这里打过杂，人熟地熟，一进门，就干老行当。肩上搭块白布，抓起条帚扫地，象个勤快的平民百姓。

明山正抹桌子，抬头碰见苏新，他把抹布一扔，拉上苏新就走，转几个弯，躲在粮仓里，两人才敢说话。互相说起耳闻目睹的种种事情。苏新说："杨剑被捕，都看见了。志丹被捕时，我没看见，自从把我留在后方留守处，我便知他们的用意，迟早得把我整治了。除了守摊子，也常在近处转转。有一天，我到大店里走了一趟，看见志丹那匹大菊花青

马，在破棚下拴着，瘦骨嶙峋的，毛也稀了。我才知道，老刘也押在这里。当时我多了个心，来回绕几绕，观观风。看他们送饭的样子，脚镣响的声音，我断定：刘志丹就押在后边那排窑里，是单身牢房。志丹那窑的后边，就是岳威和执法队住的地方。志丹窑前的大房子，押的是张武轩、李可夫、王兆平、张庆孚……再前边，是杨剑、杨冲、迪伯仁……东西房有王思学、杨伟林、徐一知、郭保权、曹满囤……各房子都押的有人。有的睡炕上，有的睡地下。各处脚镣哗哗响，真象鬼揪心！”

明山问：“这个牢里，看守长是谁？”苏新说：“名叫吕丰，是陕北人。这个监狱的保卫队长是吕丰，也叫警卫队长，实际也是执法队长、监狱长、狱卒头目。”这里边有些纠葛：申超人怕驾驭不了岳威，自己另派了个车铁明，当正局长。岳威又不服，把着权不放。申超人来个移花接木。自己弄来个保卫队，插进来，又把岳威架空，他们也在狗咬狗。

“这人怎么样？”

苏新直摇头：“申超人筛出来的人，哪有好东西？秦桧有秦桧的人，岳飞有岳飞的人，古今一样！”

葛明山急出一头汗，把棉袄解开，急问苏新：“你估计，他们会杀刘志丹吗？”苏新说：“我给你背几句文件听听。申超人和曾光在新省委的决议上说过：‘右倾取消主义是阶级的仇敌。’‘要一致地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的欺骗和叛卖。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除右倾取消主义分子，陕北党才能顺利地完成一切光荣任务。’这算是开头炮。以后，还写文章，

发指示。有一份指示中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斗争的火力下，和右派结合起来，形成反党反革命的纲领。右派即利用他的名望进行活动，这个机会主义，是党内的封建集团。在二十六军里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必须将他们的错误，在党内进行坚决的、深刻的教育和解释……’这些文字当然很蹩脚，但是他有所指，指的就是志丹，他们指的二十六军有名望的人，不是刘志丹是谁？”

“还有一份，是申超人写的东西，他说：‘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到党内正确路线的制裁，必然同反革命结合起来，形成反党、反红军的纲领。他们在部队中、群众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揭穿一切反革命欺骗，才能达到肉体的消灭！’肉体消灭是什么？不是要杀人？申超人还说：‘中国的革命不是反帝反封建吗？就是把刘志丹他们定个封建集团，也是革命的对象，也得把他们消灭！’他的意思再清楚没有了，不管怎么说，都要消灭刘志丹。”

说到这里，苏新停住，听听外边，才又说：“我已经去看过，后院已挖好坑，很大的埋人坑！”明山忽地站起来：“老苏！你怎么打算？”苏新说：“已作了些准备，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陕北的游击队我都熟，稍一集中，收拾这一小撮人，如同捉几只麻雀。这事，是瞒上不瞒下。”明山把苏新的肩膀一拍：“好样的！明天还在这里见！”

明山又化装成饲养员，到马棚里去看刘志丹的马。他看见马，几乎流下泪来。给喂把料，扫扫毛，和饲养员拉上

话："我新调到省委喂马的，来看看你们的马咋样。你的马喂得还可以，料不足吧？"饲养员直咳声叹气。明山摸摸马鬃，看看马蹄，故意拖延时间，为的是要碰他的湖北朋友"小王"。

果然，小王打这里路过，瘦小个子，圆脸，双目透清，一身黑军衣，身上背着驳壳枪。明山咳了一声，小王走过来。明山说："我又给岳局长弄了匹好马，你跟我去看看。要得要不得？"拉着小王往外走。

两人到瓦窑堡城外散步，明山悄声说："越来越不象话了。听说陕北正杀'AB团'，一群一群地杀。绥德县来人说，有个村子，把人集合起来，用毛笔往人眼上画圈圈，打记号。分三种：不画圈儿的，抓来后还可放。画一个圈的，长期关押不放。画两个圈儿的，马上杀头。陕北的百姓遭了殃。"小王说："这是张国焘的办法，用在哪里，哪里坏事，你们那个申书记，和岳威是一对对坏。"明山问："你现在干什么？"小王说："我现在跟岳威当警卫员，他走哪里，我跟哪里。他有四个警卫员，我是里头的一个。"

明山一听，心中暗喜，便说："这更好！你要跟，就跟紧些！听到刘志丹的情况没有？"小王说："刘志丹被捕的第六天，岳威说：'反革命的气焰很高，要在瓦窑堡杀几个，煞煞威风。'曾光说：'按老申的办法，只要弄出口供，就是死证据，到了那时，想杀几个，就杀几个。'现在正逼口供、对口供，我亲眼看见审了五个。头一个是张子发，第二个是曹满囤，第三个是迪伯仁，第四个是杨冲，第五个是王思学。让

我慢慢说给你听。”

张子发是渭南人，是个老党员，刚到陕北两三个月，就被押到瓦窑堡。这人有个特点：嘴松、爱吹，他一进苏区，以为到了家，想说啥就说啥，到处高谈阔论。说他曾是北方局军委的联络员，到过北平、天津、张家口，认识吉鸿昌、许千峰、方自强、王思学。还有北方局的人和北方代表。他还见过张慕陶①，是北平市委姓王的组织部长，派他去了解情况。到处一调查，发觉张慕陶进行反革命活动，老王叫他写了个“粉碎张慕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宣言”。

这些话，他都是当笑话说的。董洪海如获至宝，火速报告申超人。申超人对曾光说：“抓上这个张子发，文章就开了头儿，下边就顺理成章了。抓上个张慕陶右派，岂不是钓上了大鱼？以后谁攻咱们，咱们就拿这东西抗着。”

申超人、曾光、岳威，几个人一商量，就把张子发秘密押来刑讯。

先押到一个大房里，关了两天，这叫“冷战”。然后就商量如何刑讯。这次刑讯不同处是，先摆个阵势，观察张子发的表情。岳威使了个眼色，黑脸大个子吕丰，带着保卫队，都背着明晃晃的鬼头大刀，手里提着皮鞭，忽洒洒地往两边一站。有的往房梁上绑绳，有的拉来长凳，凳下放着大砖，

---

① 张慕陶——陕西人，参加过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后，曾在北平用小集团活动反对四中全会。当时被称为右派，开除党籍。

有的拉来木棍，象吊打，又象压杠子。每个人都横眉竖眼，发射着凶气。张子发一看这阵势，脊梁骨透了一股冷气。他向门口一看，曾光、申超人、岳威，都带着警卫人员，威风凛凛的迈步进来。往张子发对面一坐、逼视张子发：

这人个儿不高，身体干瘦，蒜头鼻子，纽扣眼、嘴角向下，薄嘴唇闭得象胶水粘着。岳威大喝一声："喂！放明白点！这是什么地方？"

张子发猛一抬头，心里有点发毛。但他是个机灵鬼，低着头，一动不动。心想，我正害肺病，身体这么瘦，哪经得起用刑？刚活了二十八岁，就被你们冤死，岂能甘心？先认个错，把你们的口堵上，来个缓兵之计，免受皮肉之苦，然后再顺水推舟，给你来个将计就计，看你们怎么收拾？曾光问道："张子发！你可知罪？"

张子发抬起头说："知罪！知罪！我见过张慕陶，发表过宣言，粉碎张慕陶的阴谋，这说明我一时糊涂，造下不可饶恕的罪恶，愿受任何处分。"

这些话，本是语无论次，自相矛盾，又无懈可击。可是审讯人却很得意。因为张子发，完全没有抵抗之意。

申超人说："你既然知罪，就交代吧！在北方都见过谁？搞过些什么罪恶活动？如实招来。否则，你看，这皮鞭、大刀，可不会饶人！"

张子发用眼向周围一扫，嘀里嘟噜就说起来："我到北方较早，立三路线时我就在北方局军委工作，执行过立三路线，也参加清理立三路线。"

曾光问："你对立三路线怎么看法？"张子发说："立三路线上台只几个月，他作了检讨，党内全面纠正，就算了。我认为事情已经过去。"曾光说："看来，你的思想很右，立三路线怎么能就算了呢？陈绍禹同志怎么说的？我们就是揪住不放！不能使人同情他！"

张子发想，千万不要惹祸，赶快纠正说："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纠正立三路线后，开了四中全会，我听了四中全会决议的传达，认为比立三路线更盲动。所以，我认为大家都有错，这是我错上加错。"

申超人说："右派的原形毕露！不用刑，你还要胡说！"张子发把手一举："先别动手，你们听我交代。一点也不隐瞒。后来，我参加过反对'铁夫路线'①。当时的北方代表肖越，河北省委书记'何大鼻子'，做法都对，李铁夫是右倾取消主义。可是斗争之后，我细想，李铁夫错在哪里？他不是主张'统一战线'么？如果不搞统一战线，岂不成了关门主义？"

曾光上去掮了一记耳光："你认识我是谁？"张子发把脸一捂："没见过！你从前也叫这名字？"

申超人说："你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右派！在河北批判李铁夫，你替李铁夫抱不平，曾光同志就是批李铁夫的主将，把李铁夫的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撤下来，曾光同志就是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你不要蒙混。曾光同志是河北省委

---

① 李铁夫——朝鲜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因反对"左"倾路线，被诬为"右倾"。到延安后，得到平反。

的得力干部，是保卫‘四中全会’的铁杆子。比你清楚得多！”

申超人几句话，给曾光助了威，表了功，使他舒舒服服，长出口气。

可是张子发却闷了气，再不敢信口开河。他记得，铁夫被掐断党的关系之后，他到过天津，看见铁夫自己办了个油印小报，秘密传阅，上边有他的文章，也转载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中央红军已经长征，因为里边有左倾路线的干扰。他还主张利用各方力量，组织反蒋统一战线。可是河北省委的机关刊物“火线”上，则从来没提出过这些东西，连中央红军长征的消息也不报导。因为他们对国内大事一无所知，或者封锁消息，或者关门弄权。只有张牙舞爪、跟着陈绍禹瞎吹。什么苏区面积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六分之一。真是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自吹自擂，借以表功，盲目乐观。心想，人家铁夫是个朝鲜人，在中国革命竟这么认真，你们那个什么“肖眼镜”、“何鼻子”，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是大而化之，蛮不讲理，胡碰乱撞，对革命毫不负责。派这个曾光来陕北，会弄出好事来？顺杆儿爬上去的耗子，能成个人精？可是，光棍儿不吃眼前亏，他连忙改了口说：“我有眼不识泰山！可我也不认识李铁夫，都是听别人说的。现在才认识到，按中央的路线，铁夫就是个右倾取消主义。河北省委、北方代表，全是陈绍禹同志的正道。”

申超人问：“你在北方还到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张子发规规矩矩地答道：“一九三三年，在张家口参加过‘抗日同盟军’，见过吉鸿昌、许千峰、杨伟林、陈宏。许千峰当旅长，

杨伟林管财政，我在许旅管党务，陈宏当连长，因为不听指挥，一连撤职三次。还有个陕北人，名叫王子新，在警卫连工作，现在也回了陕北，可以对证。”

申超人来了火，把桌子一拍：“住口！不许诬蔑。陈宏，是我们的好同志，实话对你说，我马上要把陈宏调回来当军长。小心你的脑袋！”

张子发又忍耐不住，反驳道：“连个连长都当不好，到你手里就能当军长？你见过他没有？我是他的党委书记，我最摸底，他心里象一盆糊子泥，模样倒是个彪形大汉，象庙里的和尚。”心想，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啥人重用啥人。从今天的审讯，就能看出你的水平，肚里也是一包草。

岳威扬起了鞭子。张子发说：“你先别打，我说。方自强同志就是好，虽然在北平没做工作，可是他在那里结了个婚，新娘子名叫左香云，是个陕北女学生，长得虽不如花似玉，也象一朵绿牡丹。圆个溜溜，胖个嘟嘟、红嘴白牙的，很象个样子。如果方自强同志有缺点，左香云能和他结婚？从左香云身上，也看出陈宏是个战将。左香云和方自强结婚不到半年，就又爱上了陈宏。方自强刚离开，左香云就和陈宏怀上了娃娃。也说明河北省委英明，会因势利导，恰恰就安排左香云和陈宏住几天机关，马上就生出个第二代。真是双喜临门……”

张子发滔滔不绝地讲，曾光、申超人、岳威也听得津津有味。突然，申超人喊道：“谁听你说这些？我们不是审桃花案！”

张子发说："我也是在讲政治，说明他们都好，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爱好相同。他们也能和北方代表、河北省委保持一致。来陕北也会受到重用。象我这样的右派，谁也不喜欢，如今连个老婆还没找上。"

岳威一咧嘴，笑了："你既承认是右派，就是觉悟有所提高。现在说正题吧！据你看，陕甘边区，二十六军中，有多少右派？"

张子发说："右派多得很！只要答应我个条件，我统统说出来。"岳威说："把条件摆出来！"

张子发说："第一，要给我自由，不要关押。第二，要吃好的，我身体太坏。"岳威说："可以！落下口供，就答应你的条件。"

张子发说："从头头上说：刘志丹、李可夫、杨冲、杨剑、王兆平、赵宝魁、曹满囤、郭保权、王思学、王思农、张英良、张武轩、戴鸿远……"申超人忙挡住："你可不要胡说！戴鸿远是右派吗？我们不相信！"

张子发说："省委不是下了命令么？说二十六军中营以上干部都是右派，都是反革命么？戴鸿远是个团级干部，为啥不是？"曾光说："让他说下去！"

张子发继续说："杨伟林、徐一知、迪伯仁、矿工老吴、赵文启……"张子发说一个，岳威记一个。写到赵文启，张子发突然停住。岳威叫道："说么！"张子发掉下泪来："我不敢说了。再说，就要挨打。"岳威说："说吧！保证不打！"

张子发一鼓勇气。就说："还有申超人、王秀英、车铁

明、董洪海、黄本、安秋、杜康、……”

申超人提个凳子扔过去：“胡咬！”

张子发也忽地站起：“说话算话！保证不打，为啥要打？”

申超人冒着汗珠吵起来：“你说清楚！把你后边供的人拿出证据！”

张子发说：“我都能拿出证据。前边那一堆，早就是右倾取消主义，按北方代表的标准，一点不错。‘中央代表团’和‘六人小组’早有材料。按曾、申二位的文章，我体会，就是指的这些人。难道我体会得有错？后边补的那几个，我可以证明。在北京，我发展的申超人，地点，是‘三原会馆’。申超人来陕北，又发展了黄本、安秋、董洪海、王秀英、车铁明。杜康是在上海加入的，和我有联系。他一到下寺湾，就和我联系上了。”

张子发击中了要害，申超人连骂带跺脚出了门。曾光和岳威也要走，张子发说：“说话算话！坦白的彻底，应当有自由，受优待。”

张子发的交待，使曾光他们骑虎难下。几个人聚在岳威房里商量。申超人先声明：“后边说的是诬陷。我难道也是右派？统统不是！我打保票。至于王秀英，人家还不到二十岁，更不能把她扯上。”

曾光说：“沉住点儿气！咱们分析一下，敌人的口供，有真有假，不能统统相信。果真都相信，咱们都成了右派。老申！你对陕北、陕甘都熟，哪些是真右派？哪些是假右派？

你应心中有数。我们完全相信你。只要有你一句话，我们照办！”

申超人吃了定心丸，也不跳不叫了。他说：“我还是要说一遍，张子发的口供中，有几个是假的：戴鸿远、车铁明、王秀英、董洪海、黄本、安秋、杜康，决不是右派！是我们的好同志。其余的，依口供为准，按口供抓，审！”

岳威只发笑。心想，这里和大别山就是不同。在大别山，只要有人供，就是有证据，决没人敢包庇。我们就可以抓，杀。人家能当面供出你申超人，难道你就没一点问题？打人要口供，是你申超人提出来的，你自己说过，只要有了口供，就是活证据，如今有这么多口供，你自己撤起赖，还要包庇一批。谁知道你们谁是右派？岳威还是讲出自己的意见：“这口供，要算，都得算，要不算，都不算。要不，张子发一翻供，什么都没得了。只剩下老申提供的材料。”

依申超人的想法：我虽然提供了那么多材料，决不能拿我的材料作杀人的证据。万一中央来了，追问起这事，都推在我身上，我哪受得了？必须借口供杀人。这是最妥当的办法。走一步，必须看三步。为啥请你曾光、岳威去逼口供？就是为了将来有人追查，第一，逼供的人负责。第二，招供的人负责，反正我姓申的不能负责。可恨的是张子发，他把我们都拉扯进去，还把秀英也扯进去。咋能抖得干净？

曾光对申超人开玩笑说：“若要凭这口供，我立刻把你押起来，可是，哪能呢？离开你这条底线，我就寸步难行了。”

岳威和他俩的想法有所不同，他总觉得申超人不会干

净。他说："咱们还是说话算话，对张子发可以不拷不捆，把他弄到别处去住，给点小小的自由，饭也给吃好些。表示我们真正宽大。不这么办，就没人再供了。"

岳威真是个"湖北佬"，又精又滑稽。见曾光、申超人都不说话，只当他们默认。就命令吕丰、把张子发带到百姓家里，给个窑洞，单独住上。委托百姓暗中看管。

等张子发住定，岳威又去悄悄问张子发："你说实话，刘志丹是右派么？我不信，右派咋个会来山里建立根据地哟？"

张子发也给个相应的对答："这是新中央的统一标准。你们不是说过么，右派，就是用创建根据地，来消灭根据地的。据我看，只有右派，才来创建根据地。'左'派只会坐城市，决不钻到山沟里搞根据地。"

岳威又问："申超人从前是干啥的？"张子发说："狗屁不是！一个学生娃娃，刚参加革命，就坐了牢，一坐六年，他懂得啥？写了自首书出来的。"

"你真的认识他？"

"扒了他的皮，我也认识他。在北平，别人说过多少闲话！我一九二八年就到了北方，什么不知道？以后我慢慢对你说。"

岳威偷偷笑着走了。

岳威，是做保卫工作的老手，心眼多得很。他怕申超人杀人灭口，调了几个湖北人，在张子发周围日夜放哨。他下了命令："不管谁进去，都要向我报告，特别要注意申超人。不许他一个人进去。"

第十三章 老少一齐审

自从审张子发之后，弄出一大堆口供，曾光、申超人、车铁明、岳威，赶快开会，准备向“中央代表团”报告。

申超人又着了慌，当众又声明一次：“对敌人的口供，要分析，不能统统听信，后面的口供是假的，他想以假乱真。凡属我们的人，比如：杜康、董洪海、车铁明、黄本、安秋、戴鸿远，还有我和王秀英，要坚决保护，一律不许公布，凡属刘志丹那个老系统的，确实是真正右派，可以公布。”

曾光、车铁明、岳威，对申超人的意见，是言听计从，只得照办。几个人骑上马，去找贺仲，要开个“中央代表团”会议。到了前方军团部，贺仲把余胜、杜康召在一起，连“中央代表团”会议和“六人小组”会议都一块儿开了。又是申超人作开场白：“张子发的口供，基本可靠，没有用刑，就自动坦白了。”

然后是曾光，按照申超人的意见，公布了名单。杜康心里不踏实，总怕张子发咬上自己，插问道：“有无遗漏？”申超人和他心息相通，使了个眼色说：“毫无遗漏，如实报告。”

贺仲回想起申超人提供的那些材料，又加上眼前的口供，他便断定，确信无疑。他说：“还是按照口供办事！”

岳威的警卫员小王，在门外听着直咬牙：真是权大自昏！难道在下寺湾和关中杀害的人，也是都有口供？张子发的口供中可没有金里科、冯蕙琼、杨郁文这些人，更没有杨灏、吴浩及冯希禹等人。那又为什么杀害呢？没有申超人牵线，杜康他们会那么顺手吗？

曾光、申超人、车铁明、岳威四个人兴冲冲地回到瓦窑堡，研究下一步如何审讯。决定花插着审，审老的，也审年轻的。下一个，先审曹满囤。申超人的理由是：曹满囤有现成的辫子可抓。他是个民团团丁，到了红军里，提拔得飞快，步步高升，直到当团长。这就是刘志丹右倾机会主义的用人政策。戴鸿远那么老的资格，那么好的同志，打起仗来总不把他放到正面，反而把这个敌军的团丁放在要害处，攻城陷阵。用这个人，就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晚上，把曹满囤从集体牢房里拉出来，押到审讯室里。那审讯室，一切刑具俱全，先把曹满囤抽一顿鞭子，这叫“下马威”。可是曹满囤咬着牙，一声不吭。心想：不让你们抽，我不好还手，等你们抽完了，咱再算帐。

狱卒头目吕丰吆喝道：“国民党的一条狗腿子，烂团丁，逞什么威风？”

一句话戳痛了满囤的心，他向吕丰吐了一口：“呸！你才是狗腿子，烂团丁！”一群执法队员，如狼似虎，又来挥鞭抡棒。满囤一抬腿，照吕丰下巴踢了一脚，踢得吕丰满嘴流血，捂着嘴走了。

执法队员见满囤年轻灵便，力大无穷，谅也不是对手，

都怕吃眼前亏，缩手缩脚，口里直吆喝，谁也不敢上前。岳威提着鞭子上去，满囤又飞出一脚，叫道："谁敢上来，老子踢死谁。这可不是我先动脚，是你们先打我的。"

谁知满囤这一脚，正踢了岳威的胸口，岳威捂着胸口，痛得直打战战，吓得嘴唇发白，他怕死在这里。又不敢出口，他是保卫局的副局长，咋能怯战？曾光看在眼里，忙说："你去休息会儿！"

岳威走后，曾光见这情景，真想给曹满囤一颗子弹，或者一刀砍了，可又怕弄不出口供。这个团丁，一定和刘志丹有密谋，不审出口供，也决不让他舒舒服服死去。他吓唬道："曹满囤！放明白点！你以为我们不敢给你一刀？"

曹满囤说："谁怕你们的刀枪？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没想活着回家。老子不怕白军，还怕你们这些阴阳货？你们如果是红军，就得让我说话，不让说话，咱们今晚打一夜。你们把我打死，就算结案。"

申超人没料到曹满囤这么凶，反捆着手，脚比手还厉害。谁不怕死？他也吓得不敢近前，远远站着说："我们是审判，不是和你打架。有话允许你说。我先问你：你何时当的团丁？怎么和刘志丹勾结上的？"

曹满囤向前迈了一步，把申超人扫一眼，申超人往后站站，总怕挨曹满囤一脚。曹满囤又向申超人迈一步："给我松开手！让我慢慢说。要不，别想问出一句口供。"

申超人心里直扑通，却摆出个大气魄："给他松开手！叫他说！"执法队员给满囤解着绳子，申超人补充说："你要老

实交代。不老实，还要捆上！”

申超人嘴里说着，心里却想：这个吕丰，这么粗心大意，规定犯人一律上镣，为啥没给曹满囤上镣？让他乱踢乱踹？

他哪知道，当初逮捕曹满囤时，就不容易。不是说刘志丹调他到后方工作，他决不回来，当他发觉上了当，被逮捕时，他先骂了一顿。进了牢房，他见狱卒全是陕北人，便说：“咱都是工农出身，放聪明点，给自己留个后路。别把事情做绝，对自己不利。我祖祖辈辈都是揽工汉，不要听坏人挑拨咱阶级兄弟的关系。”狱卒听得半明不白。但先对他怯了三分，那镣也就忘记上了。

如今执法队员又是一种想法：幸亏那时没给上镣，如果去上镣，被他踢上两脚，踢死也是白死，他自己不怕死，我们可不能赔命。原来申超人找来的，是一群欺软怕硬、贪生怕死的窝囊废。真正好的革命战士，谁干这个？正而巴经的人，人人心里都有个“老刘”，没把申超人放在眼里。

申超人说：“你先说：怎么当的团丁？”

满囤一阵心酸，但他硬忍着，决不让泪流出来。他从头说起：“我是一九三二年春上，红军游击队在职田镇打土豪时参的军。我家是佃户，父亲是长工，欠下驴打滚儿债，被恶霸踢死的。我从小就跟爹下地上山，讨饭赶脚，吃尽苦。”

申超人插问：“你哪里学的拳打脚踢？”满囤眼里直冒火：“从小跟我爹练的。我爷干过义和团，我爹干过‘红枪会’，学过各种武艺，全教给了我。后来，恶霸的狗腿子去捉我爹，他拼命反抗，狗腿子踢了他个‘窝心脚’，当场就吐血

死了。那时我想，我爹的脚功不好，我得再练脚功，为爹报仇。直练得一脚踢死狗，踢死牛，踢碎砖，踢烂石头，才算罢休。谁知没等我报仇，红军到了职田镇，把那家姓董的恶霸处决了。我就一心扑向了红军。”

说到这里，申超人和执法队员心里直扑腾：幸亏没挨上他一脚，谁能叫他当石头踢？

满囤继续说：“到红军之后，先当战士，后当班长、侦察员。一九三三年红二十六军南下时，把我留在照金，杨冲同志又把我们那个游击队带到午字区，和渭北游击队合起来打仗。敌人见天上塬‘围剿’，没有大红军，渭北游击队成了孤军作战，群众受害很大，同志们不忍，就提出把枪先埋起来，化装做秘密工作。听说埋枪，我哭了。向领导提出要求：第一，要到南山找刘志丹。第二，要求批准我打入敌人部队，搞里应外合，夺取敌人的枪弹，补充我们的队伍……”

正说着，曾光进来，听了一阵，接上问道：“你向哪个领导请求？”满囤说：“渭北游击队政委杨冲。”申超人说：“你知道杨冲是啥人？”满囤说：“我只知道他是我的领导，别的事没听说过。”曾光说：“再往下讲！”

满囤说：“杨冲答应了我的第二个要求，叫我利用老乡关系，打入何高候部队。何高候贼精，他不要我们。听说栒邑县民团正扩充人，我找了个连环保，才进了民团。”

曾光问：“栒邑民团在哪里？你怎么能找到连环保？”满囤说：“我是栒邑县人，亲戚老乡都有。地下党组织也给帮忙。当时栒邑县民团在张洪镇。为什么在张洪？因为一九

三二年陕甘游击队打了栒邑县城，游击队撤出后，饥民们把县政府烧了，狗杂种没了老窝，就把县政府搬到张洪镇。镇子离县城三十里路，有个寨子，敌人的物资都藏在里边。”

申超人又打断问：“曹满囤！老实交代，你既然当了团丁，又怎么和刘志丹勾结上的？”满囤说：“‘勾结’？你听我慢慢说：一进民团，我就发现团头对士兵很恶。不给吃饱，不给穿衣，不给盖被子，还经常把士兵打得鼻青脸肿。我就找士兵宣传红军好。一九三三年夏天，团头朱鸿章家遭了事，说是永寿县长宁镇有个团头，和朱鸿章有私仇，放人出来抢朱家，把姓朱的老子绑上走了。朱家送来急信，要搬救兵。朱鸿章下令：‘一大队长带我们五十个人去援助！’我们连夜出发。当赶到时，永寿县民团还在朱家抢东西。两边开了火，没打上几枪，就散了。因为大队长是朱鸿章的同学，学生派头儿，不能打仗，听见枪响就慌了，急忙从崖上溜下去，滚了一身泥。我见是民团打民团，多打死几个更好，便多放了几枪。队长在后边叫着：‘曹满囤，不要打，咱们完了。’我说：‘不要紧，你前边走，我顶住打。’我在高粱地里放了几枪，回头一看，大队长吓得没影儿了。我就集合队伍，带了回去。这次我算立了功。大队长见了我，态度也变了，尽说好听的。战士们变得更快，只听我的话，不听大队长的，我夺了他们的‘人心’。”

申超人叫道：“你还自以为得意！你是个实心实意的狗腿子，你比大队长还坚决。”满囤把眼一瞪，又想飞脚，申超人缩回去。

满囤又说："这时我另有想法，想把这个大队拉出去，回照金。悄悄去找栒邑县委请示，县委说：'不要急，在这里好好干，将来有用处。'我只得服从组织，暂时留下。"

申超人说："我说陕甘党右倾，一点不冤枉他们，这个栒邑县委就是典型！"满囤冷笑一声："不但是'点心'，还是'月饼'哩！"申超人骂道："没文化的东西！审讯你象对牛弹琴。"满囤说："有文化的人也不一定有政治，有的人只懂得坑人、往上爬，一点不懂得战士。"曾光说："不要扯远了。快谈和刘志丹的勾结！"

曹满囤接着说："一九三三年秋，汪台基领兵来打张洪镇，民团内部乱了一阵，连忙集合人。听说和红军打仗，我故意推说有病，不能去。其实，我早清楚，大队长不知内情，好说歹说求我去。我勉强答应着，跟他们出了城。沿山梁走了十里路，到了荞麦地里，有人叫：'发现敌人！'我一看，正是我们的红军……"

申超人说："什么里应外合？红军要打张洪，你事先不知道？"满囤说："是我送信'勾结'来的，我为啥不知道？可见你没做过兵运工作，啥也不懂！"

曾光催着："说！往下说！"满囤说："当时，那个大队长叫着：'发现敌人，快卧倒打！'我低声对战士说：'是红军，别打！要打向天放枪。'我先向空中放了两枪。一阵阵儿，红军到了眼前，我就叫着：不要打，快交枪！这时候，他们的大队长说话没人听，都交了枪。红军少先队娃娃跑得最快，看见敌人的队长还提着枪，小牛对准他的脑袋，一枪就撩

倒了。”

申超人又叫声：“慢！这时你看见过谁？”满囤说：“这次我和杨冲在战场上见了面。我抱住他几乎哭出来。他抱住我说：‘你回来了，再不让你走了。’我说：‘快！咱们快去杀团总，杀县长！’他又和汪台基一块研究情况。我对他们说：‘栒邑县民团共有一百一十人，出来的是第一大队，是五十四人。全是好人好枪。家里还有第二大队，五十六人。’汪台基说：‘你点点，五十四人够不够？’我说：‘我点过了，除了打死个大队长，一个不少，没人跑去给他们报信儿。几十里外打枪，他们也听不见，快去吧！’”

“杨冲、汪台基、赵宝魁、张英良、强大光，临时开了个紧急会。决定由我带路进城！这时杨冲、张英良、强大光又重新组织力量，挑了些好样的，从安定游击队挑出些好骑兵，耀县游击队挑出些好步兵，都换上民团的衣服；从红四团挑出几个老战士，化装成便衣；赵宝魁带照金游击队押后卫，管押俘掳。没过几分钟，我就带路出发了。”

这时，保卫局长车铁明，又磨磨蹭蹭进来。申超人突然问车铁明：“在押犯人里有没有赵宝魁？”车铁明说：“没有！我看省委给前方的名单中有，押来犯人中没有。”申超人说：“派人到前方追查！捉拿归案。”

车铁明听说岳威被踢，自己来值班，催着满囤快讲。满囤说“我在前边走着，到了张洪镇外，百姓们看见就问：‘满囤，你到哪里去了？’我指指后边：‘那不是我们的人，剿匪去了！’百姓们看了看说：‘你们的人，从来没走过这么整齐，也

没这么规矩。’我说：‘这里边有北后渠的民团，合伙一块去的。’这时，我带红军进了寨子，卫兵才问：‘咱们的人呢？’我说：‘和北后渠民团一块进来了。’我前边说着话过去，后边红军就把卫兵收拾了，留下三个人看管。进民团大门时，传令班见不是自己人，打了一枪。我就叫：‘不要打，是自己人！’这时，红军都进来了，东搜西打，缴枪缴得正热闹。杨冲跑来说：‘团总呢？’我说：‘都在院子里边！’杨冲说：‘快去，别让偷跑了！’我和强大光、小牛三个人到了团总住处，见护兵正擦大烟葫芦。小牛把枪一端：‘交枪！’那护兵撒腿就跑。强大光就进了屋子。团总朱鸿章，正躺着烧烟泡儿，见人端着枪进来。他猛向强大光一扑。这家伙会打拳，大光也是好打手，两人抱着在地上翻起咕碌。朱鸿章老婆抱住强大光的腿就咬，小牛要开枪，又怕伤着强大光，也抱住那老婆的手就咬。正撕捋不开，我进门一脚踢开那老婆，强大光腾出手，一枪打死朱鸿章。小牛照那老婆的脑袋‘咄咄’两下，这边才结束了。”

申超人问：“强大光、小牛，都在哪里？我为啥没听说？”满囤说：“强大光是安定县的游击队总指挥，三四年春牺牲的，小牛是今年夏天反二次‘围剿’，在陕北牺牲的。你还自称是陕北的代表哩！啥都不清楚？”

满囤的话，倒提醒了曾光。他想起，老申常说，他三条枪创建个陕北根据地，可是这些重要的事、重要的人，他全不知道，其中不知有啥名堂？

满囤继续说：“这时，汪台基正要抓县长，见了杨冲，他

说：'快！都去抓县长，不要放跑了。'我就带路去抓县长，到房里一看，空的，杨冲急了。叫着：'往哪达跑了？'我说：'不要紧，大门口是咱们的人守着哩！他跑不了。'我跑到小伙房仓库里，把老家伙拉了出来。老家伙哭哭咧咧叫着：'满囤，是你来了，快救我吧！'我说：'哭啥哩！乖乖儿跟上走吧！'几个人把他捆起，拉上走了。带走了县长，我又给张英良带路，把县政府的各局局长，拴了一大串子。"

到这里，申超人又问："你们拉的人呢？是不是都放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们，贯于和敌人勾结。"

满囤脑子一转，他先不说放人，先说缴获。他说："这次红军发了财。财务处长老秦，赶来十几头骡子，驮的尽是大烟土、元宝、银元、票子、枪械弹药。吃的用的，样样都有，红军的困难解决了。"

申超人抓紧问："我问俘虏，不是问缴获！"

满囤说："这次把栒邑县政府一网打尽，民团一百一十个人，除了跑个护兵，打死两个大队长外，全部被俘。缴了一百几十支长短枪、弹药物资成堆。对俘虏，我给他们谈话，愿留下的，一律收留，愿走的，每人发三块钱回家。县长、局长，一律押起来。团丁中有一半当了红军，一半回家务农。因为他们说，自己是本地人，当了红军，怕何高候抄他们的家，当天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晚上，迪伯仁又和那些局长们谈了话。局长们一口咬定：'县长谢骞最坏'。我们把谢骞判了死刑，当天执行。"

申超人问："局长们呢？是不是放了？"

曹满囤明明知道，那时是作为红军宣传俘虏的政策，把局长们放了，是迪伯仁处理的。但是他怕申超人不讲理，给迪伯仁苦吃，只得说："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是汪台基同志处理的。"

申超人骂道："哪个汪台基？是不是死的那个？"满囤反问道："陕西有几个汪台基？你根本不懂红军的历史！"

申超人说："你不要往死人身上推！我问你，是不是刘志丹叫放的？"满囤说："你调查一下，看刘志丹从南山回来没有？"

申超人总是啃住刘志丹不放。他说："刘志丹没回来也有他的余毒！那个迪伯仁，就是刘志丹的傀儡。他们执行的，是没有刘志丹的刘志丹政策。把曹满囤押下去，审迪伯仁！"

迪伯仁，这个老工农干部，一进监狱，就被执法队打得混身是伤，已经病了。

申超人早怀恨在心。迪伯仁心里清楚：年初，迪伯仁当上西北工委书记，申超人就窝着气。按申超人的意思，他这个北方派来的代表，就是"太上皇"，就是天经地义的西北工委书记。可是大家都不同意，觉得第一，他不会做苏区的工作；第二，他整天翻倒葫芦正倒瓢的，拨弄是非。迪伯仁当了书记，对他是一种压力。但是他又不好明说，因为迪伯仁既是工农出身，又深得刘志丹他们的支持。迪伯仁呢，在重大事情上，总是和刘志丹站在一个立场说话。不除掉迪伯仁，也是申超人的心腹之患。除掉迪伯仁，就是砍掉刘志丹

一只手。今天抓住个俘虏问题，定要小题大作。

迪伯仁躺在草铺上，已是心力交瘁。那草铺，象个小棺材，两边堵两面短墙，恰恰只能躺一个人。这个房里，排着十来个“活人棺材”，每个活棺材里都躺着人。迪伯仁的隔壁，是张英良。

申超人、曾光，带着吕丰的执法队，“通通通通”踢踏进来，惊得所有的犯人都坐了起来。唯有迪伯仁躺着。申超人照迪伯仁大腿上踢了一脚：“起来！”

张英良说了话：“他病了！一天没吃饭！”曾光说：“还没轮到你，我们是叫他！”

迪伯仁被一脚踢醒，两手向后撑着，慢慢往起坐。那脚稍微一动，脚镣就砸得腿痛。吕丰这次可胆大。他知道，迪伯仁绝不会踢他的下巴，上去一把拉起迪伯仁：“起来！问你话！”

迪伯仁头脑一清醒，把申超人看了一眼：“又报仇来了？”申超人说：“不要摆工农干部的老资格！你是个工贼！右倾取消主义的傀儡！今天先交代一个问题：为什么把张洪镇掳来的局长们全放了？什么意思？谁的政策？”

迪伯仁一咬牙：“我的政策！”

“就你这个水平，还能出个政策？”

迪伯仁说：“是我出的，也不是我出的。说是我出的，就是凭经验。”曾光说：“你不但是右派，还是个‘经验主义’罗？”

迪伯仁说：“你叫‘经验主义’也可以。从一九三二年

起，在陕甘游击队里就是两种作法：一种作法，是杀俘虏，这样作，效果很坏，促使敌人死不投降，仗更难打；另一种作法，是不论官兵，只要投降交枪，不反对红军，愿走者走，愿留者留。省委也是两种意见：对这两种做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比如杜康，他就老责备我们，说我们不该把军官放掉。放走军官，就是'军官路线'。凭我自己的看法，军官也可以放。只要他表明态度，再不和红军为敌，为啥不可以放？放回他们，叫他们去宣传红军政策。"说到这里，伯仁本想举个例子，把冯蕙琼放掉褚纪安说一下。可是又想：这些人不通人性，说不定又把好事说成坏事，不知要给蕙琼扣个什么帽子，只好不说。

申超人把头一歪："十足的军官路线！你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走？四十三军给咱们做出了榜样。劳山战斗中抓的俘虏，是怎么处理的？你为啥背道而行？"

迪伯仁说："不要忘记，张洪战斗是一九三三年的事，劳山战斗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不过，我心里早有个榜样。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斗争'中就说过，他们不但不杀俘虏，还使用了俘虏。俘虏兵过来，半年左右，表现好的，有的可当连排长，有的还当了营长。打仗么，天天有伤亡，俘虏也得用，谁能打仗就用谁，革命不分迟早。人，是可以变的，谁生来就是反动派？就是革命派？"

申超人又胡搅蛮缠："你们和南方的'右倾机会主义'也通气呀？既然如此，张洪镇掳来的几个局长，为啥不用来当你们的县长？"

迪伯仁训斥道："亏你还是个念书人！我们没有杀那几个局长，是因为他们揭发了县长的罪恶。我们把县长杀了。没有把局长留下使用，是他们害怕，一是怕吃苦，二是怕国民党抄他们的家。我们只得放了。"

"这叫对抗中央的路线！你受刘志丹多大影响？"

"的确影响大得很！在处理俘虏问题上，我和他意见一致。他是学的'井冈山'！"

"他为啥不学中央的'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决议？"

"现在的中央，不是正在长征途中吗？"

"我们中央的实际领导人现在苏联！你真是坐井观天！不懂得国际、国内形势，还能当领导人？你给革命造成多大损失？"

迪伯仁把眼一瞪："损失？陕甘边苏区，可是我们打出来的。一年工夫，发展了一二十个县，那叫损失？如果是损失，去年秋天，你为啥来向我们要枪、要人，要求二十六军来帮助陕北反'围剿'？"

"你们那块'梢山根据地'的存在，就是罪恶，就是阴谋。你欠的债多得很！要一笔笔的算！"

迪伯仁一口气噎住，晕了过去。申超人一挥手："明天再审！"

一群人趔趔趄趄出了牢门。

第十四章　糊涂帐

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申超人和曾光，尽量封锁张子发的全部口供。那些警卫人员，执法队员，虽不是有意透露，也当做新闻到处密传。谁没有三朋四友？从朋友口里再传给朋友。

在保卫局的小伙房里窃窃私语："张子发供出的人可多哩！还供出两个母的。有杜康和他的老婆安秋，有申超人和他的朋友王秀英。都是右派！"

"王秀英和申超人的事，早有传说，方自强没死时，就风言风语的，尔刻公开了。有一次我去找申超人，王秀英在他肩上扒着哩！"

"那是家常便饭，尔刻明铺夜盖了！就是还没公开结婚。"

"难怪他俩是一条心，都是右派呀！"

"啥是右派？谁能说清楚？只看他们的味道对不对！"

消息传到了家属工厂。女工们吃着饭，都把消息当菜吃。你一嘴我一嘴，边吃边说："这口供是各取所需。申超人拿着口供去整老刘他们，咱们不信那一套。对天发誓，我信申超人和王秀英是右派。"

“比方说，右派就是反革命。我们说，反革命只会坑害老百姓，申超人他们乱杀乱砍的，当然就是反革命！”

“黄河边上抓‘AB团’，百姓们骂起来：我们是‘挨鞭团’，你们是‘打鞭团’！”

“监狱里抓进个干部家属，岳威叫着：‘你是不是AB团？’那婆姨说：‘我会擀杂面，还会剁荞面，也会做搅团①！’”

说着听着，女工们都笑得喷出饭来。

但是，权利压死人。申超人、曾光仗着他们夺得的党权、军权，还是按他们的意图审讯。申超人对岳威说：“根据戴鸿远提出的材料，杨冲是‘第三党’，此人问题多得数不清。行为恶劣，打仗怕死。”

杨冲，晚上被押进审讯室。背绑着手，戴着脚镣，衣服已经撕得稀烂，脊背上流着血。可是他口唇紧闭，眼中冒火。他那黑红脸膛，已变得又黄又紫，岳威照杨冲腿弯子踢了一脚：“跪下！”

杨冲把头一摆：“共产党人，不会向敌人下跪！”吕丰的执法队，一窝蜂似的拥向杨冲，把他压倒，杨冲在地下滚着。岳威的胸口也不痛了，对杨冲骂道：“第三党！你算什么共产党？”

杨冲在地上翻了个身，问道：“中国有几个党？你们这

① 搅团——荞面搅的稠饭。

种干法算是第几党？”

申超人吼道：“中国的党多得很！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对待敌人，就得用肉刑！”杨冲反问道：“如果你真是共产党，属哪个国际领导？”

申超人说：“第三国际！”杨冲说：“列宁怎么教导你们的？叫你对共产党人用肉刑吗？”申超人说：“你不要狡辩，有人供你，说你是第三党。”杨冲说：“我没出过陕西，陕西有第三党么？谁是首领？叫来会个面，开开眼界。既然有口供，恐怕供人的人，就是第三党的首领！”

这句话把申超人吓住了。因为这材料来源于戴鸿远之口，如果杨冲再把他咬上，可就被动了。当初，他从北平起身时，陈宏一再打招呼，要照顾戴鸿远，都是老朋友。方自强一回陕北，也对他说：二十六军中，最可靠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三丙，一个是戴鸿远。刘三丙，因为贪污案，被游击队枪毙了；剩下个戴鸿远，好不容易才找机会谈了心。如今，陈宏没回来，方自强去世，戴鸿远就成了材料篓子，离了他，我到哪里摸去？

岳威和曾光都盯着申超人，见他发愣，越想听听他如何回答。曾光特别注意这个材料，他要试验出真假。可是，申超人再没正面回答，却突然转了话题：“你和戴季陶①什么关系？”

这句话把曾光问糊涂了。他从来没听过这个材料。只

① 戴季陶——国民党的右派理论家。

听杨冲哈哈一笑："想在鸡蛋里挑骨头么？我对你实说：我是个穷学生，自从参加了共产党，叫我干啥我干啥。一九二九年，陕西大旱，加上军阀横征暴敛，弄得赤地千里，死尸遍野，西安街上、庙里，到处睡的是饥民。党派我做饥民工作，我也成了饥民，和大家一块讨饭，捡破烂。我把饥民组织起来，抗粮、抗款、抗征兵，向大商号、大粮店募捐，解决饥民的吃穿。一面揭露国民党的罪恶，一面宣传共产主义，我自认毫无差错……"

申超人叫着："要你说戴季陶！"杨冲说："蒋、冯、阎混战，冯玉祥失败，杨虎城进关，蒋介石不放心，便派来特务头子戴季陶，叫他在陕西混搅。我领着饥民，和学生联合起来，共同讨伐戴季陶，吓得他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只要他一露头，我们就四处围攻，扔石头、砸砖头，把戴季陶的汽车也烧了。这就是我和戴季陶的关系。如果有人供我和戴季陶有别的关系，叫那个供我的人出来，和我当面对证！"

其实，这个材料不是戴鸿远提供的，是申超人临时瞎问，想用后炮救前炮，没想到，又被杨冲打回来，他怕杨冲把戴鸿远和戴季陶扯到一块儿，又赶快转移阵地："陕甘游击队时，有个秘密队委？你可参加过？"

杨冲对申超人"哼"了一声："又在哪儿弄的材料？你的材料来源，我心中都有数！"申超人把眼一瞪："哪来的？"杨冲说："到了今天，是人是鬼，都现了原形，不要看有的人，平常老诚持重，同志朋友的，说得蜜蜜甜，到了紧要关头，他能调三个弯儿！这就叫'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申超人见杨冲又有所指，骂了一句："不许拉扯别人！你的问题很多！"曾光轻声说："叫他说下去！"因为曾光有曾光的想法，他想从审讯中，摸清这一捆乱麻圪垯。

杨冲躺在地上，提了一下脚镣，又说："陕甘游击队中期，省委派来个巡视员，名叫李愚，在他看来别人都右倾。开起队委会来他就讲这是省委的政策，那是中央的路线，闹得没人敢讲不同意见，一接触实际，又行不通，谁向他提意见，他就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别人都说他这是'立三路线'。他的一套行不通，就提出召开'秘密队委会'，所谓'秘密队委会'，就是规定，不是大队政治委员以上的干部，不许参加。所通过的决议是让政治委员们保证执行的。那时我不是政治委员，没有参加过。可是这事又传出来，说李愚组织秘密队委会。结果方自强、赖随，就在战士中大肆散布开了。后来方自强、戴鸿远决定，由赖随枪打李愚，我认为枪打也不对，有意见向省委提，不必用枪打人。李愚还是省委委员么！用枪把他打了，岂不违犯党纪？他又不是叛徒。"

申超人得意地说："原来你包庇过李愚！难怪人家说你同情他！"

杨冲说："反正我不同意枪杀共产党员！李愚最后还是自己人。"申超人说："只要是方自强、戴鸿远决定要打的，我不相信他是自己人！"

"不打自招！原来你是听他们说的。"杨冲这句话，提醒了申超人。他忙说："我又不在陕甘游击队，当然是听大家说的。李愚后来哪去了？"

杨冲说："李愚回到省委，他又提出反对杜康，说为什么游击队反对他？就是因为杜康的指示不对，是过左路线，根本行不通。杜康一生气，就把他清除出省委。这问题可由戴鸿远证明。"

杨冲的最后一句，还是要落在戴鸿远身上。据他盘算：原来的当事人，赖随死了，陈宏不在，方自强去世，一般战士们不知道内幕，刘志丹不会说这些淡事，只有戴鸿远，表面不言语，心里穿针线。

曾光认为，这问题已差不多弄清，又提个问题："史村塬根据地是怎么回事？谁不坚持？"杨冲把申超人又看一眼："这里边有奸细，尽纠缠些解决了的问题！"

岳威问："什么人解决了？"杨冲说："省委把李愚清除了，就解决了。是这样：省委决定在史村塬建立根据地。那也是个高塬，游击队占领了史村塬，可是守不住。李愚到了之后，提出死守史村塬。一连打了三个败仗，群众骂他是'杨虎城派来的侦探'。李愚向省委写了个报告。他说：'省委叫我死守，我坚决执行，可是这种死守，只是拉火线，打硬仗。我看到实际情况后，觉悟到，不能死守史村塬。群众反对我，反得对。我代表谁？代表省委的路线。这说明，群众对过左的路线不满，谁执行省委路线，谁就遭到反对。过去省委批评说：遇到敌人围剿，就到别处游击，这种打游击，就是逃跑主义。因此，我只有死守，为了和大家辩论，我开了七天会，移了三个地方。一直开到敌人打上门，才又转移，我感到省委的路线实在行不通。我们每次开会，都要受敌

人的包围，游击队每到一地，只能停一天，最多能停三天，怎么能建立起根据地？怎么能死守？'李愚写了这么诚恳的报告，省委还是不改弦更张，竟然又倒过来，把李愚当作'死守主义'给了个处分。这问题，杜康可以证明。是他处理的问题。"

曾光问："李愚的报告，你怎么知道？"

"杜康来游击队作报告，又批评李愚。李愚离开省委，觉得委屈，又给别人说了 传到三原中心县委，全知道了。"

"李愚哪里去了？"

"到了二十九军，打仗牺牲了。"

申超人又来护短："不许诬蔑杜康同志！他在省委的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

杨冲再不言语。申超人又找茬儿："什么问题你都往别人身上推！我问你，一九三二年冬天，你为啥搞分散主义？带一部分人到渭北干什么？"杨冲说："要搞分散主义！"

申超人给岳威使个眼色，那意思是说："我这炮可打中了！"岳威忙说："分散主义可是政治问题，要枪毙的！"杨冲说："我是执行命令！要枪毙，都得枪毙！"岳威问："你执行谁的命令？是不是刘志丹的？"杨冲说："那时的政委是方自强同志。刘志丹已降为大队长。"

申超人说："方自强决不会搞分散，不要嫁祸于人。"杨冲说："那你就枪毙我吧！要求你公开枪毙，宣布罪状时，一定要说清楚，就说我一九三二年冬天，带一部分游击队回到渭北，这是分散主义，罪该枪毙！"

曾光脑子里又在做文章。他突然把桌子一拍："只有把罪恶坦白清楚，才能争取不枪毙！"杨冲把眼一闭："对于不讲理的人，一万年也讲不清楚。"曾光又拍起桌子："谁不讲理？你讲，把过去的罪恶交代清！"

杨冲还是闭着眼："许不许说别人？不许说别人，十万年也说不清！"

岳威对这句话很感兴趣。他说："谁的事都可以讲。你讲完之后，我们再分析么！"杨冲说："这句还象个人话。"

曾光说："不要节外生枝，说下去！"杨冲好象借此机会休息了一阵。就一股气说下去："方自强同志领导我们去打保安县城。因为子弹缺乏，兵力疲倦，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退到白砂川，开了几次会，行动方针变了几次，最后检查军事、政治上的错误，决定了新的方针：骑兵队和第三大队到盘客塬去。刘志丹带一部分人到保安县东边游击，和陕北特委接头。李明带人到马栏一带游击。方自强守后方。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方针，就开到瓦子川。在瓦子川住了七天，又变了。否定原来方针，要到陕北去。当即召开会议。决定：第一，戴鸿远带骑兵大队到甘泉一带。第二，杨午，带一个队到安定、横山游击。第三，刘志丹带一部分人到照金游击。第四，李明带人到马栏游击。第五，我带三原农民战士回午字区。第六，王双印带栒邑游击队回栒邑。第七，方自强留在瓦子川。这叫'四六大散'。这就是我的分散主义，枪毙吧！"

申超人问："杨午是谁？这名字我听过。"杨冲说："你当

然听过。有人不是给你们递材料，说刘志丹有土匪路线么？其中也包括杨午。他从前是党员，脱党后，在后湫天① 搞起个队伍，刘志丹任陕北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时，派组织部长霍力坚去做过他的工作。因为和赖随的哥哥赖老大合不来，没有及早把队伍拉入游击队。后来，他失败了，又来找游击队，方自强把他收下了。因为都是朋友么！”

申超人这一炮又没打准，再移个阵地。又问："你们不是有过'南北分家'么？"杨冲冷冷一笑："那是小事！比起这个'四六大散'，那简直是芝麻！是韩城战斗失利后，有人提出去陕北，有人要到渭北，刘志丹不同意，当时就没分成。"

申超人还是抓住不放："我只听过'南北分家'，没听过'四六大散'！"杨冲说："话，看谁说哩！我们为照顾方自强，谁也不提这件事。打仗么，那样困难，千变万化，哪能处处周到？不象赖随、戴鸿远他们，一有机会，就宣传'南北分家'，从来不提'四六大散'。这是别有用心！"

申超人把眼一瞪："好象你很公道？"杨冲说："不是我公道，是刘志丹不让说，不让拨弄是非，要照顾团结。不是今天你们审讯，我死也不会说。"

申超人的炮弹，不但打不出火，反而都向后飞，打中自己的心脏。气得眼珠子往外冒："什么刘志丹长，刘志丹短的！吹捧一个右派，你们是一丘之貉！"杨冲把眼一瞪："我宁愿和他成为'一丘之貉' 不愿和你们这些'干净人'

---

① 后湫天——宜川县的一个地名。

为伍！”

空气沉闷。曾光、申超人、岳威，在地上来回走着，想挖空心思再审，不抓个辫子，誓不罢休。他们互相传着眼神，用眼睛说话。申超人突然站住，一回头，问道："杨冲！陕北第二次反'围剿'，我怎么没见你？你是不是怕死？"

杨冲也突然反问："当时你在前方吗？"问得申超人哑口无言。大家又沉默。申超人又问："到底你在哪里？"杨冲又反问："你看过刘志丹写的关于《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么？"

申超人忙说："我看见过！这和你有啥关系？"杨冲说："亏你还是个什么代表！只知道云里雾里瞎吹！《动员令》上说，叫我带骑兵团到南路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在陕北作战。难道你这么健忘？"

曾光见申超人现出窘相，便打个圆场："杨冲，这是审你！你如实说来，二次反'围剿'，你到底在哪里？打过些什么仗？"

杨冲在地上躺着，冻得浑身发紫，牙齿打战，憋得说不上来。岳威说："把衣服给他穿上，冻死一个，就少一个口供。"

吕丰带执法队，拿来杨冲的衣服。解开绳子，让他穿上，把他拉起，坐在地上。杨冲气呼呼地说："总有怕死的，人家在前方打仗，他在后方弄权。人家要求去迎接中央，他说，怕红军走远，没人保护他自己。"

曾光和申超人心里明白，杨冲这是在挖苦他们。曾光

的脸一红说："说话不要走题，还是要说第二次反'围剿'。"

杨冲才说："自从接到刘志丹的《动员令》。我就带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到关中、陇东活动。任务是：截断咸榆公路，牵制延安敌军，保证主力红军不受干扰。既要巩固南区，又要扩大东区。'东区'，指的就是新创建的'红宜根据地'。利用空隙，深入敌占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重点是歼灭地主民团，砸烂保甲制度，造成敌人后方混乱。发展我们的力量，为红军筹集经费物资。"

申超人说："这只是原则、任务。我们要的是具体！"杨冲说："先说延安周围。我带骑兵团，先到延安西川高桥一带，调延西游击队长郜风岭，让他诱出延安的守敌李发福部，还诱出三百多民团。到了高桥川口，骑兵团突然出现。把敌人大部消灭。又命王占海带安塞游击队，配合赤卫军，围困延安城，不许守敌出窝儿。

"然后，我带骑兵团和延西游击队向东，经过杜甫川到三十里铺，收缴当地民团五十支枪。又到松树林，和临镇民团遭遇，缴枪五十多支。还把延安奸商的三百多骡驮子全部缴获。当晚，就到金盆湾，打了民团寨子，缴枪五、六十支。第二天又到临镇，把民团全部消灭，缴枪一百多支。在临镇休整三天，打土豪，分粮食，宣传红军的各种政策，动员群众。

"再东进云岩。到云岩镇三里以外，又遇民团，打了一仗，俘掳四十八人，缴获五十多支枪，两百多套新军衣。骑兵团又进到狗头山、后湫天、罗儿川之间，把这三个地方的

民团全部消灭，缴枪四五十支。接着就向宜川进军，在锋头塬与宜川民团二百五十多人交战。全歼敌人。宜川民团团总冯备三被当场打死。我们就直逼宜川城，包围起来，使周围敌人不敢再动。这一系列战斗，缴枪六七百支，装备了游击队，使南边各县游击队都有发展。

"骑兵团突然跑到渭北，趁敌不防，袭击了长武城，消灭守城敌人，缴获大量物资。尔后，我们又突然到了陇东，配合陇东游击队，消灭了陇东曲子、环县几个县的守敌。这一打，杨虎城、马鸿逵都慌了，连忙分兵防堵。他们防堵，我们正好牵住他的鼻子，不让东进，不许他防碍主力兵团在陕北作战。这有什么不好？难道都挤在陕北才算打仗？你们懂军事不懂？"

曾光说："不能只凭你说，还要找旁证。"杨冲本想说：骑兵团长是赵宝魁。可是那天他被押到瓦窑堡时，听押解人说，没有找上赵宝魁。可能宝魁施了脱身之计。他只得说："可向骑兵团的战士调查。从前的事，问杜康。也有文件可查。我听李愚说，陕甘游击队的政治、军事，都向省委写过报告。"

申超人问："除了杜康，还有谁？难道李可夫不在？王思学不在？"

杨冲不说话，只瞟申超人一眼。申超人说："拉下去！"

人的思绪，千变万化，复杂难猜。有谁知，岳威和曾光、申超人的想法不全相同。自那天审罢张子发，他竟对这人发

生了极大的兴趣。觉得张子发，象个老党员。在北方待了那么多年，又是陕西的地头蛇，他一定无所不知。在审讯室得不到的东西，在张子发口中定能得到。因此，他把张子发当成了宝贝。

天刚亮，他带着警卫员小王，去看张子发。推开门，见张子发正坐在炕上发呆。岳威微微一笑："怎么样？我们对你宽大吧？睡得好吗？"

张子发和岳威是一对儿人精。岳威一进门，张子发就断定他是来找油水。便说："我正害肺病，夜里老睡不好，也活不好久了。"

岳威说："不要怕，保你能活下去。给你吃好点子，不给你吃陈米，给你白面。我们需要你。"

张子发奚落道："拿白面换口供么？"岳威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总得把问题搞清楚哟！我问你：戴鸿远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从前干啥？"

张子发说："这个人，说来话长了。他从前，在高桂滋队伍里当兵，按你们的说法，是'白军的狗腿子'。我可不这么看，他既然过来了，就得当红军看。"

"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的，当兵时就是党员，北方局军委派王思学去山西，帮助省委书记搞军事，把他们组织了个兵变，出来了。这人有两大缺点，一是婆婆妈妈，做不了大事。二是乡土观念，只要是老乡、是朋友，说错了他也听，而且是死听！所以，他掌握不住原则。"

岳威问："他这右派问题呢？到底实不实？"张子发冷笑道："只要'中央代表团'和省委的原则不变，他的右派就不能变！"

岳威的眼忽闪几下，心想，这人还满厉害哩！他死啃住戴鸿远不放。又问："申超人和王秀英什么关系？"张子发说："右派么，还是什么关系？都是我的部下！"

"申超人不承认呢？"

"当面对证！他能证别人，我难道不能证他？"

"我是问申超人和王秀英的私人关系！"

"私人关系？你去问百姓吧！"

"为啥申超人说，方自强是被刘志丹气死的？"

"你自己想去！人家病重，申超人把老婆拉走，不是在心上扎一刀？刘志丹在前方打仗，连饭都顾不上吃，咋能气着方自强？申超人就是看见人家的老婆年轻、漂亮，起了坏心。那是个酒色之徒！"

岳威偷偷在笑："你刚来陕北两个月，就知道那么清楚？"

"我是河北、陕西两地跑，南路北路换着走，朋友多，消息灵，茶余饭后一扯闲话，啥都出来了。要不，我能给你们供出那么多右派？"

岳威只得信他的："从私生活说，方自强是吃亏了！"

"生活上吃亏，政治上占便宜。这些人都拥护他，替他当打手。若不是陈宏到省委奔走，他当不了游击队政委。若不是申超人帮他打锤，他搞不到四十二师的领导权。"

岳威笑着说："奇怪！竟有这种怪事！这里的问题真复杂，政治案，还加杂上桃花案！"

张子发说："你不要误会，这案子是个特殊产物，就这一桩，别人没有。"

"杨冲和申超人有啥矛盾？"

"矛盾不在杨冲和申超人，而在杨冲和赖随、戴鸿远之间的矛盾。为什么有矛盾？那是主张不同。虽然都是'右派'，右派和右派也不一样。赖随、戴鸿远，和方自强一个鼻孔出气。有个时候，方自强跟上杜康跑，领来的圣旨，都行不通。比如说：'要在平原开辟苏区'，刘志丹反对，杨冲也反对。后来，方、戴要枪打政治委员，杨冲又去挡驾，这是旧矛盾。如今，申超人要拿方自强当招牌使，必得拥方，拥方就得保戴，产生了新矛盾。错综复杂得很！"

"为什么杜康又把方自强、陈宏打发去河南呢？"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方自强搞了个'四六大散'，一个是，他要把队伍拉到陕北收土匪。再一个，是戴鸿远和方自强争权争得弄不成。开始是和别人争，后来，他们自己窝里争，就象后来争老婆一样。"

太阳高升，要吃早饭，岳威一脚迈出门，张子发叫道："既然把右派都抓起来，戴鸿远为啥不抓？"

岳威说："这得开会研究。"说着就走了。岳威走出好远，还听见张子发冲着窗户大骂："什么狗屁东西！还有人包庇右派？统统是右派！右派是同样的帽子，为啥吃的两锅饭，看的两种脸色？右派还有亲有后么？"

第十五章　李可夫夜游莫斯科

那天，岳威离开张子发，背后飞来那几句骂，刺激得他吃不下饭，坐在窗台下纳闷，是骂我么？我不是陕北干部，没得偏三向四的。材料，都是到这里后听的，我们只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张汉民问题。如今问题一大堆，把张汉民问题都挤到后边了。

岳威一生气，就拿警卫员发气！“王大崽：拿饭来！”小王忙提进个洋瓷饭盒。打开，放在岳威面前。里边放的是蛋炒饭，红豆米汤，小泡菜。小王把筷子擦干净，放在碗上说：“小灶炊事员说了，中午给你吃红炖鸡、猪排肉、鸡蛋汤、小米饭。”岳威拿起筷子骂道：“连大米也没得了，吃他妈的鸡娃子哟！”

小王低头站着，不敢吭气。岳威骂道：“今早那个张子发骂人，你听到没有？”小王说：“听到了！”

“他骂谁？是骂老子么？你也不替老子仔细听着，要你吃干饭呀？”小王说：“我听声音，不是骂你，是骂本地干部，说什么人，包庇了哪个右派。你莫得包庇那个人，骂你什么？”

“你还听到什么？”

小王知道岳威的脾气，只要听到对他不利的话，就怀恨

在心，不是打人，就要杀人，只能捡好听的少说几句："本地人都说你好，办事公道，调查仔细。"

岳威一皱眉："谁说的？" 小王打个磕巴，说："老百姓说的，百姓是听干部说的。"岳威"嗯嗯"着说："要随时监视周围，查听反革命言论！这里右派多如毛，AB团多如蒿草，比咱们湖北塘里的鱼虾还多。"

吃罢饭，小王去洗碗筷，岳威又坐下想了一阵："嗯！我在老家，杀人是多了，谁叫他们杀我大哥呢？我大哥也是共产党么！你们杀我大哥，我就杀你们的人，咱们都是共产党，对着杀吧！可是这里，谁也和我没有私仇。当个保卫局长，申超人还不相信，硬派个什么车铁明，放在我头上，只让老子当副职。难道你能一手遮天？如今人家供了你，你还抵赖，人家供了戴鸿远、王秀英，你又包庇。你说王秀英太小，她今年快二十了，难道你们杀的人比王秀英的年龄都大？我不相信你完全正确。"想到这里，忽然站起走了。小王连忙跟在后边。

到了省委，踏进曾光的窑洞，正好申超人也在。岳威开口就说："两位书记！戴鸿远抓不抓么？二十六军的团级干部都抓了，就剩下他一个，张子发又供了他，不抓好不好？"

申超人抢在曾光前边说："我不同意抓，我保证，这人没问题，和咱们一条心。不信你们当面问他，和我们一个口径，是个革命派，和刘志丹他们斗了好多年，你千万不可上当！"

曾光说："我完全相信超人，不是他，我就不会来陕北，

他是咱们的根本，决不能动摇。"两票对一票，岳威失败了。只好放弃抓戴鸿远的念头。又提出下一步如何审法？

曾光说："我刚才和超人合计过了，中心的中心，是审出刘志丹这个右派首领的反动组织、罪恶活动。先审历史，后审现行。审的办法是，先打外围，后打核心。我们排了个队：先审霍力坚、王思学、李可夫、杨伟林。这些人，和他有历史关系。后审张庆孚、张武轩、王兆平，这些人的现行罪恶多。然后，把王纪拉来对审，最后审几次刘志丹。还可交叉进行，随时调整。一定把刘志丹的阴谋剥透……"

岳威说："好吧！按省委的计划进行！"低着头走了。

岳威回到保卫局，在牢房外走了一趟。边走边念叨。象演员背台词一样："霍力坚、王思学、李可夫、杨伟林……这些人，和他有历史关系。……"

谁知岳威这天的念叨，被李可夫听见了。陕北的窑洞、房子，都有窗户。有大有小，但是玻璃不多，大都是糊一层麻纸。窗里说话窗外清，窗外说话窗里灵。岳威走到李可夫窗下，恰巧就说出"李可夫"三个字。李可夫就上了心。

李可夫这个人，知识分子气十足，本来就有些多愁善感，他没栽过跟头，没挨过斗。虽然在陕甘游击队的后期，他完全觉醒后，也敢于斗争，敢于说话，那只是桌面上的平等争论，还没见过真枪真刀。既没被敌人逮捕过，更没被自己人逮捕过。从没坐过被审席。在这方面，他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他从小生活优裕、娇生惯养，在革命队伍里，也

算一帆风顺，没被人伤过面子。这一回，碰上了拳打脚踢，恶言恶语、绳捆锁绑拉到监狱。他觉得，面子已经丢尽。"士可杀，不可辱"。我宁肯经受秘密枪决，不愿受人当众辱骂。宁肯在战场上牺牲，不能受内部的诬陷。把自己当成反革命，还戴上脚镣手铐，这象什么话？开始，他饭不吃，水不喝，觉得心里发堵，胃细胞紧缩，肠子也不通了。夜里不能入眠，总在胡思乱想。后来，进狱的人越来越多，犯人都是熟人，虽然不许对话，心情也稍好些，觉得，大家都在受辱，大家都丢了面子。只得忍着吧！

李可夫比别人多一层负担，就是他和路纹的关系。别的人，无非是工作上的事，谁是谁非，谁曲谁直，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我和路纹这件事，怎么说得清呢？任华转来的信说，路纹已在耀县等着，要来苏区和我相会。她还没进来，我就被捕了。如今苏区这种情况，她能不能进来？进来后会遇上什么？她也坐牢？还不如不进来好。

李可夫，自从对蕙琼的希望破灭之后，便以善良的心情，希望蕙琼和兆平白头到老，因为蕙琼也是个苦孩子。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只有祝福他们的义务，没有嫉妒的权利，用最大的力量，克制了感情，使之逐渐转移。在李静和伟林的影响下，把感情转向了路纹，两人通了几封信，路纹的赤诚，感动着他，使过去的友谊上升为爱情。真是有点想见面了。好事多磨，在这将见未见之时，就遇上了祸从天降。

那天，李可夫听见岳威提到他的名字，心情又紧张起

来，一夜没入睡？清清楚楚地思考了一夜，回忆了一夜：

他首先想到的，是任华把他和路纹的通信是否供了出来？任华坚定吗？他会不会全盘供出？供出之后，目前的当权者对杨伟林、李静，会加个什么罪名？对自己，又加什么罪名？路纹在白区，她从西安到的耀县，会不会把路纹当做奸细、侦探、反革命？我和路纹的通信，只经过了刘志丹、迪伯仁允许，没有经过那个申超人。刘志丹、迪伯仁定会受到牵连，要罪上加罪，闹到那个地步，我对得起谁？

如果他们真审这问题，我说不说？作为共产党人，什么都应当向党说清楚。这是党的纪律、原则。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对的。目前的情况，我那样作，岂不糟透了？申超人这伙子，能代表党么？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么？我看他们象国民党，象内奸。我能向他们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向他们倒个干净？是表示我的忠诚，还是表示我的愚蠢？我给他们供应子弹，叫他们多杀自己的好同志？

他又联系到苏联，在苏联，难道没发生过这种情况？那时，苏联有个“特别委员会”，有权定任何人的罪，不用对证，背着本人，就定了罪状，抓起来，流放，或者枪毙。日常的权力机关是“三人小组”，在“三人小组”会上，可以任意弄材料，定黑名单。那些材料，又谁知是哪来的？不和本人见面，晓得栽了多少赃？有些人坐了牢，还莫明其妙，今日之陕北，又把人家扔掉的东西捡起来，成立了“中央代表团”，下边又设个“六人小组”，岂不是捡那时苏联的垃圾？路纹，曾经是个傻姑娘，比我先到苏联，她被关押

过，劳改过，当我们见面时，她向我说起这些事，只有流泪。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知道！"

那时我见路纹难过，也为她心酸。我们那时，并没有特殊关系，只是北京大学的同学。都是学哲学的。她比我低两班，年纪也小。只在一块开过哲学研究会，讨论过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她的论点，基本正确，也可以说，我们大体相同，后来，我们都参加了《共产党宣言》学习小组。因为她父亲在北洋政府做过官，母亲又是收了房的丫头，她能勇敢地说："我的血液中，流着剥削阶级的血，也流着劳苦人民的血，我要用后一种血，战胜前一种血。"那时她才十九岁，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由于她母亲的家奴地位，影响到她性格的忧郁。平常不爱出声的人，能说出那么勇敢的言词，不能不使我吃惊。

从那以后，我们说话多了些。她叙述过父亲的官僚生活，也诉说她母亲的奴隶眼泪，她那个夹在中间的畸形儿，过着畸形生活。爸爸和大太太、二太太坐下吃饭，妈妈只能站在地下端饭，弄得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她只要一去帮助母亲，大太太就骂道："生就成的贱骨头！"父亲叫她坐下吃饭，她又不忍看母亲站着，偷偷把眼泪就饭吃。

路纹的精神压抑，不仅是她家庭生活造成的内心创伤，而且由于父母的畸形结合，造成她身体的畸形。母亲是清秀美丽的，父亲是粗笨丑陋的，她长得不象母亲，也不象父亲，这也给青春少女造成了烦恼，她的眼神，可能是象母亲，深黑明亮，但她总是看着天，看着地，不愿看任何人的脸。有

人听见她常背李清照的词，听见她嘴里轻轻念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同学们奇怪，一个少女，为何背这么凄惨的词句？女同学和她开玩笑，问她是否有过情侣？她摇摇头，至于为什么背《声声慢》？她说"替母亲念的。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谁也不好再问下去。当时，我很同情她，但是，我没有爱她。

一九二六年三月，我们都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罪行，掀起大规模游行示威。在段祺瑞门前，和军警发生搏斗。那次，她受了伤，不知谁把她接走的。从此渺无踪影。

我回到上海，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我又转入地下。一九二八年，我再到北平，没有碰到路纹。

一九二九年冬，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可以说，那时中国人，在莫斯科是受到优待的，自从我和家里断

绝关系，经济异常贫困，大革命前后的中国党，也处在困苦之中。大家都在节衣缩食，我已经骨瘦如柴。到了中山大学，享受了军事共产主义待遇。吃饭、穿衣，都由公家发给，甚至还发水果吃，每月还有三十个卢布的零用钱。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苏联党的国际主义精神。

当时，苏联正宣传农村的经济政策。要依靠贫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消灭地主。在农村，全部集体化。可是后来，又变了，政策又放宽，提出团结中农。把大地主、小地主，区别对待。想到这里，他思想一转：目前中国的陕北，为什么把人家纠正了的政策又拿出来使用？连中农也不团结？

李可夫又想到苏联的干部政策，他们提出"干部工农化"，叫做："党的队伍无产阶级化"，我们也学习了这个政策，可是学得并不好。苏联和我们不同，他的工人多，文化也较高。可我们，就把他强调到过分的程度，非放个工农当第一把手不可，哪怕只是个"牌位"也要摆上。在这个问题上，陕甘运用得比较好，选了个老工人，而且有点文化，政治水平也很象样子，能和大家合作。这种干部政策，会用的，副作用较小。有野心的人，就成了排除异己的借口。象申超人，就是这样。

到苏联不久，有个礼拜天，我去中国工人俱乐部吃中国饭，偶然碰到了路纹，她没穿北平学生的服装，穿的是灰色西服，体格也健壮起来，可她还是有点古板，不烫头发，还象在中国一样，盘着辫子头。开始，我没认出她，只见一个女同

志，低头吃面条，当我坐下之后，才认清是她。因为当时政治情况复杂，我没敢先打招呼，可是当她发现我时，突然拉住我，流下泪水，弄得我很窘，只好低声说："吃过饭去散步。"

我们在莫斯科郊外散步中，她才说："在中国，党很相信我，当我养好伤之后，就把我送到这里，刚学习一年，就被捕了。也许因为我的家庭？也许因为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总之，我不知道。关了一年，才放出来。"我摸不清底细，不敢妄说。对于她，只有内心的同情。

从那次之后，我们好象有了默契，每礼拜天都去俱乐部吃饭、散步，她终于向我吐了衷情。她说："在这里，我又为自己背《声声慢》了！"我问："为什么？难道你在国内有朋友？他没有来？"她憋得满脸绯红，低声说："我在中国有个朋友，也称不得朋友。我曾经喜欢过他，他来了。但是，他不能理解我。这张窗纸，从不曾揭破。……"

这是什么意思？他指的谁？为什么对我说？我怎么对待？我只好说："如果对方不知道，你可以说么，都是同志，又在国外，谈谈心也是好的。"她又不说了。只递给我一块金壳怀表："这是从国内带来的。我以为你早来了，谁知总找不见，只好存在一位北平老乡那里，已经放了三年，现在才取出来。"

对这块怀表，是接呢？还是不接？我说："你原打算带给谁的，就给谁吧！我不需要，在学校里，时间都有安排。"她说："就是带给你的，除你之外，我没有什么人可送。"我惊呆了，真是出我意外，她怎么存心这么深呢？我正在发呆，

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些苹果："发的水果不太新鲜，我把新鲜的挑给你吃，补补身体吧！"

我接着苹果，心里直发哆嗦：这是不是在谈恋爱？可怕！环境允许么？况且，我真的爱她么？可是这苹果不吃又不好，对她是个沉重打击。我只得说："我请客！咱们一块儿吃吧！"

那天回去之后，我思想里开了锅，咕嘟嘟的直冒泡儿。怎么办？我可从来没爱过她。既没有一见钟情，也没产生过激动。仅有的，只是同情。如果我是十八九的青少年，可能被今天的情景一激动，就爱上了。到了二十七八岁的人，做事就不能那么莽撞，总得思前想后：自从我离婚之后，我确实没碰见过心爱的人。要爱，就得挑选个真正爱的。说实在的，当时若是碰见冯蕙琮那种豁达潇洒的人，我肯定要去爱了。我为什么没有爱过路纹？是她的性格太古板？是她自认为讨厌的爸爸遗传下的大鼻子？是她那不够标准的身材？不！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大概我还没有发现她内心的美，不理解她对人的诚恳。眼前怎么办？我还没有完全爱上她，就不能把感情完全交给她。暂时交给她，我内心会产生矛盾，反而带给对方痛苦。我不能缺这个德！可是，我决不能不再见她，不能给她的离乡之苦，再浇上一头冷水。

再一个礼拜天，我们照样去俱乐部吃饭，而且是我请客。吃完饭，再到公园散步，我向她谈了我的家庭。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她，我结过婚，生过孩子，虽然孩子死了，也离了婚，也没资格再和纯洁的姑娘相爱。她哭了。真是泣不

成声。我们在长椅上坐下，可我找不出话安慰她，显得笨拙、无能，象只木鸡。她发了火："难道我不知道吗？要你来向我解释？我妈是怎么结的婚？我爸已经有了两个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之后，才把我妈收的房。我能找个离了婚的，没有孩子的人，就比我妈强多了。我是看的人心、品德，不是看别的。自认识你之后，我没动摇过。在北平时，我爸的大老婆，要把我嫁给大商，给他们当摇钱树，我自杀过，我母亲和他们闹过，要和我一块儿死。父亲才手下留情，说了句公道话：'放下以后再说。'到了莫斯科，我感到轻松，再不受家庭的压力，可以自由飞翔了。也有人要求和我做朋友，我决心不答应。不见你的面，我不能另作打算。……"

不爱说话的人，竟然说出一大串，真是逼得哑巴说了话。我一阵内疚。冲口而出："你不要生气，咱们相处一个时期，看你是否后悔，我这人缺点很多。"从此，我们每礼拜必见，而且比从前亲热。但是，我总要和她保持着距离，以免将来后悔。真是象陕北民歌中唱的"人人都说，咱们两个好，阿弥陀佛天知道。"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新情况。中国学生都去听陈绍禹作报告，到了会场我才知道，他当过中国党的新任总书记。那天，他讲的主要内容，是清算"李立三路线"。中国党内发生了立三路线，我仅仅听到传说，这次才真相大白。这个陈绍禹，不要看他是个矮小的白面书生，倒满厉害，那张嘴，真象竹筒里摇豆子，叮当酥脆又快当，能把活人说死，死人说活。他把李立三的盲动路线批得体无完肤，有个名叫康生

的，就坐在陈绍禹身旁，板着老太婆嘴，撇着山东苏联腔，象鹦鹉学舌，又叫了一阵，他说："立三路线的实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接着就叫了声："王明同志万岁！"台下有人也跟着叫起来，当时我没有叫，为什么呢？听说这个陈绍禹，就是上海市闸北的区委书记，一反立三路线，他就当了几个月总书记。未免太快！谁知以后如何？所以我的拳头，始终举不起来。

接着就是李立三检讨。李立三这个人，我第一次看见，是个瘦长个儿，象是湖南口音，他诚诚恳恳检讨了五个月的错误，说他主持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是盲动的。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都提出了一套错误主张。主张以武汉为中心，搞全国暴动，进攻大城市，所谓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全是错了的。这是他思想方法不对头，非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我在国内已作过检讨、现在再次检讨，希望大家批评，使我彻底清理思想。"

他说完，大家竟鼓起掌来。路纹跑到我跟前说："你听，人家检讨得多诚恳，不就是五个月的错误么，已经检讨过了，也下了台，就算了。"

我还没答话，只听陈绍禹在台上说："鼓什么掌？这种检讨很不够。没有三年五年，他的问题检讨不清！我们决不轻易放过。谁同情李立三，要受处分！"

路纹"哟"了一声："犯五个月的错误，要检讨五年呀？"

我听陈绍禹的话里有话，忙向路纹摇摇手，叫她不要再

说。因为我听说，陈绍禹的后台很硬，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主任米夫，到中国支持陈绍禹上台的。米夫向共产国际介绍说："这是中国年轻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苏联领导人支持了他，第三国际支持了他。

可是，我听陈绍禹传达他主持写的那个《为中共更加布尔维什克化而斗争》，比"立三路线"更值得推敲。谁知中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这只是感觉而已。因为我毫无实践经验。我回到中国，也照他说的干过，在"陕甘游击队"当政委时就是这样。碰了钉子之后，才觉得真正是不行。它不但有对革命的破坏性，还能造成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心家。

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我们"陕甘游击队"，没有做出更多的成绩，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都是在陈绍禹那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歪人兴风作浪干出来的。南方红军撤出苏区，恐怕都和陈绍禹这个混世魔王有关。特别是他提出的，以反右倾路线"改造各级党的领导"的政策，危害性难以估计，使全国大部分干部翻了个颠倒颠。没有经验的，或者有个人打算的人，都爬了上去，真正有经验的，埋头苦干的人，都被拉了下来。比如刘志丹这个人，从一九三一年之后，一直走着下坡路。虽然他一直在为革命创业埋头于农村、山沟。他得到过谁的重视？

李可夫的思想又飞到路纹身上。听了李立三检讨不久，路纹跑来告诉我：陈绍禹和康生象一对影子。两个人的老婆，也象孪生姊妹，形影不离。有人说，王、康在中国既不出名，也不受人欢迎。他们总在暗算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

消息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我听说，陈绍禹已把中国学生划了等级，谁同情李立三，谁就被划为劣等，康生是管理中国干部的。“中山大学”改成了“国际列宁学校”。康生成了这个学校的教务长，有些中国学生将要遇上危机。

还有人说，康生已派人对中国学生中的一部分进行监视、盯梢，谁同情李立三，别想回中国。

听了这些消息，我最担心的是路纹，因为她还没察觉到这个厉害。有个礼拜天，我一早就去俱乐部，吃了一碗米饭，就叫上她走。到了郊外，我对她说：“我们要求回中国吧！中国正在搞苏维埃运动，一定很需要人。”我没敢说更多，也许她已有感觉，便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今晚就写报告。”

我当天写了报告，要求回中国，参加苏维埃运动。也因为中国正需要人，要求回国的人很多，两三天就批准了。我一直等到礼拜天，去俱乐部听路纹的消息，可是没有看见她。那天，我坐在饭堂里不走，吃了米饭吃面条，细嚼慢咽，故意拖延时间，为的是等她。有同学碰见我，约我去看电影，我推说有病。等别人走后，我又到俱乐部周围散步，总想碰见她。要去找她，又不知她是否已经出来？那次，我真尝到了等人之苦。倒不是我深深地爱上了她，而是怕她再出事，再受苦。一直到下午，她也没有来。怎么办？我走不走呢？不走也不行。因为回中国的不是我一个人，已经买好车票，要集体起身，我又不好退票。

晚上，我找了个中国女同学，请她打听路纹的消息。为

等这消息，我一夜未入眠。第二天，女同学才来告诉我，路纹已经调走了。我问什么原因？她说，有人汇报，说她同情李立三，反对陈绍禹，政治上不可靠，送到远处劳动去了，已经走了五天，当晚通知当晚走。我问："有材料么？"她说："知情人说，康生那里的材料，女学生中有反映，说路纹问过：李立三检讨过了，为什么还检讨呢？到什么程度才算深刻？"我忽然想起：女学生？那两个夫人不也是女学生么？

路纹的事，给了我当头一棒，早知如此，还不如早动员她回中国呢！我宁愿在爱情没有成熟时和她结婚，也不愿她再冤一次狱。可是已经晚了。那女同学见我发呆，就问我："你有话留么？现在是找不到她的。"我从怀里掏出那块表，冲口而出："如果见到她，就说她的亲戚回国了。把这块表交给她，回国时带走。"我为什么留那块表？为的是说明我去找过她。不是为和她断交。

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她怎么回国的呢？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是不许回国的。在陈绍禹、康生眼里，不要说我们这些人，比我们更老的同志，也被他们排挤在莫斯科之外，劳改、坐牢或流放。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把蒋介石的儿子看得比我们更亲，因为人家拥护他。路纹能回来，算她捡了一条命。怎么回来的？偷越国境？不可能！她是女人，没有那个勇气。这些，她在信中都没敢说，她信中只说，她的姐姐在难产中死了。听她说过，她父亲的大老婆、二老婆，一人生个儿子，一人生个女儿，她是老

三。既然大女儿死了，就剩这么一个女儿，老头子就不得不到处通关节了。可能是通过国民党的大使馆，国对国要回来的。

既然她还带着党的关系，就是得到了苏联当局的同意。不管怎么说，象她这种人，来到苏区，也不会得到信任。首先，要审查她在苏联的表现。这一关，她就过不了。目前的中国党，还是陈绍禹的系统当权。除非陈绍禹下台，她才能被信任。陈绍禹何时下台？只有中央红军来到之后，才能得到确实消息。现在这些，从上海来的也好，北平、天津来的也好，甚至从大别山来的上层人物，也得属于陈绍禹这个范围。否则，就上不去。这些人，虽然都是三四等，没见过陈绍禹，可都是他们层层训练出来的。决想不到陈绍禹会下台。也各有不同，有些是刚接受那种思想，象我这一等。只学过陈绍禹的“小册子”。到实际中一实验，不行，赶快向真理投降，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这叫主观好。另一种，是吃过他们的甜头，打了别人，自己可飞黄腾达，比较难改。但到了紧要关头，也要改。再一种，是最可怕的，是真正的野心家，想抢人家的劳动成果，把人家拱倒，自己占山为王。必要时，成为变色龙，长期潜伏下来，待机而动。

李可夫觉得，躺下想问题，最自由了。真是“关了我的身，关不住我的心”。脚镣手铐也锁不住思想满天飞。他又想到路纹的信，写得那么真诚。仍旧是四年以前的她，现在我再不能犹豫，只有把心全交给她。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她的心灵是真正美。可她现在千万不要来。一进来，马上会被

逮捕，第三次冤狱了。一个人，能有多少年为党工作？几年的幸福？吃冤枉，不能一而再，但愿任华的夫人能理解她的苦衷，让她在耀县住到我们结案。但愿任华能守口如瓶，不要把她供出来。她实在是个好人、忠于革命的人。

李可夫想着哭着，他哭路纹的不幸，又哭中国革命的曲折：自陈绍禹得宠后，把国际上好的东西否了大半，把错误的东西，全部搬过来，特别热衷于到处搞肃反，乱抓、乱杀，甚至把苏区的常胜将军也可杀掉，除了巩固自己的不得力的统治，就无法解释。杀人能统治得了吗？古代帝王谁不杀忠臣？又得到了什么？这种话，现在谁敢说呢？

李可夫恨自己无能为力，恨历史造成的这种危局。他悄悄的、不敢出声的，把眼泪流向头下枕的烂棉袄。把一只袄袖都哭湿了。刚打个盹儿，就听见叫："李可夫！"他忽然惊醒，以为是提审他。睁眼一看，原来是狱卒送来了小米稀饭。

第十六章　审“机关枪”

士气可鼓，而不可泄。

曾光和申超人，总怕岳威知难而退，再三鼓劲儿：“要敢于碰硬家伙！”岳威说：“只要省委作主，叫我审谁我审谁。我是‘叫化子打狗’，专操这一行的。审人，是我的职业。”曾光说：“先审王思学，这家伙，是个有名的机关枪。你一审，保险他能‘嘟噜’一大串儿。要用刑，他是块粪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他是结核菌，没有高温，煞不住威。”

岳威虽另有想法，也不敢有半点透露，他知道厉害，在“阶级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决不敢有半点懈怠。省委既已决定，他就撒开手干，打死人由省委负责。今天，要布置个出奇制胜。

岳威先不露面，命吕丰把王思学押到审讯室，吊在房梁上，吊到王思学昏厥时，曾光、申超人、车铁明、岳威，才摇摇摆摆进来。曾光不管三七二十一，劈脸问道：“你是不是右派？”

王思学糊里糊涂，“嗯”了一声。曾光提高嗓门，再三问：“说清楚！是不是右派？”王思学只是“嗯嗯”。曾光一挥手，把人放下来。王思学一睁眼，曾光又问：“快说！你是不是

右派？"王思学说："咱们大家都是！"曾光叫道："再吊起来！"

王思学又被吊到梁上，吕丰又加上几鞭。曾光问道："你是不是反革命？"王思学晕了过去。连嗯也没嗯出来。曾光又一挥手，王思学又被放下，长久不醒。岳威照王思学脸上喷口冷水。思学才慢慢醒来。曾光还是问那句话："你是不是反革命？"王思学含混不清地说："咱们大家都是！"岳威拿来纸笔，叫王思学写供。王思学写道："审我的人，都是反革命！"下边签字"王思学"。

四个判官呆了。车铁明吓得趁机溜掉。谁不怕落个反革命？即令申超人能保驾，不让烧上自己，也怕岳威转口咬住不放。这次审王思学，曾光最坚决。因为他路过下寺湾时，听到王思学"攻击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现在，定要弄清这笔帐。问道："你到底为啥反对四中全会？为啥反对陈绍禹同志？听了谁的指使？"王思学坐在地上，紧闭嘴唇，根本不予理睬。

岳威想：他不是有名的机关枪么？怎么一颗子弹不发？塌火了？曾光把桌子一拍："王思学！今天必须说清，为什么攻击党中央？哪来的胆量？"王思学还是不理。

对于不说话的人，判官们也是一筹莫展。他们对王思学，打也打了，吊也吊了，可是没想到，碰上橡皮钉子，不能不算战略上的失误。

曾光急中生智，换个口气："王思学！你站起来，好好说。你为啥攻击党的决议？"王思学还是不理。申超人伸出那双白光的手，把王思学拖起来："你说话呀！"王思学站着，

连窥也不窥他一眼，心想：“这帮浓包，不攻自垮！”

他早料到，敌人把他当成“机关枪”，今天，他偏当个“地雷”。

气得曾光、申超人、岳威，互相传眼神，打手势，谁也没有新花招儿。曾光觉得，自己是北方来的，是中央的嫡系，不能叫人看笑话。他摆出了领导派头：“给他一碗开水！”

吕丰端来开水，王思学毫不客气，端起一饮而尽。曾光缓着口气说：“说吧！为弄清问题，不开口怎么行？”王思学说：“把杜康叫来，三三对面说。”

王思学的一句话，真象个“地雷”，把申超人吓得缩起脖子。他想：难道杜康有什么把柄？听董洪海汇报说：审冯蕙琼时，冯蕙琼说了一句“张汉民没有死”，吓得杜康一夜没睡觉。里边有啥名堂？现在这个王思学，又要杜康当面对证，万一弄出些见不得人的事，我和他这种关系，也说不清了。忙插话道：“各说各的，不要拉扯别人！”王思学还是不理。

曾光脑子一晃，又提出另一个问题：“你家是什么成分？父母都是干啥的？”思学只装没听见。曾光说：“你不说话，可要把你当官僚地主处理了。”王思学突然大叫：“把你们的家都摆出来，大家平分比美！”

真是个地雷，这一声爆炸，把三个人都震懵了。各人想起各人的家庭。谁是干净的？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岳威特别害怕，他是湖北大地主的儿子，土地革命时，被分了家，由于他表现奇特，不但没被清除，反而步步高升。四十三军的领导人，都对他另眼看待。万一在这里抖出来，谁知

陕北人怎么想呢？他的顾虑也有道理，唯成分论么！用在别人身上，理直气壮，用到自己身上，都在心里打战。

王思学一捶打在头上，也想起自己的家庭。眼前放出一幕幕的往事：我父亲怎么是官僚地主？辛亥革命时，他参加过陕西的国民一军，首领是胡景翼，同盟会员，是孙中山的真正嫡系。我父亲在军队里不是带兵，是办制造局，专门给国民一军制造枪炮，是陕西头一个造枪炮的。我的全家，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会使用枪炮。为这个缘故，老头子早已被人害死。我能走南闯北念书，全凭老母一手操持。我那老母亲，累得发白骨瘦，两眼昏花。大革命时，我们兄弟两个，都在国民革命军里作战，不管敌人如何报复，谁去管过老母亲？

"八七"会议后，陕西省委布置武装起义，三原县的任务，是配合渭南、华县，牵制敌人，县委把任务交给了我。那时我年轻，血气方刚。高兴得一夜没睡。这个光荣任务，非完成不可。但一细想，那难处可多了。一没有钱，二没有枪，两手空空，如何起事？向领导要么？不能伸手，在低潮中，党，哪里有钱？忽然想起一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找群众商量。找谁？只有找大革命时的农会会员。我们一合计，反而上了愁，都是蓬门筚户之家，谁家也存不了二斤面。哪里弄得钱？我想，只有我家还象点样子。不如从我老娘身上刮油。我一狠心，对大家说："不用愁，我家还有点油水，在我娘手里，可是要她拿出来，象割肉一样，那是我爹给她留的看家钱。"

大家一听，哭起来：一个寡妇老娘，咋能舍得再刮刷她？那是她的命根子。大家都记得，大革命失败，一小股敌人，看中了寡母手中的几条枪，大白天，就结群来吓唬老寡妇。他们刚进门，就被我娘从门缝里瞅见。她只得沉着应战。从后窑拉出几颗炸弹，敌人一走近，她从窗户往外扔炸弹，敌人吃了炸弹，爬起就跑。从此以后，再没人敢吓唬她。老娘风里雨里一辈子，我们咋能向她开口？可是，我一狠心，含着泪说："为革命，只能割舍，给我娘用个'苦肉计'吧！"

要给自己的老娘用"苦肉计"，真象刀子穿心！难道我不怕老人受刺激？寻短见？可是为了大事，只有把母亲舍进去。

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我妈刚睡下，突然闯进几个人，画得青脸红花，穿得奇形怪状，为首的是个本地农民，上穿马褂，下穿高筒马靴，礼帽遮住半截脸，鼻梁架着黑眼镜，贴两撇人丹胡，也认不出是个谁。他们操着四川腔，拉住我娘问道："王思学哪去了？"我娘一抽身说："不在，有话对我说。"四川人说："向你家借几个钱、几条枪用用。"我娘说："我大儿子在杨虎城部队当团长，到安徽找他去！"四川人抽出大刀，吓唬道："把老二交出来！"我娘把眼一瞪说："不在家，要杀把我杀了！"四川人举起大刀，照炕沿上一砍："搜！"

这时，我在被窝里咳了一声。那人把被子一揭，叫道："捆起来！"几个人，拿绳子的，提油罐的，点火的，要把我烧死。我才说："妈！快打发他们走吧！要不，今晚我得见阎王。咱们炕洞里，不是还有几个元宝，几百块现洋么？那地窖里，不是还有我爹的几条枪么！"

听我一说，我娘扑簌簌流下泪来：一边擦泪，一边跌跌撞撞，来回跑了几趟，把东西取出来，扔在炕上，抱住我哭起来。那几个人，才把我松开，枪一背，钱一装就走。

第二天，我娘哭了一天！“你们弟兄都不挣钱，全靠这点家当活命，如今，全空了！”哭完，又坐在大门台上，扯长声音骂土匪。老娘痛苦，我心作疼。可是，我一咬牙，悄悄走了。几天不敢见老人的面。

老娘苦是苦了。我们总算有了钱和枪，派人外出，打发路费，来往干部吃饭，都有了活便钱。以后，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给娘说开了，我娘哭着说：“儿呀！娘不是舍不得，为穷苦百姓的事，把娘的肉挖光也不叫疼！”这就是我的娘，我的家，她是地主么？

渭华要起义，正遇天旱不收，官府粮款过重，群众要求减免粮款。县委给了我任务，提出口号：“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铲除豪绅，实行共产。”把百姓集合起来，叫着口号，要进三原城。那边渭华起义，这边群众呼呼啦啦下了塬。带上梭标、矛子、镰刀、锄头、扫帚、火把，排上大队，不到半天，把三原城围得水泄不通。渭华吃紧，这边也吃紧，西安发生恐慌。我们把三原城围了几天，活城变成死城，官府不得不贴出布告：“今年粮赋，统统减免”。我们这才撤兵。临走，又向县官喊话：“县官说话如若不算，咱要真枪真刀相见。差役来一个，我们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这就是老娘给我的支持。

从那以后，三原的群众斗志更高，每天轮流在塬口守候，如有差人上来，逮住就杀。一连杀了几个差人，三原城再不敢派人上塬。官府把我王思学，恨入骨髓。今天，你们这些丧家之犬，还要审我，你们替谁审人？

曾光见王思学发呆，又提醒说："王思学！不愿说你的家庭父母，说说你的老婆，你的反动活动和你老婆分不开，她在关中都交代了。"

王思学口也不张，只是愤怒地"哼"了一声。这一"哼"，把申超人气炸了："这么趾高气扬，目空一切！难道你不怕死？你老婆交代得清清楚楚，说你一九二九年投降了三原城的驻军魏风楼！"

王思学才反问一句："你和魏风楼是亲戚？吃了他的贿赂？"申超人碰了一鼻子灰。

提起魏风楼，王思学把头仰得更高。他不屑于和这些狗东西费口舌。过去多年的事，谁还记那些陈芝麻烂绿豆？可是他脑子一闪，又到了一九二九年：那时，整个陕西闹灾，三原地区更惨，大路旁、庙台上，哪里不躺死人？天不下雨，农民无着，那些军阀，又连年混战。苛捐杂税五花八门，逮住百姓敲骨吸髓，逼得二十万老弱妇孺到处流浪，哪条路上没死人？哪条尸体不喂狼？狼吃人，土匪抢人，官府逼人，哪有百姓的活路？就在这水深火热之中，冯玉祥的军队，竟给三原派下十万元的国库捐，真是掐着脖子喝人血呀！

想到这里，王思学流出眼泪：我的家乡，三原县的百姓们，房子拆光卖净，象飞机炸过一样。价值几十块钱的红油

漆柜，劈成柴，只卖一块五。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只卖二升谷子，人民活不下去，只有和差役撕打。赤手空拳的百姓，哪能抵得过真枪真刀？我的心，都撕烂了。急得日夜不能睡，眼都熬肿了。

就在这时，县委又交给我任务。叫我组织赈灾委员会，赶快救济灾民。是的！百姓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百姓，凭着共产党人的良心，我当了赈灾委员会的主任。挑起了这个担子，怎么办？只有先调查统计，一计算，光三原县的一个午字区，就有四五千人断了口粮，要叫不饿死人，就得拿出粮食。到哪去拿粮食？还得先从我老娘身上开刀。恰在这时，我哥也辞职回家，弟兄俩和娘一商量，把家里的、亲戚朋友的、都扫干掏净，弄出十几石粮食。在塬上先分粮，再去说服别人。结果，有六十个余粮户，都把粮食拿出来。那些地主、豪绅，坚决不出一颗粮。只得领着群众去斗，去硬拉。斗来斗去，弄到九十石麦子，才使灾民度过难关。为百姓，我得罪了多少人？我娘吃过多少苦？

反动派哪有人心？他们也喊赈灾。可弄到的粮款，都私吞了。听说塬上灾民吃上粮，他又骂我们收买人心，对抗官府。仗着他们的兵权政权，派军队来抓人。想到这里，王思学低下头，眼圈儿一红：我真对不起人！那时我刚成亲，因为我白天黑夜往外跑，气得新婚的妻子暗哭泣，她怀疑我有外心。真难！我咋对她说得清？她是个没出过门的姑娘。哪想到，我是个不着家的野人！我曾对她说："梦云！我对不起你，我不应当结婚，还是把我扔掉好，你走吧！"梦云哭

死哭活要我把心掏给她，我们流过多少伤心泪！

一九三〇年正月初四，三原驻军魏风楼开来一个营，包围了午字区，把我弟兄俩全抓了去，押到三原县城司令部。魏风楼提审过我，也象眼前的曾光、申超人一样。他们问：“谁在午字区闹分粮？”我说：“是我，不是我哥。”我哥说：“是我，不是我弟。”气得魏风楼打寒战，没见过这种弟兄。吃过粮的群众闹起来，成群结队往司令部递状子，围上司令部不走，要司令部管饭吃。

我那可怜的老娘，又一次受惊，她拄着拐棍，拉上我那年轻的妻子沈梦云，抛头露面，到处奔走托人情，临完，魏风楼还敲了竹杠，要我娘给他买五百套军衣，八百块现洋，才能结案。老娘全答应下来。到处借债，卖东西，把家里拆腾干净，还欠下一千元的驴打滚儿债，才凑足了数。魏风楼拿到军衣和大洋，才松口放人。从此，我家一贫如洗，老母少妻过上揽工生活。如今，梦云还要为我受审，她能供些什么？除了皮肉之苦，那心，岂不烂成碎瓣儿？

那年，我回到家，和反动派怎能罢休？群众也咽不下这口气：“干！和狗杂种们拼！”趁这机会，我组成了灾民自救军。这饥民起义斗争，终于和我们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梦云也下了狠心，跟上我跑了出来，她成了军队里的干部。我们打土豪，分财物，见差人杀差人，见民团杀民团。夺来些长枪短枪，梦云也会挂枪上阵了。

敌人，也不罢休，开大军来“围剿”。一连打了几仗，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撤到富平。富平的党员多，天天为我们

探信送情报。这时，梦云已经怀了孕，我不得不把她送到娘家。到她娘家刚住一夜，敌人追来捉我们。梦云还是休息不成。敌人到了大门外，我翻墙就跑，在远处放几枪，才把敌人引走。我返回去找梦云，她提着枪也正找我。我们又把队伍带回午字区。就在这几天，梦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孩子生在战火里，我连一天也没照顾她。我出去打仗一个月，回去时她已满月。那天我刚进门，敌人跟脚就到。六十个便衣进了门，提着枪，见人就打，把梦云拉到院子里，打得头破血流，她连哼也没哼一声，坐起来就骂："你们是干啥的？讲理不讲理？"敌人说："找王思学！"梦云说："不在家！"敌人只管抢东西，捉鸡拉牛背包袱。敌人走后，我才从隔壁翻墙回来。梦云说："你快走，敌人上了塬，不会马上走，明天还会来。"

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跑到西安找省委。不几天，梦云下了狠心，把孩子送给百姓，跑到西安找我。这就是我的妻子！她把孩子都丢了。省委觉得，我们两口子决心大，便调我们到天津做秘密工作。思学想到这里，扪心自问：如果你们硬审我罪恶活动的话，这就是我和梦云的"罪恶活动"？我们哪达对不起革命？梦云，跟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吃尽了苦，受够了罪。她如今也成了犯人。

王思学的思想正活动，回忆往事，竟忘记这是审讯室。旁边还坐着判官。申超人再一次提醒："王思学！你为啥发傻？你以为我们不知你的底细？你两次逃跑，本应枪毙，留你到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包庇！"

两次逃跑？他们指的什么？王思学真气急了："我逃

跑！难道你是证人？”

申超人说：“有人供你：第一次逃跑，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你随晋西游击队过黄河时溜掉的。现在有活证人。你还敢抵赖？”

王思学骂声：“呸！奸贼之心！把证人拉上来！”

曾光和岳威的视线，都对着申超人。申超人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因为，他冒的这个材料，是在北平听陈宏说的。陈宏当时说：“王思学在晋西游击队当过政委，过黄河时，他就跑了，是我把队伍带过黄河的，我应当独占鳌头。将来到陕北，我领导军事，你领导政治。你如是刘邦，我就是周勃。”申超人到陕北后，戴鸿远又说了一次：“晋西游击队的领导人，实际是我和陈宏。”申超人心想：又一个韩信，将来可为我保驾了。现在，王思学叫他拉出人来，陈宏不在，又不好把戴鸿远推在前面。张子发正咬住戴鸿远不放，再被王思学咬上，怎么得了？

王思学一直盯住申超人，采取了进攻战术：“申超人！这是审讯室，既然有证人，快拉上来！不敢拉上来，算什么共产党审案子？造谣者，自食其果，就是我死了，人民也不会饶他，纵有他十个八个，也要碎尸万段！”

闹到这种程度，申超人被煞了威风。只得找个借口，退出审讯室。

王思学看在眼里。心想：陈宏这帮东西，是不知我如何离开的部队。但是，我把他们带过黄河，他应当知道，为啥造谣？

一九三〇年冬，我和梦云到了天津，先是住机关。到三一年春，北方军委把我派到山西搞军事。到那里，和省委书记接上头，作了计划。先从太原兵工厂和高桂滋部队动员共产党员，带头起义，组织了二十四军。把二十四军打发走，我又组织了个小游击队，起名叫晋西游击队，只有五六十人，在山西站立不住，和省委书记商量后，才把这部分人带过黄河。陕北比晋西北条件好些。因为晋西本地人不愿过黄河，过黄河时，连我在内，还不到三十个人。队长牺牲后，只剩我一个领导。我带着山西省委书记的信，到正川堡，找到陕北特委书记老赵。把名单交给他，谈了情况。老赵主张我们去陕甘边界找刘志丹。原则刚定下来，山西省委转来北方军委的信，要我立刻回北平，因为梦云被捕，而且又要生第二个孩子。老赵催我快走。我提出：游击队只有二十七个人，可交给姓白的领导。为什么不交给陈宏？因为陈宏在山西弄了个老婆，离开山西时，老婆拉住他要钱，他就到处弄钱。当时他只是个班长，云天雾地的，一身流氓习气，很不可靠。因此，我什么也不敢告诉他。他连陕北特委在哪里？书记是谁，统统一无所知。我如何离开，特委也不会告诉他。但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捏造，一捏造，就成了品质问题。至于戴鸿远，他只是个经济员，除了搞经济，别的都不行。以后，是特委派人找他们接头。至于他们，一切全是摸黑。加上陈宏、戴鸿远这帮人有个人打算，又都是些沟沟湾湾的关系，早就捏咕好了。对于这些没有知识、没有道德的人，只有猛击一下，才能使他们惊醒。这

个申超人，就是坏人中的坏人。

王思学意识到，在审讯室里，只有专门打击申超人。于是，他又发了怒："我提出，把申超人叫回来！不能逃之夭夭！"

这猛然的一句，使曾光难于应付，只得说："申超人有病，暂时退席。"王思学坚持说："他不来，别再想听到我一句话。"

曾光给岳威使个眼色。岳威站起来了。一转眼，岳威和申超人又进来。王思学逼问申超人："姓申的！你听着，我第一次逃跑，是老赵送我走的。老赵是陕北特委书记，他现在是三原中心县委的书记，你派人去问问。第二次'逃跑'呢？也拿出证人来！"

申超人结结巴巴地说："这只是材料么！"

"材料不是人说的？天上掉下来的？"

"我是随便问问。"

"随便到这种程度？你要承担诬陷罪！"

"三三年二十六军南下，过渭河时你是不是走了？"

"我临时到中心县委开会，反对南下。当时我兼中心县委常委，你去问县委的人。又是你那个朋友戴鸿远捏造的材料吧？这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有他们存在，就别想前进一步！从表面看，戴鸿远象个老实人，谁知他一肚子黑货！"

骂得申超人低着头，无词反驳，他的弱点，就是怕露出戴鸿远。因为他们的关系很不正常，有了默契，他们有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夺权。打刘志丹，打王思学，打杨冲……为将来扫清道路。王思学恰巧击中了要害。

曾光见申超人下不了台，想转移个目标。他说："撇开这问题，另谈一个。你既开了口，就谈谈你对杨家峁会议的看法。当时，你不是很积极吗？"

王思学说："叫申超人谈。他最积极，他是主将，我们都是挨打的。"

申超人说："这会上是审你！"王思学说："我今天要审你！你在杨家峁都搞了些什么鬼？回陕北后又耍些什么把戏？你给北方代表都写了些什么？"

申超人眼望曾光，请求援助。曾光说："向北方代表写报告，是他的权利，无可指责！"

王思学说："拿来笔！我要写上申超人来陕北后，两面三刀，挑拨离间，对抗马列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呈北方代表的代表曾光同志转北方代表老肖，你可敢接受？敢处理、敢逮捕么？"

曾光才感到，王思学真正是不好惹。不但是"机关枪"，而且是个"地雷"、"手榴弹"。他说："审你的原因之一，就是陕西省委说你一贯右倾！"

王思学听曾光的口气有变，他也转为分化瓦解的办法。他说："对于你，我可以原谅，因为你不了解情况，只听一面之词。对杜康，对申超人，我决不原谅！请问你，这样随便给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都算数么？如果算数，一九三二年八月，我在渭北特委听过省委的传达，说杜康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举了七条罪状，你为啥不逮他，审他？"

岳威暗中盘算，张子发供了杜康，现在又有人供杜康，

“中央代表团”怎么办？

曾光感到为难。只得说：“空口无凭，拿出证据。”

“你不是中央代表么？应当正视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不应回避搪塞。”

曾光一阵头痛，问题越弄越乱。只得对王思学转换策略，一压再压后，平静地说：“你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你骂过省委是‘日弄主义’么？什么是‘日弄主义’？2，渭北有个游击分队，为什么不打红旗？3，三原县有‘四大主义’，是哪几个主义？4，为什么反对十月革命节游行示威？5，为什么反对围攻三原城？”

王思学长出口气：“算个老帐也好。第一，‘日弄主义’就是‘愚弄主义’，是三原农民骂杜康的土话。他一去，就指手画脚：‘只有分配土地，才能冲破敌人的围剿。’我们说：只有冲破围剿，才能分配土地。冲不破围剿，群众把自己的地都丢了，还有心分别人的？为这件事，我到省委和杜康打过官司。不仅是三原，连富平、耀县都反对杜康的主张。第二，在渭北，除了大游击队外，还有些小游击队，杜康硬说人家不打红旗。我跑去一检查，人家打的全是红旗，连宣传品上都印的有红旗。为什么要往鸡蛋里下蛆？当时我气急了，叫我老婆剪了个‘红旗’，要往杜康脸上贴，他吓跑了。他是个‘左派幼稚病’患者。”

说到这里，岳威捂着嘴笑起来。王思学说：“第三，杜康骂三原有四大主义，指的就是‘抗粮抗款主义，打破封建主义，不分土地主义，高叫共产主义’。当时我对他说：我们这

四个主义，可以战胜你那四个主义。你搞那些‘赶快分地主义，每月三百块大洋主义，吃了就走主义，搞乱就跑主义’太坑人。杜康每来一次，总要三百块钱，等于来收苛捐杂税。然后他就放一通‘大炮’，敌人一来围剿，他夹着皮包赶快跑。”

“第四，每到十月革命节前，他总要跑来，号召游行示威。把群众集合一次，敌人来‘围剿’一次。一九三二年十月，他搞了一次示威，引来敌人六次‘围剿’，杀了许多干部和群众。这等于向敌人告密，暴露我们的力量。我火了，拉上他，不让他走，决不让他再搞‘搞乱就跑主义’。他跪下向我求情，我才放他走了。”

说得曾光、申超人、岳威，身上发毛。

王思学说：“第五，为什么反对攻三原城？三原城驻有重兵，能攻么？那次他是带戴鸿远一块去的。他以为带了个小游击队，就是给我们下马威。谁怕这个？我把队伍一集合：‘走！攻三原城，省委书记带头打冲锋，我们紧跟在后，谁也不许退却，谁要退却，就是逃跑主义，我马上枪毙他。’到节骨眼儿上，杜康说：‘我有事，要回西安。’我说：‘我也有事。要到陕甘游击队去。’他见我要走，没了军事靠山，他又赶快说：‘撤！撤！撤！’我说，你真是‘逃跑主义’，扣帽子么，谁还不会？如果我俩调个位置，按他的表现，我可以给他定二十条罪状。拉去枪毙时，群众还得高呼万岁！”

说到这个程度，岳威不得不暗暗惊叹：“他不仅是个机关枪，而且是个‘高射炮’，专往高处打，杜康哪是他的对手？”

申超人塌了火，曾光被王思学的灵敏和口才惊服。又

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你和张汉民可贯熟？"

"熟得象临潼的软柿子，可也没有陈宏、戴鸿远、方自强和他熟。"

听到这句话，岳威心里"咯噔"一下："我们在陕南搞的材料，只说张汉民和刘志丹有勾结，谁知还和这么多人有勾结？"

把张汉民说成反革命，是四十三军带来的材料。了解张汉民问题，才是岳威的正桩。他插问道："陈宏、戴鸿远、方自强，怎能和张汉民那么熟？"

王思学说："这问题应由戴鸿远回答，我无权回答。"

又将了一军，申超人扑通坐下，暗想：怎么矛盾都产生在陈、戴、方身上呢？再问下去，我将失掉发言权。忙一转弯，直接问道："先说你和张汉民的关系！"

王思学说："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在杨虎城部当过营长、团长，以后当旅长。他有支援红军游击队的责任。方自强和张金头一次打的那个阳坡头战斗，就是张汉民帮的忙，不是他帮忙，会那么顺利？来了两个连，消灭一个连，等于派人给方自强送枪炮子弹。我和张汉民，交往很长，我是三原人，他的部队曾驻三原，谁用不着谁？交情很深。"

岳威，对这个情况抓得很紧，急忙追问："你先说他和刘志丹的勾结！"

思学说："问题很复杂，据我所知，和刘志丹是一般'勾结'。'勾结'最深的，另有人在。这问题，由陈宏来回答。"

第十七章　密　审

审罢王思学，那个湖北人小王，又去找葛明山。到了招待所，他见人就问："姓葛的在不在？给岳局长搞点子大米吃么？南方人，只啃小米，嘴都吃淡了。"

听见小王的声音，葛明山从伙房里跑出来："王同志，有啥事？只管说。岳局长的特殊情况，我们应当照顾。"说着，把小王拉到小房里，关上门，两人低声细语。明山问："这几天审的咋样？有啥新花样？"

小王把审杨冲、王思学的情况说完，就发表起议论。他说："据我看，这几天有变化。申超人象稻田里的蚂蟥，没得几天趴头，田水一干，就得钻泥。杨冲和王思学把戴鸿远、陈宏、杜康，咬得好死哟，还提出，申超人应该受审。曾光虽然给他撑腰，也不象从前。从前，他是条枣木棍，梆梆硬的，如今，象根藤条，直不起腰罗！"

葛明山问："岳威这几天如何？"小王说："这几天的表情不对，有点子看笑话了。不过，他对张汉民问题，抓得特别紧。这个问题一落实，他就立了一大功。如果还是没得油水，他就瞎子摸鱼，两手空了。"

"曾光呢？是支持不力，还是有别的想法？"

“四个人各不相同：车铁明，是又想掌权、又怕沾包，有油水，就坐下审，有火星，站起就走。这家伙象条蚯蚓，有时爬上地面，有时钻入地下。曾光，是死保申超人，言听计从，但矛盾一尖锐，他又想闪开。这几天，他常一人低头沉思。看样子，精神负担不轻。昨夜四个人又开了会，决定叫岳威自己先审几个，再摸摸情况。他们觉得这些犯人扎手、丢脸。”

“申超人不参加？”

“被审的人，没有个怕死的，不是象戏台上的林冲，就是象打虎的武松，要不就象说书人唱的海瑞。那个申超人，象个发回江西的严嵩，抬不起头来了。他少参加，还少丢些脸子。他们的脸天天变，开头象个红脸，这几天象个花脸。再过几天，怕被人骂成白脸了。”

“小王同志！你听罢这些审讯，有啥想法？究竟谁是反革命？”

“傻子也听得明白，人家都是掏心挖肝干革命，怕是那些供材料的人是黑家伙。老葛！这多天我也想了，中央来后，问题一解决，我就当个‘陕北人’。不愿再跟他们了。都是些莫斯人哟？我们在大别山，就搞了些不明不白的名堂。百姓都骂我们。站不住脚，跑到陕南，又杀了张汉民，百姓又骂，跑到这里，又干坏事。莫得跟头了。”

“恐怕都得变，岳威也得变！”

“岳威应当变。他在大别山杀那么多人。谁不骂他是红帽子山大王？他如回去，百姓能把他撕烂。他若能在这

里受点子教育，脑子里装点正经，他还有个活路。不然，他是前走无路，后退无家了。不过，这个人怪狡，板眼多，要变，也要变得巧！”

“小王，我欢迎你当‘陕北人’。我们这里人心眼实，待人厚，谁来都当自家人。特别是老刘，对谁都赤诚相待，你看李可夫、章明，都是从外省来的。李可夫是江苏人，章明是山西人，老刘对他们亲如手足。李可夫从前也有错误，一改，就算了。老刘和他无话不谈，成了知己，成了真正的战友。老刘不闹宗派，不看亲疏远近，量德量才用人，革命需要第一。”

“我看到了，也听到了。凡是被审讯的，没得一个不说老刘好的。申超人包庇的那些‘英雄狗熊’，总是被人挖苦得满脸浓疮，臭不可闻。”

“他们的杀人计划，有无进度？”

“这几天，他们几个是各想各的。就怕申超人对老刘暗下毒手！”

葛明山眉头一皱，心想，对申超人这条毒蛇，必得给他个眼色看，便对小王说：“你回去向岳威汇报点情况，就说你听百姓说的：‘谁动刘志丹一根毫毛，叫他立刻人头落地！’你再告诉吕丰，就说，绥德人捎来话，他家乡人都骂他是申超人的狗腿子，只要他敢动手打老刘，把他家里人全当‘AB团’杀光。”小王一惊：“可是真个？”明山笑说：“你就照这样说，没错！申超人布置的到处抓AB团，杀了许多百姓，把百姓逼反了，岂不闹得互相拼杀？他们杀好人，百姓杀坏人。

这叫以毒攻毒！”

小王站起要走，葛明山拉住说：“慢走！”转身跑到仓库，取出一小袋大米，递给小王说：“托人从下寺湾买来的，送给岳威吃，给他吃点陕北人的甜头。你也对他说清：他们前方的军队，百姓们怀疑是假红军，已停止供应粮食。不是陕甘干部照顾大局，给他们搞吃的，他们都会饿跑。到军队饿跑那一天，他可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明山想了想，又给小王讲个简单故事：“你不是知道严嵩被赶回江西了吗？他回江西后，没有杀他，只是饿他。自己不会种地，百姓不卖给粮食，饿得他到处讨饭，讨饭也没人给，宁肯喂猪喂狗，也不给他剩饭半碗。最后，只有饿死，连收尸人也没有。因为他恶贯满盈，满门抄斩了。这故事，你到警卫班讲，叫岳威隔着窗户听。”

葛明山这服药，下得还真灵，岳威确实不得不为自己今后打算，更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再一层，他和申超人，有了明显的离心趋势。

如今岳威拿到了令箭，叫他单独审霍力坚。岳威也最会利用职权，下了命令：今天审霍力坚，任何人不得参加。吕丰的执法队，一概不用。只带小王一人进了审讯室。

到了审讯室，岳威命令小王：“去把霍力坚带来，不得用刑！”

霍力坚蹚着脚镣，迈进审讯室。岳威伸出一只手，让力坚坐下。岳威开口问道：“听说你是陕北干部中有名的追

击炮'，要轰，今天你就尽量轰吧！"又向小王示意，让小王在门外放哨，把门反关上。

小王刚在门口站定，吕丰慌忙赶来："今天审谁？为啥不要我们上？"小王摇摇手。吕丰说："这怎么行？申书记和车局长有指示，只要开审，我们必得参加，还要向他们汇报情况。"

小王把他拉到一边，悄声说："岳局长接到个情报，说你老家捎了话来。意思是：你如在监狱行凶，就把你全家当AB团杀光。岳局长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照顾你。这两天不让你参加，避避风声，过几天再说。你们是本地人，得罪了百姓，可了不得！"

吕丰那张大脸，刷地全红了，红又变白，连话也没说出，扭头走了。

吕丰回到宿舍，倒头躺下，连声叹气：我家里咋能变成AB团？AB团是什么东西？是反革命！要把我家当A B团杀了，可真冤枉。我有父母妻儿，不要说真杀，就是把我告成个AB团，我也受不了呀！就象这监狱里的犯人，天天受审？我的老天！我还天天骂人家是反革命哩，我自己也成了反革命。真可怕！申超人、车铁明怎么能看中了我？干这种事，是不是缺了德？百姓要拿我报仇？

再说小王这边。他把门轻轻推开条缝，既看得见，也听得清。只听霍力坚的声音真象迫击炮："你们有啥资格抓人？有啥资格夺权？有啥资格审讯？我们陕北人软弱可欺？我们的子弹不敢打你们的脑袋？你们脑袋上贴了免弹牌？"

岳威解释说："这不是我个人弄权，是'中央代表团'的决定，省委的指示。"

霍力坚采取藐视态度："什么'中央代表团'？什么'省委'？难道是天赐？我们也可以组织'中央代表团'，我也是北方派回来的。张庆孚是上海派来的，常达江也是北方派回来的。如果不是刘志丹劝阻，咱们可以弄个'代表团'对'代表团'，有啥威风可耍？我们也可以组织省委，陕甘那么大一块根据地，难道不可组织个省委？你们原来那个苏区有多大？你们在那里失掉了一切，在陕南又站不住脚，还冒充什么省委？我是西北红军的政治部主任，前敌指挥部政治主任，可以代表西北红军司令部，对你们的一切新组织，不予承认，我命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向你们进攻！"

岳威说："不要发火，你现在正坐牢！"

"坐牢？坐牢就下不了命令？把吕丰叫来，他敢不给我传达命令，扭断他的脑袋。他的家属，已被群众看管起来，全家性命都在我们手里。这是群众对付坏人的办法。"

力坚这句话，是小王透的消息。力坚要利用这个消息，对岳威之流进行"神经战"。

岳威确实有点胆怯，幸亏自己不是陕北人，要不，我的家属也要糟殃。陕北的百姓比湖北百姓厉害。可是，由此，他不得不想到自己的家。四十三军走后，群众是否也会杀我的家属？因为我在那里杀人太多了，不但杀干部，也杀过群众。我把人家当AB团杀了，难道人家不会把我家当A B团？自古至今，谁无报仇之心？岳威内心沉重，很久不

说话。

力坚催道："要审快审！是审我的历史？还是审现行？把你的宝贝全抖出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阴沟里泡莱，没有市场！"

岳威今天确实没敢用刑。根据多天审讯的经验，凡是用刑的，都会激起怒火，反而把自己烧焦，或者被犯人咬住，就象火钩穿膛一样，拔也拔不出来。他只有保持平静，才能达到目的。他说："今天不是审你，要你交代几个问题。第一，刘志丹是不是土匪？第二，他当土匪时怎么能入党？"

力坚那双眼，真象火球，盯得岳威满脸发烧。他低着头说："这不是我从南方带来的材料，是陕北干部提供的。"

"陕北干部不是神经病，决不会提供这种材料。陕北人也不是狼狗，反口咬自己人。我是陕北米脂县人，决说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话。陕北人和陕甘人，是患难与共的，谁也不会丧尽天良！你那些货色，全是出自那个冒牌儿陕北人，出自那个黑心申超人之口。你们上了贼船，还执迷不悟。"

力坚突然变了口气："我不是生你的气。我已和申超人结下生死冤仇，他要借刀杀人，他是个刽子手，他太恶劣！"

又是一个咬申超人的。不知为什么，岳威有一种莫明其妙的高兴，他说："我只有调查研究的任务，没有最后决定权。咱们今天平心静气地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谈。先讲这个'土匪'问题。"

这时，力坚也看出岳威的思想活动。由于对方受到猛击，不得不转为谈判。他说："土匪？我们称那些打家劫舍，

乱抢乱杀，私饱财物的人为土匪。蒋介石把我们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也叫'共匪'。现在有一种人，为了打击别人，把别的革命部队也叫土匪。你知道刘志丹是什么人？我和刘志丹是中学同学，他一九二五年春，就入了党，比我早一年，那时他还是个中学生。是李子洲老师，派绥德师范的国文教员王懋亭同志去发展的。李子洲同志，很喜爱刘志丹。那时，刘志丹是我们的学生领袖。"

岳威说："有人说，刘志丹不是党员，当土匪时才入的党，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包庇，拥护，才上来的。"

力坚把桌子一拍："全部是捏造！无耻的捏造！捏造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嫉妒，自己没有本事，又想当领袖，只得造谣言来蛊惑人心。另一种，是想借别人的枪打人。这两种人是谁？你心里明白，我也明白。

"咱们先说这'土匪'问题：刘志丹第一次到军队里，是党派他到黄埔军校学习，这叫不叫土匪？毕业后，参加北伐，在东路军当营长，这是不是土匪？到了吉安，一声调令，调到冯玉祥部队，随军到西安，在驻陕总部当干部科长，这是不是土匪？又由国民联军政治部派到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参谋长兼政治处长，这是不是土匪？

"大革命失败，他又到严钟部队组织起义，这是不是土匪？回陕西，又领导渭华起义，这是不是土匪？一九二八年回陕北，在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还担任过特委书记，在他手上，定出了做兵运工作的计划，这是不是土匪？

"这种兵运工作，全国全党都做过，你们四十三军那个

地区可能例外？在兵运工作中，他夺过永宁山民团，活动过后湫天，打通过谭士林，借用过苏雨生，占领过职田镇。失败后，省委又派他去联合陈珪璋，收容过秀才李培霄的饥民武装，这算不算土匪？”

岳威说：“根据你说的，里边也有漏洞，为什么去联络这么多军阀、民团、饥民武装？”

霍力坚说：“刘志丹刚回陕北，连一条枪也没有，不用这种办法，谁给我们送枪？就是动员党团员去当兵，第一，要有枪。第二，学生和农民都不会使枪，还得训练，不训练，连枪也打不出去。要弄枪，向谁要？只有弄民团的，军阀的，土匪的。比如后湫天，那个头目，原是个党员，我介绍他入过党。大革命失败后，丢了党籍，可他弄起一支队伍，有人叫他土匪。我当时是特委的组织部长，刘志丹派我去做后湫天的工作。要他拉出来，编成游击队，这有啥不好？没有弄成，是因为他内部意见分歧。至于民团，我们从里边却搞出了枪。联络军阀，是省委有指示，要联合他们反蒋，不接近，不打进去，怎么联合？你查查咱们的党史、军史，哪个地区、哪个部队，没搞过旧军队起义？咱们朱毛红军中有没有？大别山没有？咱们的军队，有工农，有学生，也有哗变、起义过来的旧军人，所谓旧中生新，这是常事。‘八一’南昌起义，有没有旧军队？比如你，难道不是旧知识分子？改造过来，我们可以用。”

小王在门外看见，岳威眼望力坚，半晌不吭。大概他也在思量：这人怎么知道我的底细？可见双方都在摸底。我摸

他们的底，他们也在摸我的底。因此，他在霍力坚面前，不敢再翘尾巴，低声说："据你的说法看，刘志丹和军阀打交道时，就是特委的领导人了？"

力坚说："开始是，后来不是。"

"为什么？是不是开除了党籍？"

"这是谁造的谣？"

岳威不答，蹙眉急思。

力坚说："一九三〇年夏，陕北特委传达了立三路线，他便辞去特委常委和军委书记职务，到农村去搞武装，他不愿浮在上层，空喊，磨牙，随风倒！今天来个'立三路线'，明天来个'某某路线'。他认为，只有搞起武装，才有革命的发言权。

"至于开除党籍，那是敌人的滑稽心愿。在陕北特委，和杨富生进行过尖锐的斗争。开始，是杨富生掌权，提出要开除刘志丹的党籍。可是，红石夹会议一开，情况急转直下，杨富生一败涂地，成了批判的对象，那是个真正的陈独秀弟子，反对我们搞武装，一味向敌人退让、迁就，甚至和军阀、民团同流合污，抵抗我们搞武装活动。引起了众怒，被撤了职。杨富生溜到西安，投降了敌人，谁是谁非，由他个人的行动定论。难道现在有人同情杨富生？陈独秀？为什么唱出这种颠倒是非的叛徒腔？除掉陈独秀的大弟子，没有人敢妖言惑众。"

岳威最怕别人说他听信妖言。也最怕自己变成陈独秀分子，赶快说："有人提，我不能不问，我本人毫无偏见。"力坚问："是不是戴鸿远提的？他是个钻黑洞煽阴火的人。"

岳威不开口。

力坚又攻上来："戴鸿远这个人，一贯在高桂滋部队当兵。陕北的各种斗争，他全没参加过。从晋西一过来，就中了毒。为什么中毒？是听他的朋友陈宏拨弄。他们造出个开除党籍之谈。为什么不提三道川？完全是包庇土匪！"

"三道川又是怎么回事？"

"三道川，是陕甘边界的一个地方。为搞军队，刘志丹派人也去后湫天工作。铁要铁打，虾要鱼捉么！有个人名叫赖随，赖随有个大哥，名叫赖老大。是后湫天杨午手下一个小头目。弟去勾哥，就勾出来了。和刘志丹的部队编到一块儿，谁知赖老大匪性不改，又和张廷芝勾上了，悄悄去袭击了刘志丹部队。部队垮了之后，赖随和陈宏跑到陕北特委，为洗刷自己，来个恶人先告状，反把田耕告了一黑状。说田耕指挥错误。在这件事上特委也是忙中有错，把田耕派到神府去了。后来派人一调查，原来是陈宏向张廷芝泄了密，说刘志丹说过：'在陕甘边界把张廷芝消灭，咱们才好活动'。张廷芝便对刘志丹怀恨在心。"

岳威"呜"了一声："陈宏是否有意告密？"

"那倒不一定，也许是无意走嘴。如是有意，就变了性质，成了内奸。对张廷芝，一看便知个八九分。早晚得翻脸，可是陈宏、赖随，却失掉了警惕。"

"刘志丹、方自强他们两人谁当过旅长？"

"都当过，刘志丹当过一次，就是省委派他去做陈珪璋的工作时，陈珪璋任命他为第十一旅旅长。没有搞成，被叛

徒搞垮了。刘志丹被赶走后，陈珪璋仍用第十一旅的名义，再给方自强编旅。省委突然改变策略，又没弄成。听说还有第二次……”

“第二次是怎么回事？”

“第二次就麻烦了。我不知根底，向别人调查吧！”

岳威迅速用笔记上，特别写个“第二次”，打了个问号。放下这个题目，又换一个：“据我们调查，申超人同志是你们这地区的领袖？他下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方自强。对这两个人的作用，你如何看法？”

霍力坚满脸怒气：“我不承认申超人是什么领袖。他，只能是个小丑！我们在陕北闹革命时，从来没见过他。他在老家逛了六年！你想他能干什么？陕北的红二十七军，是冯文方、常达江他们奔走起来的。二十六军，是在省委领导下，刘志丹和关中党搞起来的。刘志丹消灭合水县太白镇民团之后，组织起来的部队，经过几起几落，成了二十六军的基础。虽然被方自强搞垮过，最后，二十六军的主要骨干，还是刘志丹培养起来的。从头数起：红一团，是耀县游击队编的，团长先是张英良，后是王思学，这些都是刘志丹的老战友。红二团，是保安游击支队编起来的，团长是王兆平，刘志丹的表弟。老三团，是打合水后新成立的，团长罗炎，是刘志丹的老部下，一九二九年从延安中学调来的党员。骑兵团，是渭北的红四团改编的，底子是王氏弟兄的渭北游击队，团长赵宝魁，是刘志丹培养起来的。义勇军和总指挥郭保权，是刘志丹争取过来的。四十二师师长杨冲，是省委派到渭

北来的，刘志丹和他团结得很好。相反，方自强、戴鸿远、陈宏，对杨冲百般打击，背后搞了不少鬼。陕甘的各路游击队，是杨剑、王兆平、阎小盛他们活动的成果。这些人，都是刘志丹的基本队伍。”

岳威忙问：“杨剑是个什么人物？”

“杨剑是二十七军的第一任师长。这人原是个商贩队首领，我派人争取过。他的外甥是党员，侄子也是党员。侄子名叫杨小箴，刘志丹把他派到杨剑身边工作，最后，杨剑便去找刘志丹，编为游击队。”

岳威说：“直来直说吧。为什么戴鸿远说，是他发展起来的二十六军呢？为什么申超人又说，二十六军失败了，到陕北后才发展起来的呢？”

力坚说：“全是贪天之功！野心家！戴鸿远什么时候来的？他是一九三一年才来的。开始，他不过是个经济员，勇敢的人都战死了。只剩下他和陈宏、赖随，共二十七人。有个姓白的，比他们强些。这二十七人中，现在就剩戴鸿远一人了，也还称不得主力，连个团长也当不好。政治上糊里糊涂，东风来，往东倒，西风来，往西倒，哪能称得起领袖？一个地区的领袖，总得有点远见、智谋，独立思考能力。还能拿个主意，定个决策。你去亲眼看看戴鸿远，连个囫囵话都说不成，能提得起来么？”

岳威也暗暗摇头：戴鸿远的确不象样子，只象我们湖北省裁缝店的老板。又问：“哪个部队是方自强搞起来的？”

“从前有个安定县游击队，总指挥是强大光，大光死后，

冯文方把部队恢复起来，方自强来后，把几个小游击队合编起来，才一百多人。这是他唯一的大功。其他，无戏可唱。”

“他的资格很老么？”

“刘志丹一九二五年春入党，方自强一九二五年冬入党。刘志丹在冯玉祥部队被称为少将的时候，方自强在河南樊仲秀手下当营长。刘志丹在渭华起义中任军委主席时，方自强是个参谋。刘志丹任陕北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时，方自强在养病。到了一九三一年，新中央的路线突变之后，才把方自强拔上来，放在刘志丹头上。这就叫鱼用鱼，虾用虾，蝌蚪只能找青蛙。”

岳威“哦”了一声：“看来，方自强在路线上，和我们是合拍的。”

“当然和你们合拍。不合拍，申超人不会喜欢他，你们不会包庇他，不会用死人压活人。不会造假神。”

“申超人为啥子说，二十六军失败了，是他又搞起来的？”

“那是无中生有，恩将仇报！一九三四年秋，方自强、申超人，到陕甘求援时，二十六军就有五个团，与他何干？不是二十六军力量大，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时，他能求二十六军来帮忙？刘志丹当时是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他们仁至义尽，要啥给啥。申超人他们，对刘志丹是不仁不义，生着法儿迫害。他们是喂不熟的野狗，吃饱了就咬人。”

“革命队伍，讲什么仁义哟？这都是旧话！”

"我们陕北人，是讲仁义、讲信用的。决不允许'偷咬狗'。比如说，你饿了，我把你喂饱，趁我不防，你就咬我一口？这种人，在新社会、旧社会都是渣滓，都会失掉群众。中国的群众，是见不得不仁不义、两面三刀的人的。比如你们，到了陕甘、陕北，我们对你们如何？衣食住行我们都管，连机关枪都调给你们。可是你们，尽听坏人的话，要抓我们的人，杀我们的人，把群众都惹恼了。"

岳威听得发愣。他在想：我们是不是也算渣滓哟？我们从外地来到这里，一进陕甘苏区，人家那么欢迎，当亲人对待，供吃供喝，从不见外。现在，我们把人家的人抓了，又打又杀的。百姓是不是觉得我们不仁不义哟？我们和申超人合作，是不是策略上的错误？

岳威的脸一阵发红，叫了声："王大崽！"小王连忙进去。岳威一挥手："送走！"

第十八章　私　访

王大崽送霍力坚回牢房时，到拐角处，悄悄对力坚说："我欢喜陕北人，刚直、勇敢！审讯的几个人，我都看见、听见了。好英雄呵！既不怕神，也不怕鬼。大家都在捉鬼！莫怕！中央红军快到了，他们肚子里发急，才加紧审讯。你们在监狱里斗，群众在监外斗，成了两面夹击。群众、游击队，都准备攻打瓦窑堡，抓坏东西！"

力坚忽然想起，他被捕那天，夜里宿在蟠龙镇，刚倒下睡定，有个押解人，偷偷把他手上的绳子松开，伏耳低语："走吧！到瓦窑堡要受苦，要杀头的。"那时，他只装没听见，以为是反奸计。现在看来，四十三军的战士，大部是好的。现在这个王大崽，又是这么诚恳。便和颜悦色答道："谢谢你！把这些话，告诉犯人们，大家都会记着你。同志！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条心。"紧握了小王的手。

小王感到，陕北干部真通情达理。又说："咬你们的，是那个猿猴脸。大家都对他开炮，就打中了。"

"外边有人被打死吗？"

"听说下寺湾死了人。有个女的，是陕甘的宣传部长，姓冯，被我们的朱用心杀了。"

"把这消息设法告诉刘志丹，千万不要让王兆平知道。"

王大崽回到岳威房中，侍候他的饮食起居。一伸头，见岳威正伏在桌上写字。他已猜到，他又在补记材料，这是他到陕北后的新习惯，每开完会，审罢人，总要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为啥子这么用心思？是否怕把案子审错了，自己要吃官司？这里可不是湖北省，也不是陕南。那时候，他们杀人随便得很。这次中央来，如果是张国焘那帮人作主，他们又会升官。不是张国焘作主，怕是要挨头子。他现在，每走一步，要看看自己的脚印了。

王大崽见了岳威没有说话，在门口看看，又想起葛明山给他开的玩笑："你们湖北人，人称'九头鸟'，鹰鼻子鹞眼的，比狐狸还精！"从前，他没发现岳威是鹰鼻子鹞眼，如今，他越看越象了，那鼻子，确实有点尖，大眼窝儿，深窦窦的，在本子上转来转去，不知心中有多少鬼？他和曾光、申超人，三个人是鬼对鬼，看谁斗过谁吧！

王大崽跑到警卫班，班上的人埋怨说："你干莫斯去了？气得岳局长直骂娘，骂了这个骂那个，把我们都骂遍了。然后往屋里一坐，又自己骂自己，骂曾光，骂申超人给他上圈套，骂贺仲、余胜把他泡到脏水里！"

人们都想：岳威为什么发神经？他有些触景生情？在审讯中受了刺激？这些被审者，没有一个怕死的，真叫做"视死如归"，他们个个有一段斗争史，不比四十三军的人

差。他们的气概，比自己壮，壮得使人生畏，他们敢于直捣"司令部"，要把曾光、申超人，一齐拉下马。经犯人一攻，岳威也觉得：这是个啥子"司令部"哟？既不是上级任命的，也不是开诚布公选的，是偷偷摸摸搞的，自己在里边扮演的什么角色？

岳威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他沉思起来：当初，我在老家，比他们差远了，大哥一被杀，我吓得象只耗子，左思右想没处钻，只有投降！不是投降正经人，而是向张国焘投降。我要活命，就得高叫口号去杀人，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我家是地主，连家也不敢回，老婆也不敢带，可能老婆已经被杀了。我在群众眼里，丑得很！是个红胡子，是个吸血鬼！而这里的干部，不管家庭是什么成分，群众从心里爱他们，离不得他们，群众欢喜他们的作为，和他们对心。这一点，只要不是瞎子，都会觉察到。虽然有些人在口头上死也不承认，但心里不承认行吗？前方的军队，离了陕甘干部，就吃不到粮食。申超人派去的人，在群众眼里，象国民党的差役，群众见了就跑，这样的局面，能维持得好久？我们支持了申超人，失掉了群众，贺仲这些上层人物，觉察到没有？

这天下午，岳威闷头睡一大觉，晚间叫上王大崽，又去访张子发。这些日子，岳威把张子发当成了百宝箱，总想到他那里取点什么，象饿慌的野猫，要蹿到厨房里找食物。

岳威见张子发窑里黑着灯，心想：这家伙，真是破罐破

捧了，吐了那么多口供，连后果也不思量？竟能心安理得的睡大觉？这么早就钻被窝儿！他在门外咳了两声，窑里无动静。又敲敲门，张子发才在里边搭了腔："黑天半夜，敲啥哩？"小王扒着窗户说："岳局长找你！"

又等老半天，张子发才披着破棉袄，把门拉开。岳威进了门，上炕坐下。小王把门闭上，在外面站着。

岳威这次比上次还要诚恳："有几个问题，你再谈谈！"张子发打个呵欠："你这么相信我？"

"你的态度好，我们就相信，赏罚分明么！"岳威见张子发眼窝下有黑圈儿，估计他大概睡得不安。是肺病闹咳嗽？还是有心事？是不是想翻案？

其实，张子发另有打算，他日夜想的，是如何把申超人的阴谋揭穿？他也要战斗，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听见岳威说"赏罚分明"，便冷冷一笑："啧啧！'赏罚分明'！好漂亮的词令！"马上眉头一皱："为啥不抓戴鸿远？平常他装得象个正人君子？老诚持重？你看不出红蛋皮里边的黑汤子？染个红皮顶啥？里边早坏了！"

岳威忙说："今天先从这里谈起：戴鸿远啥时候认得张汉民？"

"你把问题弄拧了！戴鸿远是一条狗！"

"究竟谁先认识的？是不是刘志丹？"

"你老在刘志丹身上打圈圈。攻错了方向，打错了目标！"

岳威一阵急躁："和张汉民的关系，究竟是谁牵的线？"

"陈宏！李尚德的马弁陈宏！一个无名的下等货！"

"一个下等货，怎么能给上等货牵线？"

"你忘记了？蚁能钻穴，蛆能腐尸！但是，我对你实说，张汉民可是个好人！"

岳威心里一震，火了："张汉民怎么能是好人？你谁都供，怎么专保张汉民？"

张子发哪知道，在岳威心里，不管将来谁翻案，张汉民的案，千万翻不得。那是他们的军长、政委定的案，他亲自审讯处决的。万一这个案在陕北翻了，他们可要碰得头破血流。最初的愿望，他是想借张汉民问题，在陕北大杀大砍一通，既说明杀张汉民合理，又在陕北揪出一群反革命，到那时候，不管中央领导人变成谁，他都是绝对正确。他可成为全国的、全党的英雄、功臣。成败，就押在这一宝上了。谁料张子发一反往常，竟然一口咬定："张汉民是好人！"岂不是给他拆台？

岳威指着张子发："你，你变了！思想生了圪垯，我很失望！"

"我张子发，还是个张子发，没有变。我供出的右派，还是右派，没有翻案。如果你相信，今天就谈。不相信，拉倒！我也没有精神生闲气，没有义务供材料！"说完，双手抱上膀子，往墙上一靠，拉上被子，就要睡觉。

岳威深怕引来的黄莺飞了。连忙叫住："老张，你不要躺倒么！合作到底，才见真心。你说吧，由你说！"他见张子发又坐起来，忙掏出笔记本，要作详细记载。

张子发见对方认真，也打起精神，高谈阔论起来："打头说起吧，张汉民是山西稷山县人，他的年龄比刘志丹大几个月。自幼在家乡念书，是个用心人。一九二四年就到陕西，在杨虎城的教导队学习军事，发奋攻读，深得杨虎城赏识。"

岳威骂了一句："娘的！原来是杨虎城的嫡系！"张子发扭着脸，不理他，还继续说："一九二四年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联合，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政府，成立了国民军。杨虎城也把旧部队改为陕北国民军，带军南下，驻扎在关中；先驻耀县，后驻三原，杨虎城把教导队扩编成教导营，后又改为炮兵营，张汉民也随之迁升，先当排长，后当营副。"

岳威心想："还是杀对了。原来是杨虎城的死党！"心里正在高兴。不料张子发又说："一九二五年冬，张汉民驻守三原县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岳威忽地站起来："你胡说什么？杨虎城的嫡系、死党，竟然钻进了共产党？"

张子发停下，照岳威开了炮："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水平如此之低！你有没有历史常识？大革命时，多少军人入了党！以后，又有多少军官起了义！你可知道，朱德同志参加红军以前是干什么的？彭德怀同志怎么到的井冈山？你还是四十三军的参谋长哩！可惜你只会低头看脚尖，不会抬头看远山，你们真无知得可怜！"

被张子发连骂带奚落，岳威又老实了。张子发说："我

就是在三原认识张汉民的。那时我也是党员。还有件事，你听说过吧？就是'二虎守长安'！"岳威摇摇头。张子发说："你们要开往陕西，就不了解陕西的历史？就是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刘镇华，率十万大军进犯西安、三原和咸阳，共产党人魏野畴，帮助杨虎城进入西安，国民二军的李虎臣，也进驻西安，共守西安，这就叫'二虎守长安'，共同抗击匪军刘镇华。这时，张汉民坚守三原，不让刘镇华前进一步。"

岳威说："抗击刘镇华，算莫斯英雄？"张子发骂道："无知！"岳威只好忍住。张子发说："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于右任由苏联回国，在我们党的帮助下，在五原誓师，率领国民军，经过宁夏、甘肃，到了陕西，解救了三原、西安之围，刘镇华逃出陕西。国民联军成立了驻陕总部，共产党员史可轩、魏野畴、杨明轩、杨伟林，都在总部任职，还办了个军事政治队，张汉民就是这个队的中队长。他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干部。"

岳威又叫起来："他还培养了一批干部？都有谁？进了苏区没有？"他想起申超人说的话：凡是西安来的，都是杨虎城的走狗，都是反革命。但他没有说出口。

张子发说："那些早散在各地，都是老军人了。去年，来了七个青年军人，都是共产党人，听说被申超人杀了五个，杀得好吧？"岳威避而不答。张子发说："一九二七年五月，西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为策应北伐，东出潼关，杨虎城带他的部队也出师中原。这是冯玉祥、杨虎城的一段光

荣史。可是，张汉民奉杨虎城之命，带炮兵营，仍驻守三原，由共产党指挥他的活动。”

岳威又冒出一句：“你把张汉民吹上了天！”张子发说：“要吹的还在下边：一九二七年夏天，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背叛革命，掀起清党、反共的高潮，陕西省政府镇压共产党，冬天，三原县的土豪劣绅向宋哲元控告张汉民是共产党，张汉民即被逮捕。”

“被捕？是否叛变了哟？”

“如果被捕者都叛变，曾光、申超人，都应当作叛徒对待！”

岳威不敢再纠缠。张子发说：“张汉民，是受共产党的爱护、营救，出了监狱。回到家乡山西，继续受山西党的领导，进行工作。那个陈宏，就是在山西认识的张汉民。”

“陈宏是山西人？”

张子发的话，越说越多。咳了几声，继续又说：“这陈宏，是河南人，以后到陕北的。”

“流浪汉？”

“你没听人说过？许多河南人，都是樊仲秀的部下，樊失败后，他的部下，有一部分跑到了陕西的黄龙山，有些到了陕北，落了户。这陈宏，从小杀猪宰羊，长大，当兵吃粮，先去河南部队给方自强当过马弁，后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下李尚德团长身边当马弁。李尚德兵变失败，带上人马跑到山西，恰好就住在张汉民的家乡。那个马弁陈宏，就认识了张汉民。张汉民正在做秘密工作，因为和李尚德的交往，

陈宏就扒上了这个台阶儿。”

岳威把铅笔一摔：“张汉民交往的，有莫斯好人？申超人把他夸得象朵花！娘的！申超人也是张汉民的人！”

张子发忍不住笑了：“你不要死啃住张汉民，申超人给张汉民提鞋都不够格！他根本没见过张汉民。但这里边有些麻缠，陈宏那时是个年轻小伙子，虽然有点邪门歪道，一提打土豪分田地，他还是积极的。你可知道，无产阶级队伍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一种是流氓无产阶级。真正无产阶级，走的是正路，讲政策、守本分。流氓无产阶级，到了革命队伍里，就有点子乱抓乱杀了。比如我曾介绍过不少人入党，在工作中考验几年，有的很好，为人民干了好事；有的很差，唯利是图，把整人当成敲门砖了。”

“谁？你是在敲打我吧？”

“你哪是无产阶级？看样子，你仅仅是一个投降兵！”

“莫打击老子么！”

“我看你对陈宏感兴趣，跟你开个玩笑。还是说张汉民吧。一九二九年春，杨虎城部队到了山东，张汉民就撵到山东，在杨部当连长。一九三〇年十月，杨虎城到陕西任省主席，张汉民是省政府卫士营营长。一九三一年，升为警卫团长。就在这年的冬天和一九三二年初，陈宏去找过张汉民几次。当时，张汉民还是共产党人。”

“陈宏找张汉民做莫斯？”

“无可奉告。请问王思学！”

“刘志丹和张汉民如何勾结的？”

"有'勾结'！是要他用汽车给红军送弹药。打国民党！"

岳威回到住处，已是半夜。躺在炕上，左思右想理不出头绪。连做梦都梦见张汉民那倔强的脸："我是共产党人！和陕甘红军刘志丹也有联系！"他怎么没说和陈宏、方自强有联系呢？里边有什么原因？他没把陈宏、方自强放在眼里？既然陈宏、方自强这条线比刘志丹牵得更紧。申超人为啥只字不提呢？我们在"中央代表团"，在"六人小组"都谈到过张汉民问题，申超人从没解释过。我们的军队，到处唱"活捉张汉民"，那个戴鸿远也听到的。他为何不提意见？连一点风也不露，其中必有难言之苦。

冬日夜长，鸡叫三遍，天才麻亮。枕下听见远处的脚步声、咳嗽声，也许是捡粪的老汉，打猎的后生，趁时早人稀，奔忙一阵。岳威想再睡一阵，已不可能，翻身坐起，呆想半个时辰，决定：今天突击王思学。专突一点：陈宏如何勾结张汉民？

岳威起床开门，王大崽进来送洗脸水，另有人送来饭食。岳威洗着脸，对小王说："吃罢早餐，先去审讯室看看，有人无人？"小王立正说："是！"

饭毕，小王跑到审讯室一看，果然，曾光和申超人已把张庆孚拉到，连忙回去报告："曾书记、申书记，正要审张庆孚。"

岳威心里骂道："娘的！你们是省委书记，也背着我保卫局长审人？好么！各干各的吧！"对王大崽说："你去把王

思学带到我这里，有话问他。"

小王出去不久，便带着王思学，哗哗哗的来到，踏进岳威的窑门，这里已摆好桌凳、象审官司，又不象审官司。岳威说了声"坐"!

王思学毫不在乎，往长凳上一坐，心想：这家伙！今天又耍什么花枪？来了这么一套！想给我搞交易？妄想！先听听你唱的啥调门儿。双方还没交锋，就斗上了心眼儿。王思学盯着岳威不放，岳威也在观察王思学的心理活动：这人不好斗！先稍施点压力看看。他把脸一板："王思学！你不老实。有人供你，说你和张汉民有勾结!"

王思学冷笑一声："我勾结的人多着哩！勾结个张汉民算啥？别来这一套，老炒剩饭没意思。你干的这一行，应当早知道，我和张汉民熟得很！他的军队驻三原，我是三原人，和他能不来往么？你还有啥宝贝？都拿出来吧!"

岳威被王思学一嘲笑，只得收回他的激将法。换个口气问道："你可知道陈宏为啥去找张汉民？是不是替刘志丹牵线儿?"

"戴鸿远比我清楚，叫他自己说!"王思学这一枪，是想把岳威戳回去，给自己个回想时间。果然，岳威憋住气，无法对答。

王思学脑子一转：想起那件事：那是一九三一年冬，我哥王思农，在三原城外碰上陈宏，问他干啥？他说去找张汉民。我哥早看出，陈宏嘴里没实话。一打听，他是去找省委。找省委干什么？捣什么鬼去了？二一次，是一九三

二年一月中旬，我在塬上碰见陈宏，他赶两头骡子，驮了些棉花，下边是麻袋装子弹。是从西安来的。既是熟人见面，只得让到我家吃顿饭。吃饭中我一盘问，他只吞吐遮掩。我说："在我面前还要花腔？"他才说："去找张汉民，要了些子弹！"我说："你的面子真大，还有人给子弹！"他那和尚头上直冒汗，说话舌头都短了："也不容易！张汉民想把我们的'反帝军'收编过去。我不同意。他一生气，只给了我一千发子弹。"我一时上了火，毫不客气："张汉民为啥给你谈这些？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反帝军'？你有啥职务？你是受人差遣吧？"

我再仔细一看那子弹，决不止一千发。这家伙，为啥打埋伏？我又不要你的子弹。这里边也有名堂，怕是你们向张汉民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汉民只得用子弹打发你们。后来听省委的人说，那次，他不仅找了张汉民，还找了省委的李可夫，告了刘志丹个黑状。紧接着，就搞了个"十亩塬缴枪"。这几件事，是个连环套。是方自强策划的阴谋。那时方自强是军队的政委。总指挥郭老三不在，授给方自强以全权。

王思学，想是想起来了。如今，怎么说？陈宏不是东西，这是多年的验证，方自强已去世。这事说出来，对汉民有无损害？不会，汉民决不会做无原则的事。汪台基知道一些，只露过几句。可能杨伟林也知道。如不说清楚，申超人又要赖在刘志丹身上。不如捅他一下，让岳威翻腾去。岳威的手，你们能借，我就不能借？最可恨的是那个陈宏，一

手利用张汉民，一手栽赃张汉民。什么朋友？比李林甫还李林甫。不仅是“口蜜腹剑”，简直是人面兽心！想到这里，他一怒之下，质问岳威道：“你把张汉民看成什么人？”

岳威猛然答道：“张汉民是反革命，我们已把他处决。”王思学一拍桌子：“人既死了，说他何用？这是‘项庄舞剑’！”

岳威怕王思学不再开口，忙陪了个笑脸：“全当给我帮个忙。把你知道的再说几句。”王思学说：“我帮不了忙。你去找戴鸿远吧！”岳威说：“各说各的么！”思学反问道：“从西安运回多少子弹？谁提出的要收编‘反帝军’？你弄清了吗？”

岳威又慌了手脚：不但是子弹问题，还有个“收编”问题。忙问：“你怎么估计？”

“你是个军的参谋长，又是保卫局长，你估计去！陈宏是什么人？他是个马弁！有谈判资格吗？”

岳威又绕回来：“你不要替反革命辩护。也许陈宏说得对，张汉民想吞并革命部队，这是他的阴谋。只为杨虎城打算，不为革命打算。所以，他是钻进来的假共产党！”

王思学说：“你审案子一边倒，会自食其果。为什么不审戴鸿远？叫他把子弹先说清楚！实告诉你，他亲口对我说过：当时的警卫队有七十多人，每人发了几十排子弹，给刘丹志部队的四百人只发了三十排子弹，给师介人部队的三百人也发了三十排子弹。这说明，那子弹有五千多发。依我看，这子弹的数目，和政治问题是连着的。用前者，掩护

后者。陈宏说'一千发'，是掩护他们在张汉民那里碰了钉子。"

岳威是审案老手，见缝插针。急问："你刚才说的师介人是谁？"

"已经跑了。不必再提！"

"谁搞来的？是不是刘志丹？"

王思学很明白，岳威是第一抓住刘志丹、第二抓住张汉民。这是他们的两个眼中钉。他先问："如果是别人拉来的呢？"

"那要看谁罗！"

"你拉来的都是好人？别人拉来的都是坏人？"

"我是说你们陕北！"

"现在我说的是陕甘，那时的部队在陕甘边界。师介人是一个部队的首领，陈宏、戴鸿远，都属这个部队领导。陈、戴都是师介人的部下！"

岳威急得心里打鼓：陈宏、戴鸿远又成了师介人的部下？这案子越审越麻烦。他又从侧面绕回来："方自强对师介人如何？"

"比对刘志丹好得多！"

岳威的思想乱如麻：千头万绪，怎么也扯不清。只得求王思学："你能把头绪说清楚么？"思学说："你把戴鸿远抓起来，三三对面审，一天就审清了。否则，你只听申超人背后瞎嘀咕，一辈子也审不清！"

第十九章 狱中会

大牢房里，响起一片喊喳声。有人悄声叫："看！老刘出来了！"听得脚镣哗啦哗啦响。王兆平爬到窗前了望。原来刘志丹就住在他们的后院。

自从进了监狱，大家都想着志丹，念着志丹，可从来没见过他。

忽听人说："老刘出来了！"谁也不怕狱卒的喝叫，都从活棺材里爬出来，对着窗眼瞧："是志丹！是志丹！"

刘志丹戴着脚镣手铐，慢吞吞地走着。头发成了草窝，满脸大胡子，双眼严峻地盯着前方，真象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流放犯。那严峻的眼神，说明他在为真理而斗争。他是强者、胜利者！他藐视一切阎王判官。哪怕是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也不在话下。他昂首挺胸地走着，旁若无人。他身后的那些狱卒如同面临大敌，拉开枪栓，亮着大刀，紧跟在后。

王兆平心里怦怦跳："这是往哪里走？难道他们真要杀人？不行！我们要砸开窗户，冲出去！"正要纵身，看见刘志丹向旁拐去。兆平松了口气："原来是上厕所，还搞这么隆重！"过了一阵子，志丹又被押着，回到石窑洞。接着，就是

岳威和警卫人员跑了进去。

大牢里安静下来，可是传来了志丹的断喝声："你们鬼鬼祟祟，搞什么名堂？"这是他答复岳威的话。

由于岳威急于求成，想从刘志丹口中问出张汉民的情况。这是他第三次上门了。第一次，是他亲眼看着把刘志丹押进石窑，砸上脚镣手铐，又把门反锁上。第二次，是他和曾光、申超人去审刘志丹，问二十六军为什么在终南山失败？刘志丹说："要省委书记杜康交代！"把他们顶了回来。以后，因为曾光、申超人怕刘志丹抓住杜康不放，有点儿怯火。岳威自己也不敢去审刘志丹。这阵子，他审过许多人之后，抓了一把乱麻，怎么也撕捋不开。他忍耐不住，今天趁刘志丹外出，便跟了进去。他到底还是心中无数，不知问题的深浅，不敢那么嚣张。进去先说声："问一件事情：一九三二年初，陈宏去找张汉民干莫斯？这件事，和方自强有什么关系？张汉民是否要收编你们的部队？有人说，方自强第二次为军阀编旅，你们是否同谋？"

问题问得突然，刘志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没听说过，去问申超人！"

岳威吃了个闭门羹，只得绷着脸出来。

岳威的问话，引起志丹的思考：是谁讲出陈宏去西安找张汉民的事？谁又把方自强拉扯上？人已去世，为什么要算这些旧帐？当然，他们是从算我的帐开始的。我这十年中，没有不可告人的事，因审我牵出自强，实在太荒唐！自强有

疏忽的地方：第一次，闪了李某。第二次，是泄密惹祸。第三次，是对我。第四次，是对李愚。第五次，是杨家弟。可这都成了陈帐，提他干什么？特别是他对我，决不能再提。现在，是谁拐弯抹角抖出了和张汉民那件事？这事抖出来，对方自强很不利，虽然曾光、申超人会维护他，可是在广大干部中，却会造成极坏的影响。他的威信会一落千丈！决不能！从我口里，别想得到这件事的任何情况。不是为别的，是为死去的战友方自强同志。

自强，应当算是革命的同志。政治上软弱，不影响他的革命志向，做了错事，不影响他的革命功绩。本来么，凡事都无可隐瞒，只怕群众对他不依不饶。算啦！大家都带到棺材里去吧！

看样子，他们又要诬陷张汉民。汉民这个人，太好！太好了！不是汉民，自强的跟头栽得更结实。这件事中有矛盾：说清楚了，汉民可得到洗刷。不说清楚，自强可避免受谴责。算了！算了！让这笔糊涂帐糊涂下去吧！何必那么认真？路，只能向前走，不可回头看，当然要总结经验教训，由各人自己总结去！别人何必火上加油？

想到这里，他歪在炕上，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和事老"？不和事又怎么办呢？打在谁身上，都是同志，何必自己咬自己的指头？如果事情与己无关，我只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定可主持公道，弄清是非，赏罚分明。把自己缠进去，就不好开口了。如开口说清楚，无非是说明我对，人家不对，又何必呢？我要对得起死者，决不说他一个"不"字。

听说他们整过张汉民？又是怎么回事？不摸底！可汉民是无可挑剔的。劳山战斗时，在宿营处，四十三军为啥唱"活捉张汉民"？战争正紧，无暇追问。现在看，可能问题很麻烦。千怨万怨，只怨那个四中全会种下了祸根。

志丹正抱头沉思，一落手，碰上个纸团儿。他想起了：岳威出门后，那个警卫员又迈进来，往炕上扔了个什么。他打开一看，是葛明山写的："坏人作坏事，蕙琼牺牲了。"

志丹的心紧缩起来，淌下泪水：党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又葬送了！我还曾说要保护她呢，保护个啥？还是她说对了："战争年代，情况这么复杂，谁也不能装在保险柜里。就是坐在佛爷肚子里，要是佛爷被砸烂呢？再飞到空中？被高射炮打下来呢？"当时我曾怪她言语刻薄，还真叫她说着了。这个小鬼善辩、顽强，又有一副好心肠。她刺而不扎，善而不软，精而不刁，纯而不僵，雅而不呆，美而不风。这与她父母的从小教育有关。她父亲的修养很深，是个中外通。她母亲是旧制师范毕业，很有教养。那年，我在她家住，记得有这么件事：

她的父母，每天晚饭后，必须和她谈一小时。有时是讲古文、讲历史，有时又讲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讲世界名著，也讲鲁迅的作品。有一次，讲到鲁迅的《书苑折枝》，内中引明朝陆容著作中云："此等秀才，皆是讨债者。"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

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者’。”

“案：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者’；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者’同时发生，局面完。呜呼‘还债者’也！”

她父亲还解释道：“我这一生，不图高官厚禄，不愿出头露面，甘愿当一把泥土，为百姓种些稻粮黍，足矣！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我要种的稻粮黍。将来的新社会，如果除旧布新，不沾染封建帝王的毒汁，你可一身殉国。万一有人开倒车，你就隐居为民……”

那天，小蕙把这些话，照样对我转述。我笑说：“到底是老年人，总要说些旧事。这固然是以古防今，也不免有点消极情绪。共产党，走不到那个地步。放心！出不了朱洪武！”小蕙也笑说：“我爸爸说，共产党里出不了朱洪武，就怕出秦桧。这几年，我也观察了，青年人中，不是没有杂草。你们这个景桂同志，倒是有些过于忠厚，怕将来吃不住秦桧的十二道金牌！”那天晚上，我们几乎把小房笑塌。

从终南山失败回来，过渭河前，我和小蕙在王思学亲戚家遇见。大家谈笑中，她又说：“陕西对杜康的传说很多，这家伙是棵杂草，不是粮黍。如果他还留在内部，可能成为戴着红帽子的秦桧。你可小心他的十二道金牌！”

她进苏区之后，听到阎小盛的遭遇，得知了“十亩塬缴枪”事件，她的思想震动很大。有一次她问我：“你们是不是遇见了秦桧他孙子？”我说：“不要胡猜，野葡萄和苦菊菜不一样。野葡萄外形好看，能吃死人。苦菊菜虽然是草，吃不死人！”

为了说服她。有一天早上，我把她带到山上挖苦菊菜。挖了半篮子，回来煮烂，用凉水泡了一天，用油盐酱醋拌上，请大家吃，我说：“小蕙，你看，这菜营养价值很高，不能把它当杂草！”她又提出了问题：“你说杜康他们，是野葡萄？还是苦菊菜？收自己人枪的人，难道能称得苦菊菜？”李静插了话：“志丹！小蕙心里憋气，她不承认那些人有诚意。”

小蕙和兆平的关系，到了如漆如胶的程度，也和她的思想性格有关。她眼里放不得砂子，决不向任何人屈服，这是她和兆平的共同点。在南梁时，我和伟林修改文件，听见她对李静说：“大姐，将来我和兆平过得最好，你们遇上困难，都到我家来！”李静说：“小蕙！真是傻女子！我们困难到无家可归时，你还能有家？”她说：“我看现在情况又不对了。杨家峁来了几个什么人？说传达中央什么代表的指示，竟给陕甘红军戴了五顶帽子。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这个中央的代表，是不是李可夫说的那个陈绍禹的代表？将来全国一胜利，这个陈绍禹会不会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担心他会当皇帝。如果他成了朱洪武，你们这些功臣可要倒霉！我和兆平是无名小卒，能斗过他们，就和

他们斗到底。斗不过他们，就撤兵，撤到大深山里，种地养鸡，屯粮养马，给你们准备下退兵之路。那时你们都可到我家里避难，免得叫人家一刀子杀尽！"

我在旁插道："小蕙！你和兆平商量好啦？要隐居呀？这可不象话！"她说："我和兆平是一个想法：领导人好，效劳到底。领导人不好，决不和屠夫为伍！"李静说："你可别瞎说，姓陈的怎么能当朱洪武呢？时代不允许，连袁世凯都没当成皇帝。"

蕙琼说："那只是名称不一样。他们可搞不是皇帝的皇帝。不是帝王，怎能乱杀呢？"杨伟林问："小蕙！你听谁说乱杀呢？"蕙琼说："就是你们这些老夫子嘴严。我在河南，听到从信阳跑来的人说，张国焘在那边杀人不眨眼，见知识分子就杀，说念书人嘴多，不可靠。对老百姓也不放宽，稍有意见，也要杀，说人家是AB团。连常胜将军都杀，说人家是右派。其实，张国焘既是大地主的儿子，又是歪门邪道的大学生，谁也不敢说他不可靠。可见枪杆子到了他们手里，就不讲理了！好人只用嘴说，他们用枪说。难道这是马列主义？"

我觉得，小蕙钻了牛角尖，又批评她："将来全国的红色政权，不会由张国焘这种人掌握，姓陈的也当不了家。把眼光放远！中央苏区的人物还多得很，你忘了朱毛红军？"她说："南北万里长，咱们啥时候能见上朱毛红军？"

劳山战斗刚完，李静和蕙琼来看我。蕙琼说："还是你说得对，朱毛红军快来了。只要朱毛红军来，我和兆平就

跟着走到底。现在我做梦都梦见唱江西、湖南民歌的人来了。”

李静笑说：“如今小蕙和兆平一举一动都是商量着哩！人家还准备了欢迎礼品，把她妈留下的红缎棉袄拆掉，做了个大红缎旗，上边绣了六个大字：‘欢迎中央红军’，下边绣的是人家两人的名字。我说叫她把红缎袄留着结婚用，她说：只要朱毛红军来，我们当天就结婚，不用穿红袄，用头顶上这面红旗，去参加欢迎会，就算我举行了最大的婚礼。”我笑说：“你是个宣传部长，还这么天真？”她笑说：“头顶红旗去宣传，把兆平拉上走，才有意思哩！”

虽然那时，空气里已经有了腥味儿，可是她不害怕，不悲观，因为她心里有个希望，有个正气，有个信念。可惜，她没能等到！我估计，在她生前，一定进行过搏斗，她的性格不是绵羊。

兆平知道么？他知道后会怎样？两只纯净的雁，还没飞到岸，就伤了一只。他这只孤雁将怎样生活？兆平是个固执人，他会毁掉自己？不，他不糊涂！

我对不起他们。如果事先把蕙琼调到远处呢？或许可渡过这个难关。那时又不可能，一则，陕甘特委需要人；二则，把一个女孩子，送得太远，也不合适。把兆平调到庆阳那边，让他们带红二团去迎接中央，也随了他们的心愿。也不能！既然“中央代表团”和“省委”都不同意去远迎中央，我擅自决定，岂不把矛盾激化？两边打起来，怎么收场？兆平是陕甘军委主席，到那时他会指挥红一团、红二团、骑兵

团和边界游击队，对四十三军取包围形势，也许会一举把对方消灭。中央来了，怎么交代？真正的共产党人，那样作，不合原则。

兆平！原谅我吧！你跟着我吃了八年苦，自一九二八年我回到家乡，你就投入了战斗，那时你才十八岁，已经是个精明强干的战士，一九三二年十亩塬之别，你是哭着走的，那时我被关着，你要看我一眼都不可能。你回到家乡，赤手空拳，独自一人，又搞起一支队伍。对啦！难怪小蕙说，万一遇上坏人，你们就撤走。她已经知道你会起炉灶、打天下。可是这一步，不是被人逼走，是绝对不能迈的。我们不是奴隶主义，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忠，而是顾全革命事业的大局。

我这个人，对不起的人太多。我的父亲和继母，为我流离失所，钻山宿林，老无栖身之地。连我那老祖父和去世的母亲，都被敌人挖坟扬骨，死无葬身之地。我的亲戚朋友，不知为我死了多少？可是如今，我又成了“反革命”！你们，岂不又成了“反革命”的亲戚、朋友？我可以告慰马克思，我对不起亲属，可我对得起党！对得起真正的共产党！对得起人民！

还有我的妻子、小女儿。我从来没照顾过她们，她们也成了“反革命”家属！现在哪里？

我的战友们，都在受难！志丹叹口气，一闭眼，出现一溜人影，都是省委那封信上点了名的“反革命”：迪伯仁、李可夫、杨冲、杨剑、徐一知、杨伟林、王兆平、霍力坚、王思学、

赵宝魁、阎小盛、老吴、罗炎、张庆孚、张武轩、曹满囤、赵文启、郭保权、张英良、王思农、任华、马罗武、章明、李静、冯蕙琼……

志丹象做梦，又象醒着，拉住迪伯仁哭起来："伯仁同志！你受得了么？如果不是支持我，你哪有这场灾难？你，四十多岁了，可受了刑？你虽是位老工人，参加过枸邑起义的阶级战士，他们也不会给你讲理！"迪伯仁摆摆手："没说的！我决不后悔！"

"可夫同志！假如你保持一九三二年初来时的样子，也许你就成了'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你不也是从中央派来的么？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你灰心吗？"可夫摇摇头："王、康的'代表团'，早已臭在国际，四等货的'代表团'，会臭遍全国！""可夫！路线来了么？""目前，还是不来为好！"

"伟林同志：你是'五四'时代的人物，你是数学家、经济学家，在白区坐过牢。你以为咱们有了苏区可以安家了，哪知又得坐牢。这里，本来还有你的朋友的朋友，你假如不支持我们的社会政策，满可以平安无事。现在，又要你吃苦了。"

伟林把眉一皱："酒肉朋友一伙臭！嘴上叫大哥，脚下绊跟头。莫提朋友！仇！仇！仇！"

"杨剑同志：我的好老杨！在革命队伍里，你是有功之臣。从带贩运队伍起，和官府作了斗争，参加了陕甘的五次反'围剿'，直到当了红军的师长，指挥二十七军反了两次围剿。你把心血用尽，如今又遭到误解。老杨同志，把心放

开！我们还要携手战斗！老杨同志！你哭什么？哭我么？不要紧！我坐牢是家常便饭。”

老杨剑摸摸下巴颏：“放心！我陪你坐到底！咱们一块上刀山！我哭你的身体！哭咱的根据地！”

“徐一知同志：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吧？你说，你在甘肃搞起义失败了。我说，我失败的比你更多！你看，现在我又失败了。把你们都扯进监狱，生气吗？”

徐一知哈哈大笑：“这是他们的失败！他们这个举动，要遗臭万年！”

“力坚！你千万不要放炮。他们会加害于你的。明枪好挡，暗箭难防！”

力坚“哼”了一声：“我能炸毁他们的射手，让他们狼狈逃窜！”

“思学同志！你从三原打到北平，从北平打到山西，又从山西打回陕西，是一名战将。可是，就吃亏在你那张嘴上！从前，你嘲笑过杜康，奚落过申超人，他们必置你于死地。你要三思，三思！”

王思学一拱手：“志丹，放心！我会在脑子里和他们打游击！今天攻下一座城，明天攻下一个镇。让他们首尾两断，安不下身！”

“宝魁呀宝魁！你平常象个李逵，这次人家捉你，你可不敢跳腾。受不得委屈，会犯错误的。”

赵宝魁把枪一举：“诸位保重！俺老赵打出去也！”他飞了。

“小盛，你也来啦？谁去守庆阳边界？”

小盛把眼一瞪：“他们敢！我把兵撤回，马鸿逵定会闯进来，和张学良一会合，苏区全烂了包。到那时，我会把这监狱砸烂！”

“老吴同志：你怎么混身是伤？他们连个老工人也不放过？你要挺得住，把身体保护好，将来回去看看老伴儿！”

老吴笑得满脸皱纹：“他们不来个‘武出头’，我还以为他们是共产党哩！这一手一亮，我全明白了，这是地主资产阶级来整我们。人家古人还知道收买人心哩，他们初来乍到，连人心也不收买，我要睁着眼看他们的下场！”

刘志丹一把抱住罗炎：“我真对不起你，不是我急于求成，你哪能伤得这么重！腿好了吗？在监狱里怎么治伤？”

罗炎低着头，拉住志丹的手：“打仗要抢时间，怎能婆婆妈妈？受伤是兵家常事，不要为我分心。你看，玉红给我换药来了。”

“张庆孚同志，你是一位大学教授，上海的代表。不远千里到了陕北，和我们共了患难，受这么大的委屈，使我们终生难忘！在这个时刻，只能忍耐！忍耐！”

张庆孚说起了上海话：“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气节，决不说违心话！能和侬共患难，是阿拉的光荣！”

“武轩！你痛心么？我们辛辛苦苦创建的事业，将要被人断送。不要紧！陕甘、陕北的人民不会投降，不会灰心！这里的火，还在燃烧！武轩，你不要哭！”

张武轩满面泪痕、顿脚叫道："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啊！"

"满囤，黑小子！你经过战争的考验，还没见过这种阵势。坐几天牢，也是一种考验。要经得起自己监狱的考验！人家审你，你千万不要和人家对打！"

满囤扑通跪下，抱住志丹哭起来："老刘，咱们有啥错？哪达对不起人？我咽不下这口气！饶不了他们！"

"满囤！使不得！咱们忍耐，是为了迎接党中央。"

刘志丹又看见了赵文启，他说："文启，你最能忍耐，是个只知苦干，不说大话的人，也把你逼到这个地步，要想得开！"

赵文启低着头，只是叹气。

"保权同志！想不到吧？到了革命队伍里，还叫你吃这场苦，是我做事不周，没把你安置个地方！"

郭保权一拱手："是自己人，不说外气话。你为的是谁？有资格和你一块坐牢，死而无怨！"

"英良！你是革命队伍里的大善人。他们也忍心动你，窝气么？关中人民不会忘记你！你和思学、思农，是关中的台柱子。他们动了你们三位，就得罪了八百里秦川的儿女。不策略呀！咱们从他们身上也取得教训，咱们决不这样作，失掉群众，就失掉了一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张英良微微一笑，向外一指："你看，他们把思农气走了！"志丹叫道："思农同志，不必和他们赌气！"

任华走过来，握住志丹的手："老刘同志，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军队的棉衣还没着落。他们不准进口棉花、布匹！"

志丹说："我也正为四十三军的棉衣上愁呢！南方兄弟到了北方，不穿棉衣怎么行？"

"罗武：你给南方的同志张罗棉衣、被褥吧！你还自由吗？他们没有给你上镣？"

马罗武扬着手说："捆住我的手脚，就会饿死人。放心！只要我能动，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章明同志！你们七个人到了陕北，就遇上灾难。多好的小伙子！碰见你的伙伴没有？向我转告致意。陕甘、陕北都需要他们。"

章明拉住志丹："志丹同志：我们年轻，什么也经受得住。愿你保重身体！"

"李静大姐！你的身体可好？千万保重，把孩子养好！"

李静笑眯眯地说："放心！有小蕙呢！"

"小蕙！你把大姐保护好，不要让坏人碰她！"

冯蕙琼拉着王兆平，踩上白云走了。站在山顶上，向他们招手："大家都上来吧！站得高，能看得远。你们快来看！中央的红旗到了！"

第二十章　张武轩哭军

只听张庆孚叫道："把二十六军撤走！把二十六军撤走！你们为什么不撤走？为啥怕妖魔鬼怪？"

皮鞭声，吼叫声，怒骂声，争吵声混在一起。

王大崽刚走到大牢房后窗，听见这种种声音，象只受了惊的马，掉头跑到岳威的住处："报告局长，大牢房正在叫骂、厮打！"

岳威顾不得细问，提起鞭子就走。小王紧跟在后。岳威一脚踢开门，进去一看，差点儿跌倒！大牢房里押的十八个犯人，都坐得象大庙里的塑像，有的横眉竖眼，有的眼珠外冒，有的眉心急蹙，有的紧握拳头，有的手提脚镣，有的攥半块砖，有的拿根木棍，有的举个破碗，有的满面泪痕，有的指手叫骂。……

房中央地上，躺着的是大胖子张庆孚，衬衣撕烂，毛背心扔在地上，棉袄踢在门外，还撕掉一只袖子。张庆孚的身上、脸上，遍是血块、血珠儿。地上流着滩血。

岳威当然不怕血，杀惯人的人，把血当尿看，有什么可怕的？今天这一鼠，他事先没想到。因为这几天，他已不想再打人，也没准备要杀哪个。这个突然的袭击，使他意识到

一个问题：曾光、申超人，已不十分相信他。否则，为什么他们三个人全在，唯独把我撇开呢？

曾光、申超人、车铁明，每人都提着鞭子。另外，就是几个狱卒，手里拿的，不仅有皮鞭，而且有鬼头大刀，还有人提着手枪。但那个出名的保卫队长、执法队长、狱卒头目、陕北人吕丰却不在场。这又是为什么？他病了？请事假？也可能那些传说是真的？他的老母亲病了，要他回家？他的全家被百姓当作AB团杀了？百姓听说他当了狱卒头目，要向他讨还血债？

岳威想：向我讨血债的人，是在湖北山区，我可能不再有家。在这里，我还没有亲手杀人。在下寺湾、关中杀的人，由申超人、杜康、黄本，安秋、董洪海他们负责。可是，今天我不能不提着鞭子，我不能表示怯弱、退却！岳威突然吼了一声："张庆孚！你骂些什么？你要找死！"

张庆孚照岳威脸上吐了一口："呸！叛徒的走狗！"

曾光又向张庆孚甩一鞭子："谁是叛徒？恶毒攻击，反革命造谣！"张庆孚针锋相对："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叛徒！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是我和你接的头，我给你安排的职业。你出狱不久，为什么别人又被捕？不是你出卖的是谁？"

申超人鼓着劲，照张庆孚脖子上就是一鞭："造谣，挑拨！"对这个问题，虽然张庆孚说的不一定准。但是曾光和申超人，却没有多少言词可驳。只有另辟途径："你要把二十六军拉到哪里？"

这句话一挑，曾光、车铁明，象狗逮住了肉包子，"嗡"的

一声齐上："拉走二十六军要干什么？谁出的主意？说实话！"

张庆孚又叫起来："是我的主意！红二十六军应该拉走。不该受你们的改编、拆散、宰割！你们算什么东西？"他又转对全房的犯人说："二十六军的同志们！你们为啥子这么老实？为什么不先撤走？为什么要逆来顺受？你们讲信用、讲团结么？他们可不讲，把你们都抓起来了！这就是他们对你们的团结，报答！"

全房的犯人都哭起来："没有老刘的命令，怎么能拉走呢？"

张庆孚坐起来，愤然泪下，悲愤地举着手，高声叫道："刘志丹同志！你太老实了！你为什么迁就这些没理性的东西？他们是用欺骗来吞并你们的。他们是假共产党，是假红军。难道你看不出来么？老刘！我为你痛苦！"

曾光把鞭子一扬，狱卒们又打得张庆孚在地上乱滚。可是，他却咬着牙，一声不吭。牢房的犯人都叫起来："住手！不许打人！你们如果是真共产党，就不许这样审案！"

申超人把腰一叉、向前一迈，叫道："要造反吗？小心你们的皮肉！放明白点，你们是犯人，在我们手心里！"他双手一攥，恶狠狠地冲向犯人。犯人们同时站起来："要枪毙，一块枪毙！要打，咱们就对打！"十来个饭碗，同时向申超人砸去。那碗中的剩饭、新尿，砸了申超人满头满脸。

申超人的头，摇得象拨浪鼓，一边摇头，一边往外吐，双手捂着脸。犯人们大笑起来，狱卒也撑不住咧嘴，只是不敢

发笑，省委书记么！

岳威勉强忍住，叫了声："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不许胡闹！我是保卫局长，要执行任务！"他一回头，拉住车铁明说："这是我们的正局长，他不会答应监狱里无法无天！"

车铁明也觉得，这么闹法，对他是一种威胁。连忙训斥："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我们随时都可以处你们死刑。谁领头闹，先砍谁的脑袋！"

犯人们齐声叫道："车铁明！你小心着！你可是个本地人。你杀我们一个，我们杀你家十口。你杀我们两个，我们杀你们全族！你要放明白！陕北人没有睡大觉。回去看看你的家，是不是被游击队包围了？"

霍力坚把脚镣一拉，站了起来。他说："车铁明！我当过特委组织部长，你们那地方的主要党员我全认得，他们听我指挥，不会听你指挥。实对你说，我入狱前已布置好了，只要坏人行凶，杀共产党，群众就把他的家属当国民党家属对待，劝你悬崖勒马。否则，全家危险！"

车铁明心里直打哆嗦，退了出去。曾光又逼近张庆孚："你煽动犯人闹事！你和刘志丹怎么勾结的？你在陕甘地区住了几个月，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干了些什么见不得天的事？统统交代出来！"

张庆孚从地上爬起来，演讲开了："我是共产党人，只认真理，不认武力。我在陕甘住了几个月，把陕甘的政治、军事、各种政策，都研究过了。我肯定，刘志丹是革命的，谁不承认刘志丹的作法，谁就是反革命！他的作法，不但适用于

陕甘、陕北，也适应于我们上海。将来我如能回到上海，把小商贩、民族资本家，统统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施行民族民主革命。而你们，是高叫口号，行为恶劣！你们的作法，只适用于反革命！”

曾光又打上来：“谁革命？谁反革命？”

张庆孚把胳膊一抡：“刘志丹革命，你们反革命！刘志丹革命，你们反革命！想要我改口，太阳从西边出来！”

曾光气得混身打颤：“你经不住考验，投降了右倾取消主义集团，钻进了封建集团！还想回上海？”

张庆孚说：“我回不了上海，你也回不了山东。我是右倾取消主义集团，你是左倾机会主义集团。我是刘志丹封建集团，你是陈绍禹封建集团。我们这个‘集团’越发展越大，你们那个集团迟早要被消灭！”

曾光抓住了把柄：“你攻击中央的领导，是现行反革命！立刻杀头！”

张庆孚说：“你陷害这么多共产党人，更是内奸加现行反革命！要碎尸万段。陕甘和陕北的人民，都不会饶你！”

曾光理屈词穷，再一次宣布：“我是中央代表，有权处决你！”张庆孚说：“在我面前，你摆不起老资格。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子老底？我正式告诉你，我是陕甘人民的代表，有权轰跑你！同志们！把他轰跑！”

犯人们都骂起来：“滚出去！”

破鞋烂袜子，都扔了上来。

一场闹剧过去。曾光口里没说什么，心里总觉得面子丢尽。下一步咋办？认输么？本来想，审了张庆孚，可以杀一儆百。谁知道这个张庆孚，顽固得象花岗岩，还摆出他的老资格，以老卖老的胡闹一气，完全是助长刘志丹他们的威风。现在，要杀又杀不得，放又放不得。要杀，没有口供，中央来了更麻烦。

曾光把申超人、岳威找来，商量对策。如今，岳威除了助威之外，是一言不发。申超人是恼羞成怒，恨不得一口把那些犯人都吞掉，不杀几个，难解心头之恨，他提出："再审张武轩，刑审！把一切刑具都用上。我们对敌人，决不发慈悲，也决不让步！谁要让步，就是向右倾取消主义投降！不拿到有分量的口供，决不罢休！"

曾光无计可施，觉得只有如此。不赶快弄出些象样的口供，怎么向中央交代？只有下最后决心，全力以赴："审！豁出一切地审！"

当天下午，张武轩被拉进审讯室。没有问几句，就先用刑：鞭打、梁吊、压杠子、灌辣椒水，都用尽了。张武轩死了过去。申超人过来踢几脚，毫无动静。几个人吓傻了。岳威跑来跑去使劲用凉水喷，张武轩才动了一下，哭起来。

张武轩哭得那么伤心。嚎啕一阵，呜呜啦啦就说起来："我死！我死！死就死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尧舜禹汤文武，几个不成黄土？我算什么？难道你们都万年不死？咱们一块儿死！"

申超人又要叫骂，曾光摇头不语。

张武轩大嚎一声："革命！革命需要人，不是需要你们，也不是需要我。是需要人民！人民！全国的人民！陕甘的人民！陕甘的红二十六军！把我枪毙了，留下二十六军，留下二十六军的干部。他们都是好人，忠心耿耿的好干部。我的二十六军！你好不容易呀！你经过多少曲折，多少磨难！到了今天，又是这个下场！难道你就不应该诞生？"

申超人又骂了一句："谁给你扯这些淡话？"谁也没有理他。

只听张武轩继续说："你们不能死！千万别死！你刚投胎，就遇上灾难：十亩塬一个收枪，自己人把自己消灭了大半！八百多人，只剩下一百挂零。敌人并不厉害，厉害的是内部的错误；内部的错误，比敌人厉害十倍！

"王思学派人来补充，恢复起不到三百人，又去攻打山河镇。用我们的人，去拼人家的机关枪，攻了一个来月，又失败了。死了多少干部和战士！还得找人民补充。

"刘志丹回来，使部队喘口气，刚发展到一千多人。杜康又发神经病：他命令去占韩城。眼看是座庙，庙里坐个神，神神发了话，谁敢不执行？刘志丹绞尽脑汁，一路攻城陷镇，节节胜利。但是，一个人，纵有神机妙算，力大盖世，哪抵得住歧路难行，内部歹人作恶！那个赖随，一贯消极怠工，节外生枝。临镇、机子崄两战，被他们搅得损兵折将，辎重全失，姜海银战死，这又是内部出怪。及至到了韩城，冯钦哉大兵围追，酿成韩城大战，只得溃退而归，只剩二三百人。这一涨一落，损失多大？

"赖随趁败而上，掌了军权，又要以虚代实，以梦当真，搞个五顷园子分地。地没分成，敌人打来，连败三仗，又是损兵折将，何鹏、强大光重伤离队。还是个内部问题。"

岳威忙问："何鹏也是你们的人？"

张武轩又嚎啕大哭："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是革命的人！最后，方自强又来指挥，首摆照金之战，杀了个回马枪，取得全胜。接着，又要攻取保安县城，落下个'夜走麦城'，四六大散。到了末后，只剩下一百七十人。请想一想：由八百到一百，由一千到三百，又由四百到一百，几经折腾，我们死了多少人？

"成立二十六军，一百七十人象什么样？只得又找三原县，动员人来补充。杜康身为政委，一手遮天、欺上瞒下，忽而要北上神府，打到蒙古，忽而又南下终南山，开辟新苏区。几百人的队伍，哪能贸然行事？他竟连欺带压，把红军逼进终南山。杨虎城派几路敌人'围剿'，配合民团，搜山查林，几经奋战，终不能抵，战死摔死、病残饿损，弄得全军覆没，损失了多少身经百战的同志！这就是战略错误造成的恶果。"

张武轩喘口气说："几年来，上山下塬，下塬上山；游击战，阵地战；阵地战，游击战；平原山区，山区平原；争论不休。谁有权，谁就有理。一旦权在手，出口荒谬，也成了上谕圣旨。稍有申辩，头上就扣上'紧箍咒'，不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定为'反革命'。失败之源，在于首脑，而不在于干部战士。战士的征战牺牲，出于

一片忠心。哪晓得，都是被错误路线逼得送了命！”

申超人指着张武轩：“这是含沙射影，攻击党中央，真是死有余辜！”

张武轩叫声：“死！我已决心死在狱中，就是死，也要把话说完，留下我的遗言：

“省委被破坏，照金孤立无援，同志们拼死拼活，才保住了个小窝儿。王思农带来红四团，汪台基骑兵团起义，耀县农民造反，成立了游击队，几路人马会合，才又安下摊子。

“刘志丹从南山回来，决定进军南梁，又经过曲折征战：首战合水，二战毛家沟门，三战西华池，四战张廷芝、横扫谭士林，五灭林中匪，六击仇良明，七战冯钦哉，八战杨子恒，九收郭保权。才创下二十来个县的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由一个团，发展为两个，由两个团发展为五个团。才到陕北迎击蒋介石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在这些战斗中，陕甘的百姓死伤无数，指战员死伤几千。哪个村子没有烈军属？没有孤儿寡母？那有名的‘火烧楼子沟’，整整烧了三个月，凡是刘志丹的亲属，只要沾个‘刘’字，或者是亲戚故旧，没有一个能逃出敌掌。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的红军战士、干部，哪一仗不是拼命死战？老三团中有一个连，一共换了十一个连长，战死一个、上去一个，直到第十一任，现在还在拼命。难道这都是反革命？他们的领导人是反革命？他们打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吗？你们这些人，脚底下站的不是苏区？象你们这种人，做这么多坏事，我们打你们没有？你们到西安去站站，看能站几天？”

张武轩泣不成声。捶着胸膛说:“二十六军呀！二十六军！你是在苦难中挣扎，在逆境中奋战！你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求求上天，求求马克思在天之灵，千万不要杀二十六军的干部，不要歧视二十六军的战士！他们不愧生为中国人，不愧是红旗下的战士！要死，叫我一个人死吧！”

张武轩站起来，迎着申超人，昂首挺胸地叫着：“申超人！你杀吧！杀吧！杀我以祭二十六军，杀我以救二十六军，杀我以谢陕甘的父老乡亲……”

曾光、岳威，都低下头走了。申超人，慢慢退到门口，扭头撒腿就跑。

自从张武轩恸哭二十六军之后，曾光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对自己提出个问题：张武轩为啥不怕死？为什么只保护二十六军，而不保护他自己？听说，他的父亲，在家乡已被申超人派去的人杀害。他不哭父亲，不哭自己，只哭二十六军，世上竟有这样的右派？这样的反革命？究竟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反革命？曾光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有人说，根据大别山的经验，右派、反革命，就是用创建红军，创建根据地，以达到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的目的。这种说法未免太玄！世界上有这样的逻辑？自己建立起红军、根据地，自己再去消灭？与其这样，他又何必去建立呢？跑到国民党里去当官算了。何必到山沟里吃糠咽菜，餐风露宿？

曾光继续在沉思：前天，我派人去审郭保权。对于一个土匪首领，决不会有人对他手软，不管打死几次，只要把他喷醒，他永不改口，甚至把他拉到山上，用枪逼近胸口，问他还跟不跟刘志丹时，他还是重复那几句话："要死，和刘志丹一块死！刘志丹是什么派，我就是什么派。刘志丹是右派，我就是右派，刘志丹是左派，我就是左派。刘志丹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我跟他是跟定了。我死后，我的儿孙，也要当刘志丹这一派。我带来的几百人，都愿和刘志丹一块儿战死。就是你们把我带的人全部杀死，也算跟刘志丹革命到底了。"

有人骂他是土匪的江湖义气，他说："要是我能坚持土匪的江湖义气，就不会杀死结拜弟兄贾德功、梁占魁，就不会投奔刘志丹。你们也把我抓不到瓦窑堡来！"

这些人，都喝了什么"迷魂汤"？刘志丹给了他们什么好处？给了高官？刘志丹自己也没什么官。给了钱财？刘志丹全家，已无立锥之地。刘志丹也成了囚徒。他们为啥还要跟到底？为什么？……

我也审过徐一知。我们把他定为"右派集团"的主将，"封建集团"的骨干。他说："只要右派集团能打出个根据地，执行列宁主义政策，我也愿戴这顶帽子。空帽子又算得了什么？只能看行动，看行动的效果，看人民的反映。不要说帽子，连旗帜也不能说明问题。有些国家的革命，旗帜上写的，和实际上做的，却不完全一致，有些适得其反。至于'封建集团'么，我和刘志丹既不沾亲，又不带故。我认识他很

迟，正式见面，是一九二八年。认识他最早的，除了他的同学之外，和他一块搞军队最早的有唐澍、许千峰。至于我，没有资格！”

是呀！什么又是“封建集团”呢？

我也审过老吴，我训斥他，说他亏了工人阶级，为什么要跟右派走？他也驳了回来。他说：“只有工人，才愿支持刘志丹的行动，因为他的作法，正合我们的心意。你们从上边来的念书人，只想进大城市、住洋楼、吃大米白面，至于死多少人，你们不在乎。反正你们不会到前方拼命，只有等人家打下天下，才会跑来哇啦一通，坐享其成。我和你们是两股叉。我原想，如不革命，我这把老骨头就丢在矿井里。还不如扛上枪，死在战场上，把国民党打垮，也为后代铺条路。现在我变了。愿意死在监狱里，因为这个监狱，关的全是真心实意的革命同志，没有投机分子。这里的斗争，比战场更残酷、更复杂、更高级！”

曾光还在想：犯人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都把我们当成了反革命、刽子手。他们认为死在监狱，就是为革命牺牲。人，到了不怕死的程度，是最可怕的。怎么办？

第二十一章　旧事重提

风紧浪急，在瓦窑堡的人，不管是被押的，还是押人的，心里都在突突。被押的，想着如何冲出监狱，外边的人何时动手？中央红军何时能到？押人的，到处防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

省委书记曾光，副书记申超人，接到情报："前方不稳，后方闹事！"连夜开会，采取对策。第一步，先把车铁明派到前方，到二十七军去当政委，严密控制二十七军，帮助新调去的师长、政委监督二十六军。同时，把后方的审讯情况，向前方的贺仲、杜康、余胜作个报告。第二步，对后方采取绥靖政策。

岳威还有个打算：赶快往深处挖。在审案子问题上，他要先走一步，谁挖得深，谁掌握材料多，谁就有发言权，谁就是胜利。我在南方的作法，认真说，是栽了跟头。来北方，不能重蹈覆辙。

是的，栽跟头！杀人杀得找不出渣子，才算胜利。杀错了，纵然没人敢算帐，实际上也是失败，难道我在南方都杀对了？根据陕北的审讯情况，验证自己的过去，恐怕不能说全对。不过，那里的条件不同，军事首领和我们是一致的，

没人敢反抗。这垦是军事首领和我们对抗，群众也不服气，就比较难办。在南方，就算杀对了百分之五十，也还欠了百分之五十的债呢！表面是我们胜利，实际是我们栽了跟头。要不，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把大米换成小米？不过，那时我只是审讯科长，定案拍板的，还有保卫局长、军队政委、省委书记，如果说我欠了债，他们更是欠了大债！现在，都还捂着盖着，打肿脸充胖子，不敢承认而已。

岳威决定单独审讯杨剑，怎么审法？只有叫来个别谈话，才能问深问细，大杀大砍，大轰大嗡，是徒劳无益的。

他已布置好，先把杨剑押来，再次提审。杨剑一进来，先骂了一阵。因为上次申超人和岳威审过他，硬逼他承认曾和师介人合谋，反对过方自强，已经打得浑身是伤。他蹒跚叮咚进来，一见岳威，便骂他是申超人的一条疯狗。

岳威只是皱着眉头，没敢再发火："坐下好好谈谈，上次打翻了，对骂起来，问题还没弄清么！现在声明，我刚来陕北，对谁也无仇无怨，秉公办事。"

王大崽把杨剑让到长凳上坐下。杨剑板着脸，吁着气。他那旺盛的胡子，把下巴颏遮住大半，没好气地说："你们让人说话，咱们就谈，要是象狗一样，胡撕乱咬，别打算问出一句真话。"

岳威的尖鼻子呲矏两下，才说："今天还是问那个问题。先说师介人是什么人，然后再说你们怎么结合起来的。"

杨剑压住气说："现在为什么要提师介人？师介人早已走了，多少年没人提过他，为什么还用他来拨弄是非？"

"是不是戴鸿远把他收编过来的?"

"收编?谁收编谁?如果师介人是被他们收编的,我也是被他们收编的啰?嘀嘀!我们陕北人有句俗话:'山上怕老虎,平地怕不要脸'!人,到了不要脸的程度,到哪达给他说理去?"

"到底谁收编了谁?"

杨剑一生气,说:"师介人收编了戴鸿远、陈宏!"

岳威很惊奇:"师介人是党员么?不是党员,怎么能收编党员?"杨剑说:"问题根本不能这么提,历史上这种事多啦!谁势力大谁占上峰,大的有孙中山、冯玉祥,小的有石谦、陈珪障,为什么说戴鸿远收编了师介人?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把关公像贴在自己脸上,冒充!好象他很有能耐,势力很大,很有策略的模样儿。其实,不是那么回子事!你去问戴鸿远,他们为啥编入'师介人大队'?为啥成了师介人的部下?如果是他收编了师介人,为啥不叫'戴鸿远大队'?'陈宏大队'?为啥叫'师介人大队'?老实说,我也是'师介人大队'的人,我不能吹那个牛,说我收编了人家。但是我也不能说师介人收编了我。作为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嘴里没句实话,连个普通的人格也不够!要是这么漫天胡说,那我就提醒你:如果他请你吃酒席,准是想把你推到坑里!"

"对!那你就谈谈'师介人大队'吧!因为各说不一。"

"最好把戴鸿远叫来,我们当面鼓、对面锣敲敲,看谁能敲到点子上。现在剩下的,也就是我们两个人了。他,代表晋西来的。我,代表贩运队。你,代表省委,公平合理!"

岳威很为难，他明知道，戴鸿远是叫不来的。前边已经有些人提到他，甚至有人供出他是右派。申超人一手把住，既不让逮捕他，也不让他出面对证。能办到的，只有把材料报申超人，再由申超人转告戴鸿远，也许连转告也不需要，就由申超人一手把它压下。至于曾光，他也不了解其中的巧机关，料不到他们打的什么"通通鼓"。前方的贺仲等人，更是"口袋里买猫"，摸不着哪是鼻子哪是眼。岳威卖了个关子："当然可以对证。你先说完，我们就要安排对证。先背靠背，然后再面对面。"

杨剑似乎有点相信。他说："好吧！公平对待，合理处理，才是弄清案子的办法。要是你打偏锤，拉偏架，可就越审离题越远了。"

"放心！起码，我不会！"

杨剑这个人，本质是个老农民，只要听见对心话，就把自己的心掏出来。他说："师介人，不是共产党。开始，只做个小买卖，受了民团的气，就搞了几条枪去贩运。从陕北到河东，在黄河两岸做买卖。官府收税、抢人，他就搞起一支武装，专门对抗官府。既抗着税，也抗着捐，遇上官兵就打。在那个社会，种地，没粮吃，做买卖，没钱花。要活得象个人样儿，只有拿起枪来弄钱糊口。"

"是不是土匪哟？"

"没听说他抢过人，也没人叫他土匪。只听人叫他'土客'。什么叫'土客'？就是他贩运的货物里边有枪枝、羊皮、药材、棉花、布匹，还有大烟土。山西出枪、出棉花，陕北

出羊毛、羊皮、药材、大烟土。师介人把陕北的羊皮、羊毛、药材、大烟土运到山西，再把山西的棉花、布匹、枪枝，运到陕北。买来卖去从中赚钱，维持一队人的生活。”

“大烟土是坏东西，陕北人为啥干这个？”

“这是井岳秀造下的孽，自从井岳秀成了陕北王，就提倡种大烟，因为大烟比粮食贵，他要收烟税。百姓可不愿种，虽然赚钱，谁不知那是害人的东西？把子孙后代都能害了。井岳秀规定，不种大烟就收‘白地捐’，逼得百姓非种不可。要不，哪有钱去缴‘白地捐’？因此，在那些年月，陕北的农民，家家户户种大烟，就弄得家家户户有大烟，人来客去招待大烟，象现在抽口旱烟叶子一样。这大烟，谁都知道，是外国运进的毒品，中国的军阀，也要用这毒品毒害百姓，还要喝百姓的血。师介人运的货物中，就有大烟土。用大烟土，可以换太原造的枪弹。阎锡山的人，大都抽大烟。”

“师介人抽大烟么？你们队伍里有抽大烟的吗？”

“师介人也抽，他做这个买卖，不会一点不沾。他的队伍中也有抽的。我也干过贩运队，但是，我不抽大烟。”

“你们游击队也有抽大烟的？”

“当时有个政策，只要进了游击队，一律戒烟。但是戒烟，可不是一两天就能戒掉的，得有个过程。不信，你可去问郭保权，他为当红军去戒烟，差点儿送了命。最后狠了心，还是戒干净了。这也是改造人的内容之一。”

“师介人到底抢人不抢？他有多少队伍？”

“至少我没听说过他抢人。比如我那个贩运队，就没有

抢过人。为什么贩运队发展得快？就是因为：第一，他不抢人。人家不把他当土匪看。第二，他可以赚钱，养活家小，百姓不反对他。官府见了他们就抢，总想把他们吞掉、打光。所以，常常和官军拼杀，逼得人都象好斗的公鸡，见了兵就打，也练出些好打手。这种武装，可能是陕北的特产，连陕甘也没有。”

岳威脑子里一闪：他说的倒是实话，不过这种武装，南方也有。多在云、贵、川，那里也是出大烟土、出药材的地方。有的是和军阀合伙，有的就被军阀收编了。他问：“师介人和军阀有无关系？”

“没有！当时陕北的军阀就是井岳秀，他和井岳秀没有关系。他是民间的，所以就被共产党看上了。当初，共产党要在陕北搞武装，既没枪，也没人。这种反抗官府的‘贩运队’，既有枪也有人，只要归过去，把人的思想一改造，就是一支象样的武装。那时，师介人有二百多人，一百多条枪。我有百十个人，几十条枪。我和他合了起来。我是从延川搞起来的，他是从清涧搞起来的，我们合起来，都到了黄河边儿。”

“怎么找上共产党的？”

“我们哪能找上共产党？只有他们能找我们。师介人是清涧县人。清涧县的党员多，陕北特委的霍力坚，托人找上的师介人，向他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师介人也不是傻子，他估量，谁能一辈子干‘贩运队’？要往远处走，只有靠上共产党。我呢，我家的侄子、外甥全是共产党，他们给我写信，找我谈话，甚至干脆派到我这里工作。

我接受共产党的影响，比师介人深。我和师介人合起来后，我也常和他拉话，心都拉敞亮了，就决定去找刘志丹。”

“为什么去找刘志丹？”

“一九二九年，霍力坚派人找师介人时，就说要他把人拉到陕甘边界，后来才挑明，叫他去找刘志丹。一九三〇年秋，刘志丹派我侄儿来找我时，更说得清楚，还定了联络地点和办法，叫我们到陕甘边界找刘志丹会合。这时，我和师介人就在一起，都同意去找刘志丹。我侄儿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来的，直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八月，把上上下下的人都说透了，该处理的人都处理了，编成了‘师介人大队’，我是这个队里的一个中队。那时就准备动身。”

“你侄儿是谁？现在哪里？”

“我侄儿名叫杨小箴，是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的学生，和老三团那个团长罗炎是同学，是共产党员。他调到刘志丹身边工作一年之后，才被派来找我的。一九三一年冬，去陕甘边界的路上，在雁门关战斗中牺牲的。”

“你们怎么和戴鸿远他们编在了一个部队里？”

“一九三一年九月间，我们在黄河边正准备起身，霍力坚派人来通知杨小箴，叫我们和晋西游击队过来的人一达走。因为他们人少，才二十七个人。特委又派来二十多个青年，和他们编在一达，才成为一个中队，这个中队的头目，暂时定为白成林，可不是戴鸿远。戴鸿远能搞点政治，搞不了军事。他们原来的政委调走了，队长牺牲了。剩下那二十几个人，一会儿推这个为头目，一会儿推那个为头目。白

成林、陈宏、赖随，都当过几天头目。”

“为什么这么乱？”

“我不好说，他们内部的事，我不了解。从外表看，他们那边，资格最老的是戴鸿远，还是个知识分子，就是不会打仗，只会管钱。白成林也是个学生出身。陈宏和赖随，一个是李尚德的马弁，一个是方自强连的号兵，只知咋呼，没有指挥过打仗。也不知谁不服谁。”

“和师介人编在一块，他们没意见？”

“他们有啥意见？我们有三百多人，二百多条枪，他们才有几十个人，二十来条枪。新派来的人都没有枪。我们不带他们，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走。那时候，陕北的军阀、民团，到处都有，哪能容他几十个人乱窜？他们不得不编入我们的大队。”

“你们‘师大队’政治上谁负责？”

“杨小箴。因为他是党员，可以和陕北特委联系，可以找地方党联系。他虽然年轻，是刘志丹训练出来的人，倒很勇敢，也有智谋。我们把他当成通向党的桥梁。戴鸿远他们能找到我们，也是由杨小箴牵的线。”

岳威点点头说：“原来是这样合编的！他们服气么？”

“不服他们可以走！我们又不勉强，这也是由杨小箴牵线，自由组合的。准确地说，应该是特委的力量。没有他们，我们早就单独走了。没有我们，他们单独走就困难。”

“为什么？”

“力量！那时力量是有用的，二三百人，二百多条枪，愿

怎么打就怎么打。他们不行，几十个人，有的人还没有枪，有的人刚来，还不会打仗。何况，他们用啥名义么？”

“不能叫游击队？”

“不能！第一，那二十七个人，在山西时叫‘晋西游击队’，到了陕北，就不属山西管了，就不能叫‘晋西游击队’。特委也没有同意再叫这个名字。如果一打出游击队的旗帜，井岳秀和各县民团，立刻象苍蝇一样，涌来‘围剿’。他们几十个人，哪抵得住？他们在晋西，就是站不住脚，才过来的。第二，‘师介人大队’，是个民间的贩运组织，可以打出大旗，人多势众，那些区、县小民团，不打自跑。没有正规军，他们就不敢碰我们。在当时说，只有用这个名义，才好行动。”

“路上没打仗么？”

“打了！打了好多次仗，那些官兵民团，听说我们是贩运队，都来抢东西。必然得对打。”

“你们往哪里走？”

“去陕甘边界找刘志丹。”

“为啥不去找方自强？”

“一则，方自强和我们没有联系。二则，方自强不在陕甘边界。当时我们的目的，只在找刘志丹。”

“刘志丹当时在哪里？”

“杨小箴和他有联系。开始，他们联系是通过永宁山党支部。后来是通过刘保堂。”

“刘保堂是什么人？”

“是陈珪璋部队的团长。他是刘志丹的老乡。刘志丹

派的有党员在那里边工作。”

“谁在那里？”

“张武轩、王兆平、罗炎，都在那里工作过。”

“最后，你们怎么找到了刘志丹？”

“是这样的。在杨小簸牺牲之前，就给刘志丹写了信。是用师介人的名义，是杨小簸托人转去的。说明我们已往陕甘边界行动，叫刘志丹派人接应我们。那时，刘志丹已到了陕甘边界。他的队伍已在陕甘边界集结，正在那里打游击。我们到了东华池，刘志丹就派王兆平来接。”

岳威一想，是了！我们四十三军，也曾到过东华池。也是王兆平到鹞子川接的我们。大概刘志丹总是派王兆平去接人。突然一转念：“王兆平当时在哪里？”

“我们见到王兆平之后，才听他说，他当时在刘保堂部队。刘保堂接到师介人找刘志丹的信，很快交给王兆平。王兆平就到陕甘边界找上刘志丹。刘志丹派他到东华池迎接我们。”

“为什么有人说是陈宏带队去找的刘志丹？”

“他放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们走到安塞，和敌人打了个遭遇战。那仗打得很激烈。陈宏吊儿郎当，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战斗一结束，我们怎么也找不见他，原来他钻到山窝里睡觉去了。这在军事上是不允许的。为找他，我们误了一天时间。结果，还是不见踪迹。师介人命令我们继续前进。直到和刘志丹见面，都没看见陈宏。”

“这话不实吧？他为什么又在陕甘游击队当了干部呢？”

杨剑本想，叫他找郑随军查问。因为是郑随军把陈宏送到刘志丹部队的。可是，老汉多了个心眼，如今，郑随军正带独立营在边界作战。他一提郑随军，岳威再借口把郑随军抓来，岂不又坑害一个同志？既然兆平已在监狱，叫他问兆平去吧。

杨剑说："陈宏掉队后，可能跑过很多地方，最后，又跑到刘志丹家中，刘志丹的父亲派人把他送到刘志丹部队。当时王兆平在场。陈宏来时，我们已经到了好多天，部队已安顿就绪了。"

"陈宏怎么知道刘志丹的老家？"

"他早就知道！听说是一九三〇年，刘志丹在三道川组织起个部队，赖随和赖老大都在里边。陈宏也在那里。刘志丹部队中有个小战士，名叫刘小宾，才十七岁，是个青年团员。但是不大懂事，他喜爱陈宏的手枪，悄悄拿去玩。陈宏发了脾气，把刘小宾吓跑了。陈宏便带了几个人，一直追到刘小宾家里，打死小宾，夺回了枪，把刘小宾的嫂子轮奸了。嫂子也跳了崖。……刘小宾家，离刘志丹家五里路。他们从刘小宾家出来，又绕到刘志丹家吃了顿饭。所以，他自然是熟路。"

岳威用铅笔敲着桌子："两个都该杀！"杨剑说："刘小宾是个孩子，已经被打死。可这陈宏，却没处理过。陕北人有句话，称这种人为'骚骡子'。那时刘志丹不在三道川，出差走了。赖老大和赖随把他包庇起来了。年代已久，时过境迁，谁还去追查？"

"这二次掉队离军呢?也不处理?"

"师大队到东华池后不久,方自强就来了。"

"他从哪里来?"

"从甘肃!是这样。这陈宏,可是三教九流都懂,差不多的人,还斗不过他。他一眨眼一个点子,转脸就说瞎话,见空子就钻,他没到东华池前就跑西安托人给省委转了封信,说是陕北来了个新部队,要求方自强来领导。省委派人去甘肃省,把方自强就调来了。这是陈宏给自己找的'护身符'。"

"方自强在甘肃干什么?"

"做兵运工作,在陈珪璋部队,正在活动在陈珪璋部队当旅长。"

岳威一听,这就对上茬口了。已有人说过方自强要给陈珪璋编旅的事。看来,这事属实,不是某人瞎编的。便问:"方自强到后又如何呢?"

"师介人大队的人,要求整顿部队。说是'师介人大队',其实,真正要求整顿的,就是戴鸿远他们那个中队。他们的呼声最高,要求开大会,提意见。郭老三和方自强主持了大会,戴鸿远那个中队象开了锅一样,哇哇乱叫。有哭的,有骂的,说陈宏在路上当了几天小头目,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对战士,不是打,就是骂,还克扣饭食。打仗时,他在后,把别人推在前边。别人慢一步,他就用枪把子打,别人上去了,他溜到沟里睡大觉。一到要紧处,他就往后缩。吃饭,一个顶俩;打仗,不顶半个。特别是对他调戏妇女、最后溜掉,引起了公愤。大家要求开除他,枪毙他。要不处理,大家就散伙。"

“处理了吗？”

“从甘肃跟来那个人，名叫郭老三，在省军委当个什么员，他说：‘省委有指示，部队的一切行动，听方自强指挥。’方自强便作了决定：对陈宏，一不开除，二不枪毙，把陈宏调出去，给他几个人，几条枪，出去考验。这叫移地革命，就算完了。”

“刘志丹什么态度？”

“从前，刘志丹一贯领导军事。从这时起，刘志丹便放在方自强之下。方自强说了算。再说，刘志丹已不好开口，因为部队刚集中，要讲团结。第一，要团结方自强，就不能多管陈宏的事。陈宏是方自强的老部下、老乡亲、老弟兄。有这三老，就把别人的嘴堵上了。”

“郭老三又是什么人？”

“这人我们都不熟。他说省委接到陈宏的信，信中说‘师介人大队’要求方自强来领导。我们都听傻了。我和师介人没说过一句话，那是陈宏假借名义，省委认了真，把事情弄坏了。”

岳威暗想：如果说有“封建集团”，这些人倒有点象。刘志丹周围的人，不大象。他又问：“以后陈宏怎么回来的？”

“一成立‘反帝军’，方自强成了政委。把陈宏叫回来了。”

“给陈宏什么职务？”

“陈宏的职务，又大又小。说大，是他在指挥部，帮助方自强跑外交。说他小，就是什么名义也没有，因为大家反

对，方自强不敢给他职务。”

“反帝军成立后，陈宏到西安干什么？”

“从外表看，是方自强派他到西安搞子弹，因为他和张汉民有老关系。搞了许多子弹。”

“有多少？”

“我没有查看。给了我和师介人部队，一共是三十排，就是说，我们三百多人，才给一百五十发子弹，两个人合用一粒子弹。给他们自己的人，每人几十排子弹，究竟弄回来多少，我不清楚。”

“师介人是不是勾结刘志丹，反对方自强？”

“那时，师介人是第一支队的队长。刘志丹是副总指挥兼二支队的队长。师介人有三百来人，刘志丹有四百来人。师介人派我去向刘志丹提意见：为什么发的子弹不公平？我们三百人，还不顶他们一个人的子弹多？这么发子弹，到打仗时候，我们这一百五十发子弹打完就得歇着？刘志丹说：‘不要计较，子弹要靠向敌人夺取，不能靠别人到处要。’我回来对师介人一说，就没事了。因为师介人知道，刘志丹那个支队，比我们待遇更差一等，三个人才摊上一发子弹。第二次，是陈宏代表方自强，给我们布置：如果警卫队和二支队发生冲突，希望师介人保持中立。师介人起了疑心。他估计，刘志丹定要吃亏。便打发我去转告刘志丹。”

说到这里，老杨剑停住了，泪如雨下，岳威问：“为什么伤心？你对刘志丹说了些什么？”

杨剑擦着泪说：“事情已过去四年，我从没对人说过。我

到了刘志丹的指挥部，见他正给干部们讲话，大声小气地说着：‘部队刚成立，一定要搞好团结，整顿好纪律，不允许随便行动，不允许听信任何谣言。凡是影响团结的话，一律不许听信。一个部队，只有团结，才有战斗力！……’

“我一听这话，扭头就走。怕别人把我的话当成谣言，怕影响部队团结。回来对师介人一说，他也哭了：‘我们是找他来的。看样子，他正整顿部队，决心为革命打天下了。可是人家，象个黄雀，正等在后边吃他这只螳螂哩！怕他凶多吉少呀！那些人的神气不对头，真象伸着头的黄雀。’可是，他再也不敢见刘志丹。没出几天，就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

“方自强把刘志丹的部队消灭了！”到此，杨剑大声喊了起来：“我对不起志丹！我没尽到责任！”

“师介人呢？”

“师介人见刘志丹被关押，部队被消灭，他带起队伍跑了。”

“你为什么没跑？”

“师介人临走时叫过我，他说：‘现在是方自强当权，他容不得人。我们要找，也得找个明主，决不能投个昏君。他不是李世民，他是李渊。共产党对共产党还如此狠毒，我们还没入党，更是他的盘中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倒掉喂狗。跟上这种人，迟早要吃一刀。’我说：‘不行！刘志丹被押着，我决不能走，要死，也和他死在一块儿。我的侄儿，是执行他的命令牺牲的，我不能离开他。我们杨家人的血，要

和他的血流在一达里！”

“你那时入党没有？”

“没有！成立陕甘游击队以后才入党。那时，我只是想革命，对革命的人敬佩，我侄儿给我讲过刘志丹的为人。我喜爱他。”

岳威“嗯”了一声：“你现在还喜爱他？你可知，他现在是右派，是反革命呵！”

杨剑又哭起来：“如今我更喜爱他。右派也罢，反革命也罢。我们在一达混了这么多年，他身上的泥滚给了我，我身上的泥也滚给了他，滚在一达里去了。他既是反革命，我也不会干净。还怕什么？死后埋在一个坑里，算了！要求你把我这个‘反革命’的名字，和他写在一达里！”

岳威暗想：难怪在永坪一整编，申超人就要把这人编掉。原来这人的历史和现状，都和他们格格不入。便问杨剑：“你为什么要和刘志丹死在一起，埋在一起呢？”

“因为他没有儿子，我有个儿子。将来我的儿孙扫墓，给我俩一达扫，叫儿孙知道，我是刘志丹手下的一个反革命。”

老杨剑说着大哭起来。岳威说：“方自强也没儿子，你为啥不愿和他埋在一起，让儿孙也为他扫墓呢？”杨剑哭着说：“人家红得象个紫皮罗卜，我和他配不上。我们只能祖祖辈辈和刘志丹一块当反革命！”

岳威也偷偷擦起眼泪。

王大崑给杨剑招招手：“走吧！”

把杨剑送了回去。

第二十二章 王纪爬堂

岳威这个人，从来没为犯人流过泪。审杨剑时，他竟悄悄地把泪水擦在手背上。他没料到，这些反革命却是这么忠诚。他们素不相识，只是在战争中相见，结合得会这么紧，连儿孙也甘愿搭进去。象我这样的人，能得到谁的信任呢？

根据目前情况，岳威已无心再审案子。

晚上，曾光、申超人慌忙跑来："岳局长，前方通知，为应付时局变化，速将刘志丹和张汉民的关系审清，以便定案。"

岳威象从梦中惊醒：是的，我的主要任务，应是审清张汉民和刘志丹的关系，怎么竟放在脑后？马上抖擞精神，答道："审！立刻就审！请两位省委书记主审！"

一听口气，申超人觉得不对劲：怎么？这家伙今天要耍滑头。从前审案子，他最积极，总怕别人插手。今天审张汉民案，是他的正桩，为啥打退堂鼓？是不是变了心？他马上发起火："岳局长，张汉民案，可是你们带来的。不是你们这个案子，肃反的规模不会这么大，也不会抓这么多人。不是你拍胸脯说大话，用军队给我们撑腰，我们也不敢撒开手大干！你今天把张汉民案推给我们，合适么？咱们今天说清楚，谁也不要推卸责任。将来清算，你的责任第一。在'六

人小组'会上，你提供的材料最多。"

申超人一威胁，岳威心里直打哆嗦。今天，他也尝到了申超人的厉害。心想，将来万一这些案子要翻，他还不知怎么赖呢！但在表面上，岳威还是稳如石桩，慢慢地说："我们带来的案子，我定要负责审清，决不给你们留下后患，一切由我负责！请你把警卫队长吕丰叫来！"

"你是保卫局长，连个警卫队长也指挥不了？省委书记还得给你找警卫队长？"

"警卫队长请了病假，说是你批准的，我有啥子办法？"

申超人被"将"住了。那天，吕丰去找过车铁明，说他患了"噎食病"，几天没吃饭了，要求回家治病。吕丰是车铁明选拔来的，只得由他给申超人写了个条子，批准吕丰暂请假一个月，回家治病。申超人也批准了。吕丰究竟患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如今岳威问到脸上，他把脸一绷说："没有吕丰还有朱用心么，他刚从前方回来，叫他帮你提审！"

岳威听说朱用心，顿觉轻松，老搭档了。从他当审讯科长起，朱用心就当执法队长。在朱用心手里，打人无数，杀人无帐。这次他在前方，不知又立了多少"功勋"。可是岳威却担心起来：如果朱用心依然昏天黑地地乱打乱杀，可要吃亏。中央快到了，这个中央是否和张国焘一个板眼？如果改弦更调，到那时我们都要吃亏。想和朱用心谈谈，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说："正好！朱用心既来了，就开审吧！"

刘志丹已坐在审讯室。周围坐的有曾光、申超人、岳

臧。还有新回来的、杜康的老婆安秋。她是代表杜康回来听审的。执法队、狱卒们围了几个圈圈，象绥德城里的“油旋儿饼”。

小王背着驳壳枪，站在门口。他的眼，总不离开刘志丹。而刘志丹的眼神，哪象犯人哟？简直象个监察官，使人望而生畏。小王把眼转向朱用心，朱用心叉着腰，手里提着皮鞭。小王把脸一扭，又看见安秋，那松花蛋脸上又涂一层薄胭脂，象蘸了辣椒油。安秋拿着笔记本，那架势好似参加隆重的大会，要写下她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参加过审讯陕北的首领刘志丹。这是她一生最伟大的壮举，她聚精会神地盯着刘志丹。

可是刘志丹的眼，又象没有看见任何人，他仰着脸遥望远处的蓝天，那蓝天上飞着乌云。一个多月了，一直阴云风雨，今天头一次坐在大房里，透过玻璃看蓝天，虽然那乌云窜来窜去遮挡着人眼。

会场一阵沉默，还是曾光作开场白：“一个多月了，我们曾向你提出过许多问题，希望你能略谈几句。”

刘志丹的眼，还是望着远处：“用不着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也不是吃闲饭睡大觉的，难道就没到处审讯、调查研究？还用得着我开口？”

申超人用漂白手巾擦擦嘴，抹抹头发，脑袋向前一伸：“别人揭发的材料很多，我们都压下了，你再三抵抗，恐怕对你不利！”

志丹一扭头，骂道：“滚开！谁揭发的材料？都是你一

个人要把戏。你以为我不知道？陕甘、陕北的干部不知道？看你那流氓样子，哪有一点革命气味？”

小王见刘志丹发火，心里吐一口气：骂得痛快！申超人又恼又怒：“我们一直照顾你，不要逼得我们非动手不可！你的官再大，也是个犯人。朱用心！给他个颜色看！”

朱用心提着皮鞭，趔趄着肩膀，歪歪扭扭的过来，举起鞭子，正要向刘志丹打去。不料，“哗啦”一声，窗子被砸碎了，玻璃渣滓乱飞，满屋人都站了起来。岳威叫道：“王大崽，看外边出了什么事？”

小王跑了一趟回来说：“没得人！”大家又坐下来。朱用心没敢再动手。

刘志丹的目光对准申超人：“放明白点！你以为我不敢消灭你们？不是为了中央，为了整个革命事业，早把你们变成烂泥。你去问问百姓，看他们听谁的？只要我一点头，你们立刻完蛋！别以为我怕你们，来瓦窑堡是听你们审讯的？你做错了梦！”

全场为之一惊，一时鸦雀无声。申超人又挑一句：“岳局长！把你们的俘虏带上来，对证！”

岳威也不得不叫着：“提王纪！”

志丹暗想：王纪为啥当了俘虏？他不是在渭南么？

朱用心用枪对着王纪的脊背，趺趺撞撞拉了进来，往地上一扔。志丹一见，心里发酸：王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要不是岳威说是王纪，他也认不出是谁。志丹叫了声：“王纪同志！你受苦了！”

王纪爬到志丹跟前，抱住志丹的腿，哭起来："你好不容易回来，又成了这样！"

志丹紧握王纪的手："不要哭！斗争！和他们斗争！他们是外强中干，一群亡命之徒！你说，你为什么被他们抓来？"

岳威心想："他们真的认识啊！反革命勾结？"朱用心把王纪拉开："不许串供！"王纪骂道："你们在串鬼！"

申超人咋咋呼呼地叫着："王纪！快交代张汉民和刘志丹的关系！"

刘志丹忍无可忍，手指申超人，骂道："你这个败类！难道你没听说过张汉民？还用得着这么虚张声势？张汉民和我是朋友，和陈宏有老关系，和戴鸿远、方自强都是老关系。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不了解，把戴鸿远请来作证！"

岳威心里直嘀咕："又一个要拉戴鸿远对证的。咋办？"偷眼看申超人。申超人站起来，退到人群里。威岳只得忙打圆场，问志丹："王纪是什么人？你可了解？"志丹说："我可以告诉你。王纪是渭南人，原是赤水县的重要干部，他当娃娃时，就参加了渭华起义。我在南山失败，敌人到处悬赏捉拿，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化装进山，把我接出来的。我过渭河，是他亲自送的。他是我的患难战友，救命恩人！是他把我救出虎口，如今，又进了你们的虎口！"

刘志丹最后两句话，象打出了两颗子弹，打得岳威心里发痛："他把我们比作了国民党！"可是，眼下有啥法子？只得硬着头皮问下去："我们是在陕南捉的。他怎么又说是陕南的特委副书记呢？"

志丹命令岳威："不许用刑！叫他自己说。"申超人趁机插话："在这里，保卫局长说了算！"

突然，执法队中有个陕北口音："今天如用刑，谁也别想活着出去！陕北的游击队已经包围了瓦窑堡。这个监狱的肉刑，已经激起了众怒，为防止同志们受害，游击队已经进来了，你们听！"

房顶上响了两枪。吓得人们往墙角里挤。一时，审讯室乱了。刘志丹定睛一看，执法队中有个是苏新。身上还别着枪。他暗想：不让发生的事，眼前已经发生，他们把群众激怒了！

志丹只得趁势叫道："都不许动！继续审！叫王纪说话。"又叫声："申超人！你规规矩矩坐下听！"

王纪的腿，已被脚镣磨烂，站立不稳，只能跪着说话。原来，到陕北后，岳威怕王纪和别人串连，才又丢进监狱，砸上脚镣的。志丹不忍目睹，一咬牙，便命令朱用心："给他拉条凳子，叫他坐下！"朱用心一瞪眼。岳威使个眼色，自己去拉条凳子，放在王纪面前。谁知，王纪已被打得坐不得。只能跪着，用两手抓住凳子，借以省点力气。王纪指着岳威说："他们，把张汉民杀了！"话没说完，就呜咽起来。

刘志丹问："什么？他们杀了张汉民？谁出的主意？是岳威吗？"

岳威低着头说："我是执行人，决策人是我们的政委！"

王纪说："他们到处做报告，发传单，说他们在九间房打了个大胜仗，粉碎了敌人在陕南的'围剿'。他们消灭了杨

虎城的警备第三旅，活捉了匪首张汉民！他们自吹自擂，说他们为革命立了头等大功，是中央路线的伟大胜利！”

刘志丹用拳头擂着桌子：“这是犯罪！这是天大的罪恶！张汉民是我们的好同志。你们去问戴鸿远、方自强同志怎么打的第一次胜仗？没有张汉民给他送情报，他能打胜仗吗？你们这些人，饿慌了，就吃自己的同志？”

岳威心里有些发颤，他说：“是这样的：我们从湖北的郧西，急行军至佛坪，在那里消灭了十七路军的张飞生旅。再继续向东行动，张汉民就带一个旅尾追我们。一连追了几天，到了柞水的九间房，我们杀了个‘回马枪’，把他们解决了。这是战争！我们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谁进犯我们，我们就消灭谁！”

王纪说：“我补充些情况，老汪同志在陕南，成立陕南特委后，就把我调到陕南特委任副书记。帮助他跑军队上的事。张汉民通过我和特委联系。在那个阶段，我曾随张汉民行动。四十三军到陕南后，张汉民曾接到过西安绥靖公署的命令，要他堵击红军。他立刻派了两个党员，将绥靖公署的命令送四十三军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这难道是敌对行动吗？”

申超人问：“那又为什么‘尾追’呢？”

王纪说：“不是尾追。是为取得和四十三军的联系，就带第七、第九团‘尾随’在后，深怕失掉联系。今年三月十七日，当警备旅到蔡王窑地区时，第九团团长提出，在柞水时，我们派去送情报的人至今未回，是否会出意外？不如暂时

等一等。特委书记已去上海请示上海特科，等上海有了消息，咱们再行动。汉民同志不听，他坚信四十三军决不会违约。既然定了互不侵犯条约，他们要的地图、医药，我们都已按时送去，他们也收下了，不必多疑，按计划前进。三月十八日，到了曹家坪；十九日，开往目的地九间房。”

志丹问：“为什么开往九间房？”

王纪说：“是张汉民和四十三军约好会面的地点。前卫是第九团，当天下午，到了九间房附近，第九团团长报告：四十三军已坚壁清野，沟内布有伏兵，不可贸然前进，只可在十里以外宿营，侦察后再进。”王纪又哭起来。

志丹问：“汉民如何决定的？”

王纪说：“汉民过于忠诚，坚持言必有信，如约前进。他象回老家看亲人一样，连枪也不带，轻松愉快地放步飞走。先头部队到了九间房，正在集合，准备歇息。突然，枪声四起。张汉民还以为是误会，随即命队伍向右侧撤退，正在汉民怕发生误会，伤了对方时，四十三军就从正面、侧面同时冲来。汉民因为毫无戒备，使自己部队溃不成军，前卫部队全部被俘，汉民亦被俘。”

“你呢？”

“我看他们不象红军，挥枪直取汉民，我叫道：‘上当了！’汉民把头一摆，表示叫我先走。因为当时我穿的便服，象个民工。当天，我跑到曹家坪，九团正在集合。我把情况一讲，第九团不敢再前进。第二天回到蔡王窑，恰巧遇上特委书记。他刚从上海回来，传达了上海的指示，要营救张汉

民同志。”

“他也被俘了？”

“没有！他要立刻前往，被我拦住了。我说：‘我看他们不通人情。他们要什么，汉民给送什么。可送东西的人，一个也不放回来。就是敌对双方交战，还不杀信使哩！咱们把他当自己人，想联合起来，他却把我们当敌人。我们追着给他送弹药，他们诱着消灭我们。你去不得！特委需要你领导，如今省委瘫了，成立起个陕南特委，也不容易。这里的地方工作、军队工作，都需要你支撑。我已把这条路跑熟了，还是叫我去吧！’就这样，他把上海特科的介绍信交给我，他又用特委的名义附上一封信，叫我去办交涉。我到后，把介绍信一交，反而糟了，立刻被他们逮捕。”

“找到汉民没有？”

“我被关押着，里外不通风。我说我是学生党员，会唱《国际歌》，我给他们唱《国际歌》，他们也不懂。有一天，敌人打来，押解人员都跑了。我把绳子解开，也跟着他们跑，他们到了宿营地，我也赶到。有个押解人问：‘你没逃跑？’我说：‘逃跑干什么？你们是红军，我从小就当过红军。’那人说：‘你不是奸细么？’我说：‘是奸细早就跑了！’”

“找到汉民没有？”

“被押了那么多日子，始终不知汉民的消息。在和押解人员拉话中，我才得知，汉民被俘不几天，他们审问时，汉民说：‘我是共产党员！’他们就把部队集合起来叫‘共产党员都站出来！’二百多共产党员，全站了出来。他们一个也不

饶，全枪毙了！”

苏新领着头叫道：“消灭杀害共产党员的刽子手！”

志丹的血往上涌，头上直冒汗：“杀了我们二百多共产党员。你们欠下了血债！岳威！是不是你执行的？”

岳威说：“是政委决定这样干的。”

“哪个政委？是不是贺仲？余胜？”

“是前任政委，在路上牺牲了。”

“贺仲和余胜知道么？”

岳威不敢回答。

“你们为啥这样对待张汉民？这样对待共产党员？”

岳威答道：“政委说，不相信杨虎城部队中会有这么多共产党员，一定是假党员，是来进行欺骗！”

“欺骗？他们送的情报可是假的？送的地图、弹药可是假的？跟你们多少天，没打你们一枪，可是假的？你们算什么共产党？你们这种做法，难道对得起共产党？”

岳威无地自容，只低着头，不再回嘴。王纪说：“他们为什么没杀我？就是因为张汉民说，他是共产党员，和陕甘红军的刘志丹也有联系。他们抓住这句话也审问我。我说我也认识刘志丹。他们说：‘原来刘志丹和反革命有关系！我们正要去陕甘，把你拉去，作为人证，把刘志丹的反革命集团挖出来，陕甘根据地就成了我们的。到那时，再处理你。’这就是他们的打算！”

志丹忍住气，问岳威：“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只有一千多人。到了陕甘边界，如果我们把你们打出去，说你们是假

红军，你又怎么办？你们会逮张汉民，我不会逮你们？你们调查过没有？那时我们有四五千红军、五六千游击队。赤卫军、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你们是杀害张汉民的军队，杀了二百多共产党员的军队，我们决不放你们进来。我们也可以设埋伏，对你们进行夹击。你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审案子？就是现在，要收拾你们也不迟。当然，你不是主谋，我不是责备你。我只是作为经验教训，讲清这个道理。以后，遇见你们的军长、政委、代表，可把我的意见转告他们。”

刘志丹这一番话，是教育口气，是讲道理。他没有把岳威当作敌人，或者主谋人，全场人都感觉别有一种滋味，各有各的想法。

曾光写了个条子，递给志丹。志丹展开看，上面写着：“你看，对王纪应如何处理？”志丹想：这又要什么把戏？他向曾光招招手，曾光递去纸笔，他也写了个条子：“等中央来后再说，王纪是人证。”

曾光一看条子，满脸发烧，心想：好厉害！王纪成了四十三军杀共产党人的人证。他悄悄把纸条装进衣袋。

王纪又补充说：“还有更恶劣的事：汉民死后，他们仿照汉民的笔迹，又写一封信给警三旅旅部，说原定要送的物资，尚未送完，速派人送来。九团团长，也是共产党员，以假当真，还是按照‘汉民的命令’，把东西送去了。这就是他们耍的流氓手腕！”

说得全场激愤，连执法队长朱用心，都低下了头。只有

申超人，象块木头圪垯，安秋把嘴撇得象个烂柿子。

审讯结束，人们纷纷外走。走到个拐弯处，申超人拦住苏新算帐：“谁批准你进警卫队？”苏新说：“怎么？我是陕北游击队的老队长，没有资格进警卫队？你不批准，咱们到省委讨论去！”

申超人说：“我是省委书记，我不批准，你就进不来！”

苏新忙追上曾光和岳威：“书记、局长，请回来，讨论个问题。”几个人都站在小过道里。苏新说：“申书记批准吕丰回家，吕丰求我代替他的工作，申书记说他没批准。你们两位准不准？不准，另请高明。准，我就留下。”

申超人说：“苏新不适合做这个工作。他也在右倾取消主义圈儿内。”苏新说：“是你定的，还是有人供我？据我调查，几个人都供了你，说你是个右派，你为什么还能当省委书记？放明白点！我们老百姓，有权抓真正的右派，你是个真正的右派！杀人的右派！不管男的女的，都抓！一抓一对对！”

几句话，把申超人顶个仰面朝天。他没想到，张子发的口供，竟传了出去。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嘴唇打哆嗦。苏新趁势对曾光和岳威说：“百姓有反映，申超人和王秀英，是一对儿右派。为什么还在省委工作？朱用心杀人太多，陕北百姓不答应。反对他再进瓦窑堡！”

曾光和岳威，被审讯室房顶那两枪吓住了。特别是曾光，从来没经过战争，但他知道真把百姓逼反了，他是万难逃命的。曾光便说：“既然是吕丰请你代替，你就代替吧！可

是有个条件，你一定保卫省委的安全！”

苏新说：“放心！我们是讲理的，谁是什么人，我们心中有数。我也提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要讲理，不能用肉刑。”

曾光和岳威都点了头。

苏新回到警卫队，问队员们：“今天有何感想？”队员们说：“今天不是审讯刘志丹和王纪，倒是刘志丹和王纪审讯了岳威和申超人。”苏新哈哈大笑起来。

苏新怎么进的保卫队？谁也不清楚。确是吕丰受刺激后，去求苏新的。苏新说：“都是陕北人，你干了这个行当，等于跳进火坑，不如趁早脱身！”吕丰便求苏新帮忙。苏新说：“你只管请假走，你的工作由我代替。你回去后先找游击队把事情说清楚，求人家宽恕。有事写信给我，我也可替你说几句话。”

吕丰走后，苏新又打发小王去给岳威透风：“陕北百姓有反映，监狱的警卫队长不换人，就来缴警卫队的枪。”岳威耍了个滑头：“我们相信吕丰，请他找人代替。”

苏新能猜透岳威的心思：他见形势不利，要顺水推舟。苏新决定：进去再说，一步一步占领阵地。

自从苏新进了警卫队，连忙掺沙子，把队员调换了好多。大都换成了他熟悉的游击队员。苏新的心眼儿多，他怕在中央到来之前，申超人狗急跳墙，杀害狱中的同志，便把监狱的里里外外，都监视起来。

陕北各县游击队，也不断派人来和苏新联系，时刻一到，立即动手。

第二十三章　谁不打红旗?

申超人不甘失败。他也急于赶时间，找上曾光，闹着再审。曾光问："再审什么？问题大都已清楚。"申超人说："还有个大问题没弄清，戴鸿远揭发，刘志丹不打红旗，他们在十亩塬收过刘志丹的枪。这问题闹了四年，都没给刘志丹处分。这是个大问题，不审清，怎么向中央交代?"

曾光想：戴鸿远他们塞给你一大堆问题，经过三审、两审，都不是那么回子事。再审不出名堂，又该咋办？我们不能老拿手打自己的脸呀！他说："老申！你细想想，戴鸿远的话可靠吗?"

申超人见曾光动摇，只得摊出老底。他说："这个问题，最早是方自强说的。去年秋天，在杨家峁发生了争论，回来的路上，自强对我说，刘志丹一贯右倾，在十亩塬我为什么收他的枪？我们要成立游击队，他还想把军队编给陈珪璋，去给人家当旅长。"

曾光说："当旅长的问题，已经弄清了。岳威审了许多人，都说是方自强要去当旅长，不是刘志丹。刘志丹当旅长是前一阶段，是一九三一年春天。方自强当旅长是一九三一年冬天。同是一个旅，刘志丹被叛徒赶出来，陈珪璋才要

方自强去继任。情况也不同 前一段，是省委派去的；后一段，是自己联系的，虽然省委也同意过，但已经很晚。后来省委变了，要搞'反帝军'，方自强也没当成旅长，这问题已经清楚。”

申超人说：“我不认为已经清楚。如果已经清楚，为什么方自强还要说？戴鸿远也要说？而且愤愤不平？”

曾光说不服申超人，只得说：“那你审吧！这次由你主审，你愿审谁就审谁。可是，提醒你注意，千万不能再打人，群众意见很大。”

“群众怎么能知道？”

“唉！纸里包不住火！那些警卫队员，你觉得可靠，可他们都是刚当兵的百姓，什么不往外说？你没听说，古代那些皇宫深院里的事，都是宫里人传出去的，连慈禧太后找个野汉都张扬出去了。何况是打人，又吵又闹的，临着大街谁听不见？现在外面风声很不好，连前方都不稳了。万一军队闹起来，咱们谁也活不过去。忍着点吧！”

这次开审，还是在审讯室。只有曾光、申超人、岳威参加。没有什么警卫队、执法队之类的人助威，只有小王和几个警卫员放哨。

申超人是主审，先审杨伟林。

人们已看出：杨伟林这个人，社会经验丰富，老练稳当。在场的人，没有哪个是他的对手。而申超人，觉得自己是省委书记，总想居高临下，依势压人一头。他摆着架势，拿腔

弄调地问道："杨伟林！给你留的时间最长，审你的时间最少。听说你是方自强的朋友，我们很照顾你。现在，如实交待，你在张汉民和刘志丹之间，拉了些什么关系？"

杨伟林坐着，把脚镣轻轻一拉，两手放在膝盖上，稳如泰山，慢条斯理地说："张汉民和刘志丹的关系，还用得着别人去拉？大革命时，他们在西安就认得，都在国民革命军里，开会、打仗，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何用我去拉拢、介绍？你怎么认得刘志丹的？"

两人都在兜圈子。申超人说："我问的是私人关系！"

杨伟林说："刘志丹和张汉民，第一，不是儿女亲家。第二，不是姑表兄弟。有什么私人关系？"

"你和张汉民什么关系？"

"我倒是和他既有工作关系，也有私人关系。我们都在驻陕总部工作过，他在三原，我也在三原；他进西安，我也进西安。至于私人关系，当初他在西安没有家，我的家就是他的家。愿吃什么，我给弄点什么，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要问谈些什么？我没有做过记录，因为都不是审案子，就象你回家和老婆过日子一样，说过就算，大风刮跑了。"

"你不要兜圈子么！我们是问你正经话。"

"我哪句话不正经？你问啥，我答啥。你问的话，哪句话正经，哪句话不正经？"

申超人气得要发火，又不敢发。他把脚一跺："你不要给我摆老资格！"

"我这个老资格，还就得在你面前摆摆。人不学，不知

义。你啥都不懂，还不该给你点教训？”

“你要认清，这是监狱，你在受审！”

“我早认清了。是假共产党，在审真共产党。这个监狱，是你替蒋介石办的。过个时候，蒋介石会给你发勋章！”

“什么？你反咬一口？”

“不用我咬。你的反动性，已经贴在脸上，挂了招牌。你去问陕甘、陕北的百姓，谁不知你申超人骨子里是什么东西！”

两人对话对到这种地步，申超人简直无法还嘴。正桩事，一句也没问出来。申超人恼了：“杨伟林！你是有罪的。在下寺湾，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帮助冯蕙琼、冯希禹干了许多坏事，难道不该给你算个帐？”

“你派的那个董洪海，都干了些什么？百姓给他起个绰号叫‘黑害’。‘黑害’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对百姓有害！他的后台就是你。百姓会找你算帐的。我支持年轻人打击个坏蛋，死而无愧！”

其实，有些情况，岳威已经调查过。可是岳威就是不说话，让申超人过一下审案的瘾，尝尝审案的滋味儿。特别是审这种犯人，简直是自己在受审。

申超人以为自己最英雄，比岳威、曾光都高一手，敢于和这么老的人交锋，而且是要审出刘志丹的关键性问题。这个问题如审出来，他可要得理不让了，必置刘志丹于死地。他装着沉思的样子，突然问：“陈宏找过你没有？”

杨伟林早已猜到，他是要问那件事，而且想诬赖在志丹

身上。他说："陈宏找我干什么？我一没有弹药给他，二和杨虎城说不上话。"

"什么弹药？"

"陈宏找张汉民是要弹药，我不带军队，哪有弹药？找我干什么？"

"和杨虎城说什么话？"

"你是个省委书记，和方自强、戴鸿远都是朋友，如今又抓了这么多人，审了一两个月，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你住在瓦窑堡干什么吃的？"

杨伟林这句话，提出个新问题。连曾光、岳威都吃惊了。伟林是个忠厚人，本不打算说这件事。但他听到些风言风语，说申超人要诬陷刘志丹不打红旗，才不得不把真相揭出来。他估计，刘志丹决不会说。志丹对朋友、对同志，忠实到使人发愁的程度。他一狠心，便问："陈宏给张汉民送信，你们可知道？"

曾光、岳威、申超人同时问："送什么信？是不是刘志丹写的？"

杨伟林说："要托张汉民去和杨虎城谈判！"

三个人同时问："是刘志丹么？他又去求杨虎城？"申超人喜形于色："我估计，刘志丹就是这种人，专门仰仗军阀，陈珪璋那里没弄成，又去求杨虎城。"

杨伟林故意不露声色，他要考验对方对刘志丹、对方自强的态度究竟有多大偏差。他说："陈宏送的信，是求张汉民去说服杨虎城，把'反帝军'收编过去，要杨虎城供给他们粮

绱枪弹。”

申超人把大腿一拍："刘志丹就是这种人，离开军阀，他就活不成。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法？"

杨伟林"啃啃"一笑："这种事，在'九一八'前，是合理的，因为省委也主张这样作。自己力量小，单独成立队伍，站不住脚。只要亮出红旗，是共产党的队伍，所有的军阀都来'围剿'，象害怕瘟疫一样，不扑灭，誓不罢休。只有找个杂牌军，披个保护色，在里边发展自己的力量，干些应当干的事情。比如：打些反动派，消灭些特务，整些恶霸，营救些同志，为百姓办些好事。都可不露声色地就干了。人家也不知是共产党干的，可以积蓄我们的力量。到了军阀队伍里，权越抓得大越好。有了权，才能办自己的事。到'九一八'以后，就另当别论。中央提出新口号，省委的策略也变了，决定自己搞武装。不管用什么名义，东北抗日义勇军也好，张家口抗日同盟也好，西北反帝军也好，都是用抗日的名义，搞自己的武装。就是抗日，也各有不同。有些部队不单单是抗日，比如西北反帝军，抗日的任务不大，因为离日本人远。只要支持群众的抗日活动就行了，主要是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再把自己的军队让给军阀收编，就不对了。省委也不会同意。"

曾光、申超人、岳威，都为杨伟林的一番议论点头。

申超人说："是呀！这个刘志丹，说他是右倾取消主义，一点不冤枉。明明成立了'反帝军'，他为啥还去沾军阀？真没骨气！所以，当初方自强收刘志丹的枪，百分之百的正

确！戴鸿远、陈宏、赖随，帮助去夺刘志丹的枪，打死他们的人，把他全部消灭，完全正确！”

申超人说得振振有词，他似乎马上成了最正确、最主持正义的伟大人物。曾光也认为，申超人这一把火，算放对了。可是岳威，脑子里还在打问号，因为他了解的情况，比曾、申多得多。

申超人把右腿放在左腿上，正在得意，杨伟林问道：“如果不是刘志丹写信求杨虎城收编呢？”

申超人说：“不可能！除非没有这件事。只要有这件事，准是刘志丹。方自强早说过了。”

杨伟林内心起了无名火：觉得方自强太不够朋友。不要说朋友，就是对同志，也是个两面三刀。自己做的事，为啥反咬一口？自己拉的屎，反把屎盆子扣在别人头上，岂不是欺负老实人？到了这个劲头上，真是不得不说了。他连讽带刺地问：“申超人同志！你觉得陈宏会替谁辛苦奔走？替谁送那封信？他和谁的关系最好？”

申超人说：“当然是刘志丹罗！他和刘志丹的关系不一定好，但是信，还是可以送。”

“既然关系不好，刘志丹为什么托他送信？”

“再没有人么！只有陈宏，他和张汉民关系最老，才能办这种机密之事。”

伟林说：“你不要忘记，刘志丹还有个表弟，很精干。如果刘志丹派他表弟王兆平，把信送给我，我再转给张汉民，不一样可以办么？”

申超人顺口又说："那是不是王兆平送的信哟？"伟林说："那信和子弹是一回事。大家都知道，陈宏那次从张汉民那里要了几千发子弹，可是事实？"

岳威插言道："我调查了。子弹有四五千发，是陈宏用骡子驮回来的。王思学亲眼看见过，还在王思学家吃了饭。"

杨伟林说："把这点确定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次陈宏去西安，找上张汉民同志，主要是送方自强的亲笔信。那信的内容，是要求汉民给杨虎城说个情，把'反帝军'收编过去。陈宏的第二个任务，才是要子弹。"

申超人炸了。他这一宝又押空，搞了个弄巧成拙。他坐立不安："不！不可能！方自强不可能写那封信。"

伟林说："我亲眼看见的，张汉民当时就住在我家里。他把信拿给我看了。"

空气突然变浓，好象满屋烟雾，呛得人喘不过气。曾光和岳威非常注视这个情况。曾光问："张汉民怎么处理的？"

"汉民很好！当时，他就有些犹豫，他不想和杨虎城谈这事。可是又怕对不起方自强，硬着头皮去谈了。杨虎城说：'收编可以。但是必须先缴枪！'情况就是如此。"

曾光问："缴枪？这条件能答应么？"

"汉民认为，这条件决不能答应。自己搞起了军队，为什么把枪缴给人家？汉民虽身为杨虎城的部下，他内心却是向着我们的部队。他决定去说服方自强。"

曾光急出一头汗："怎么说服呢？离得那么远。"伟林说：

“他派了一个营长，那营长姓阎。就是后来在陕南的第九团团长，也是共产党员。这人和方自强有历史关系。在豫陕边界打过交道。只有派这个人，才能和方自强说上话。阎同志跑到宁县的十亩塬，找到方自强，当面谈了。说明，我们不能接受杨虎城的条件，不能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部队编给人家。方自强只得暂时压住。”

申超人急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杨伟林说：“事实无情，不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阎营长去谈时，在坐的有方自强、陈宏、戴鸿远。”

曾光问：“有没有刘志丹？”

“没有！他们没让刘志丹参加。这件事，从头到尾刘志丹都不知道，他蒙在鼓里。”

岳威插了话：“这么说，戴鸿远是知道内幕的罗！为什么不说实话？”

伟林说：“戴鸿远只是个小人物。大人物是方自强，他为啥不说实话？想诬陷别人一辈子？”

申超人象患了疟疾病，一阵发热，一阵发冷，捂着脑门、耷拉着脑袋。

岳威又提出个问题：“这件事，和十亩塬收枪有啥关系？”

杨伟林说：“有奥妙的关系，有大关系！”

岳威是个聪明人，他大胆提出了疑问：“难道方自强为当杨虎城的官，就收刘志丹的枪，为自己扫清道路？”

杨伟林夸奖说：“你不愧是做保卫工作的老手。不能

排除这个意思。是这样：那次陈宏去西安，一面去给张汉民送信，一面就到省委告刘志丹，他是一箭双雕，一手抓杨虎城，一手打刘志丹，都在事先作了准备。”

曾光问：“向谁告状？怎么告法？”

伟林说：“这问题我可说不清，请李可夫说吧。那时他在省委。听说是向他告的状。”

送走杨伟林，接来李可夫。

李可夫一听提审，就担心苏联的事，担心路纹的事。总怕人家审这一段。他的心情特别坏，低着头，在心里打鼓。

申超人见李可夫情绪低沉，料定他有心事，先迂回了一下：“你在想什么？”

李可夫打起精神说：“想想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被捕？难道我不该来陕甘边界？”可夫的话，把问题引远了。他想和申超人捉个迷藏。

还真被李可夫提对了。申超人说：“今天先问你在省委的事。”

这句话，倒把李可夫的包袱卸了。他马上说：“我在省委的事，杜康全清楚，可以问他。”

申超人说：“你想想，一九三二年春，是否有人向你告过状？”

“告状？告状的人多了。那时我在省军委当个委员，管些日常事务。一会儿说，这里兵变失败了。一会儿又说，那里兵变没搞好。这些都是家常便饭。谁都有失败，谁都在

尽力工作，没法纠缠那些是非。”

申超人问：“陈宏是否去告过状？”

李可夫恍然大悟：“是了！陈宏找我告过状，是告刘志丹，又象告师介人，告了个似是而非，我听那意思，是说‘反帝军’中有两个支队，成分、纪律都不好。方自强提出要整顿。那时我想，整顿就整顿吧！新成立的部队，都要整顿。这也是常事。”

曾光问：“陈宏还说了些什么？”

李可夫说：“除了整顿之外，再没说别的。他吞吞吐吐的，不知打些啥埋伏。”

“没有说和杨虎城拉关系，编部队问题？”

“没有！那时我们已不主张在军阀里边搞部队，自己成立的部队，决不能再编给军阀。这是‘九一八’后的策略。”

岳威问：“那就是说，方自强、陈宏要和杨虎城拉关系问题，省委不知道？”

“还有这种事？确实不知道。”

曾光心想：坏了！这件事，是背着省委干的，问题很严重。可是他没有深说。只问：“以后怎么整顿的部队？”

李可夫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我上了他们的圈套。总以为只是整顿一下师介人的部队算了，谁知方自强专门整的刘志丹，把刘志丹的部队整垮了。还打死了人，关押了刘志丹。我们很生气：虽然那时，刘志丹对省委的‘平原游击战’有意见，可他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怎

么能随便整呢？我们写信批评过方自强。”

岳威这时，很为之不平。他问：“只批评一下就算了？”

“以后，我去检查过，发现对师介人根本没整顿，倒是吓跑了。只剩下杨剑的部队和一个警卫队。就是方自强重用的那个警卫队，糟得很！流氓习气很重。什么‘军队不发饷，土匪不放抢’都说出来、干出来了。因为方自强提出个口号，叫做‘不论官兵，每人每月薪饷二十元’。根本行不通，哪有钱发饷呢？他们窝儿里烂了。警卫队乱抢东西，方自强也不提整顿了。”

岳威说：“我再提个问题：方自强要消灭刘志丹的部队，这与打红旗有啥子关系？”

“什么打红旗？‘反帝军’就是红旗呀！没有人反对。不存在什么‘红旗’、‘黑旗’的问题。”申超人还想往红旗上拉。他说：“要成立‘陕甘游击队’有人反对吗？”

问题提得莫明其妙。李可夫想了想说：“都是红旗！‘反帝军’也是红旗。当时省委考虑的不周到。没有提出成立游击队。那时有个思想，总想和‘抗日’联起来。后来耀县的刘林甫给杜康写了封信，认为部队还是叫‘陕甘游击队’好。杜康接受了。同时也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陕西搞红军游击队，在陕西搞一个师。省委连忙决定，成立陕甘游击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论，一贯百通。”

岳威故意挑了一下：“有人说，刘志丹不打红旗，方自强就缴了他的枪，是否这样？”

李可夫发了火：“无稽之谈！自从方自强缴刘志丹的枪

之后，我们对方自强就有了意见。认为他不懂政策，破坏了省委的计划。省委原准备成立一个师。这么一搞，把一支八百人的队伍毁了。怎么向中央交代？我们只得到三原县再动员人补充。如果刘志丹不打红旗，怎么能把方自强和郭老三都撤掉，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呢？"

审罢杨伟林和李可夫，引起一场波浪。

申超人认为：杨伟林，李可夫的口供不可靠。他要坚持原来的看法。

岳威说："为这个问题，我已审过很多人，开始，有人供：陈宏对人说，是张汉民要收编他，陈宏不同意，所以才只给他一千发子弹。后来一算帐，子弹是四五千发，从子弹看，就是伪造。再说，肯不肯归人家收编，陈宏作不了主。当时陈宏没有职务。方自强是政委，应当由方自强作主。陈宏为什么既不敢露，又要露一点呢？显然是怕露马脚。万一传出去，他就赖在张汉民身上。这件事，王思学、张子发几个人的口供是一致的。"

曾光问："刘志丹是否知道方自强的事？他为什么不说话？"

岳威说："我审过曹满囤。他说，从照金往合水走的路上，汪台基和刘志丹夜里谈话，被他听见过。"

申超人问："他听见些什么？"

岳威说："那时，曹满囤是作警卫工作的，常为刘志丹、汪台基的安全操心。领导人之间谈话，曹满囤就远远地放

游动哨，有时就悄悄走近一些。他听见汪台基对刘志丹说：方自强缴刘志丹的枪，是怕刘志丹知道他的秘密后起来反对，就先下手为强，缴了刘志丹的枪。”

曾光问：“什么秘密？”

“曹满囤说，下边几句话，他没听清楚，可是他听见刘志丹说：‘我是不会打自己人的，如果知道他干那种事，我就收他的枪，那象什么话？简直是背叛！’究竟什么事？曹满囤说不清。”

曾光问申超人：“怎么样？这个问题清楚没有？如果有不打红旗问题，究竟是谁呢？”

岳威说：“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反过来看。”

申超人象撒了气的皮球，瘪了。

第二十四章　自　首

张武轩恸哭二十六军，对曾光产生了真正的震动。他怀疑这个肃反有没有必要？申超人在陕北钻了一两年，提供的那些炮弹性的材料，如今都成了肥皂泡，经不得一口气，就吹散了。如今，剩下些什么？只有那些打出来的口供。那些口供，也是自相矛盾的。象郭保权那些口供，又算得了什么？"刘志丹是什么派，我就是什么派！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这难道也算口供？还有张子发那些口供，你说他是真的，好象都真，你说他是假的，好象都假。从前是一堆乱麻，审讯一个多月之后，又变成一捆乱丝。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搞自首政策。

自首！国民党用过，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要那些有问题、没问题的人，统统自首！谁也不许隐瞒，谁也不许说假话，谁说假话，立即枪毙。

曾光自己问自己："谁说假话立即枪毙？"如果有人问："提供假材料的人是否枪毙？"我怎么回答？我是"中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又是省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我如何回答？我自己是否也说了假话？申超人说的是不是假话？……很危险！不要"立即枪毙"吧！改为"严厉惩处"，可

留点活动余地。

"自首书"一发下去，安秋就忙活了，到处跑着探消息。她听申超人透的话：张子发把她和杜康都供了，说他们是张慕陶右派。她本来心里就有冷病，这口西瓜一吃，直打寒战。

苏新发现安秋行动诡异，便给她来个"黄雀在后"，只在三十步以外跟着

安秋，打扮得很俏 披件黑呢外衣，带着朱用心，到各牢房溜窜。每到一处，她都要摆"中央代表团"夫人的架势，训斥一通："自首书发下来了，要深思熟虑，严肃对待。过去供错了的，赶快修改；口供属实的，决不能翻案。如有翻案行为，立刻镇压！知错必改，才能重新做人。执迷不悟，死路一条！"

没想到，她碰上的，全是怒骂讥笑："杀错了人的改不改？如果不改，死路一条！"接着，就是一阵撕纸声，那些没有口供的犯人，把自首书撕得粉碎："我们向谁自首？共产党人，没有向敌人自首的！"

碎纸扔得满处乱飞，安秋的脸上、头上，象淋了鹅毛雪片。安秋拍打着，怒声斥骂："给脸不要脸，还要上鼻子！叫你们自首，是轻饶你们。不然，就用皮鞭大刀解决问题。朱用心！维持秩序：犯人要闹事！"

苏新提着手枪赶到面前："谁要再耍阴谋诡计，和我的枪口子谈判！"安秋把眼一翻："我是关中的特委书记，省委的巡视员，有权处理犯人！"苏新说："我是监狱的警卫队长，要防止坏人捣乱，防止暗杀！"

安秋被苏新吓塌了火，朱用心如丧家之犬向外溜。

苏新到各牢房收“自首书”，把各牢房跑了个遍，也只收到三分之一。其余的，全被犯人撕了。苏新抱着“自首书”，送到岳威房里，往炕上一放：“全在这里！”扭头走了。

岳威把“自首书”展开，一张一张查看：徐一知骂道：“对共产党人搞自首，本身就是反动！”王思学写道：“自首，自首！蒋介石喂的走狗。老子没有问题，究竟向谁自首？”王兆平在“自首书”上画了一男一女两个像。男的，身穿西服，头戴礼帽，手里拿根文明棍。旁边写着“杜康先生”。女的，身穿旗袍，满头卷发，太阳穴贴了两块膏药。旁边写着“安秋太太”。还在下边写了一副对联：“西边狗洞钻出书记杜先生，东边蛇窟卧着花蛇安女士”，横批：“一见钟情”。矿工老吴在“自首书”上打了个大×。岳威笑起来：“这是工人的反抗！”

再看下边，杨伟林写道：“庸人自扰，多此一举。既无可翻，也无可首。”李可夫写道：“天昏地暗，群魔乱舞，秦皇无道，皆应当黜。李斯赵高，搅乱朝纲。逼反农民，要动刀枪。”岳威暗想：这个不要命的李可夫，把我们都骂成李斯赵高了，要是从前，我立刻把他宰了。可是现在，宰他何用？不满的人太多了！

再往下看，杨冲写道：“忠臣打天下，奸臣坏天下，古今一本经，为何不改章？”迪伯仁写道：“诬告者斩！”岳威立时站起：斩！斩谁？是谁诬告？我么？张汉民也不是我诬告的。上有军长、政委，下有政治部。上边定了框子：陕西的党，皆不可信。我有啥子办法？我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私自枪杀二百多共产党员。那时，如果上面一摇头，我一个也

不敢杀。王纪那个介绍信，是直接交给政委的，我连看也没看过。怎么知道真假？王纪唱的《国际歌》，不但我不懂，连我们政治部主任也不懂。王纪曾说，在外国，一唱《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可是我们，人家拿着党的介绍信，我们都不认。要说诬陷，只在政委他们身上。可是前任政委已经死了，我谁算帐？现在的军长兼政委，还有中央派的那个代表，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也不会认这笔帐。

岳威心慌意乱，硬着头皮往下看。郭保权写道："弃暗投明，跟着党行。路遇豺狼，又把人伤。问心无愧，自首何来？抽刀斩妖，方可前行！"霍力坚写道："一个瘟老鼠，坏了一锅汤。不除申超人，革命莫指望！"赵文启写道："要求审讯申超人，勒令申超人自首！"岳威自言自语道："申超人已引起了公愤。将来如何是好？"

其余的，有画个大〇的，有画个？的。有的写上两个大字："反动！"最后一张是张子发的，上面写着："你们那个'右倾取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派'、'反革命'、'封建集团'等等奇谈怪论，统统应当取消。谁定的这个调子，应当当众自首。或者发出通告，让全苏区人民都知道，你们错了。你们如果承认错误，我也承认错误。从前我供出的那些人：刘志丹、张武轩、杨伟林、王兆平、王思学、张英良、张庆孚、李可夫、迪伯仁、徐一知、……统统应给摘掉帽子，还以本来面目。但是，我自己，还是张慕陶右派。我发展的申超人、车铁明、董洪海、王秀英、黄本、戴鸿远，仍然是右派。和我发生关系的杜康、安秋，仍然是右派。"下边写了三个大

字："张子发"。

岳威几乎大叫起来："统统翻案了，翻案了！真是瞎子扑影，两手空了！我们干了些啥？干了些啥？抓到的，不是！不抓的，又是！谁真谁假？如何分辨？"他一口气跑到曾光那里，把门踢了两脚，没声音，曾光不在。他又跑到申超人那里，一膀子撞进去，见安秋正拍着桌子哭闹。申超人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不要生气么！慢慢来，犯人一个也跑不了！要打，也要拼个你死我活。"

安秋拧鼻涕抹眼泪地嚷嚷："你们为啥搞个自首政策？弄得右派翻天，左派受侮……"

岳威没有情绪厮缠，抱着自首书，没头没脑的，又跑到曾光窑外，扑通坐在石墩上，发起呆。小王过来叫道："局长，回去吧！曾书记到南关河边散步去了。"

"快去请他回来，有要事商量！"

曾光在河边来回走着，似乎在看河冰，望远山。可是，他哪有情绪注意河水结冰、满山落叶？他有他的心思。虽然还没看到"自首书"，他已估计到结果：无非是全部翻案。全部翻了也没啥了不起，等中央来了，重新再做。

根据这一段的审讯情况，他希望翻案。翻了案，倒好结案。他把当初申超人提供的材料，又一件一件地理来理去：旧军官？没能成立。土匪？更是无稽之谈。人家是一九二五年的党员。地主出身？家庭不出租土地。就连我自己，也不是工农出身，为何强求别人。拉拢土匪？郭保权改造得不错么！郭

保权的人，在战争中已牺牲大半，是为了开辟这块根据地，打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还能说什么？别的苏区也做过土匪工作。听说，那叫做"匪运工作"，就是说服土匪投降红军。

还有什么？最大的问题，是谁不打红旗？这个问题，我一来陕北就听说了，都是出自申超人之口。现在，他又说来自方自强、戴鸿远之口。不管来自哪里，这问题应当否定。从这个问题看背景，我怀疑方自强的为人，虽然是："人已死去，不再追究"；可是这件事，放在谁身上，也能气闷而死。有些人一直围着方自强转，特别是他那几个老乡、朋友，简直香臭不分。"不打不成交"。对刘志丹，我不知说什么好。他明知方自强在背后搞他的鬼，他却不吐半句。我不能不佩服他的忍耐性、他的为人和风格！他真是在"腹中行舟"了。

记得申超人曾说："百姓不知道刘志丹，只知道他这个老申。"这话，已成为笑柄。从审查干部中，从百姓中，已明显感到，人们对申超人是那么反感。他的所作所为，已失掉人心！我还能依靠他么？

刚见刘志丹时，他曾说我象个"书呆子"。恐怕他的看法有道理。在以往，我把自己看成英雄人物。在路线斗争中，我能冲锋陷阵，领导看得起，提拔得快。经过在陕北的实际考验，我对自己应当重新估价。古人说，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过去，我没有自知之明，总觉得比别人强，读的书多。我把读书多当成了"敲门砖"。从来不和实际结合。刘志丹说过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列宁用，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也会用。难道我们就那么愚蠢？为啥不能

用？”是呀，这问题，在马列主义上不是讲过么？我也读过，为什么成了“遇事迷”呢？

在河北省，斗争李铁夫时，也是这样。他要搞统一战线，我们就说他是“右倾取消主义”。恐怕也要重新估计。

刘志丹说过：“你有点象李可夫初来时的样子。可是后来，他变了。”他这话，对我是批评，也抱有希望。他反驳过我，可他没有伤过我，他希望我能转变。可我呢，一头扎进去，死也不回头。还有申超人，他对我是死拉活拽，象魔鬼一样，死不放手。

当初，我来陕北干什么？就是来镇压，就是要来肃反，就是要消灭刘志丹他们。为什么这样？还是因为申超人的报告！申超人把陕甘和红二十六军说成是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应声虫，能不肃反么？看来，河北省委、北方代表也上了申超人的当，偏听偏信，是罪恶的根源！假如老肖知道真相，也许要转变。

现在，我真后悔，不来陕北多好！如今弄到这个地步，怎么向中央交代？

曾光正在苦思冥想，王大崽跑来说：“报告曾书记，岳局长有请！”

曾光跟着小王回去，走到自己窑门口，见岳威在石墩上坐着。才开了门，两人进去，问道：“有急事？”

岳威把一包“自首书”往桌子上一放说：“成了民意测验！翻案书！”

曾光一张张翻过，边看边摇头，一会儿又点头。看到张

子发的"自首书"，他坐不住了："老岳，你怎么看法？"

岳威很为难："他要是完全翻供更好。只翻了一半，倒给咱出了个大难题。"

这几天，曾光已看出，岳威也在变，可能比他变得还早，只是不大外露。他说："这样吧！你再去找张子发谈谈，摸摸他的思想。"

岳威去执行任务，这次和张子发见面，谁也不再绷脸，双方都心领神会，都在揣摸对方的思路。这次是张子发先开口："岳局长，我那份'自首书'，你认为如何？"

岳威说："我早看出你要翻案。前一部分，翻得非常彻底，连我们的论点也反驳了。你不怕对你有什么不利？"

张子发哈哈笑起来："既然要干，决不后悔，我已经准备好，在这里住一辈子！"

"为什么？"

"刘志丹说过一句民间谚语：'打墙翻板哩！十年在上，十年在下。'我既然翻下来了，就再不想翻上去，死在墙板下算了。"

"你这话里有话么，对我们不相信？"

"我相信，也不相信。相信现在能把问题搞清楚，因为中央已经快到了，不搞清楚也不行。可是，那对立面是永远存在的，过若干年他们又会翻腾，万一出个阴阳脸，见风转舵，航向一转，又变了。我还得翻到板下。对于你，我并不怎么相信。说实话，我把你看成张国焘的一条狗！"

岳威想不到，张子发会这么坦率，这么带刺。他难道不

考虑自己的安危？这个人，思想是向畸形发展，不正常。他把脸一板：“你敢诬蔑张国焘同志？是要杀头的！”

张子发扑哧一笑：“杀头算什么？我的头能值多少钱？你不杀，我也是要死的。”

“为什么？难道你要自杀？”

“不！我决不会自杀。我的肺病，已到第三期，没有几天活头了。”说着，咳了几声，用手帕一接，咳出一口血。岳威见他手中漏血，忙给他递一块纸：“你为啥不早说？”

张子发忍住咳嗽，喘着气说：“我在抗日同盟军中作战时得的肺病，在张家口检查过，医生也没有办法。我还照样工作，失败以后，跑过河北，跑过山西，都是搞军队，搞党务，没有歇过一天。我也知道，得了肺痨病，就是判了死刑。如今还没有特效药。我早把这条命，置于度外。”

岳威觉得，张子发的心情很复杂。他问：“既是如此想法，又为啥子供了那么多人？”

张子发又哈哈一笑：“越多，等于没有。你总不能统统杀光！越多越乱，你们就得到处调查研究。”

“你这人满厉害哩！你在整我们呀？”

“不是我整你们，是你们指名问供。这种作法，是违背道德，不合党的原则的。我只得给你们来个以毒攻毒。”

“你现在要翻供，为啥只翻一半？”

“该翻的翻，不该翻的不翻，思想在我脑子里，谁也指挥不了。”

“你自己还是右派吗？”

“是的，我是右派，永远不翻案！我要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棺材里。”岳威吓得倒退两步：“怎么？你……”

“我认罪认到底！”

“你不是发表了宣言，揭发了张慕陶吗？”

“揭发了不还是右派吗？不是右派，为什么抓我？既然戴上了，我决不摘掉。”

“如果我们要给你摘呢？”

“用不着了！”

岳威心里发酸：这人有了神经病。肺病加神经病，如何能治得好？如果他真死了，那几个人的案怎么结？他问：“申超人他们的问题，你可有考虑？”

“你今天来是替他们说情？想叫我为他们翻案？我供的那几个人，你们抓了没有？审了没有？既然不信我的口供，还有什么可翻的？留在档案里吧！”

岳威想：今天的局面，真是世上少有。作为保卫局长，我竟来要求犯人翻案，他还硬是不翻，真是奇中之奇，怪中之怪了。好棘手呵！

张子发也有他的想法：我的日子已没多久，这场斗争一定进行到底。如今，我已无力再为党工作，对于那些害群之马、叛徒、自首分子、杀人犯，我也无力处治他们。估计，在陈绍禹的领导下，决不会清算他们。百姓给我透过消息，申超人派的董洪海、黄本、安秋，已在关中、下寺湾杀了许多好同志。他们手上沾满同志的鲜血。可是，指望这一群，决不会判他们死刑。就是将来追究，他们轻描淡写地认个错，有

人一宽大，就万事大吉。而这些杀人犯，是应该定为现行反革命杀头的。这些首领却无动于衷。为了替冤死的同志们报仇，我决不能替杀人贼洗刷。我宁愿牺牲自己，戴着帽子，把他们拖入深渊，同归于尽。这些事情，我早已想好，谁也不能使我改变。拖死杀人犯！就算我完成了任务。

岳威问：“你为啥不说话？考虑好没有？那一部分人，究竟是真右派？假右派？”

张子发说：“请给我借一支毛笔、一张白纸，我还有口供要写。”

岳威连忙说：“王大崽，去取两张白纸，一支毛笔、墨盒。”

小王速去速回，把纸笔放在炕桌上。张子发坐得端端正正，严肃认真地写起来。

岳威坐在炕边，心里直扑腾，他要写什么？可是，到了这种时候，他又不便多问。只得坐下打盹。

张子发写道：

所谓的“中央代表团”及“陕甘晋省委”，你们已经恶贯满盈，应该休矣！我作为一个张慕陶右派，永不翻案。和我有右派组织关系的杜康、安秋、申超人、车铁明、王秀英、董洪海、戴鸿远、黄本，全是真正的右派。我用性命保证，不差毫厘。除上述人等，其他，均是好共产党员。

我这一交待，希望能向红军的全体指战员宣布。向苏区百姓宣布。中央来后，呈党中央。

张子发　一九三五年中央来之前。

写完，往桌边一推："请给我一口热水！"

岳威一睁眼说："王大崽，拿碗开水来！"

小王拿上张子发的饭碗，跑到百姓家中，倒来一碗开水。张子发双手接过，又从衣袋里摸出几粒丸药，要往嘴里放，岳威拦住说："吃的什么药？"张子发掏出包药纸给他看："防痨丸，放心！我不会自杀，我要等中央，坚持活到中央来瓦窑堡。"

岳威叹口气。张子发将药用开水冲下。便问岳威："看完没有？有何见教？这是我的'遗言'。"

岳威心里发怒。但是，听他说是"遗言"，又觉不是滋味儿："你不承认'中央代表团'，也不承认'陕甘晋省委'？"

张子发睁着胜利的眼，笑道："我不相信你们这个'中央代表团'是中央批准的。中央在哪里？在长征路上。上海只有个特科，你们没有电台和上海联系。从瓦窑堡坐飞机到上海，跑个来回，也得三天。可是瓦窑堡没有飞机场，你们也没有飞机。四十三军到陕北三、四天后，就成立了代表团，怎么产生的？是中央走在路上批准的吗？你们连中央红军长征都不知道，当然无法请示。因此，'中央代表团'的成立，是不合法的。'陕甘晋省委'也同样如此，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如果是经过西北工委批准的，工委书记迪伯仁为何不知道？你们说是湖北省委和西北工委联席会议的决定，也不合理。谁是湖北省委的书记？难道你们把省委随身带上打仗？比如曾光，他原是河北省委的宣传部长，他把河北省委也带到陕北来了吗？都是笑话！所以，我认为，你们

的代表团、省委，全是阴谋组织。”

岳威的脸，一阵红一阵青。可是，他无法反驳，拿不出证据。张子发又一次进攻：“新成立的什么‘军团’，也是不合法的产物。你这个保卫局，更是不合法。请你转告你的首长们，就说有个右派张子发，对你们新成立的领导机关，概不承认！”

王大崽在门外笑，岳威在门里生气。

张子发劝道：“岳局长，你不要生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只要你能诚心诚意对待客观存在，陕甘、陕北的人都不会错待你。你自己也清楚，你那个家是回不去了。如果你回湖北，百姓能把你撕了。”

岳威瞪大眼：“你听了什么谣言？”

“我不听谣言，只听实言。你也知道，我到陕甘才两个月，就被捕了。来陕甘之前，我回过渭南。渭南地下党，和陕南特委有关系。陕南有大路，可直通河南、湖北。我通过百姓，已把你们领导人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我是干什么的？我也做过情报工作，什么事也瞒不过我。”

“你对申超人、杜康、安秋的情况也了解么？”

张子发又一阵发笑：“我可以替他们写一份传记。现在不必谈了。请把我的遗言，拿去宣布！”

岳威见张子发已神经失常，又拒绝再谈，只得拿着“遗言”出门。岳威下了山，张子发又站在崄畔大声叫道：“大家听我的‘遗言’……杜康、安秋、申超人、王秀英、车铁明、董洪海、戴鸿远、黄本，全是张慕陶右派，是杀人贼！……”

岳威回头一望，岭畔站满了百姓。岳威叫道："王大崽！坏了，他已经向百姓宣布，这密是保不住了。赶快把他劝回去，不要再说了。再说，苏区更乱了。"

小王撇开岳威，跑上山去，拉住张子发说："老张，快回去休息，不必说了！"

张子发抱住小王说："小同志，你不了解我的心。我怕他们把我的遗言压下，当手纸扔了。我必须自己公布出去，让苏区的军民记在心里，消灭那些杀人贼……"

百姓议论开了："我们苏区，决不养活那些杀人贼！"

"我们开辟的苏区是用血汗换来的。怎么让杀人贼钻进来了。宰了他们！"

"老张，快回去休息，这事交给我们处治。"

赤卫军扛着红缨枪，都下了山。

第二十五章　应　变

张子发的“遗言”，象给火上泼了一瓢油，“嚓”一声冒起烟来。

岳威不敢隐瞒，也不敢怠慢，又不敢找申超人。急头绊脑地跑到曾光窑里。一只脚刚迈进去，就叫着：“快！打了烂罐子，张子发疯了！反了！”手里捏着“遗言”，直哆嗦。

曾光抓过一看：“好家伙！把我们审的案子全推翻了，连根儿拔了！千万不可声张！”

岳威喘着气说：“张子发声张出去了，百姓全知道了，赤卫军已跑来闹事！”曾光忙叫：“警卫员，快把苏新找来！”

苏新披个大棉袄，提枪跑来：“报告书记！”曾光说：“别报告了，赤卫军来闹事，你是陕北人，向赤卫军作个解释，有什么事，派代表来。只要意见合理，我们一定接受。”

苏新敬个礼，转身就走。

当初，曾光能批准苏新进来当保卫队长，也是有他的打算。将来万一有事，苏新可以当个顶门杠。苏新也明知内情，积极为他跑路。苏新，现在成了关键人物，通里联外，全在他身上。他跑出一看，赤卫军黑压压的，撒满山坡、街道，不但围了省委，也围了监狱。他出去叫了一声：“老乡

们！省委书记曾光同志说啦，有啥意见，可派代表来谈判。”赤卫军一齐哇声叫着：“只要交出杜康、安秋、申超人、车铁明、王秀英、董洪海、黄本、戴鸿远，我们马上撤兵！”

苏新心想，不能由他一个人传话。赤卫军进去面谈最好。他说：“老乡们！我一个人说不清。你们每队去三个人。上去二十几个，我陪你们见省委书记，保证没事。”

嘭嘭噌噌跑出二三十人。由苏新领上，进了省委。苏新跑到前边：“报告书记，赤卫军代表来了！”

曾光吓得腿肚子发软，慢慢站起来，看看岳威：“一块去吧！”曾光和岳威带了七八个警卫员，都背着驳壳枪。他们认为，万一出事，用枪对付矛杆子，万无一失。赤卫军决不敢闹事。谁知出来一看：来的全是赤卫队长，背的全是冲锋枪。岳威赶快退后几步，把曾光推在前边。曾光强打精神，陪着笑脸，叫道：“老乡们！我们吃了陕北百姓的饭，一定为陕北人办事。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保证照办！”

赤卫军同时叫道：“没有别的要求，把申超人、王秀英、杜康、安秋、董洪海、黄本、车铁明、戴鸿远交出来，由我们处理。我们决不闹事。”

曾光说：“老乡！他们没有罪状，没有理由逮捕，怎么交出来呢？”

赤卫军火了：“他们杀了多少干部和百姓，咋能说没有罪状？”

“老乡们！不要听一面之词，还没调查对证么！”赤卫军说：“你们逮捕了这么多人，哪一条罪状是调查对证过的？要

求公布狱中犯人的罪证！要求公布被杀人的罪证！”

曾光陷入困境，十分窘迫。只得答应：“交！我一定交！苏新同志，你把大家劝回去，省委一定把大家要的人交出来！”

苏新说：“老乡们！曾书记已经答应了，总得容个时间么！请大家暂时回去，由我作保！”

苏新一说话，赤卫军全散了。

其实，赤卫军明知交不出来，只是给曾光个下马威，要他知道群众的厉害，不能让他觉得陕北人好欺负，杀了人也平安无事。

这一闹，曾光和岳威再也不能保密，只得把眼前在后方的申超人、安秋，找到一块儿，公布张子发的“遗言”。

这一公布，马上象着了火：安秋又哭又闹，又撒泼，躺在曾光炕上打滚儿：“这是诬蔑，这是栽赃，这是陷害！要求省委作主，处死张子发！”她抱住曾光的被子大哭。

安秋的头发蓬乱，脸上的胭脂也冲得五麻六道，松花蛋脸象泡了生姜和酱油，哭得大家心烦意乱。

申超人，使出最大的本事，强自撑着，省委书记么，哪能沉不住气？见安秋哭闹，他更不能凑热闹，只得强作镇静，假装坦然地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省委调查么！我不怕那一套！”

岳威说：“同志，不要小看这件事哟！揭发你的，可不是张子发一个人。都说你勾结戴鸿远、杜康陷害好人，在关中和下寺湾杀的人，是你派董洪海、黄本、安秋去干的，陕甘的

老百姓有揭发。因为你们乱杀人，现在前方也不稳了。”

申超人反咬一口：“你是保卫局长，杀人你不知道？”岳威说：“我刚来陕北，连人都不认得。你派的那个黄本，我连面也没见过。那个董洪海，我是路过下寺湾时见过一面，我知他是哪里来的？都说是你早派去的。这个安秋，我才见过两面，第一面是审刘志丹那天，第二面就是今天了。我哪知道你们干了些莫斯？”

申超人耍起无赖：“抓人，是‘六人小组’会上谈好的，‘中央代表团’决定的。与我何干？”岳威说：“逮人的命令，可是省委下的，名单是省委开的，我是照命令办事。”申超人说：“省委应由曾光负责，我只是个副手，不起决定作用。”

申超人把目标转向了曾光。曾光气得咬牙，心想：这人品质太恶劣。想往我身上推呀？办不到，他说：“老申！你冷静些，咱们回头想想，我手里的材料可都是你供给的。我一到陕北，你就说了一大堆。你想想看，哪一条有多少真实性？比如对刘志丹的问题，经过审讯，没有一条能拿得出手的。”

申超人脑子一转，忙说：“我声明过，我从来没说过刘志丹是反革命。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刘志丹是反革命！”

曾光说：“那是什么时候的话？是那天审刘志丹时，刘志丹据理力驳，在和王纪对证时，成了个反审。在审杨伟林、李可夫之后，把你的‘打红旗’问题推翻之后，你才见风转舵，说了一句：‘刘志丹不是反革命！’在那种情况下，你不说行么？可是你提供的材料，没有一条不是说明刘志丹是

反革命的。"

申超人说："我是凭的犯人口供！"

曾光火了："先有口供？还是先有你的材料？我刚来陕北时有口供么？"

申超人原想，用捏造的材料促成肃反，再用肉刑取得口供，用口供定罪杀人。这叫借刀杀人，双手无血。谁知这一计，已经破产。

岳威说："如果凭口供，早该把你逮捕了，供你的可不是一个人。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对刘志丹他们的口供，已全部推翻。剩下的，只有对你们几个人的口供，一个也没有推翻。加上张子发的'遗言'，再三声明，你们是右派。省委书记同志！你说该怎么办？"

申超人火了："我不信！我控告！到前方打官司去！"

曾光说："好吧！大家准备，明天出发。到前方开会！"

当天晚上，安秋悄悄去找申超人。两人把门紧闭，坐在炕上，密谈起来：

安秋扒在申超人肩膀上，哭着说："老申，如今只有你能救我们。张子发咬我们右派，虽然很难弄清，倒还不太可怕，只怕他抖搂过去……"

申超人拍着安秋的手说："过去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怕他们能弄出个菩萨来？"安秋说："你不清楚，我和老杜都被捕过！"

"被捕过怕什么？我也被捕过，曾光也被捕过，大家都

一样。”

“不！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从前的丈夫，在上海叛变了，供出了我。我被捕后，也给人家写了东西。我们又见了面，住在南京。南京政府，每月供给我们八十元生活费，在那里生了孩子。生活一安定，我丈夫起了外心，和个国民党的特工人员结了婚。我也和个少校团副结了婚，又生个孩子。那个少校的老婆告到南京，把我又赶出来。我把两个孩子送回山西，又到上海，碰上了杜康。那时，他也是个孤丁，凑合着过吧！”

申超人问：“你也有个自首问题罗！老杜呢？”

“老杜在西安被捕后，也有许多事，我一时说不清。他原来的老婆都躲起来不见他了。”

申超人有些苦恼：一个叛徒，一个自首分子。还和特务结过婚，怎么办？按党内的规矩，应当严肃处理。可是，我和他们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关中和下寺湾杀人，是我派去的。我和他们翻脸？他们会出卖我！何况，我从太原出狱，也给人家办了手续。虽然没有出卖同志，可那手续，认真追究起来，也不十分光彩。如今是无计可施，只有放他们走！一走了事。他问：“你现在怎么想？”

安秋说：“我已经心乱如麻，毫无主意，只求你救了我们，咱们后会有期！”

“只有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现在，不仅百姓们哄闹，揪住不放，干部们也要闹事。万一中央来后要释放这些犯人，不知要闹成个啥样子哩！”

安秋央告说："我的好人！怎么走呢？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连边境也出不去！"

申超人说："当机立断，今晚就动身，比曾光他们先走一步。我派朱用心把你送到前方，你和老杜谈好，再去找车铁明，叫他给你们开个路条。就说你的母亲去世，要回家奔丧。再叫车铁明给你们两匹马，派人送出边境。千万不敢走关中，那里人都认得你们，怕有人截击。还是从陕北走，渡过黄河，你们就自由了。对啦，老杜不是有个国民党的什么证么？"

申超人说到这个程度，安秋从炕上跳下来，照申超人脸上亲了一口："真是知己好友，永生不忘！"

申超人把安秋的手一拉："走，找朱用心去！"

安秋走后的第二天早上，曾光来催申超人起身。申超人愁眉苦脸地说："气得我一夜没睡，还闹一夜肚子，胃痛得直打滚儿，明天再动身吧！"

曾光信以为真，只得说："再等一天也行。"其实，申超人却在肚子里算帐：根据那马走的速度，今天早上安秋可以走到蟠龙镇，明天到安塞，后天到下寺湾的王家坪。我们明天起身，赶到时，安秋和杜康已离开两天了。谁也碰不上谁。

第三天，曾光、申超人、岳威带着几个警卫人员，顺路去约安秋。房东老婆婆说："安秋夜里害了'绞肠痧'，到医院看病去了。"申超人说："老大妈，安秋回来时，你对她说，叫她到下寺湾找我们。"

说完，拉马走了。曾光、岳威也拉马下坡。

路行三天，赶到下寺湾的王家坪。进了司令部，正遇上贺仲、余胜，围着方桌看地图。贺仲问："怎么都来了？犯人交给谁？"申超人说："我把个县委书记李洪调去看监狱，人很可靠，还带了个小游击队，犯人跑不了一个。"

岳威心想："李洪顶什么？犯人都认得他，都说他是个草包。那是人家不跑。要跑，就能跑光。当初，刘志丹是自己跑到瓦窑堡就捕的。人家如有心跑，你就逮不住。还吹的什么牛？"

曾光也脑子一转：苏新可比李洪能打仗，犯人真要跑，李洪可不是苏新的对手。但是，谁也不多说，就接下了。

申超人故意问："杜康同志怎么不在？我们开会来了有紧急情况。"

贺仲说："昨天才走，他有事请几天假，很快就回来。"

申超人松了口气：到底是走脱了。

贺仲、余胜把地图收起，要曾光谈情况。曾光不敢隐瞒，把"自首书"和张子发"遗言"的情况，全摊了出来。

贺仲先叫警卫员去给来人弄饭。然后坐下看那一堆东西。看一部分，给余胜一部分。都看得很仔细。看完，两人都不说话。可那脑子里，却象十八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不能平静。贺仲捏着烟屁股，在盘子里磕来磕去。直等烟头烧光，在盘子里熄息，他也没说话。

余胜是军人脾气，急得坐立不安，在长窑里走来走去，长嘘短叹："怎么搞的？什么都成了问题！"

一时，饭食送来，曾光、申超人、岳威胡乱吃了一些，由警卫人员拿走了。贺仲叫住警卫员："晚饭多搞些菜，请他们喝点子酒。"警卫员答应着离开。

贺仲问曾光："曾光同志！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法？"

曾光一反往常。他说："我觉得，咱们搞错了。这首先由我负责。"

申超人跳起来："你怎么转个一百八十度？难道全错了么？"

贺仲说："要冷静！咱们慢慢研究。曾光同志，你觉得这些'自首书'上的意见如何？"曾光说："那自首书等于民意测验，犯人把意见都摆出来了。那些意见，虽然不完全对，可也有一部分道理。"

申超人说："那些意见是反动透顶，右派的真相毕露，就凭'自首书'上暴露出来的东西，就应当马上处死！"

贺仲没理申超人。问岳威："怎么没有刘志丹的自首书？"

岳威说："我们发了九十六份，只收回十几份，其余都被撕了！"

贺仲点点头："看起来，犯人的意见很大，反抗力很强，问题在于你们审了一个多月，问题审清了没有？我记得'六人小组'谈的时候，材料一大堆，听起来都很严重，现在呢？"

岳威说："我审的人最多，有的用了刑，有的没用刑，问题基本弄清。"

"有记录么？"

“全有！”岳威递过两个笔记本。贺仲接过一看：密密麻麻，两个本子都记满了。贺仲说：“今天你们先休息，等我和余胜同志把这些东西看完，咱们明天再谈。”

余胜叫：“警卫员！送曾书记他们去休息。”

曾光、申超人、岳威在王家坪石窑里安歇。三天的疲劳，只有用热水烫脚、睡觉，才能解除。曾光洗完就睡了。

申超人闭上眼又睁开，爬起来，去二十七军指挥部找车铁明，打问杜康、安秋的消息。车铁明说：“我一见你写的条子，就明白了，一定有特殊原因。我派了个警卫队，把他们送过黄河就返回来，他们已经走两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申超人说：“后方开了锅，连锅盖都盖不上了。以后再细说。”车铁明起了疑心：“后方对我有啥意见？”申超人说：“幸亏你审人少，没敢多打人，他们也没把你放在眼里。”他虽然隐瞒了右派问题，还是点醒了车铁明，到底在这上面出了事。车铁明说：“是呀！在陕北么，都是本地人，不可做得太过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申超人摇摇头：“还不是你们本地人的问题。有人捣鬼，那个岳威是个坏家伙，不知背后搞了些啥名堂。曾光这个书呆子，如今也要翻脸。咱们要步步小心了！”

到目前为止，车铁明都在十里雾中。对申超人特别关心，总怕这个靠山倒了。便试探着问：“对你没什么吧？”申超人怕挫了士气，还是瞒着车铁明。他咳了一声：“不要紧。

我！想整倒我难上难。给你打个招呼：如有人问起杜康、安秋的事，你要坚决顶住，不能说我写过条子。也不承认是你送走的。你这个人，还不大引人注意。”

从这些话中，车铁明已感到，情况不简单。车铁明这个人，个子很大，心眼不多，对申超人只是愚忠。究竟申超人肚里装了些什么，他也弄不清。申超人说谁好，他说谁好，申超人说谁坏，他也认为谁坏。申超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当个木橛子，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楔。他问：“黄本在哪里？”

“黄本从瓦窑堡回来，在下寺湾住了几天，又去了关中。”

申超人吞吞吐吐地说：“你派人给送个信，叫他从关中出去，由西安转北平，找北方代表去，就说这里情况不好。”

车铁明说：“这合适吗？况且，几句话咋能把事说得清？他要细问，又怎么说法？”申超人急出一身汗：“这有啥不合适？找上级组织么！又不是投敌叛变！你写个条子，就说有人供他是右派，他就明白了。”

“他是右派？他按省委的路线执行，咋能是右派呢？”

“不要问了！杀人太多，有人告他。定不上右派，也得定个杀人贼，叫他快走。中央来后，万一和咱们不一个章法，就是顾不上追究，群众也得把他处治了。群众一起来，谁能管得住？没想想，当初怎么斗争地主恶霸的？群众也会把他当恶霸斗了。”

“董洪海呢？”

"他往哪里走？他外边没有社会关系。再说，下寺湾的群众已把他监视上。只得另想办法。"

申超人走后，车铁明连忙派人把信送走。回来坐下发呆：怎么闹到这个程度？中央还没来，就坐不住了？他不得不细想：是呀！为什么要抓那么多人？还没审清，为啥要杀人？我虽然顶个保卫局长的头衔，好多问题却不清楚，总觉得他们是中央来的，不会有错。如今他们又这么慌张，是否有见不得人的事？申超人的神色不对，我是否上了贼船？帮他办这些事对么？不办行不行？这人是老山西，我可对他不摸底！我们这些老实人，怕要吃亏哟！……

申超人往回走时，一路轻步小跑。这些人一走，他的心病去掉大半，至少堵了三张嘴。回到住处，见炕上只睡个曾光，岳威却不见了。是不是已去找贺仲汇报？他暗暗骂道："胡脑松！想当'捻捻转儿'呀？口供都是你打出来的！跑不了你！"

岳威，确实被贺仲叫走了。贺仲想了解在记录上看不清的情况。岳威本人，也想单独和贺仲谈谈。他深怕贺仲死守老框子，把事情整拧了。他一见贺仲就说："贺仲同志，我们在陕南也弄错了。张汉民问题，在这里已得到解决。刘志丹、杨伟林、李可夫、张子发、王思学都证明他早就是共产党员，做过很多工作。那个王纪是一九二八年渭华起义时的党员。一九三三年，敌人到处捉拿刘志丹，王纪从山里把他接出来的。王纪当过赤水县委书记，杨伟林也认得他，我们

没有理由再怀疑他。杀张汉民，是完全错了。”

贺仲只是点头，问：“刘志丹那些问题呢？”

“一细审，刘志丹的问题全成了虚假现象。特别是那个打不打红旗问题，全是申超人的诬陷。申超人的材料是从方自强、戴鸿远口里说的。和王思学、张子发、杨伟林、李可夫一对证，可以说完全相反。是方自强搞了阴谋。”

“有证据吗？”

“杨伟林看见过方自强写给张汉民的信。那时，张汉民住在杨伟林家里，张汉民不同意接受杨虎城的条件，不同意把队伍编给杨虎城。因此，曾派第九团的阎团长——当时是营长，去通知方自强，才把事情压下去。”

“刘志丹知道吗？他什么态度？”

“当时，刘志丹完全不知道。阎团长去谈时，只有方自强、陈宏、戴鸿远在场。对刘志丹是完全封锁。到汪台基起义后，在行军途中，汪台基才透给刘志丹。刘志丹虽然很生气，他把事情也压下去了。直到现在，他从不谈这问题。别人说，他明知自己吃了亏，为照顾方自强的威信，坚决不吐露半句。”

贺仲说：“看起来，刘志丹这人品德很高。”又问：“张子发那份‘遗言’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肺病第三期，快死了。他说自己是张慕陶右派，决不翻案。一口咬定：申超人、王秀英、杜康、安秋、黄本、董洪海、车铁明、戴鸿远是右派。我给他谈话，想促使他翻供，他死也不肯翻。弄得我们很被动。”

"王秀英是谁?"

"就是方自强的老婆,现在正和申超人打得火热,快结婚了。"

贺仲轻轻一笑:"他倒很及时!群众有啥反映?"

"我派警卫员去调查过。工厂的女工们,都骂申超人和王秀英是右派。还有人骂他们是潘金莲和西门庆。"

贺仲问:"你对张子发咬定的这些右派,打算怎么办?"

"我莫得办法,权,只有这么大。按咱们从前的习惯,只要有供,就得逮捕。比如戴鸿远,几个人都供了他,也有人要求逮捕他,申超人死也不同意。朝里有人好做官么!现在是朝里有人好隐身,我莫得办法!"

"犯人供的那几个人,现在都在哪里?"

"杜康在前方,安秋在后方。说是有病,到医院去了。戴鸿远也在后方工作。董洪海在下寺湾当陕甘特委书记。黄本在关中当书记。车铁明在二十七军当政委。申超人,就在眼前。"

"申超人有什么表现?"

"他还是原样子。他说刘志丹不是反革命,肯定是右倾取消主义。而且提出枪毙张子发。"

"申超人对刘志丹问题一点不变?"

"有!他再三声明,他从来没说过刘志丹是反革命。口供是我们打出来的,与他无关。"

"哦!这人很聪明,变得很巧妙。他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变。"下边的话没说出来。他想:这个时候,说不定他会推

得一干二净。再遇适当气候，他又会卷土重来。

岳威说："贺仲同志！我们不能再支持申超人。从各方面看，我们都是上了当。曾光也是上当。连北方代表，也是上了他们的当。你认为我的看法是否有错误？"

贺仲点点头说："你看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要检讨自己的错误。"

"现在是否放人？"

"先等一等，要统一思想。否则申超人会到处闹，他现在气焰很高，能量很大，到处是他派的人。闹翻了，也不好收拾。给你个任务，你派人探听一下那八个右派的动静。"

岳威问："我还向余军长汇报吗？"

"不用了。我把情况给他谈谈，他的话好说。"

第二天，正式开会。贺仲、余胜、曾光、岳威、申超人全到了。

余胜说："'六人小组'只剩下五个，杜康为什么现在请假？"

没有人答话。岳威说："怕是有情绪吧？"

还是没人答话。

贺仲先发言。他说："我看了岳威的全部记录。我认为，肃反是扩大化了。抓的人太多，又用了刑讯逼供，都很值得研究。"

申超人不同意。他说："右倾取消主义，还是存在的。拿刘志丹的作法，和中央的路线验一验，没有一条是合乎中央

要求的。”

贺仲说：“超人同志！咱们共了几个月事，谁也无心害谁。你再想想，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总是合乎中央路线的吧？”

申超人趁势进攻：“你从前说过，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都是他们的阴谋。为啥现在又捧那么高？”

贺仲说：“过去我说错了，现在纠正过来。过去，我把这里看成草木皆兵，主要是对刘志丹的看法有错误。”

申超人说：“刘志丹的作法还是不对。一切都是用右倾的办法。”

曾光说：“至于作法，究竟谁对谁错，等中央来了再说。说实话，我没有指挥过红军，没有指挥过苏区建设。一点把握也没有。公鸡叫，我觉得好听。母鸡叫，我也觉得好听。心中完全无数。”

申超人对曾光开了炮：“都是你搞坏的。当初，我说刘志丹不是反革命，你硬不信。”

曾光说：“你也太聪明了吧！不要忘记，我来陕北是你的一份报告，把我叫来的。我来陕北的任务，就是专门镇压陕甘边和二十六军的。现在不是照你的意见做了吗？是个什么结果？你是先给刘志丹打了花脸，现在又来给我打花脸。你到底打算干什么？”

申超人把话一转，说：“我提议先枪毙张子发。把他那个狗屁‘遗言’烧掉。他完全是陷害好人。”

岳威说：“我不同意。既不能枪毙张子发，也不能烧‘遗

言’。将来都交给中央。”

曾光说：“我支持岳威同志。如果要枪毙陷害人的人，早就该枪毙了，而且不止一个张子发。”

申超人气势汹汹地问：“要枪毙谁？”

曾光说：“首先是我，还有你、戴鸿远，还有那个远去的、可敬的方自强！”

岳威补充道：“还有偷偷摸摸杀人的杜康、董洪海、黄本、安秋。”

申超人拧着脖子斜着眼：“还有你这个岳威。那些口供都是你打出来的，张汉民是你杀的。”

岳威说：“过去的事，我一概认错。该杀该罚，我都接受。可是你们，还有个奸夫害本夫的问题。”

申超人撒起泼：“你血口喷人！陕北这场事，我概不负责，是曾光和四十三军来后才搞肃反的。”

余胜说：“我们承认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偏听偏信。我们轻信了坏人的话！至于‘肃反’，我们没到之前，难道你没错杀过一个人？”

贺仲说：“各有各的帐，我们决不赖帐，这帐还要细算，现在会议结束。超人同志！我们现在还相信你，你赶快回去，要协助曾光同志干两件事：第一，瓦窑堡监狱的人，一个不许杀，听候中央处理。第二，把那七个人监视起来，一个不许跑掉。”

申超人贼喊捉贼：“杜康哪里去了？谁放他走的？”

余胜说：“派人把他追回来！”

第二十六章　吴旗镇会师

在曾光、申超人、岳威回到瓦窑堡的头一天，监狱里发生了异常现象。各牢房的"活人棺材"之间，都在传送纸条。那纸条，象些多足虫，在砖缝里爬来爬去。犯人们拿到纸条，就象抓住个太阳，禁不住叫起来："天亮了！""中央红军到了！""朱毛红军到了！"

脚镣声，和着叫喊声，震得墙上掉土，窗纸哗哗响。

李洪带着新保卫队员，背着大刀，向着犯人吼叫："不许说话！谁传谣言，立刻枪毙！"

苏新带着他的人马，提着手枪，把李洪轰出去："不许虐待犯人！"

李洪说："我是执行申书记的命令！"苏新说："我是执行曾书记的命令！走！"

苏新催着李洪，正往外走，霍力坚叫道："苏新！中央到了哪里？"苏新故意大声答道："到了吴旗镇！"

就是那个火暴火燎的赵宝魁，在下寺湾时，被王占海拦住，不让他去就捕，他骑上马跑了。往哪里跑？他跑到关中，去找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正碰上王喜堂老汉。喜堂老汉

说："这里正抓人，你在这里停不住。要能走，你就快走，不要叫他们一网打尽，我看新来的这些东西，都不象咱们的人。见了我们百姓，也象乌眼鸡一样。他们骂徐一知是反革命，我们说，那是个万里挑一的好人。人家就骂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的爪牙！"

宝魁一跺脚，去看老干妈。老干妈一头撞在宝魁怀里，泣不成声："宝魁！你是条硬汉子，就看着叫人糟蹋咱们？"宝魁一把抱住大妈，哭起来。他把心里的郁闷，一口气撒了出来："大妈，放心！"站起走了。

宝魁从照金游击队叫出些人，跑到关中边界，到处偷袭民团，截击官兵，缴来些枪炮子弹、辎重马匹，成立个骑兵队，就跑到吴旗镇山里，找上陕甘边界第一路游击队的党委书记郑随军。两人跑到山沟里，一说情况，郑随军双手捧着头，蹲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真把人难死！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几年，我们打敌人，都白打了？自己牺牲那么多人，都白牺牲了？难道我们这里是白区？人家一进来，就想把咱们连锅端！当初，我只听志丹、兆平说共产党好！可没想到还有这号共产党！"

宝魁一脚踢起块石头："我不相信杀共产党员的人是真共产党！他们是'红帽狼'，专来咬共产党的。把共产党的名誉都辱没了！他们不配当共产党！我们需要的共产党，就是他们要抓要杀的那些共产党！"

宝魁见随军直擦眼泪，便问："郑干大、郑大妈呢？"随军说："百姓都说，跑贼哩跑贼哩！先头儿跑的是白军，尔刻跑

的是假红军。我的家和志丹的家，都藏起来了。”又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宝魁往石头上一坐，叹了口气：“难！真把人难死！要是照我的老脾气，我会带上三路游击队，去冲贺仲、余胜的指挥部。去攻打瓦窑堡，先杀死申超人和曾光。可是一想，志丹他们都被捕，特别是志丹是自己跑去的，我咋能胡来？我是志丹一手培养起来的，违背他的章法，怕对不起他。你可知道，谁动志丹一根毫毛，比戳我的心尖还疼。可是现在，他在狱里受刑，我的心象刀绞一样。我到关中那天晚上，无意中碰见黄本和安秋。在黑影中，他们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他们，我真想用刀把他们劈了。可是又想，劈了他们顶个啥？将来志丹一定不饶我。”

“咱们还能见上志丹么？”

“约莫志丹心中有数。我要去迎接中央红军，总不算犯错误吧？”

随军说：“上头没命令，就怕人家说这是违法乱纪，自由行动！”

“狗屁！他们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违法乱纪？迎接中央红军，倒成了违法乱纪？那我就偏要犯这个纪律！宁愿受处分，冒砍头之罪，我也要去。你敢不敢借给我几个人？”

“你既然把头都不要了，我还怕啥？我们有的是人，你要多少？”

“三、五个就行。主要是对陕甘边界熟悉的。可以给中央红军送个信、带个路的。我这个骑兵队，可以围绕中央红

军自由活动。”

随军说：“照你说的办！可是你到哪达去接呢？你知道中央红军到了哪里？我们这达是老龚作主，他胆小，不敢派人去侦察，只是听百姓传说。”

宝魁说：“劳山战斗时，都说中央红军到了通渭、静宁地区。如果中央红军真来陕甘边，一定从跌边城那边来。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到跌边城去迎接，一个是抄敌人的后路，给中央红军减轻负担，你看如何？”

郑随军笑说：“你比我的经验多，你看着办吧。这边的事，我和老龚、马记福商量一下，也得作些准备。”

赵宝魁，一边打仗走路，一边打探消息，得到多种多样的消息：

中央红军，九月二十七日，确实到了通渭，先消灭甘肃军阀鲁大昌的三百多人。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又急调二十万大军，在西兰公路和六盘山一带布置下几道防线。红军从通渭起程，便分兵三路向界石铺前进。

接近静宁时，右路纵队击溃敌人一个团，控制了一段西兰公路。又在打毛炳文部时，有所缴获。

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后，又日夜兼程向平、固公路前进。

十月七日，一个纵队在凯城击溃胡宗南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在青石嘴击溃东北军骑兵师十三团。胜利通过了平凉、固原公路，翻越过六盘山。

十五日，在杨源附近，击溃尾追之敌四个骑兵团。继续向陕甘边界挺进。

赵宝魁上了山，把兵伏在山峁背后，自己爬上山峁了望。这跌边城，他听志丹说过，是范仲淹征西夏时修的。有个城角残破，百姓就把铁边城叫成了“跌边城”。这个小城，修在三座山的三岔口上，是从甘肃来吴旗镇的必经之路。城外是沟，人走马行，只能从沟里通过。宝魁极目远望，又俯视沟道。渐渐地，远处出现几面红旗，向这边移动。后边的队伍和骡马辎重，一眼望不到尾。他暗想：蒋介石说得不对，他的电报上说，朱毛红军只有五千人往陕甘走。我看总有六七千。

红旗越走越近，宝魁看见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另一面旗上还写着“陕甘支队”。

宝魁喜得发狂，自己对自己叫道：“是了！是我们的红军！都是五星帽，是到陕甘来的！”他想跳下山去，把他们抱住。可是他一跺脚：“我怎么说呢？谁派我来的？我自己偷偷来的？中央红军相信么？”他灵机一动，叫来两个战士说：“你们换上百姓衣服，去给中央红军带路，顺沟往头道川走。就说你们是苏区的百姓。”

两个战士问道：“你们呢？”宝魁说：“我带队去扰乱后边的追兵。打上一两天，等你们到了吴旗镇，我再连夜赶回去。到了吴旗镇，你们先去找郑随军！”说完，拉着马，带上队伍，绕着山路，向中央红军的尾后走了。

恰恰是一九三五年的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边界的吴旗镇。这个镇子上，王兆平和冯蕙琼在这里作过战，冯蕙琼写的标语，还在街上贴着。虽然已退了色，可那字迹还能看得清楚："全苏区的人民武装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反动派！""穷人闹翻身！分牛羊、分田地，不还债！""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坚决拥护共产党！"

中央红军中有个湖南口音说："好呵！这是真正的苏区！咱们又有了家！"

一时，吴旗镇街上，满是穿灰军衣、戴五星帽的人。

吴旗镇的乡长刘景山，披着老羊皮袄，拿根放羊鞭，慌忙跑来，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问道："同志！你们可是中央红军？"一个江北口音说："是的！这里可有刘志丹同志？"刘景山精神一振："我就是刘志丹的堂弟，名叫刘景山，是这个乡的乡长。你们早认得刘志丹？"

江北口音说："我叫周恩来！我们出了腊子口，看到敌人的报纸，上面登着刘志丹正和敌人打仗。我们就赶来和他们会合。你能帮我们找到刘志丹同志吗？"刘景山忙说："能！能找到！给你们带路的百姓，就是我们游击队上的人，他叫人去了。"放下鞭子又说："我是来给你们安排房子的。请你们先休息下，第一路游击队的队长、政委、党委书记马上就到，他们知道情况。"

刘景山，先给中央红军司令部带路，来到镇子东南角的新窑院。介绍说："这是一家地主的房子，游击队打了土豪，地主搬走了，没人住，正好住咱们的司令部。"说完，又把赤

卫军队长、贫农团长叫来，介绍给司令部的参谋："部队的吃住，都准备好了，有事只管叫他们办。"交待完，提着鞭子走了。

刘景山跑着去运粮草。他刚离开，陕甘边第一路游击队的政委老龚、指挥员马记福、党委书记郑随军都进了新窑院——他们是参加劳山战斗之后，又回到边境活动的。正因为他们是在边境，离中心地区远，比如离下寺湾就有五百里左右，所以还没来得及被捕。陕甘红军的干部，也只剩下这么几个了。他们虽在边境上，也是一天几惊。走远了，探不到刘志丹他们的消息，走得近了，又怕被"自己人"逮捕，真是左右为难，心情不安。

到了中央红军司令部，进门就作了自我介绍。留着大胡子的人说："我叫周恩来，这位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军委的主席！那位是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的司令员彭德怀同志！"

毛泽东也介绍说："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军委的副主席！"老龚、马记福、郑随军都上前握了手，热情地叫着："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你们辛苦了！"

毛主席问："刘志丹同志呢？"

老龚、马记福、郑随军，三人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敢说话。毛主席又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都可以说。我保护你们。"老龚说："我们这里正在肃反！"周副主席说："怎么？把刘志丹同志也当作敌人肃了么？"三个人同时点头。

毛泽东一看几个人的眼色，便有所察觉。他说："今天先不谈这些。咱们马上要打仗。打完这一仗，再谈这里的

情况。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马记福说：“大红军都不在这里，人家说，大红军要保护‘中央代表团’，保卫省委。这里只有我们这个独立的游击队，叫做第一路，才三、四百人。附近有两个县游击队，可以随叫随到。集合起来，共有七、八百人。”

毛主席问：“你们三位，都是这里的老干部？”老龚答：“我原在白区当县委书记，后在汪台基部队当宣传科长，一九三三年随汪台基到苏区，在陕甘边军委编《战斗报》。前几个月，才到游击队。”

马记福说：“我是个雇工，一九二九年在永宁山跟上刘志丹，他到哪里我跟哪里，总在军队上打仗。后来被派到白区做兵运工作，去年才回来搞游击队。”郑随军说：“我是一九三四年底，才到游击队上，在保安游击支队当过大队长。保安支队编成红二团走了，把我留下搞这个游击队。这附近几县我都跑过，打过仗。”

毛主席点点头。又问：“既然有这么好的苏区，你们的战斗力也不错吧？”马记福答：“我们打游击战，也打运动战。这几个县的民团、堡子都是游击队打开的。也配合大红军打大仗。比如劳山战斗，我们都参加了。在庆阳边境，还有阎小盛带的游击队。”周副主席说：“啊！原来如此！我们走在路上，听见远处有枪声。是那个游击队和敌人交战吧！”

郑随军想说什么，又不敢说，鼓了下劲儿，还是说了出来：“刘志丹要求大红军去庆阳、环县迎接中央红军，这里的‘中央代表团’说，他们在鄜县打仗也是迎接。我们边界游

击队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偷偷从旁帮助。还有个赵宝魁，也是偷偷去迎接中央的，他留下人给中央带路，自己绕到敌后去了。”

彭德怀司令员也说了话：“这也是怪事！迎接中央红军有什么不好？还要偷偷摸摸的！”

毛主席说：“这里的问题还不简单，慢慢再谈。明天你们把队伍集合起来，先打个大胜仗！”

老龚、马记福、郑随军三人连忙告辞回去。连夜集合队伍，讲明情况。郑随军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明天要配合中央红军一块打仗了，好好睡一觉，天明饭后集合，这个仗，一定要打好！”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当晚就开了军事会议，部署“切尾巴”战斗。毛主席说：“这是我们和陕甘红军会师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作为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的见面礼！”

十月二十日上午。毛主席和彭司令，已经披着大衣，在山上观察。经过一年艰苦奋战，才到了这里。这里是山连山，沟连沟。但是，必须在这里落脚，在这里战斗。毛主席顿时有感，想起他的诗词，咏道：“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司令向毛主席招招手，已走向远处。毛主席向山下一看，中央红军和陕甘的红军游击队，已经分路集合。便迈步走下山来，到了队伍面前，只见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挥动大手，高声讲道：“中央红军到了陕甘苏区，是

给陕甘带来了害，还是带来了胜利？”

陕甘红军游击队一迭声叫道：“欢迎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给我们带来了胜利！”

毛主席说：“好哇！中央红军后边还有敌人，我们决不把敌人带进陕甘苏区！一定要切掉这个‘尾巴’。咱们要打个会师战！打个漂亮仗！”

指战员们齐声叫道：“一定听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挥！听彭司令指挥！打个漂亮仗！”

当晚，马记福、郑随军带游击队伴着中央红军，进入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阵地，布下了口袋阵，准备围歼敌人。

二十一日夜，鸡叫三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跨过洛河，从二道川口，登上吴旗镇对面贺家石湾村的山上。在吴旗镇的西侧，设下前沿指挥所。一切布置就绪，单等敌人来钻口袋。

天色刚灰蒙亮，只见敌人摸摸索索，马蹄哒哒从沟里钻了出来，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红军伏击圈。彭司令一声枪响，红军便发出猛烈炮火。敌人原以为追击长途劳累之军，必定得势，可没防这一着。一时慌了手脚，丢盔弃甲，夺路逃跑。

马记福和郑随军头前带路，中央红军紧随在后，扭住敌人不放。追了几十里远，击溃敌人四个团，消灭一个团，才算罢休。中央红军刚往回返，又听前边打了起来。郑随军说：“这是赵宝魁拦住了敌人的去路。不把敌人打怕，他决不撒手。那是红二十六军的骑兵团长！”

大家互相对笑，心里五味俱全，眼里五光十色。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视察了战场，笑吟吟地说："我们的步兵能打骑兵，这是我们的创举。这次战斗，缴获马匹不少，侦察连可以变成骑兵连了。"又对马记福、郑随军说："你们的战斗力不错么！打得狠，路也熟得很！"

郑随军说："马记福一九三〇年就在三道川作过战。"周副主席说："一九三〇年这里就有了红军？"

马记福的脸一红，说："不！那时还不叫红军。是一支革命队伍，可没打红军旗号，是和人家合作的。后来，有个姓赖的营长，和敌人一勾结，搞失败了。到了秋天，刘志丹才又单独搞个游击队。"

周副主席点着头说："这里的历史也长了！"

下午，开祝捷大会。因为这是中央红军到陕甘后的第一个胜仗，吴旗镇的群众欢天喜地。刘景山领着群众，抬着杀好的整猪整羊，毛驴驮着黄米、白面、活鸡、鲜蛋来慰问红军。百姓们说："这达阴天黑地一个多月了，今天才放了晴，来了这么多大人物！"

郑随军是在这一带长大的，和群众熟得象棉袄的里和面儿一样。他挤在人群中，对百姓们悄声说："那个子魁伟的，是中央军委的主席、毛泽东同志。那位留大胡子的，是周恩来副主席。那位脸红体壮的，是彭德怀司令员。听中央红军的同志说，他打仗厉害得很！你看那些领导人的眼，亮得象黑天的星星。"

刘志丹的二姐也挤在人群中，听见随军说话，她喜得合

不上口，顺口接道："这些星星都飞到咱吴旗镇来了！我那两个兄弟也该放出来了吧？"随军说："悄悄！你等等看。中央红军和先头那一拨军队不一样。"

接着就是毛主席、周副主席讲话。马记福也上去讲了话。表示共同庆祝，互相信赖，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

当天晚上，中央的领导人不顾疲劳，就找老龚、马记福、郑随军谈话，了解陕甘的情况。

龚、马、郑三人一进门，毛主席说："你们这两天打了仗，本该休息。但还得辛苦一下，咱们熬个夜，谈谈这里的情况。你们这个地区，现在的领导都是什么人？"

老龚说："有个'中央代表团'。里边有曾光，是北方代表派来的。申超人，也是从北平来的。他们两个又是省委书记和副书记。杜康，早先是陕西省委书记，后从上海回来的。岳威，是红四十三军的参谋长兼保卫局副局长。……"

毛主席打个手势说："晓得都是些什么人哟？"老龚又补充说："还有四十三军的军长兼政委余胜，中央派到他们军的代表贺仲，都是'六人小组'的成员。那也是个决策机关。"

毛主席又问："你们三人中，谁最了解刘志丹的情况？"马记福指指郑随军："他和刘志丹是一个村的。"毛主席说："好吧！你们两位先回去，明天再谈。郑随军同志今晚留下，谈谈刘志丹的情况。"

送走了老龚和马记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围着方桌坐下，和郑随军畅谈起来。周副主席说："随军同志，你先

说说刘志丹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怎么搞起的根据地？”

郑随军说：“刘志丹，从前名叫刘景桂，字‘子丹’，是广东黄埔军校毕业的。”周副主席的卧蚕眉一扬：“啊！原来是刘景桂同志！他是黄埔军校四期军事科毕业的，优秀生，活动分子。毕业分配时候，我叫恽代英同志给他谈的话。以后在马鸿逵部队任过党代表，‘八七会议’后又领导过渭华起义。我在中央军委工作时，全知道。以后又怎么改名刘志丹呢？”

郑随军说：“听说是敌人在报纸上通缉他，到处捉拿他，才改名刘志丹的。”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笑着点头。周副主席问：“他的家庭呢？”随军说：“从前的日子，过得还可以，现在被敌人抄光烧光了。敌人要杀他的全家，老小都逃到了南梁苏区，老少几辈都在革命队伍里。现在刘志丹被抓起来了，老百姓只得把他的家属接走，藏起来。”

周副主席看着毛主席说：“这样的同志，怎么能抓起来呢？敌人要杀他全家，自己人又逮捕他，天下哪有这种滑稽可笑的事？”毛主席接着说：“都是那一条路线嘛！把咱们中央苏区搞垮了，又来搞这里。唯恐革命内部不乱！唯恐咱们能喘口气！随军同志，刘志丹被抓之前，是什么职务？”随军说：“原来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粉碎二次‘围剿’，就是他指挥的。三次‘围剿’打跑阎锡山，也是他指挥的。四十三军来了之后，成立了‘混合军团’，他成了副军团长，军委主席也被曾光代替了。”

周副主席说："当然，人家得把他拿下马，才好下手抓人。打个比方，如果刘志丹拥护他们的路线，支持他们抓人，刘志丹本人就不会受害，也不会被夺权。他的受害，正说明他的坚强。"随军说："我也想过，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我不敢说。"

周副主席又问："刘志丹家中，还有什么人在红军里？"随军说："他的表弟王兆平，是陕甘边军委主席，也抓起来了。他的姐夫、表兄、表弟、堂兄、堂弟牺牲了好多。这一带是他的家乡，游击队里、地方上都有他家的人工作，是个革命家庭。"

毛主席站起来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你谈谈这个苏区的发展吧！"随军说："尽我的力吧，我把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说说。"

这天晚上，郑随军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谈了一夜。稍微睡了一阵子，第二天又谈了一天。

吃饭时候，周副主席问："有个人，给我们送过一封信说，他是来接我们的，在敌人侧面迂回，绊住敌人的腿。刘志丹本来要迎接中央的，可是他已失去自由。希望我们赶快向吴旗镇前进，那里还有刘志丹的部队。我们到吴旗镇之前，在西边打了一仗。有一股军队，抄了敌人的后路，大概又是这个人了。"

郑随军问："这人叫啥名字？"周副主席想了想说："信上写的是赵宝魁。"随军说："这人是红二十六军的一个团长，很能打仗。四十三军来整编时把他编掉了，说他是'梢山路

线'的产物，因为他是在南梁山区打仗起家。'中央代表团'还要抓他，他一生气，跑到关中边境上搞起一支骑兵队，又来找过我们，说他要去迎接中央。"

周副主席说："什么'梢山路线'？我们就是在井冈山搞起来的根据地么。井冈山也是梢山。看起来，还是你们这些'梢山路线'的人喜欢我们，要远迎我们。另一些人，大概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吧？就是等我们到了再看，到了眼前再说。只能使人这么想。也许他们还有别的理由，见了面就知道了。"

毛泽东主席，刚放下长征的重负，又为这里的危机担忧。他背着手，在窑内大步来回走动，突然停住，叫来中央保卫局的王局长，当即指示道："带上人马电台，日夜兼程赶往瓦窑堡。叫他们'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通知'中央代表团'成员、省委书记和副书记到下寺湾开会！"

正在这时，赵宝魁赶来了，大声叫着"随军！"郑随军跑到院子里，拉住宝魁，只是笑。两人互相谈了情况，宝魁说："这就好啦！他们只顾捕人、抓权，不到庆阳、环县去迎接，只得等中央下请帖。等中央到了下寺湾，他们舒舒服服到下寺湾迎接吧！将来有一天总结经验时，他们又说：'我们到边界的下寺湾，迎接了中央红军'，因为他们不知'边界'在什么地方！"两人哈哈笑起来。

随军和宝魁商量："我们留在吴旗守边境，你带人给中央当向导，把中央顺顺当当送到下寺湾。"宝魁说："我盼中央盼得山穷水干的，你不让我送我也得跟上去！"

郑随军把赵宝魁带到毛、周、彭面前，介绍说："赵宝魁回来了！"周副主席忙和他握了手："你这个侦察员不错，把我们侦察来了，还派人给我们带路。这是很自觉的行动！"赵宝魁恭恭敬敬向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敬了个礼："中央不来，我成了黑人，中央一来，我就见了天！"

毛主席看看赵宝魁，长得雄壮威武，是个好样军人。看看郑随军，一脸老实憨厚。心想：刘志丹带的人不错么！便说："今天都在我这里吃饭！是你们的乡长送来的陕甘特产。"

第二十七章　亲不亲思路分

下寺湾距吴旗镇四、五百里，从容行军要五、六天路程。宝魁要和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拉话，有的是时间。

中央的领导人、中央红军要起程了。老龚、马记福、郑随军，又忙活得马不停蹄。头天晚上，先打发赤卫军送走"鸡毛信"，那是要火速转给马罗武的。还通知沿路各站：旦八、金鼎山、象嘴子、刘家老庄、桥夫峪等地准备粮草食宿。

天一明，毛驴队便头前走，上边驮的是猪、牛、羊肉和各种粮食、鸡蛋挂面、白菜罗卜、土豆韭黄。都是专门给司令部的领导人和老弱病人吃用的。

这次行军，也变了模样儿。在长征路上，是老弱病人在后，战斗部队在前。这一次，在苏区内行军，前无敌人，后无追兵，老弱病人在前，战斗部队在后。特别是那几位老人：林之柏、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同志，都由担架抬着。其他的伤病员，都是骑马或骑毛驴。由赤卫军护着，在前边缓行。紧接着，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再后边，是战斗部队。

全吴旗镇的男女老少，都跑来送行，包包蛋蛋不知装了些什么，只管往战士手里塞。

老龚、马记福、郑随军，拉着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的马头，送出几里路，才挥泪而别。

在行军中，赵宝魁跟着毛、周、彭，一步不离。三位领导人也是老习惯，利用行军时间拉话，轻松自然。三位是想起啥问啥，宝魁是问啥答啥。虽然有点拘束，可他肚里憋得慌，不对他们说，对谁说呢？他牵着周副主席的马缰问："周副主席，你可知刘志丹受过多少罪呀！左挨一头子，右挨一头子，挨了七八年，最后这次，简直要命了！"说着，流下眼泪。

周副主席说："我们在吴旗镇住了几天，不但问干部，也问了百姓，大概情况都弄清了。你放心，这次一定放出来。我也很喜欢他，我见他时，他才二十多点子，是个好学生、好青年。从现在看，那一批学生中，他的成绩最大，搞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嘛！"

宝魁问："听说各个苏区都肃反？是不是把军事首领都抓起来了？"周副主席说："不！肃反，都是一个样子，但是抓起军事首领的，只有这个地区。"宝魁问："那是为什么？难道我们这里的军事首领最坏？"

周副主席说："当然不是！是你们的首领最好！军事首领不支持抓人杀人的也有，但是很少！以后你可以学学咱们的党史、军史。"宝魁虽然不十分理解，也不好多问，可能这里边有秘密。

周副主席问起宝魁的历史。宝魁一说自己，便把志丹回陕北后的情况全带了出来。周副主席连声叹息："象你们这

些情况的人不少，革命道路曲折么！但是，象他这么顽强的人不多。你今年多大，有家室没有？”

宝魁的脸胀得通红，停了半个时辰，才说：“我今年平三十。父母早亡，没娶过家室。这个地方，在旧社会，穷人娶不起婆姨。闹上革命后，也没敢找。我们部队也有个和我同样的人，到了二十八岁，娶了个寡妇。那时没有根据地，军队一转移，就得把婆姨搬上走。因为那人行军带了婆姨，就被枪毙了。”

周副主席的卧蚕眉一皱：“愚蠢！我看苏联小说中，红军指挥员是保护红军战士和被压迫妇女的婚姻。你们的指挥员水平太低！行军中转移个老婆就枪毙？这是什么人的主张？这不仅有路线问题，简直是胡闹！”宝魁说：“反正不是刘志丹，是另一个军事首领。”

“他叫什么名字？”

“………………！”

“他现在哪里？”

“死了！”

“现在搞肃反的，有没有他的人？”

“有！主要人物是他的朋友。”

从这件小事，周副主席联想很多：自从立三路线起，到王明路线上台后，各地不知发生了多少怪事。怪到出奇的程度。拿这个地区说，刘志丹这样的人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如果没有那些挫折，这里的根据地是不是能建立得更早？更大？千头万绪，搅得他思想波涛起伏。

周恩来副主席又想起了遵义会议：如果今年一月不在遵义城召开会议，不改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不把军权交给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长征不知是个什么结果？现在停在哪里？靠李德指挥中国红军行么？李德，是德国人，在苏联只是某共和国的军委干部，第三国际派到中国，就要掌握中国的红军大权。那怎么行呢？可那时我们就接受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失策！

宝魁见周副主席不说话，便指指后边一个骑马的问：“咱们红军里怎么还有外国人？”

周副主席笑了：“那是苏联派来的军事干部李德同志，指挥红军打仗的。”宝魁问：“是他指挥的长征？”周副主席摇摇头。宝魁说：“我约摸他不会打中国的游击战。我们这里有个李可夫，是中国人，从苏联回来的。刚来陕甘游击队当政委，他就不会打仗。现在学会了，又坐了牢。”周副主席说：“是呀！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就不能指挥战争。”

宝魁又跑去照顾毛泽东主席。他拉着马尾巴，轻轻问道：“主席！我们早听说过‘朱毛红军’，为什么不见朱总司令呢？”毛主席说：“他会来的，现在去做张国焘的工作去了。”宝魁眨眨眼：“张国焘？好象听四十三军的人说过几句。他到底是什么人？”主席说：“以后我慢慢告诉你。小伙子！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呢！过些时候就知道了。你这么年轻，这么忠诚，将来很有希望！”

宝魁又跑去照顾彭德怀司令员。可彭司令不爱说话。要问几句，也是问这一带的地理环境、部队战斗力。他问：

“你们这里有几个军？多少人？”

宝魁说：“这里有三个军：红二十六军有五个团，共三千多人。二十七军有四个团，两千多人。这两个军，合起来有五六千人。湖北来的四十三军，刚来时是三个团，不到两千人。到陕北后，有所补充，现在有两千多人。这三个军合起来有七千多人。陕甘、陕北的游击队，约有四五千人。如果把红军和游击队算在一块，总在万人以上。我们的游击队也是很有战斗力的。”

彭司令望着赵宝魁，边点头边说：“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合起来有两万多人，咱们要好好指挥，可以狠狠打一下东北军罗！”

宝魁笑着说：“难怪人家都叫您老人家‘彭大将军’哩！气魄就是大！”彭司令也笑起来：“莫听瞎说！”

赵宝魁又去找王参谋。问：“同志！后边有两个骑马的女同志，都是谁？”王参谋说：“那位中等个子，是邓颖超同志，那是周副主席的夫人。瘦长个子的，是蔡畅同志，李富春同志的夫人。李富春同志原是湖南省委书记。两位大姐，都是女中豪杰、老革命！都做过中央的领导工作，大知识分子！”宝魁听得发呆，望着两位大姐，赞不绝口：“到底是中央红军！里边尽是大人物！”

宝魁见大姐们身体瘦弱，心想：“听说走了二万五千里呢！女同志，咋能受得了？不是有决心，能吃了这么大苦么？”心里一酸，又想起冯蕙琼、李静……中国的男女英雄，都到了这里。可惜，蕙琼是见不上了。他再看看指战员们

的脚腿，都穿的是单裤、草鞋。不禁心里发冷：十冬腊月冻死人，还穿着单裤草鞋，连双袜子也没有。那脚，都冻肿了。有人脚后跟裂开血口。可是他们行起军，还是嗒嗒嗒的，那么快当。真是些铁打钢铸的人！

经过六天的行军，将要到陕甘的中心地带——下寺湾。宝魁向首长们打了招呼，便撂开蹦子跑起来。跑着叫着："老马！快！中央红军到了！"

马罗武和赵宝魁撞了个满怀："我一天出去看好几回。刚回去喝口水，你就到了。军队呢？"

"马上就到！准备好了没有？"

"都准备好了！妇女们把军鞋都送到了各村。王家坪、高家哨、桥夫峪，都存有军鞋和粮、肉。红军司令部就住在下寺湾村，把首长们安置在大院子里，窑洞也大，吃食都准备好了。"

宝魁叫了声"好！"又往回跑。向彭司令报告了军队的住处，又派了专人领路。然后他又给毛主席牵着马，一直走到下寺湾。把马罗武介绍给各位领导人。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顾不得洗涮、吃饭，先问："开会的人到了没有？"马罗武汇报说："大部已经到了，都住在本村。"毛主席说："好嘛！今天晚了，明天一早开会。请你去通知：明天的中心问题，是谈肃反，凡是参加肃反工作的主要人物，统统到会，叫他们准备一下。"

当天晚上，周副主席布置了会议开法，并给赵宝魁、马